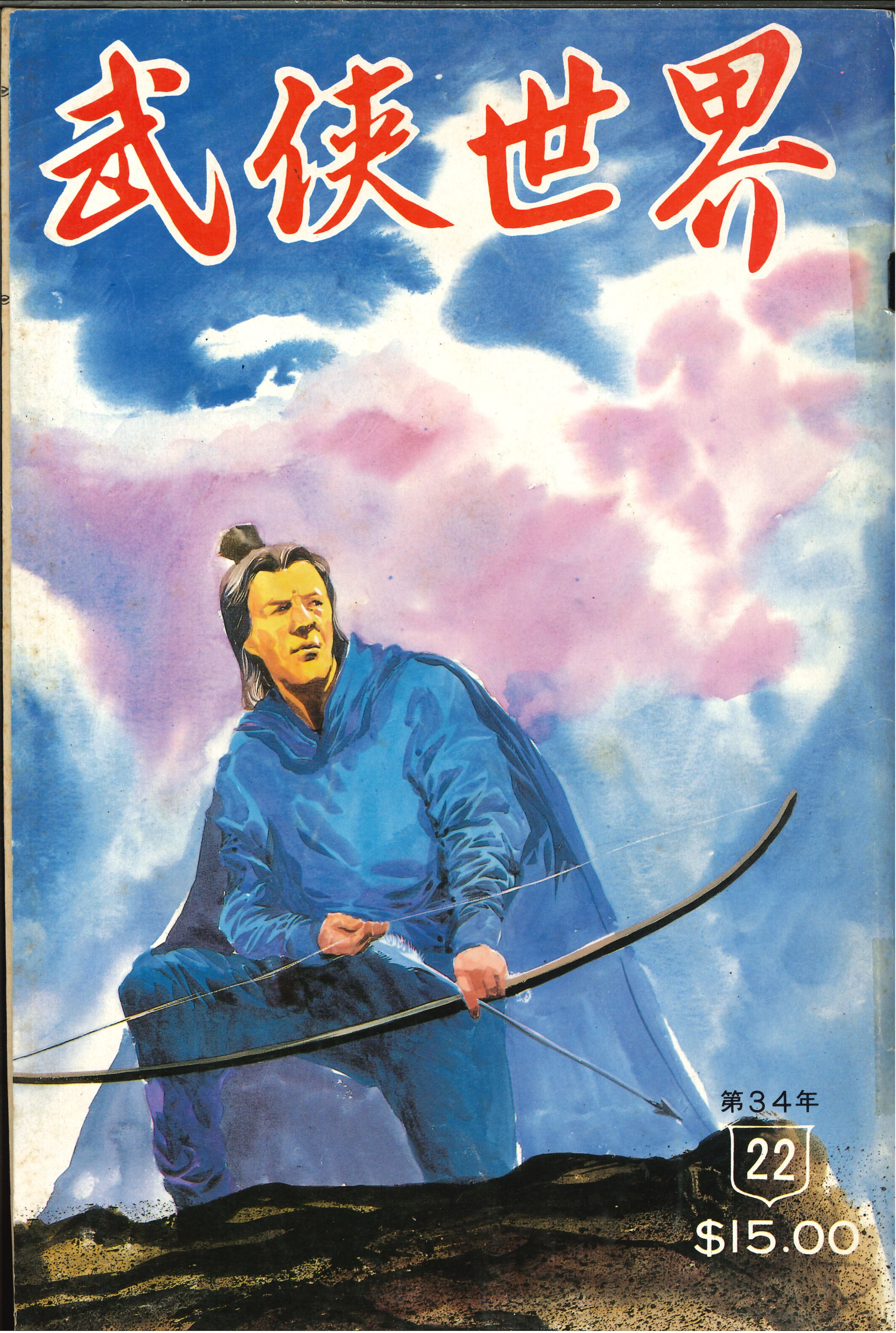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4年
22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之巨型小說乃蕭紅鑼先生撰著的「亂世紅顏」。年輕壯士郭一塵受人所託，尋找陸小鳳交還寶劍，再找惡人「快刀」謝靈峯。他長途跋涉，因一飯之恩被脅充囚犯，押途中遇金鳳堂主齊浣花，因不聽命於她被下蠱毒；在破廟中夜遇謝靈峯追殺神駝張六，危急中他出手救援，致使蠱毒發作昏迷；醒來時，蠱毒已解，原來是她要尋找的陸小鳳替他解了毒。齊浣花即是陸小鳳，下蠱又解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請看精采的故事，包你拍案叫絕。

* * *

短篇「獨行俠」本期續完。

另有東方乙先生寫的「黑約」，石中蓮先生所撰的「亡命天涯」，均在本期刊出。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現代鬥智奇情歷險故事「大企業家」，請留意。

還有石中青先生的一期完神州英烈傳「神州英雄」，愛國俠士滿腔熱忱的精神包你閱後熱血沸騰。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81.9.23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22期
(總號172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Kong

湖海俠義恩仇故事／蕭紅鑼・文
可飛・圖

亂世紅顏

落拓壯士　怒劍生威

秋風裡，夕陽下。

秋風瑟瑟，夕陽如醉。

亂石崗下的柳林裡有家酒店，一面白布酒招，高高地挑在枝葉蕭條的楊柳梢頭，搖曳在晚風中。

金色的夕陽慢慢淡了，極目荒涼，衰草淒迷，暮靄已漸漸轉濃，鎖合了南來的官道。

蒼茫的暮色中出現了個瘦長的人影，在迷濛的霧裡拖着蹣跚的步子，看來很是艱辛，一搖一晃，到了酒店的門前。

這人面有病容，臉色蒼白如紙，一頭零亂的髮絲，加上一襲破舊的灰布長衫，顯現出一副風塵落拓，憔悴不堪的樣子。

雙目雖然黑白分明，但却黯淡無光。

他一身別無長物，甚至連個小包裹都沒有，自然也沒有換洗的衣衫，窮途潦倒顯然到了極點。

但却有把劍。

劍跟人一樣，看來也很窮，連劍鞘都沒有，套在個布縫的劍囊裡。

這劍挾在脅下，劍囊看來是用粗白布縫的，但此刻已髒兮兮黑白不分，露出在外面的劍柄，是用兩塊竹片夾住，沒有任何文飾，連劍穗子都沒有，祇有根小蔴繩，繫在柄端的小鐵環裡。

這樣一柄劍，用來作甚麼？

打算闖蕩江湖？

這樣一個人，這樣一柄劍，若是被那些鮮衣怒馬的豪客見了，準會笑掉大牙。

酒店已上燈，鍋灶上冒出一片白濛濛的蒸氣，燈火像是籠在霧裡，顯得十分柔和，對於一個從寒風中來的過路客人，有種溫馨舒適的感覺。

而那散發出來的肉香和酒香，對於一個飢餓疲乏的客人更是種無比的誘惑。

落拓漢嗡了嗡鼻孔，終於停下了脚步。

他覺得五臟廟裡委實鬧得很兇，該不該進去，他在猶豫，表情顯得極是為難。

他舐了舐嘴唇，希望前面還有客店，或是一座殘破的廟宇，讓他歇息一宵，但肚裡空空，會不會一陣暈眩，倒斃在路旁？

他還不想死，尤其不願餓死。

終於，他勉強提了提神，順着燈光走進了酒店。

酒店裡瀰漫着油煙，擠滿了過路的客人，碗碟聲和鍋杓的碰撞聲響成一片。

角落裡空着張油膩膩的桌子，落拓漢走了過去，放下脅下的劍，雙手撐着桌面坐了下來。

他輕輕叫了聲：「伙計。」

一個胖伙計走了過來，笑吟吟哈着腰。

落拓漢道：「來壺酒。」聲音仍然很低，很低。

「好好好。」胖伙計道：「什麼酒？客官請吩咐，白乾？大麯？還是……」

「這個麼，我不計較。」落拓漢道：「什麼酒都成，祇要喝了能醉。」

胖伙計道：「請點菜。」

「這也不必。」落拓漢道：「我不挑嘴。」居然有這種客人，酒也不挑，菜也不挑，好侍候得很。

胖伙計奇異地瞄了客人一眼，點點頭，祇好自己報上菜單：「烤鴨半隻，牛肉一盤，黃燜雞塊，冰糖肘子，再來個四喜湯……」

雖不是上等名餚，也夠豐美了。

「好好好，很好。」落拓漢嚥了口口水，連聲說：「棒極了，棒極了……」

忽然皺了皺眉頭，道：「不過……不過……」

胖伙計道：「客官，什麼事？」

落拓漢沉吟了一下，露出一絲苦笑，一絲極為尷尬的苦笑，低聲說道：「先掛賬。」原來他在店門外猶豫了好半天，是為這個。

老實人，為什麼不吃喝了再說？

「先掛賬？」胖伙計的笑容收斂了，臉也變了。「你是說沒帶銀子？」

「帶了的，花光了。」落拓漢期期艾艾。

胖伙計的胖臉立刻變得僵硬，話也很僵硬。「那就等有了銀子再吃再喝吧。」鼻頭冷冷哼了聲，竟自掉頭走了開去。

開店的最怕碰到這種客人，幸好這種客人不多。

胖伙計鼓起腮幫子，嗓門特別大，立刻就有十幾雙眼睛一齊投了過來。

＊　＊　＊

袖裡黃金盡，壯士無顏色，落拓漢嘴角牽動了一下，也僵住了。

好酒好肉他吃過，大把銀子他花過，就連滿漢全席他也未必稀罕，但此刻不同，此刻他才真正知道，混碗飯吃並不容易。

要容易也行，可以吃頓霸王飯。

這祇需抽出那把劍來，劍就放在桌面上，他隨時可以緊握在手中。

但這念頭，祇在腦海裡閃了一下，立刻就放棄了。

他不想這麼做，也不願幹這種事。

動刀動劍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他已厭倦江湖生涯，為什麼還要為

一頓吃喝動劍？這不僅侮辱了自己，也汚巂了這把劍。

他崛起江湖時日不多，就像一顆流星劃過夜空，一瞬眼間就殞滅了。

雖然他年紀還輕，他已萌退志。

他想逃避，逃避一種不可預知的悲慘下場。

他隱隱發覺，江湖上有股暗潮在洶湧，這股暗潮，似將帶來一場浩劫。

這把劍要是他自己的，他早就扔了。

可惜此劍有主，他要找到這個人，交還這把劍，並且告訴她一宗秘密。

這個人他從未見過，這是個善良的女孩子，他的確很渴望能夠見到她，當然，他心湖裡偶爾也會泛起一絲漣漪，一絲希冀。

因此他咬了咬牙，心想餓就餓吧，絕不動劍。

但餓並不好受，想活下去就得吃東西，他已餓了好幾天，米水未沾的撐到現在，大概三天吧，也許是四天，他已記不清楚，祇記得那最後幾枚制錢，是在很遠很遠的一處小鎮集上，買了兩個硬梆梆的饅頭，從那以後，他就再沒吃過東西了。

一路上還能勉强支持，此刻却再也熬不下去了。

飢餓的人，委實經不起食物的誘惑。

眼看那整隻油膩膩的鷄，大塊黃澄澄的醬牛肉，熱騰騰的米飯，禁不住直淌口水。

當然，口水並不太多，因爲快淌光了。

還有酒，那要命的酒。

一個伙計正在用杓子舀酒，一揭開罎口，一股酒香便直撲了過來。

他想，有一小壺就好了。不，祇要一小杯，潤潤喉嚨。

美食當前，美酒撲鼻，他感到越來越餓，越來越難忍受，眼睛開始發花，好像就要暈倒。

忽然，面前有個影子在晃動，那是個人，那人就坐在桌子對面。

那人道：「兄弟，餓了很久是不是？」

他當然聽到那人的話，也確知那人是在跟自己說話。

於是他揉了揉迷糊的眼睛，努力睜大了，終於看清楚那個人，那人四十出頭，黑臉，絡腮，精壯威猛，挎着一把腰刀。

他的確很久沒吃東西了，他點了點頭。

那人道：「我請客。」

落拓漢眼睛睁得更大。

「你……請客？」

那人道：「對，我請客，上好的酒，上好的菜，任你挑，吃完了我付賬。」伸手摸出錠銀子，足足有二三兩，啪的一聲，扔在桌上。

好個慷慨的陌生人，說請客銀子就摸出來了。

同時還回頭叫道：「伙計，快，立刻準備酒菜，越快越好。」

那胖伙計又笑了，兩隻眼睛瞇成一條縫，連聲說道：「好好好。」

落拓漢呆了一下，雖然酒菜還沒下肚，他已感到一絲溫暖，這種感覺很奇妙，溫暖像是股暖流，立刻溫暖他的周身。

在窮困落魄中受到的關懷，是種無與比擬的安慰。

「兄弟，」那人頓了頓，繼續又道：「你沒事作，不會賺錢，是不是？」

落拓漢又點了點頭。

那人道：「你會作什麼？」

落拓漢不聲響，因爲這個問題委實難以回答，他什麼都不會，祇會用劍。

劍是殺人的利器，却不是賺錢的利器，比不上鋤頭，鋤頭可以鋤地，收穫各種各樣的糧食，比不上斧頭，斧頭可以造房屋，能造成各式各樣的用具，劍什麼都不管用，祇能用來殺人，殺人者犯罪。

那人道：「難道你什麼都不會？」

落拓漢第三次點頭。

那人沉吟了一下，關切的道：「這就難了，你吃了這一頓，以後怎麼辦？」

落拓漢道：「不知道。」

他的確不知道，因爲他謀生乏術。

那人顯出一副憐憫之色，嘆了口氣道：「兄弟，我給你一條路，不但有吃有住，也不必花費什麼勞力，你幹是不幹？」

世間有這種事嗎？

遇上這種好人，就有這種好事，居然不必花費什麼勞力就有吃有住，眞是奇遇。

落拓漢瞧着那人，喉嚨裡像是塞住了什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內心的感激，一時間找不出適當的詞句。

過了好久好久，他好像問了句：「我幹得了嗎？」他仍然不信，那有這種儘吃閒飯，什麼也不幹的事。

其實，他很想憑自己的勞力謀生。

他下過田，但分不出那是禾苗，那是雜草，他掌不穩犂頭，也用不慣鐮刀。

他打過工，是替一家館子跑堂，一天不到，摔碎了三隻磁盤、七隻藍花大碗，太陽還沒下山，就被雙手叉腰的胖老闆娘攆走了。

從那以後，他確知自己是個沒用的人。

除了劍，他幾乎一無所長。

他後悔自己不該學劍，那怕學木匠，學泥水匠，至少可以混飽肚子。

偏是學了這門不中用的玩藝。

他知道，古時有個叫朱泙漫的人，花費了千金家財去學屠龍術，但學成之後，無龍可屠，家財沒有了，也找不到謀生的職業。

而他就是這種人。

祇聽那人笑笑。「幹得了，幹得了，包管你幹得了，瞧你什麼都不會，祇能幹這種事，兄弟，說老實話，你就是這種料子。」

這種料子，這是什麼意思？

這話好像不很好聽，但落拓漢並沒在意。

酒菜都來了，酒，格外香醇，菜，格外豐盛。

酒足飯飽，落拓漢擧起髒兮兮的袖管，抹了抹嘴巴，沒說一個謝字。

他不是不懂禮數，祇覺得這一飯之恩，千金難報，道一聲謝，這是空話，他從來不說空話。

那人站了起來，道：「兄弟，走吧。」

落拓漢怔了一下。「走？」

那人道：「怎麼？你不跟我走？」

落拓漢道：「好，我跟你走。」他知道，過不多久，肚子還會再餓。

他記得，這人要他幹事，而且有吃有住。

＊　＊　＊

夜已深，風越冷。

柳林下有幾個體形魁梧的壯漢，正等在那裡，每人各挎腰刀一把，看來像是公差模樣。

慷慨請客的那人，是個帶頭的。

路旁停放着一輛囚車，空空的沒有囚犯。

那人走了過去，打開囚車上的一具大枷，用手指了指道：「兄弟，進去吧。」

進去？進囚車去，這是幹嗎？

這太意外了，落拓漢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猛地怔了一怔，眼睛睁得老大。

「兄弟，是這樣的。」那人解釋道：「咱們押解一個囚犯，想不到在半路上逃脫了，咱們無法交差，祇好……祇好……」

原來是這麼回事，落拓漢不聲響，夜色昏暗，他站在樹影下，看不出他的表情。

不消說，表情一定很古怪。

「兄弟，你聽咱說，人是鐵，飯是鋼，」那人繼續說道：「你沒飯吃，怎麼活得下去，難道你願意餓死在路旁，讓野狗分屍？」

落拓漢還是不聲響。

「兄弟，這是一條生路。」那人又道：「雖然不是一條好生路，至少可以活下去，一路上我會好好的照顧你，到了地頭，有吃有住，十年八年，甚至一輩子，你都不用愁了。」

不用愁了？當眞不用愁了？

十年八年，多麼漫長的日子，怎麼會不愁？

人的慾望，絕不是吃住就能滿足的，若是一輩子關在牢房裡，這種日子誰會願意？

當然，要活下去就得吃東西，而活下去的目的，則不是僅僅爲了吃東西，應該是有希望，也有夢想。

落拓漢終於開口了：「這囚犯犯了什麼罪？」

那人道：「沒什麼……呃，祇不過犯了點鷄毛蒜皮的小事。」

落拓漢道：「我不信，一點鷄毛蒜皮的小事，會囚禁十年八年，甚至一輩子？」他祇不過走了霉運，並不是個大傻瓜。

那人道：「這個……」

落拓漢道：「他叫什麼名字？」

那人道：「他叫李七，鴿子李七，對了，兄弟，你得記住，從現在起，你就是李七，鴿子李七。」

「我不是。」落拓漢大聲說。

「什麼？」那人呆了一呆。

「你……」

落拓漢道：「我聽過鴿子李七，鴿子李七不是偷鷄摸狗的小賊，他犯的案，也絕不是鷄毛蒜皮。」

連他都知道，這鴿子李七當然不是默默無名的毛賊。

「哼！」那人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冷厲，很嚴峻。「莫非你不想幹了？」

落拓漢沉默了一下，在考慮。

但那人驀地翻臉，颼的一聲，掣出了腰刀，冷冷地叫道：「你混吃混喝，答應了老子，塞飽了肚子，居然想要變卦？」

落拓漢沒看他的刀，緩緩說道：「就算我答應你，你也交不了差。」

那人道：「爲什麼？」

落拓漢道：「那鴿子李七，在江湖上很有點名氣，在黑道上更是個響噹噹的人物，識得他的人不少，你瞞不過的。」

那人道：「在官府裡識得他的人不多。」

落拓漢道：「哦？」

看樣子，這批公差已打定主意，要拿他頂罪。

他已看到，每個人都抽出了腰刀，個個虎視眈眈，此刻他祇要再說個不字，這些人準會把他抓起來

，硬生生的塞進囚車裡。

他想笑，想縱聲大笑。

這太好笑了，就憑這幾把腰刀，想要威脅他。

但他笑不出來，因爲就在幾個時辰以前，他還是渾身無力，幾乎快要暈倒，如今體力恢復了，得歸功那頓豐美的酒菜。

而那頓酒菜，正是這人請他的。

他也知道，這些人是爲了什麼，當然是爲了飯碗，他不願砸了別人的飯碗。

因爲他已深深領會，混個飯碗很不容易。

帶頭的那人繃着臉，喝道：「你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還是乖乖地滾了進去吧，若是惹得老子動手，那就不好看了。」

腰刀一掄，筆直指了過來，指着落拓漢的鼻子。

圖窮匕見，他要趕鴨子上架。要不然，他這份差事祇怕也混不下去了。

落拓漢盯着那把刀，盯着那張緊繃的臉，終於同意點了點頭，苦笑道：「你說得很對，眞要動手，也許很不好看。」

到底誰不好看，他沒說。

那人懶得聽他的話，怒叱道：「別耗時間了，咱們還得趕路。」

「好吧。」落拓漢再次苦笑，走向囚車。

＊　＊　＊

天將破曉，有霧。

七、八條大漢，押着一輛囚車，在夜霧裡趕程。

囚車當然比不上駟馬高車，也不是供逍遙遊覽，材質雖很結實，製作的却十分粗糙，車軸不夠潤滑，輪子也不平整，輾在官道的碎石路面上，發出尖銳的刺耳聲，在靜夜裡，傳得很遠很遠。

帶頭的那人走在最後面，他曾告訴過落拓漢他名叫柴虎。

他沒問落拓漢是誰，他不用問，一個飄泊異鄉的遊子，一個窮途潦倒的流浪漢，他不必弄清楚他是誰，他祇要他是李七，鴿子李七，這就夠了。

有了鴿子李七，他就可以交差，不但可以保住飯碗，甚至還可獲得一份賞金，何必去追根究底？

落拓漢坐在囚車裡，上了五十斤重的大枷，衣衫襤褸，亂髮飄飛，不折不扣果然很像囚犯。

這一回他吃盡了苦頭，今晚難得享受了一頓豐美的酒菜，更不必躭心明天沒有飯吃，柴虎把他當成救星，那會餓死他這個囚犯。

因此心頭一寬，索性就在囚車裡打起盹來。

＊　＊　＊

霧，越來越濃，濃霧裡有馬蹄聲。

奔馳的馬蹄聲十分雜亂，好像有好幾匹馬。

這馬羣來得很快，片刻間鑾鈴響起，四匹馬出現在霧裡，迎面疾馳而來。

柴虎方自一怔，這四匹健馬已直掠囚車而去。

怒馬如龍，快逾閃電，柴虎連馬上人是什麼樣子都沒瞧得清楚，馬蹄得得，去聲已遠。

推車的和護車的大漢，也都怔住了。

柴虎雖是吃上了公門飯，當年也是江湖一條蟲，他當然已經看出苗頭有些不對，當下提醒道：「兄弟們，要小心啊。」

「大哥。」一個護車的漢子問道：「你是說……」

「剛才那幾匹馬很是怪異……」

柴虎一言未了，臉色忽又大變。

「糟，又來了。」

沒錯，果然是又來了，就是剛才的那四匹馬，在一陣急驟的蹄聲中竟又兜了回來。

這次，柴虎看清楚了，是四匹棗紅驃馬，馬上騎士全是一身黑色勁裝，黑巾幪面，幪面的黑巾上留有兩個小圓孔，露出八隻灼灼發光的眼睛。

柴虎吃了一驚，作了個手式，囚車立刻停了下來。

車停了，馬也停了。

健馬長嘶，揚鬃踢蹄，四名黑衣騎士緊緊勒住韁絲，停在囚車一旁。

柴虎更驚，緊了緊手中的腰刀。

四名黑衣騎士顯然視柴虎如無物，一名黑衣騎士勒馬繞着囚車兜了一圈，然後喝問道：「這囚車裡的人犯了什麼重罪？」

柴虎道：「打劫官銀。」

那黑衣騎士道：「哦？好大的膽子，他是誰？」

柴虎道：「鴿子李七。」

黑衣騎士道：「他是鴿子李七？」

柴虎硬着頭皮道：「沒錯，他就是鴿子李七，打劫官銀十萬兩的鴿子李七。」

「鴿子李七？哈哈哈哈……好一個鴿子李七……」黑衣騎士縱聲大笑，忽然語聲一沉。「開枷！」

柴虎一怔。「開枷？作什麼？」

「開枷就是開枷。」黑衣騎士冷笑。「鴿子李七燒成灰我都認得。」

柴虎呆了一呆。「你……」

「怎麼？你沒長耳朵是不是？」黑衣騎士叱道：「我說開枷！」忽聽刷的一聲，一條長鞭筆直抖了過來。

這條長鞭長約一丈七八，通體黝黑生光，驀的一甩一捲，硬生生

把柴虎手中的那把腰刀拋上了半空，叮的一聲，落在數丈外的一塊山石上，迸出一叢火花。

柴虎嚇了一跳，暴退了幾尺。

那黑衣騎士打從幪面黑巾兩個圓孔裡盯着柴虎，冷冷地道：「他不是鴿子李七，也沒打劫官銀。」

柴虎不聲響。

「我叫阿丁。」落拓漢忽然睜開了眼睛。

「阿丁！好個新鮮的名字。」黑衣騎士掉過頭來。「好吧，就算你叫阿丁，阿丁，快出來吧，扮成個囚犯有什麼意思？」

他不是扮的，而是逼不得已。

「出來？」落拓漢問道：「作甚麼？」

「阿丁，我家主人想要見見你。」黑衣騎士嘿嘿一陣冷笑。「想見阿丁。」

「你家主人是誰？」阿丁問。

「是我。」濃霧裡忽然傳來個清脆的聲音。

那是頂花轎，一頂裝飾得極爲華麗的花轎，花轎停放在濃濃的霧裡，兩個俏丫環分立在轎簾外，扛轎的則是八名苗婦，披髮跣足，十分健壯。

誰也沒有留意，這頂花轎是什麼時候來的，那個清脆柔美的聲音就發自花轎裡。

阿丁隨着霧裡傳來的話聲，也看到了這頂停放在路中的花轎，他睜大了的眼睛，帶着三分震驚，和七分憤怒的複雜表情。

他當然知道，這頂花轎是什麼來頭，也知道轎裡的人是誰。

「妳要見我？」

「是啊，是我要見你，我好想念你啊。」花轎裡又傳來那清脆甜柔的聲音道：「你剛才說你叫什麼？你幾時改了名字？」

「我叫阿丁。」

「阿丁，好好好，你出來，走過來，我有話跟你說，我知道，那面大枷難不倒你。」花轎裡的聲音道：「我找你找得好苦啊，整整找了一年。」

「我躲妳也躲了一年。」

「你爲什麼躲我？是我虧待了你嗎？」花轎內發出一聲輕輕的嘆息。「啊，你好像瘦了，你生過病？是了，你生活過得不好，又沒人照顧，唉……」這般軟語溫馨，當眞是情意綿綿。

這番話任誰聽了，心頭都會癢癢、酸酸的。

「哼，妳別想蠱惑我。」阿丁大叫：「妳陰狠，妳毒辣，妳是個心如蛇蠍的女人。」

「哎唷，你怎麼啦。」花轎裡那柔美的聲音顯得有點沮喪。「你說這種話也不怕傷了我的心，唉……我好命苦啊！」居然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

她越哭越傷心，悽悽切切，令人鼻酸。

原來是癡情女遇上負心漢，連柴虎都被哭軟了心腸，暗想：「好個薄倖的無情小子。」

阿丁面無表情，心如鐵石，木然坐在囚車裡。

過了一會，花轎裡哭聲止了。

任何傷心的女人，不論碰到如何傷心的事，也總有哭完的時候，既然打不動男人的心，祇好自找台階。

又過了好一會，花轎裡終於發出一聲幽幽的長嘆，用一種近乎飲泣的聲音道：「阿丁，你好硬的心腸，你怎麼不說話？」

阿丁道：「我在聽妳哭。」

「聽我哭？」花轎裡的聲音由嬌柔變爲憤怒。「你是想要我哭死嗎？」

阿丁大笑，笑得很得意。

「你笑什麼？」花轎裡傳來一聲冷哼。

「笑妳戲演得很好，笑妳很會作怪。」阿丁像是有股抑壓不住的憤怒，怒火中燒，突然冒出了火苗，聲音也變得很高亢：「金鳳堂主，別假惺惺了，妳用美色、財貨，網羅武林高手，爲妳賣命，愛財的得到了金銀珠寶，貪色的，匐伏在妳石榴裙下，一個個死而無怨，我阿丁既不貪色，也不愛財，更不願做妳堂下的走狗，任妳呼來喝去，所以才退出江湖，寧願潦倒落魄，妳何必苦苦相逼，不肯放我一馬？」

原來是這麼回事，鑽入囚車是被逼的，退出江湖也是被逼的。

「哼！你說得很好。」花轎裡傳來一聲冷笑。「你可知道我齊浣花的脾氣？」

阿丁道：「不知道。」

「好，我告訴你。」花轎裡的齊浣花道：「我從小就有這種脾氣，凡是我喜歡的東西，我要千方百計得到它，若是得不到，我就毀了它。」

阿丁道：「哦？」

齊浣花道：「你想聽我講個故事嗎？」

「妳要說，我祇好聽。」阿丁道：「不過千萬別說得太長，妳一向花言巧語，太長了我聽了會煩。」

「這怎麼會，我講的故事一向有聲有色。」祇聽齊浣花道：「再說，你也不可錯過機會，此刻不聽，以後就再也聽不到了。」

「怎麼？」阿丁道：「妳死期到了？」

「哼！死的是你。」

「哦？」阿丁道：「好，我就聽一聽。」

齊浣花道：「那一年，我十三

歲，鄰家的柳春蘭十七歲，平時我叫她柳姐姐，柳姐姐要出嫁了，新郎倌我也認得，是我們村裡張大爺的兒子，他家裡很有錢，模樣兒也蠻俊的，在我們那一方，挑不出第二個，我早就偷偷的喜歡他了……」

阿丁鼻孔一哼，道：「好不要臉，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就喜歡男人。」

「別打岔，聽我說完。」齊浣花繼續說道：「我喜歡他，他不知道，有一天我偷偷的告訴了他，他祇是笑，臨走了，他罵我小妖精……」

阿丁道：「罵得好，罵得好……」

「罵得不好。」齊浣花道：「就在那天新婚之夜，新郎、新娘雙雙暴亡了。」

阿丁道：「怎麼死的？」

「毒死的，中了劇毒。」齊浣花道：「我在那杯合巹酒裡，偷偷下了包砒霜。」

阿丁汗毛一豎，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阿丁。」齊浣花似乎並不覺得她剛才講的故事有多可怕，祇道：「你該知道我的脾氣了吧。」

「哼，誰沒脾氣。」阿丁大叫。

「你說得沒錯，每個人都有脾氣。」齊浣花道：「不幸的是有的人可以隨心所欲，大發脾氣，有的人雖有脾氣，祇能悶在肚子裡。」

阿丁道：「為什麼？」

「這很簡單，想想就知道了。」齊浣花道：「譬如一國之君，一邦諸侯，大權在握，生殺予奪，他愛怎樣就可以怎樣，所謂王者一怒，血流千里，等而下之，如一方首富，一位大老闆，也可以發發脾氣，高興的時候，可以千金買笑，徵歌逐色，不高興的時候就扳起臉孔，罵罵僕婦下人，至於那些貧無立錐之地，連肚子都混不飽的人，還有什麼脾氣。」

阿丁道：「妳在說我？」

齊浣花道：「怎麼？你也混不飽肚子？」

剛才她還是個癡情女子，溫柔體貼，怎麼一轉眼間，竟然變得如此尖酸刻薄？

阿丁承認，他道：「沒錯，我沒用，我是一無所長的人，所以混不飽肚子……」

「而且還做了囚犯。」齊浣花冷笑。

阿丁道：「這是我自願的。」

「不必強嘴。」齊浣花再次冷笑。「你若有吃有喝，也用不着作囚犯，來報那一飯之恩了。」每一個字都像一根針，一根毒針。

看來這阿丁的行踪，以及一舉一動，都瞞不過她，都在她掌握之中。

但阿丁並沒生氣，反而在笑，而且笑得很自然。

他已經好久好久沒有這樣笑過，他覺得報一飯之恩沒有什麼不對，也不是什麼丟人現眼的事。

因為他知道，齊浣花是在故意刺激他，要他生氣，要他激動，要他心浮氣躁，他偏不中她的計，此刻危機四伏，他要保持冷靜。

所以他笑，笑能讓他心氣平和，思慮順暢周詳。

他記住了齊浣花的話，凡是不能得到的東西，就要千方百計毀了它。

他一息尚存，要極力抗拒這雙要毀掉他的手。

還有，那個聽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居然在合巹酒裡下了包砒霜，他相信這故事全是真的，齊浣花就是這種狠毒的女人。

而此刻停在囚車左右的四名黑衣騎士，都已亮出了兵刃，那是一條長鞭、兩支劍、一對金瓜銅錘。

阿丁早有所覺，已準備應變。

倒是從起始到現在，他沒瞧過這黑衣騎士一眼。

「郭一塵，別裝得這麼鎮定。」轎中的齊浣花已顯然不耐煩，叫道：「你最好仔細想一想。」

阿丁道：「我叫阿丁。」

「什麼阿丁，古裡古怪。」齊浣花道：「你本來就是郭一塵，我就叫你郭一塵……」。

「不！」阿丁道：「那個郭一塵已在人海裡隱沒，已在江湖上除名，從此以後，妳應該可以放心了。」

齊浣花道：「可是人海裡又無端綳出了個阿丁。」

「這阿丁算不得什麼，就像阿貓、阿狗一樣，」阿丁嘆了口氣道：「一個混不飽肚子的阿丁，一個既不求名，也不求利，與世無爭的阿丁……」

「不，不是阿貓也不是阿狗。」齊浣花道：「而是有一身好武功，還有把利劍的阿丁。」

阿丁道：「哦？」

齊浣花道：「一劍在手，照樣對本堂主不利。」

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她言下之意，無非是要這阿丁劍毀人亡，她才能高枕無憂。

阿丁默然。

齊浣花道：「所以，你祇有一條路。」

阿丁道：「什麼路？」

「死！」齊浣花突然語音一頓，叫出了這個字。

這個字就是號令，殺人的號令，她要處決一個人，就用這個字。

四騎士聽慣這個號令，字未落，兵刃已出手。

利那之間金鐵生寒，帶起一股驚魂攝魄的狂飆，一齊捲向囚車。

一對金瓜銅錘雷霆擊頂，一條烏黑閃亮的長鞭盤龍繞項，兩把鋒利的劍一左一右，打從兩脅疾刺而到。

這四騎士全是百中選一，金鳳堂下的一流高手，出手辛辣無比，這四件兵刃更是配合得天衣無縫，存心一舉奏功，一擊得手。

任何人都抵不住這致命一擊，何況這人是在囚車裡，還有具五十斤重的大枷鎖住了脖子。

這將是必死無疑，慘狀不忍卒覩。

但十拿九穩之事，每每常有意外，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宗神奇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

祇聽「克察」一響，那面大枷業已裂成數片，阿丁竟然如鬼魅般，打從四件兵刃的縫隙中穿射而起，順手一撈，從囚車的把手上撈住了他自己的那柄劍。

身法乾淨俐落，美妙絕倫，凌空一個「黃龍翻身」，穩穩的落在路側。

四騎士同聲驚啊，呆在馬上。

這夠他們發呆，拔了毛，下了鍋的鴨子居然會飛。

但祇呆了片刻，四騎士心意相通，忽然同時甩鐙離鞍，馬嘶人吼中，四條黑影彷彿四支脫弦激箭，帶起一股强風，撲向阿丁。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震撼了四野，樹草為之飄搖，但人影却一合即分，兩支劍變成了四截，長鞭成了短鞭，銅錘脫手，銅錘騎士仰面翻倒，胸前挨了重重一擊，折斷了三根肋骨。

這把髒兮兮，用竹片作柄的劍，看來毫不起眼，居然是斬釘截鐵的利器。

四騎士覆沒，已無餘勇可鼓了。

柴虎和他手下的幾名公差，看出勢頭不妙，丟了囚車在混亂中溜走。

停在霧中花轎的轎簾一陣劇烈的波動，齊浣花厲聲叫道：「該死的郭一塵，你快滾了過來。」

阿丁道：「作甚麼？」

齊浣花道：「你以為贏了嗎？」

「不知道。」阿丁不想刺激對方，祇道：「我祇是不願死在別人手裡。」

「好。」齊浣花道：「那就死在自己手裡吧。」

阿丁道：「自己？妳這是什麼意思？」

齊浣花道：「你手裡有劍，而且是把好劍，你可以立刻自裁，自行了斷，你要知道，若是死在我手裡，那會死得很慘。」

阿丁道：「也許吧。」

齊浣花道：「我說的話，你怎麼總是不信？」

阿丁道：「我信一半。」

齊浣花道：「才一半？」

阿丁道：「任何事都不可能有十成十的把握，殺人也是一樣。」

他溫和地反擊，語氣十分平和。

他領悟到了一個要訣，對敵之時千萬不可動氣。

「說得很好，可惜……」齊浣花頓了頓，又道：「我說一個人，你知不知道。」

阿丁道：「請說。」

齊浣花道：「婁子玉。」

阿丁道：「此人名氣不小，號稱天南第一劍，是武林四公子之一。」

齊浣花道：「就是他，此人不但家世顯赫，而且天賦極高，劍術之精，一峯獨秀，三年前，他在華山論劍，以無相劍法冠絕羣倫，天下側目……」

阿丁道：「可惜此人英年殂謝，已經死了。」

齊浣花道：「不錯，可惜得很，已經死了，死在我的手裡。」

她說這話，三分在誇耀，七分是威嚇。

「哦？」阿丁沒有表示驚奇，也不感到意外，神態顯得極為冷漠，祇淡淡的應了一聲，意思是知道了。

齊浣花道：「你為甚麼不問婁子玉怎麼死的？」

「準是心高氣傲，不甘臣服在金鳳堂下。」

「怎麼？」齊浣花對阿丁的冷淡反應甚感詫異，也頗為惱火，登時厲聲喝問道：「莫非你自信劍法造詣，比得上婁子玉？」

阿丁道：「不知道，沒比過。」

「哼！陰陽怪氣。」齊浣花道：「就算你比得上婁子玉，你也活不成了。」

阿丁道：「我沒見過婁子玉，但據江湖傳聞，那婁子玉並非技不如人，也不是死在一刀一劍之下，他是中了苗疆奇毒『金花蠱』。」

齊浣花道：「你的耳朵很靈。」

阿丁道：「是妳幹的？」

齊浣花道：「我已經說過，婁子玉死在我的手裡，除了我，還有誰？」

阿丁道：「哼！鬼域技倆，勝之不武。」

「勝之不武？」齊浣花格格大笑。「你這呆子，什麼叫做勝之不武？為什麼要一刀一劍，須知兵有奇正，强者為尊，獲勝者就是英雄。」

若不論江湖規矩，這話倒也言之成理。

阿丁沒有爭辯。

齊浣花忽然道：「你知不知道，如今輪到你了？」

阿丁一呆。「妳……妳說什麼？」

「好，我說清楚點。」齊浣花一字一字的道：「死阿丁，你已經中了蠱毒，要想保住性命，七天以內，到金鳳堂報到。」

阿丁大吃一驚，叫道：「妳胡說，妳胡說……」

齊浣花冷冷的道：「一個對時之後，你體內便有異狀顯現，你中的是『腐屍蠱』，比那『金花蠱』厲害十倍，七天之內，你若不來金鳳堂俯首聽命，便會周身潰爛，化爲濃血一灘。」

濃血一灘，當眞嚇人得很。

齊浣花原本生長苗疆，擅長弄蠱，婁子玉已經遭到了毒手，這話不能不信。

阿丁驚出了一身冷汗，怒叫：「妳……妳……」

齊浣花並不理會，喝道：「起轎！」

八名苗婦立刻扛起了那頂華麗的花轎，兩個俏丫環登上了轎簾外兩塊特製的踏板，像是搭上了便車。

四名黑衣騎士傷了一個，此刻已被架起來扶上了馬，片刻，轎馬如風，冉冉隱沒在濃濃的霧裡面了。

廟中棲身　巧遇惡人

霧散了，曉日玲瓏。

碰到這種絢爛艷麗的好天氣，人們的心情總會變得開朗些，有精神些，作什麼事都會很起勁。

阿丁不開朗，也打不起精神。

甚至比三四天米水未沾，餓着肚子趕路的時候更沒精神，更消沉，更沮喪。

死神降臨的時候，多美好的世界都不美了。

死，並不是人人害怕，阿丁更不是個怕死之人，但想到那「一灘濃血」就可怕了。

這天，雖然陽光煦和，阿丁却在昏昏沉沉中渡過了，很快就到了晚上。

山坳裡有座殘破的廟宇，可以棲身。

阿丁蜷伏在大殿一角，背脊緊貼着土牆，打了一會盹，他不知這是座什麼廟，也不知大殿上供奉的是什麼神明，他懶得管這些。

他現在雖然還沒死，彷彿覺得離人世已經很遠了。

他腦海裡一片空白，但迷迷糊糊中，忽然聽到一個沉悶窒息的聲音：「好餓啊，好餓啊……」

阿丁一驚，張開眼睛。

昏黃的眉月，從殘破的瓦椽隙中滲落下微光，殿上景物，依稀可辨，空蕩蕩的大殿上除了一張缺腿的供桌，和幾個發了霉的破蒲團，此外，什麼都沒有。

祇有七八口黑漆的棺材，並排放在東牆下。

「好餓啊，好餓啊……」那聲音在咒駡：「他媽的，死人眞難受，又餓、又渴、又悶氣，管他娘的，老子得出去吸點空氣了。」

阿丁聽出來了，聲音在棺材裡。

荒山半夜，一座殘破的古廟，幾口黑漆棺材，棺材裡在說話，任何人都會嚇個半死。

阿丁沒被嚇倒，因爲他也快死了，再過七天，他就是個死人，甚至比死人更壞，祇是一灘濃血，他還有什麼好怕，而此刻他祇是覺得奇怪，心裡在想：「怎麼，死人還會說話？」

彭的一聲，一口棺材的棺蓋動了一下。

接着，棺蓋掀開了，托地跳出個活生生的死人。

那死人是個駝子，雖然背部隆起，駝得很厲害，身材却很高大，一顆頭顱，就像是個亂鷄窩，分不出那是頭髮，那是鬍子。

他赤脚登着一雙多耳蔴鞋，齊膝的灰布短褂，腰中束着一根草繩，形貌打扮，十分怪異。

阿丁呆在黑暗的牆角裡，眼睛睜得更大。

那死人忽然雙脚一蹦，蹦起一丈五六，蹦上殿前的石階，再一蹦，筆直蹦上了簷角。

阿丁吃了一驚，暗叫：「好功夫。」

那死人祇用一隻脚，牢牢地釘在飛簷上，四下張望了一陣，然後落在殿前。

他吐了口口水，像是滿肚子不舒服，受盡了委屈，駡道：「該死的小寡婦，都快三更天了，祭品還不送來，妳老公餓啦。」

原來他在等三牲祭品。

一個死人所想要的，無非就是這些，他沒提到焚化的冥紙，看來他暫時不缺錢用。

阿丁睡意全消，也忘了七天之後化成濃血一灘，祇聚精會神盯着那死人。

曠野裡傳來了哭聲，是個女人的哭聲。

那死人喜道：「來了來了。」猛又托地一蹦，蹦了回來，鑽進了棺材裡。

他動作熟練，雙手撐着棺蓋闔了起來。

哭聲越來越近，到了廟外。

阿丁的眼睛也越睜越大，片刻，隨着哭聲，走進來一個白衣孝婦。

這女人很年輕，很美，烏黑的秀髮飄在兩肩上，未施脂粉，淡掃的娥眉，閃着一雙明亮的眼睛。

這是俏寡婦，死駝子竟有這樣一個漂亮的未亡人，艷福不淺，死得可惜。

俏寡婦步履輕盈，柳腰如蛇，雪白的右臂挽着一隻竹籃，竹籃裡盛着香花素酒、鷄鴨等祭品，一跨進廟門，更是大放悲聲。

哀哀切切，哭成了個淚人兒。

棺材裡那死人大叫：「別哭啦，別哭啦，哭個什麼勁，快呀，快擺上祭品。」

俏寡婦哭道：「好人，我忍不住啊，你死了，剩下我孤苦伶仃，叫我怎麼不哭，你瞧瞧看，我這雙眼泡兒都哭腫啦。」

阿丁看得清清楚楚，她眼泡兒沒腫。

棺材裡的死人道：「咱知道，咱知道，還瞧什麼，小娟，先擺祭品，先擺祭品……」

俏寡婦已哭到棺材前，從竹籃裡取出祭品。

棺材裡忽然伸出隻手來，一把撕去了半隻肥鷄，原來頭頂的棺材板上，留了個大圓洞。

肥鷄進了棺材，立刻聽到一陣咀嚼之聲，像是連骨頭都吃了。

俏寡婦柔聲道：「好人，慢慢吃，別卡着喉嚨了。」

那死人大叫：「酒酒酒……」

俏寡婦又從竹籃裡取出壺酒，那是隻大錫壺，足足可盛三五斤酒。

一隻又大又粗的手伸出來，酒壺也進了棺材，祇聽咕嚕咕嚕，散發出一股濃烈的酒香，充滿了大殿。

阿丁嚥了口口水。

祭品光了，酒也光了，那死人叫道：「舒服舒服。」

俏寡婦嘆了口氣。「好人，要是沒有我，這半夜三更誰替你送祭品。」

那死人道：「小娟，眞是苦了妳啊，有了妳這個好妻子，咱死在九泉之下，也瞑目啦。」

俏寡婦又嘆了口氣，幽幽道：「你在生的時候，我服侍你，如今你死了我也服侍了，可是你……你……」一陣咽哽，又啜泣起來，像有無限委屈。

那死人道：「小娟，又怎麼啦？」

俏寡婦道：「你是個無情漢子。」好好的，驀然來了這麼一句。

那死人怔了一下，道：「小娟，妳怎麼說這種話，咱老子自從娶了妳，一直把妳當成心肝寶貝，妳說往東，咱不敢走西，妳說朝南，咱不敢向北，妳說鷄蛋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咱就說不錯啊不錯，昨天夜裡咱還接了一大簍呢，妳說人是從土裡長出來的，咱老子就趕快說對對對，咱老子就是從土裡長出來的，妳看，爲了妳，咱老子連爹娘都不認啦。」

俏寡婦幽幽道：「你好是好，可是有件事，你很是對不起我。」

那死人道：「一件事，一件什麼事？」

俏寡婦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冷。「你要是眞心對我好，怎麼會想不起來？」

那死人怔了一下，似乎努力在想，沉吟好半天，終於說道：「哦！咱老子想起來了。」

俏寡婦道：「啊，你想起來了？」

那死人道：「想起來了。」

俏寡婦道：「好人，你快說，你快說吧。」

那死人道：「咱老子想來想去，祇有一件事對不起妳，咱老子不該跟謝靈峯賭那局殘棋，賭注又大，誰輸了誰就去死，結果，咱老子輸了，咱不賴……」他嘆了口氣，似有無限遺憾。

俏寡婦道：「你不賴，你是條好漢。」

「但……」那死人道：「咱老子死得好寃枉。」

原來他是這樣死的，死得也很特別，睡在棺材裡就算死了。

俏寡婦道：「寃，爲什麼？」

那死人道：「那局棋，咱老子有十成十的把握，偏偏就在緊要關口，棋盤上少了顆子兒。」

俏寡婦呆了一下。「你知道怎麼少的？」

那死人道：「知道了就不用死啦，當時妳在身邊一股勁兒親熱，咱老子也就熱昏了頭，誰知道那顆子兒是怎麼少的。」

俏寡婦道：「哎呀，你怪我？」

那死人道：「不怪不怪，小娟，咱怎會怪妳，新婚頭上麼，誰不親熱親熱。」

俏寡婦鬆了口氣，道：「說了半天，你還沒說出是怎樣對不起我。」

「咱不是說了嗎？」那死人道：「咱老子不該賭那局鬼棋，落得見了閻王，撇下妳獨守空房，孤枕寒衾的虛渡了青春……」

俏寡婦鼻孔一哼。「你瞎扯，誰說這個。」

那死人道：「不說這個，那是那個？」

俏寡婦道：「你有宗隱私，一直沒告訴我。」

「有宗隱私？」那死人道：「咱老子那有什麼隱私，咱老子一絲不掛，脫得赤條條妳都見過。」死人大笑，笑得很愉快。

「你這老不正經，儘說混話。」

俏寡婦嗔道：「我且問你，你說你練成了『金輪法身』，是不是？」

「是，但『金輪法身』比不上『金剛不壞』。」那死人道：「咱老子自從娶了妳，元陽大損，想要練成『金剛不壞』是沒指望了。」

俏寡婦道：「『金輪法身』也不錯。」

「嗯。」那死人也同意。「的確不錯。」

俏寡婦道：「聽說任何快刀利劍都傷不了你，就連『金鍺刀』都碰不斷你一根汗毛。」

那死人道：「咱老子的汗毛是有數的，總共一十二萬八千根，從來沒少掉一根。」

俏寡婦道：「聽說你也不怕任何奇毒，甚至連苗疆的蠱毒都毒不倒你。」

那死人道：「咱怕什麼毒，咱一身是毒，以毒鎮毒，那個什麼金鳳堂的女娃娃，對咱老子用過七種蠱毒，想要毒倒咱老子，最後祇好死了這條心。」

阿丁心中一動。「怎麼？齊浣花也曾計算過他，這人到底是誰？莫非……哦？對了，神駝子張六。」他忽然想起了這個人。

準不錯，是個駝子。

神駝子張六，大名鼎鼎，武功高不可測，雖然聽說他行事怪誕，為人偏激任性，但却是剛正不阿，稱得上一代奇俠。

像這樣一位武林高人，怎麼臨老入花叢，娶了這樣一個嬌艷少婦為妻？

莫非一時把持不住，落了圈套？

阿丁不禁暗暗納罕，也就更加留神起來。

祇聽那俏寡婦道：「你有『金輪法身』護身，看來人家要你命也很難啊。」

那死人道：「也許不很容易吧，就說這次，縱然咱老子賭輸了，人死了，命還是在的。」這很新鮮，人死了還有命在。

這也祇有這駝子說得出來，阿丁不禁暗暗好笑。

俏寡婦道：「你好像說過，你這『金輪法身』也有點破綻。」

那死人似乎吃了一驚。「什麼？咱老子說過？這不會吧，咱老子幾時說過？」這的確是宗隱秘，這宗隱秘他怎會隨便洩露。

俏寡婦道：「你說過的，你說過的，就是那夜……那夜……我們……我們兩個……相好的時候……」

那死人道：「咱老子眞的說過？」

俏寡婦道：「你說過，你眞的說過。」

那死人道：「哦？」

俏寡婦道：「我是你妻子，不是外人，這種事，你不該瞞我，我知道了，也好替你防着點，難道我會害自己的丈夫？」

阿丁聽出來了，暗叫：「不妙，這女人在打什麼歪主意？」

祇聽那俏寡婦的聲音又柔又嬌。「好人，你快說呀，那個破綻到底在那裡？」

那死人不聲響。

俏寡婦怨道：「你這種人，連你自己的妻子都信不過，我嫁你又還有什麼意思，我……我……哎唷，我不要活了。」立刻嗚嗚咽咽哭了起來。

這是女人的絕招，能使英雄氣短。

那死人道：「小娟，妳別哭，妳別哭，哭得咱老子心裡好煩，咱……咱……咱這就……」

阿丁大急，心裡在叫：「你不能說，你不能說……」

俏寡婦越哭越傷心，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幽幽地邊哭邊訴：「我死……我死……我這就去死……」

到那裡去死？

死了誰來送祭品？

這樣嬌柔艷麗，像朵花的妻子，誰捨得她死？

那死人終於嘆了口氣，道：

「好，好，咱這就告訴妳，咱這就告訴妳……」

阿丁一怔，重又緊張起來，心裡在說：「你告訴她，你就沒命了。」他幾乎忘了自己身中蠱毒，反而替別人的生死之事擔起心來。

眼淚奏效了，俏寡婦還在哭。

「破綻在金輪的軸心。」那死人終於說了。

「軸心？」俏寡婦止住了哭，急急追問道：「軸心在那裡？」

「在……唉……」那死人顯得無可奈何，又嘆了口氣。「前軸在左乳下三寸二分，後軸在右琵琶骨下一寸七分半。」

俏寡婦道：「你沒騙我？」

那死人道：「小娟，莫非妳不知道，咱老子是個直性子，說都說了，怎麼會騙妳？」

俏寡婦忽然格格大笑起來。

誰都聽得出，這笑聲不懷好意，是種勝利的笑，是種充滿詭譎，充滿殺機的笑，既惡毒，又陰狠，令人聽了毛骨悚然的笑。

那死人托地跳了起來，喝道：「小娟，妳……」

* * *

廟門外施施然走進一個人來，是個青袍人，臉上好像籠罩着一層紫霧。

「張六，別嚷了。」這死人果然是神駝子張六。

神駝子張六咦了聲：「謝靈峯？是你？」

青袍人目光烱烱如電，嘿嘿一陣冷笑。「老夫今天不叫謝靈峯。」

神駝子道：「不叫謝靈峯？叫什麼？」

青袍人道：「叫五殿閻王。」這話說得很明白，他是來要命的。

神駝子呆了一下，瞪了俏寡婦一眼，不禁怒火中燒，喝道：「謝靈峯，你使得好計。」在一剎那時間，他什麼都明白了。

「好計，好美人計。」青袍人冷冷的道：「要不是碰到你這個騷駝子，老夫這條計，未必就是好計。」

神駝子咬牙道：「你不是咱老子的對手。」

青袍人無意爭辯：「過去也許不是，此刻却已足夠取你的性命。」颼的一聲，掣出一把刀。

刀形古拙，有如眉月一彎，滴溜溜閃着寒光，一股冷芒森森逼人。

神駝子怔了下。

青袍人道：「張六，認得這把刀嗎？」

神駝子道：「金鍺刀。」

金鍺刀絕世利器，吹毛斷髮，削鐵如泥，記載在兵器譜上，稍習武學之人雖沒見過，大都聽說過。

青袍人道：「這把刀不壞吧？」

神駝子承認。「好刀。」

青袍人大笑。「左乳下三寸二分，右琵琶骨下一寸七分半，老夫信得過你。」

神駝子瞧着那把刀，握緊了拳頭。

青袍人道：「老夫運刀之快，辨穴之準，相信你駝子張六，也有耳聞！」

神駝子道：「嗯，快刀謝靈峯。」

「快刀謝靈峯？」遠遠藏在暗處的阿丁不禁心頭一震。「他就是快刀謝靈峯？是他……就是他……」

神駝子張六叫出謝靈峯的名字，已不止一次了，但加上「快刀」兩個字，却是第一次。

阿丁終於找到了這個人，是他要找的兩個人其中之一。

這是一位殘廢老人，在他生命垂危時的臨終付託要找的兩個人：一個是他的血海仇人快刀謝靈峯；另一個則是他的親生女兒陸小鳳。

阿丁的劍法，也多半是得自這位殘廢老人的獨創薪傳，却沒師徒名份，因為這位殘廢老人堅決不肯收徒，而阿丁也另有師承。

他身邊的這柄劍，正是這位殘廢老人的故物。

他雖身中蠱毒，祇有幾天好活，唯一不能忘懷的就是這兩個人。

現在他找到了一個，在他還沒化為濃血一灘以前，總算找到了一個，這個人就是快刀謝靈峯，也正是那位殘廢老人切齒痛恨的人。

他想：「總算可以交代一半了。」

祇聽那青袍人仰天打了個哈哈，道：「駝子張六，你知道老夫乃是以快刀成名，你可知道老夫的快刀快到什麼程度？」

神駝子道：「咱老子不想知道。」

青袍人道：「你害怕？」

神駝子怒道：「怕？你幾時聽說咱老子怕過誰來？」這話並非吹噓，他一向獨來獨往，縱橫江湖。

青袍人道：「你祇要從一數到三，老夫的刀，至少已揮出四十九刀，一刀不少。」

阿丁心頭一沉，暗叫：「好快的刀。」

青袍人繼續道：「這就是說，你從一數到三，老夫已在你金輪的軸心上紮了四十九刀，刀刀不空。」

他心機深沉，詭詐百出，想要在出刀之前，摧毀對方的鬥志。

至少也是想讓對方在情緒上造成不安，然後出其不意，揮刀進擊，藉以增加自己的勝算。

神駝子道：「哼，咱老子不信。」

青袍人大笑。「不信？等你倒下去，你就信了，開始數吧，快，數一、二、三……」

要別人數，這顯然有點不合情理。

誰聽他的？

神駝子大叫：「數？咱老子為什麼要數？咱老子祇想回敬你幾下，叫你吃頓拳頭！」登時長拳直出，兜頭搗了過去。

他功力深厚，怒極發拳，拳風激盪，彭彭有聲。

青袍人存心撩撥，却沒料到他說打就打，肩頭一斜，閃退了三步，也阻礙他出刀的時機。

出刀必須有點準備，先要丹田運氣，氣貫於臂，臂運於手，然後注入刀鋒。

當然，憑快刀謝靈峯，這些小節奏，祇在一瞬之間就可以完成。

但一瞬即逝，刀未出手，却先挨了一拳。

還算他閃避得快，拳風滑肩而過，沒受到傷害。

但神駝子一拳佔得先機，登時拳勢綿綿，一口氣攻出一十九拳。

青袍人誇稱他的刀快，神駝子的拳頭也不慢，這一十九拳，也不過霎眼工夫。

一輪急攻，已逼得青袍人手忙腳亂。

阿丁暗叫：「好拳法。」

忽聽一聲嬌叱：「死駝子，照打。」祇見一隻大酒壺劈面飛了過來。

原來半路殺出了那個俏寡婦，把那酒壺當成兵刃。

神駝子左臂一掄，打落了飛來的酒壺，氣得暴怒如雷，吼叫道：「賊賤人，看咱老子不抓住妳撕成兩半。」右臂一探，抓了過去。

就在這刹那間，青袍人得到了喘息的機會。

阿丁看在眼裡，心裡叫道：「啊，不妙了。」

果然是不妙了，青袍人嘿嘿冷笑，金刀一旋，撒出一片刀光，一把刀，立刻化成了幾十把刀，刀風盈耳，罩住了神駝子張六。

當然，他祇有一把刀，一把刀能幻化成幾十把刀，這就是快刀。

刀影綿密，織成一片刀網。

神駝子練成了「金輪法身」，不畏刀劍，可惜他洩了底，此刻，刀鋒全都對準了他金輪軸心。

若是換上任何一個刀手，他縱然洩底，也可以毫無忌憚，因爲他還有雙鐵拳，這雙鐵拳，雖不敢說舉世無敵，至少無人膽敢試上一試。

不幸的是他遇上了快刀謝靈峯。

謝靈峯的刀，比他的拳頭更快，至少快上一倍。

這樣快的刀，一雙拳頭怎能招架？

此刻，刀圈漸漸縮緊了，神駝子危在頃刻。

大殿的牆角裡忽然捲起一陣旋風，一條人影帶着一縷寒光投入了刀圈，叮的一聲響，刀光盡斂。

青袍人大吃一驚，閃退了七步。

阿丁亂髮飛蓬，橫劍怒立，那雙無神的眼睛，忽然間變得神光奕奕，瞪着青袍人。

他用的是「封刀法」，封住了對方的刀。

大殿上忽然傳來一聲凄厲的慘叫，那俏寡婦竟被神駝子一把抓個正着。

神駝子力大無窮，說到做到，兩臂一分，硬生生已把那俏寡婦撕成兩半，頓時血花飛濺，肚破腸流，慘死在大殿上。

青袍人祇當沒有聽到，沒有看見，祇緊緊的盯着阿丁，道：「你是誰？」

阿丁道：「阿丁。」

青袍人嘿嘿一聲冷笑。「原來是你！」

阿丁這名字土裡土氣，他原想隱姓埋名，不求人知，不料青袍人好像很熟悉這個名字。

阿丁道：「你知道阿丁？」

青袍人道：「一個無名小子，窮無立錐，老夫那裡知道，倒是老夫的女兒提起過……」

阿丁道：「你女兒是誰？」

青袍人道：「齊浣花。」

阿丁先是一呆，仔細想了想，忽然問道：「她姓齊，你姓謝，她怎麼是你女兒？」

青袍人道：「義女。」

「義女？」阿丁想到這個義字，不禁一陣冷笑。「你也講義氣？」

青袍人道：「這是什麼話，老夫義薄雲天。」

「說得多好聽，居然臉都不紅一下，好一張老臉。」阿丁譏諷中充滿了憤怒。「虧你說得出口，好，好，眞的很好。」

青袍人道：「好什麼？」

阿丁道：「好算一筆總賬。」

青袍人道：「奇怪，老夫欠你什麼賬？」

阿丁道：「我先問你一個人。」

青袍人道：「什麼人？」

「你聽清楚了。」阿丁一字一頓，道：「當年七省盟主，中州大俠陸子敬。」

「陸子敬？」青袍人雙目一睜，好像兩把利刃，打從阿丁臉上一掃而過，冷冷道：「依老夫看來，你的年紀好像還很輕。」

阿丁道：「不輕，都二十好幾了。」

青袍人皮笑肉不笑，道：「提到陸子敬的事，你的年紀就太輕了。」

阿丁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這意思好懂得很。」青袍人冷冷道：「那陸子敬已於十二年前在天山遇害，死於血手伽藍之手，他死時你祇怕還是個懵懵懂懂的小娃娃。」

「沒錯，陸老前輩的確死在血手伽藍之手。」阿丁忽然掄劍一指，筆直指着青袍人，叫道：「而你就是那個血手伽藍。」

這句話彷彿晴空一聲悶雷，青袍人如中雷殛，祇見他渾身一陣劇烈震動、顫抖，連那一襲青袍，都好像在無風自動。

但一瞬之間，他已恢復了平靜，怒喝道：「黃口小子，無憑無據，你怎可胡言亂語？」

阿丁屈指彈劍，道：「你認得這把劍嗎？」

青袍人道：「老夫早就認出來了，沒錯，這是陸子敬的劍。」

阿丁道：「這就證明我沒胡言亂語。」

青袍人道：「這把劍你從那裡拾來的？」

「拾來的，那有這樣好拾？」阿丁冷笑。「你和陸老前輩八拜論交，却趁他力戰天山羣醜，筋疲力竭之餘，居然冒充血手伽藍，用快刀

挑斷了他一十二根筋絡，然後補上一掌，將他打落千丈懸崖，這般陰狠、毒辣，眞的很夠義氣！義薄雲天……」

青袍人怒叱：「住口！」

阿丁道：「住口？我爲什麼要住口，我還要宣告天下，讓江湖上盡人皆知。」

「哼！」青袍人道：「這些話是誰教你說的？」

阿丁道：「陸老前輩陸子敬。」

青袍人嘿嘿冷笑。「陸子敬天山遇害，你還是個小蘿蔔頭，渾小子，你是不是遇見了他的鬼魂？」

阿丁道：「他沒死。」

青袍人臉色大變。「沒死？」

阿丁道：「死了，死在十年之後。」這表示他見到的陸子敬不是鬼魂。

就在此時，廟門外似有人影一閃，帶起一絲衣袂飄風之聲。

這是什麼人？在此偷窺，却不出面。

阿丁亦似有所覺，但他面對青袍人，不敢分神，不敢心有旁騖。

青袍人已霍地轉身，喝道：「是誰？」

那人的身形很是纖巧，青袍人雖然沒瞧得清楚，心裡却起了極大的懷疑，青袍飄拂，騰身追踪而出。

阿丁大叫：「別走。」跟着追出廟外。

* * *

眉月將沉，滿天星斗。

阿丁慢了一步，沒追上謝靈峯。

當然，更沒追上那個衣袂飄風，纖巧窈窕的身影。

月影沉落，放眼看去，黑越越羣山糾紛，也不知謝靈峯的去向，往那條路上追去，他喘了口氣，緩下疾奔之勢。

山路上怪石嶙峋，他找了塊平整的坐了下來。

忽然，他感到一陣暈眩，覺得雙眼發黑，同時呼吸也起了變化，喉嚨裡有阻塞的感覺，體內似有無數蟲蟻在爬行，一時間奇癢難忍。

阿丁大驚，暗叫：「糟了，一個對時到了。」

這是齊浣花說的，就是昨夜這個時候說的，一個對時之後，他體內會有異狀，她沒說錯，算算此刻正好是一個對時了。

這可以相信，他生命的歷程，祇剩下七天，不，祇有六天了。

六天，多麼短暫的時刻，祇不過七十二個時辰。

山風凄厲，夜色如晦，一尊尊嵯峨的怪石，像吃人的惡魔，像吸血的鬼魅，像閻羅殿前的牛頭馬面，更增添了死亡的恐怖。

阿丁神情木然，輕輕嘆息了一聲，覺得自己已是個垂死的人了。

要活下去祇有一條路，去金鳳堂報到。

去聽金鳳堂主齊浣花的指使，去俯首帖耳，去哀哀乞命，任由她呼來喝去。

「去不去呢？」阿丁自己問自己。

「不，絕不，婁子玉寧死不肯低頭，難道我郭一塵眞的就不如他？」

婁子玉不愧天南第一劍，是條鐵錚錚的漢子。

一想到婁子玉，阿丁倔強地抬起頭來。

剛才體內的變化，一陣奇癢過去了，呼吸也恢復了正常。

但他知道，這祇是暫時的，以後會一陣陣加劇，也許就在兩個時辰之後發作。

但他必須勇敢地熬下去，他希望就在此刻，劈頭碰到謝靈峯，他是個快要死的人了，要死的人還有什麼顧慮，可以放手一拚。

憑他的劍法造詣，加上拚死的決心，他有把握把謝靈峯劈在劍下。

要不然，就死在謝靈峯的刀下，他願意這樣死。

* * *

死寂的夜顯得很漫長，阿丁又在打盹。

人在倒霉的時候，瞌睡特別多。

就在這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中，忽聽一聲轟然巨響，打從身後隆隆而來。

阿丁雖在打盹，雖在迷迷糊糊，但反應却驚人的敏捷，連頭都沒回，登時一躍而起，斜斜地射出兩丈七八，凌空翻身，落在一處岩石上。

好險，那是從山坡上滾下的一方巨石，而他剛才坐下憩息的那塊山石已被撞得粉碎。

這麼大的一方巨石，怎麼會忽然滾了下來？

「好奇怪。」阿丁自言自語。

「不奇怪。」一個黑衣人忽然出現。「這是咱們幹的，咱們想圖個方便，免得動手動腳……」說得倒也有理，殺人也可以動點腦筋，何必弄得一身臭汗。

可惜這腦筋動得不準，方法也不管用。

那黑衣人身材高大，站在一丈以外就像半截鐵塔。

阿丁有數了，原來剛才那方巨石，是被人先撬鬆了，然後對準部位，滾下來計算自己。

不消說，這準是謝靈峯手下之人。

因爲除了謝靈峯，他估算似乎別無强敵，甚至齊浣花也不會再計

算自己，一個祇能再活六天的人，齊浣花何必多此一舉。

阿丁目光一掃，冷冷的道：「這是說現在打算要動手脚了？」

那黑衣人道：「也不須多費手脚。」

「哦？」阿丁道：「口氣倒是不小。」

那黑衣人再沒回答，竟自揮臂作了個手式。

祇聽嗚的一聲號角響起，突然間人影閃動，四面八方都是人，而且都是清一色的黑衣人，像是從石頭縫裡鑽出來的，像是泥土裡冒出來的，一下子出現了這麼多，沒有一百，也有八十。

阿丁睜目四顧，不禁暗暗驚心。

那領頭的黑衣人仍然很顯眼，因爲他身材最高大，也最壯碩，有如鶴立鷄羣。

對付個孤身一劍的人，居然擺這麼大的陣勢，看來謝靈峯很瞧得起阿丁。

當然，這是志在必得。

阿丁心想：「也好，殺一個是一個，殺到筋疲力盡之時，然後自殺。」主意打定，膽子反而壯了起來。

號角聲又起，一排長刀立刻捲了過來。

刀光雪亮，刀風如嘯，來勢各異，有的豎劈，有的橫掃，刀影交錯，配合得十分嚴密，火辣辣，熱滾滾，看來是羣訓練有素的刀手。

阿丁橫了心，叫道：「來吧。」身子忽倏一轉，長劍劃起一道光弧。

祇聽叮噹連響，登時斷了三把長刀，反手一劍，飛起兩顆人頭。

吶喊聲中，又一隊劍手攻了過來。

阿丁憤怒大叫，揮劍直出，碰上刀，刀斷，碰上劍，劍斷，碰上人，人倒。

片刻間刀劍滿地，血雨橫飛。

緊接着一隊鍊子槍來了，一隊宣化斧來了，人數越來越多，這些黑衣人一個個悍不畏死，倒下去一個，立刻又補上來一個。

阿丁一把劍，抵擋數十件兵刄，廻旋縱躍，漸漸已感到力不從心。

他一身衣衫都濕透了，一半是汗，一半是血。

血有別人的，也有他自己的，他有兩處劍傷，一處刀傷，左臂上中了一槍。

精力終會衰竭，他感到生命已到終點。

本來還可再活六天，而此刻再續一個時辰都很難。

那個領頭的黑衣人目光如炬，忽然揚聲大叫：「差不多了，快，快加把勁……」

阿丁兩臂疲軟，冷汗汨汨而下，他又是一天一夜沒沾米水了，暗叫：「完了，完了，這回眞的完了……」他已倒轉了劍柄。

忽然人影披靡，人聲鼎沸，左角上一排黑衣人像堵牆般倒了下去。

這些人是怎麼倒的，阿丁不知道，因爲他的眼睛已開始發花，祇覺得有個人衝到了面前。

那人道：「阿丁，快跟我走。」

阿丁在這場血戰中，已拚得昏昏沉沉，像個喝光了一罎老酒的醉漢，他不知道這人是誰，也沒時間弄清楚這人是誰，迷迷糊糊跟着衝了過去。

那人道：「你先走，我斷後。」

阿丁終於衝出來了，奔上了一條山陵小徑。

但他已完全崩潰，已神志不清，頭腦一陣暈眩，蠱毒又開始發作了。

他兩眼發黑，身子一歪，倒在路上。

*　*　*

不知過了多久，阿丁才清醒過來。

但並沒完全清醒，他空着肚子，又經過了一場劇烈的拚鬥，負了傷，也流了血，加上蠱毒的作祟，使他的身子變得十分虛弱，神志也很恍惚。

他祇記得自己是倒在路上，也記得自己是在一個人的幫助下衝出重圍。

但他對這個幫助他，能夠在死裡逃生的人，却沒留下絲毫印象。

而此刻却不像睡在路上，他感到身子下面好像軟綿綿的，傷口好像也包紮過了，他的確是躺在床上，躺在一張很舒適的床上。

床頭上好像坐着一個人，在撫摸他的傷口，在替他輕輕抹汗，鼻端也彷彿聞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

他努力睜開眼睛，祇能睜開一條縫，看到了一頭烏黑的長髮。

他想把眼睛睜大點，仔細看看這個人，但他感到眼皮太沉重，試了幾次，都失敗了。

他祇想睡，立刻又睡着了。

寶劍遺囑　撮合姻緣

陽光滿窗，阿丁第二次清醒了。

這回他是眞正的清醒了，幾乎整整一年，他從來沒有這樣清醒過，渾身也感到無比舒泰，他睜開眼睛，向四周掃了掃。

這是間很雅緻的茅屋，隱隱還可嗅到茅草的芳香，屋裡陳設不多，但却收拾得纖塵不染，窗外竹影婆娑，祇是不見一個人影。

床前的小几上，放着一隻白磁小碗，碗裡有把小湯匙，還剩下小半碗濃濃的湯汁。

他知道，自己吃過東西了，是有人餵他吃的。

於是他舔了舔嘴唇，果然是有點鹹鹹的，餘味好像很不錯，大概是鷄湯。

祇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救他的是什麼人，他輕輕的咳嗽了一聲。

門外有細碎的脚步聲，一個小丫環推開木門，輕輕的走了進來，臉上綻露出甜甜的笑。

「你醒啦？」

這小丫環年幼，梳着兩個如意髻，那張粉嫩勻紅的臉龐，像個熟透了的蘋果。

阿丁道：「小姑娘，妳是……」

小丫環道：「我叫芸兒。」

阿丁道：「哦！」

他想起那個坐在床頭，撫摸他的傷口，替他輕輕擦汗的，不是這個小丫環，這個小丫環沒有一頭烏黑的長髮，也沒那股淡淡的幽香。

他想坐起來，雙手一撐，忽然感到一陣疼痛。

芸兒叫道：「不行，不行，你的傷口還沒好，你不能動，你不能動，你祇能躺着，靜靜地躺着，傷口就不會裂開，就不會……」

阿丁道：「我來了多久？」

芸兒道：「兩天了。」

阿丁嘆了口氣，道：「不行，小姑娘，我不能躺在這裡，我要走……」

芸兒道：「走？你怎麼走？你的傷口……」

阿丁道：「我的傷口不會好的。」

芸兒道：「會好，會好，一定會好的，再過六七天就好了。」

阿丁苦笑了一下，看了看潔白的床單和被褥，想到自己再過四天，就將化成一灘濃血，不禁凄然道：「我怕弄髒了妳們的床鋪。」

芸兒笑了：「哎呀，床鋪有什麼要緊，睡髒了再換，吳嬸會洗的。」

阿丁道：「我不是說睡髒了，我是說……是說……小姑娘，妳不懂，我很快就要死了。」

芸兒道：「這怎麼會，你祇是些外傷。」

「不是，不是，不止是些外傷。」阿丁又嘆了口氣，神色感然，道：「我中了毒，一種苗疆的奇毒，祇怕活不過四天了。」

看來他一直在計算時日。

芸兒一派天眞無邪，格格笑了起來。「原來你是爲了這個發愁，別再擔心啦，你沒毒了，我家小姐已經替你服下了解藥。」

竟然有這種事，居然有苗疆蠱毒的解藥！

這苗疆蠱毒若有解藥，若能輕易得到，天南第一劍妻子玉也不會死了。

阿丁呆了一呆，道：「妳家小姐是誰，怎會有苗疆奇毒的解藥？」

芸兒答得很輕鬆：「有啊，什麼解藥都有。」

什麼解藥都有？這怎麼可能，這位小姐豈不成了今世女華佗？

但阿丁却也不能不信，至少他體內蠱毒已經好久沒有發作，也察覺不出有什麼異樣，除了幾處傷口稍爲有些疼痛外，血脈似乎反而十分流暢。

「妳家小姐呢？」

芸兒道：「這個你別多問，小姐吩咐，你祇管好好養傷，等傷好了再說，啊，你餓不餓？我又燉了鷄湯，是隻烏骨鷄……」

阿丁心想：「看來這個小丫環是不會告訴我什麼，若果眞的蠱毒已解，一條命得救，等傷口痊癒之後，就去找謝靈峯算賬，然後……」

然後怎樣呢？他想到了陸小鳳，陸小鳳是屬馬的，今年應該是十九歲。

這是陸子敬告訴他的，他和中州大俠陸子敬，在那深山絕壑中，整整相處了一年，沒事的時候，陸子敬總是提到他女兒，形容他女兒出落得如何秀麗明豔，如何聰慧靈巧，阿丁聽得多了，腦子裡就有了陸小鳳的影子。

時間一久，漸漸揮之不去，隨時隨地，腦海裡都會浮現出一個婷婷玉立的少女。

其實，陸子敬當年在天山絕頂，被冒充的血手伽籃打下千丈懸崖之時，他女兒陸小鳳才不過七歲，一個七歲的小女孩，雖然也看得出秀麗聰慧，但絕不是阿丁腦子裡婷婷玉立的少女。

情之所鍾，有時是很難解釋的。

但陸小鳳在那裡，茫茫人海，幾時可以相遇？

陸子敬祇說他中年喪妻，遺下個孤女陸小鳳，萬不得已由一個遠嫁的妹妹照顧，但他從來就沒提過，那個妹妹家在何處。

這也許是他的疏忽，一個殘廢的老人遭遇不幸，一心祇惦念自己的女兒，談的也祇是他的女兒，很少說到他那個妹妹。

但却給了阿丁這把劍，要他找到他女兒之後，就以這把劍爲憑。

憑什麼？當初陸子敬這句話，阿丁不懂，現在，他還是不懂，但却渴望見到陸小鳳。

芸兒來了，端來碗鷄湯，放在小几上。

阿丁還在冥想，幾乎沒有察覺到芸兒走了進來，也沒見到那碗鷄湯。

看來，他是想得太入神。

芸兒驚奇的叫道：「你在想什麼？」

阿丁怔了一下，回過神來：「沒想什麼。」

「哦！我知道啦。」芸兒甜甜一笑。「準是在想我家小姐，我家小姐好美好美喲。」

阿丁道：「小姑娘，別瞎說，我還沒見過妳家小姐，怎麼會想。」

芸兒道：「眞的沒見過？」

阿丁道：「是眞的，我怎會騙你？」

芸兒道：「那夜，小姐背你回來，你一身都是血，小姐替你敷藥、裹傷，又餵你吃東西，在你床頭整整坐了一夜，她對你可是眞好，唉，我可是沒見小姐對別人這麼好過……」

阿丁道：「哦？」

他不知道說什麼，也說不出什麼，他祇是納悶，這位姑娘，這位小姐爲什麼要對他好？對一個素昧生平的陌生人好？

是她背回來的，莫非也是她救出來的？在那麼多精壯慓悍的黑衣人中衝出重圍的難道也是她？若果然是她，武功眞是高不可測。

世間有這樣神勇的女人嗎？

在他的記憶裡，跟任何女人都扯不上關係。這是個悶胡蘆，他想不通。

芸兒道：「鷄湯都快涼了，快吃吧。」

阿丁沒有拒絕，也沒說謝謝，人家給他的好處太多太多了，一碗鷄湯算得什麼？

鷄湯裡當然有鷄，而且是兩隻鷄腿，他餓了，吃得一點沒剩。

* * *

阿丁的傷口結了疤，臉色也變得紅潤了。

芸兒拿來了一疊縫製的新衣，說是吳媽縫的，阿丁却一直沒見過吳媽，這茅屋可能一連有幾間，除了芸兒，阿丁沒見過第二個人。

這夜，阿丁半夜醒來，月光透過窗簾，他忽然發現有個人站在窗口，背向着自己。

阿丁揉了揉眼睛，看到一頭烏黑的長髮，他心頭猛地一跳。「是她……是她……」

他想坐起來，她已經發覺了。

「你別亂動，你的傷口還沒完全癒合。」

「妳是……妳是……」

「我是陸小鳳。」

陸小鳳？這三個字來得太突然了，阿丁已忘了他的傷口，也忘記她剛才叮嚀的話，霍地坐了起來，詫異道：「是妳，妳是陸小鳳？」

「沒錯，千眞萬確，我就是陸小鳳。」陸小鳳道：「那夜，在那座破廟裡，你和謝靈峯的對話，我都聽到了，想不到他就是『血手伽籃』……」

原來那夜在破廟門外，人影一閃而沒的就是她，謝靈峯追的也是她。

阿丁道：「哦？」

陸小鳳幽幽道：「我爹的遺書我看過了。」

「什麼？遺書？」阿丁怔了一怔：「陸老前輩留有遺書？」他有點摸不着頭腦。

陸小鳳道：「遺書藏在劍柄裡。」

原來如此，難怪那把斬金截鐵的寶劍，劍柄上不但沒有嵌珠鏤玉，甚至連根繐子都沒有，阿丁本就有些奇怪，却也沒想到，是陸子敬動了手脚。

陸子敬大概是弄毀了原有的劍柄，藏好自寫的遺書，但在那深山絕谷中，找不到像樣材料來代替，祇好削了兩塊竹片，兩面一夾，做成個簡陋的劍柄。

陸小鳳道：「你沒看過我爹的遺書？」

「我？」阿丁道：「我那裡知道有封遺書，就算我知道，我也不會看的。」

陸小鳳道：「難道我爹沒說？」

「說什麼？」阿丁道：「祇說要我尋找妳。」

陸小鳳道：「找到了以後呢？」

「以後？」阿丁想了想。「還你這把劍。」

陸小鳳道：「哦？」

她追問的當然不是這把劍，也許陸子敬在遺書中提到了女兒婚姻，可惜阿丁什麼都不知道，甚至沒領會她言中之意，陸小鳳也不便明說。

彼此沉默了一會，阿丁忽然道：「我要幫妳，幫妳對付謝靈峯，討回十二年前天山絕頂的那筆血債。」其實，就算沒找到陸小鳳，這也是他最大的心願。

陸小鳳嘆了口氣，沒有回答。

「怎麼？」阿丁道：「這不共戴天之仇，難道妳不想報？」

「阿丁，你不知道。」陸小鳳道：「謝靈峯手下網羅了甚多高手，幾乎控制了整個武林全局，順他者生，逆他者死，你人單勢孤，不是他的對手。」

「這我知道。」阿丁道：「他手下還有個金鳳堂齊浣花……」

陸小鳳震顫了一下，緩緩轉過身來。

她身子雖是轉過來了，臉上却幪着一幅面紗，面紗薄如蟬翼，雖隱約可辨臉型輪廓，總如霧裡看花



吳媽大聲喝叫：「芸兒快截住他！」

，不甚了了，但那雙明眸，却閃亮如寒星，筆直投射在阿丁臉上，緩緩說道：「如果你肯聽我的話，最好置身事外。」

置身事外，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估量他不是謝靈峯的對手，勸他不要做了謝靈峯的手下寃魂？

阿丁似有被奚落的感覺，大聲道：「不！」

陸小鳳嘆了聲：「你……」

阿丁忿然作色，道：「陸老前輩是妳爹，他的那筆血債，我可以不管，我找謝靈峯，是我自己的事，妳也不用管了。」一向不願惹事的阿丁，忽然變得倔强起來。

若是不管陸子敬的血債，他找謝靈峯作甚麼？

這豈不是師出無名嗎？

陸小鳳怔了怔，柔聲道：「你在生我的氣？」

「妳得替我想想。」阿丁道：「我縱然置身事外，謝靈峯也不會放過我，我隱姓埋名整整一年，原不想沾惹江湖是非，可是那金鳳堂主齊浣花……」

陸小鳳忽然道：「你別怪她……」

這是怎麼回事，她竟然袒護起齊浣花來了，難道那金鳳堂主齊浣花還有什麼隱衷？

阿丁呆了一下。

陸小鳳道：「阿丁，你聽我說……」

阿丁沒聽她說，忽然間變得很激動，昂然道：「我叫郭一塵。」他不願繼續隱姓埋名了，他要恢復本來面目，面對這風雲詭譎、險惡的江湖。

陸小鳳嘆了口氣，垂下了頭。

她沒說什麼，郭一塵不好再說，片响，陸小鳳忽又抬起頭來，指了指床頭壁間上掛的一把劍。「我爹在遺書上說，這把劍贈給你了。」

壁間什麼時候掛了這把劍，郭一塵並不知道，他瞄了一眼，道：「這劍是……」

陸小鳳道：「我換了劍靶，配了劍鞘。」

聽她所說，還是原來的那把劍，如今已換成一個飾有明珠的柄，配上了龍紋鏤花的劍鞘，柄端垂着一撮黃色的絡纓。

「嗯，這才像把劍。」郭一塵道：「不過，陸老前輩是要我把這劍還妳的。」

「不，還我劍，祇是要我找出那封遺書。」陸小鳳道：「遺書上說，這把劍贈送給你……」

郭一塵道：「妳這話當眞？」

陸小鳳道：「那封遺書，你以後會看到的。」她頓了頓，又接道：「就算我爹不會交代，如今我轉

贈給你，不也是一樣嗎？」

寶劍贈壯士，紅顏酬知己，此劍是陸小鳳贈的，應該更加珍貴了。

郭一塵道：「好，我收下。」他太需要這把劍了，沒有這把劍，對付不了謝靈峯的金鍺刀。

此刻，月影已斜，遠處傳來銅鼓聲。

這銅鼓聲好像很有節奏，一會兒慢，一會兒緊，在靜夜裡傳得很遠。

銅鼓在山區裡，是種傳遞訊息的工具。

陸小鳳全神貫注，在靜靜的聽。

忽然那幅幪面輕紗一陣抖動，急急說道：「啊，我要走了。」

郭一塵道：「發生了什麼事？」

陸小鳳顯得很急迫，匆匆的道：「你千萬記住，無論發生了什麼事，不可離開這間草屋。」話完，身形一閃，穿窗而去。

＊　＊　＊

這事甚是蹺蹊，甚是怪異。

郭一塵忽然覺得陸小鳳不但行跡可疑，甚至有些詭異莫測，當然，他相信陸小鳳絕無害他之心，但她到底在做些什麼呢？

因此，他不聽從陸小鳳臨走時的叮囑，當下起身下床，探手從壁間摘下了那柄劍。

傷口的疤，雖然還沒完全脫落，但並無疼痛，顯然是已無大礙了。

病痛好了，體力已復，那能忍受悶葫蘆，他想弄清楚這是什麼地方，陸小鳳在做什麼，這銅鼓聲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當下身形一閃，已躍出窗外。

忽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了過來：「年輕人，回去！」

郭一塵怔了下，回頭望去。

祇見一個白髮盈頭的老婆婆，拄着一根龍拐杖，顫巍巍打從一條竹林小徑上走了過來。

郭一塵道：「老婆婆，妳是誰？」

老婆婆道：「老身吳媽，小姐就是老身奶大的。」原來是陸小鳳的奶娘。

郭一塵道：「啊，失敬了。」

吳媽道：「你打算要去那裡？」

郭一塵道：「悶得慌，出來隨便走走。」

吳媽道：「不行，快回去。」

郭一塵呆了一呆，陪笑道：「在下又不是囚犯，隨便走走也不行嗎？」

吳媽道：「沒人當你是囚犯，你一身又臭又髒的衣服全是老身洗的，老身可不侍候囚犯。」

「謝謝老婆婆了。」郭一塵道：「在下祇是……祇是……走走也不打緊啊。」

「不打緊？」吳媽道：「你想找死是不是？回去，這就回去，別平白糟蹋了老身辛辛苦苦餵大的幾隻老母鷄。」原來郭一塵這幾天吃的鷄，全是她餵的。

此情委實可感，但言詞却是如此咄咄逼人，看來是個剛强的老婆婆。

銅鼓聲越來越急劇，響徹了整個山野。

郭一塵道：「老婆婆，在下知道您一番好意．但請別攔我，我走走就回來。」驀地擰腰作勢，雙足一登，身形斜飛而起。

他在天山懸崖峭壁間，練成了一身絕頂輕功，一口氣射出三丈五六。

那知身子剛剛落地，祇聽呼的一聲，一支龍拐杖劈頭打了下來。

郭一塵嚇了一跳，倒退了七步。

等他抬起頭來，更是瞪目結舌，原來這是吳媽，吳媽居然比他還快，搶先一步，截住了去路。

一個看來快要年登六十的老婆婆，竟有這份功力，郭一塵不禁暗暗咋舌。

他手上有劍，但他不能跟吳媽交手，因爲吳媽是陸小鳳的奶娘，他也知道，這奶娘並無惡意，甚至是出於一片關懷之情。

不過他不信，吳媽攔得住他。

若是吳媽眞的攔得住他，他祇好回頭再叫阿丁，永遠永遠不再在江湖上混了，連一個六十歲的老婆婆都能困住自己，還有什麼混頭？

他也不能對吳媽無禮，笑了笑，道：「老婆婆，在下悶了這麼多天，着實憋不下去了。」

吳媽雙眼一瞪。「憋不住也得憋，乖乖回去，明天早上，老身給你燉燕窩粥。」

倒是個好心的老婆婆，像哄騙孩子一樣，怕孩子像匹野馬，出外惹事生非，在老年人的眼裡，年輕人永遠是個孩子。

但郭一塵不想吃燕窩粥，甚至再好的珍饈，他都不想吃，他祇想追上陸小鳳，立刻追上她，忽然身子一旋，施展開一路怪異的步法，越轉越快，一條人影登時幻化成無數人影。

人影零亂，虛實莫辨。

吳媽喝道：「好小子，你在玩什麼把戲？」

郭一塵在零亂的人影中笑道：「這叫做『醉裡乾坤步』，老人家，在下要走了。」

吳媽是上了年紀的人，雖然功力還在，一雙眼睛畢竟不大管用了，此刻，已被一團飛旋的人影，轉得頭暈眼花，忙叫：「芸兒，快截住他。」

芸兒在那裡？芸兒沒出現。

叫聲未落，人影已收，郭一塵彷彿一縷輕煙，已從斜刺裡飄出五丈，再一閃，消失在夜暗中。

竹叢裡有人叫道：「好快。」是芸兒的聲音，芸兒勁裝背劍，這才緩緩走了出來，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吳媽駡道：「死丫頭，妳怎不攔住他？」

芸兒雙手一攤，笑道：「我攔不住。」

吳媽道：「妳還笑？」

芸兒道：「奶媽，算啦，他遲早會知道的，還不如讓他早點知道的好，小姐也好有個幫手。」

吳媽道：「死丫頭，原來妳是安的這個心，不過好是好，要是弄翻了，看我不揭妳的皮。」

芸兒扮了個鬼臉，伸了伸舌頭。

＊　＊　＊

星斗暗淡，眉月將沉，咚咚的銅鼓聲停歇了，夜色悽愴，顯得無情而冷酷。

這裡原本是一片青翠的山谷，此刻已變得黝黑、陰冷，呈現出一片肅殺景象，山嶺含悲，一陣風過，刮起一股濃重的血腥味。

東一具、西一具的屍體倒在山口，有的還在淌血。

顯然，這裡剛才發生了一場血戰。

多少人片刻間變了鬼。

郭一塵吃驚得四周打量了一會，約略清點了一下，一共是四十九具屍體，他感然動容，禁不住喃喃自語：「這是怎麼回事，沒一個活人？」

「活人？有。」在那高聳的，參差不齊的崖石下，忽然有人接腔。

「啊……」郭一塵猛吃一驚，霍地轉身，手中閃起一溜青光，長劍已在握。

他反應敏捷，動如靈猿，轉身快，拔劍更快。

祇聽那人讚道：「好身手。」

郭一塵道：「你是說……」那人隱身在崖石的陰影裡，祇彷彿見到一個頎長的影子。

那人繼續又道：「從你轉身、拔劍，這一氣呵成的靈敏動作，我看得出，你是一位好劍手，甚至是第一流的好劍手。」

郭一塵道：「過獎了。」

那人再次稱讚道：「比得上天南第一劍妻子玉，你知道妻子玉嗎？」

郭一塵點頭道：「知道，武林四公子之一，是條鐵錚錚的漢子。」

那人道：「你出劍的動作，很像一個人。」

「哦？」郭一塵道：「莫非又是妻子玉？」他聽那人如此讚揚妻子玉，故爾有此一問。

「這倒不是。」那人道：「這人可能業已作古，也可能仍在人世，他就是當年名震中原，被武林同道推爲天山劍王的慕容懷璧。」

他忽然提起了這麼個人，足證他見多識廣。

慕容懷璧劍術精絕，當年曾經震撼了整個中原武林，在江湖上造成了一次無比巨大的衝激，但却沒過多久，他就名成身退，歸隱天山，就像一顆閃亮的流星劃過夜空，很快就消逝了。

如今事隔多年，他所留下的俠義事蹟，雖依然膾炙人口，爲武林中老一輩耆宿所樂道，但却沒一個人說得出他劍法的一招半式。

因爲慕容懷璧出劍太快了，幾乎是寶劍出鞘，光華一閃，勝負已決，誰也看不出他用的是什麼招法。

而這人却在郭一塵轉身、拔劍，一些細微的動作中看出來了，這豈是等閒人物。

郭一塵來自天山，是不是跟慕容懷璧也有淵源，他自己從沒提過，他提到的祇有陸子敬，但他聽了這人的話，身子似乎微微一震，立刻問道：「閣下是誰？」

那人道：「江湖小卒。」

「江湖小卒？」郭一塵怔了一下，道：「這不是眞名實姓吧？」

那江湖小卒道：「當然不是。」

「怎麼？」郭一塵道：「不敢用眞名實姓？」

江湖小卒道：「正是。」

「閣下很坦誠。」郭一塵話題一轉，又問道：「山上這些人是誰殺的？」

江湖小卒道：「一半是區區在下。」

郭一塵道：「閣下也是用劍？」他早已看出，這些倒臥血泊中的屍體，一半都是死在劍下，而且多半都是一劍畢命。

江湖小卒道：「不錯。」

郭一塵道：「閣下劍術造詣如此之精，片刻之間殺人盈野，應該不是怕事之人，爲何不敢以眞名實姓示人，這未免有點奇怪。」

江湖小卒道：「不奇怪。」

「哦？」郭一塵道：「願聞高論。」

江湖小卒道：「尊駕就是郭一塵，對不對？」

郭一塵一怔。「正是。」

江湖小卒道：「那阿丁又是誰？」

郭一塵又是一怔。「阿丁也是在下。」

江湖小卒笑道：「這就不用奇怪了，尊駕能叫阿丁，區區自號『江湖小卒』，這也不算稀罕……」

「說得也是。」郭一塵道：「不過在下很是不解，無論郭一塵也好，阿丁也好，在江湖都還藉藉無名，閣下何以知道得這般清楚？」

江湖小卒道：「難道一個人都不知道？」

郭一塵道：「極少。」

江湖小卒道：「這就對了，就是那個極少的人告訴了區區。」

郭一塵道：「這人是誰？」

江湖小卒道：「金鳳堂主齊浣花。」

居然說的是她！沒錯，祇有金鳳堂主齊浣花最清楚，郭一塵就是阿丁，阿丁就是郭一塵。

當然，如今陸小鳳也知道了，也許還有小丫環芸兒、奶娘吳媽。

不過，她們絕不會多嘴。

郭一塵一聽金鳳堂主齊浣花，就像是赤脚踩到了一條毒蛇，內心立刻產生了一種無比的厭惡，不禁冷冷道：「你是齊浣花的人？」

「不。」江湖小卒道：「區區與金鳳堂主齊浣花談不上主屬關係。」

郭一塵道：「那是什麼關係？」

江湖小卒道：「道義之交，有志一同罷了。」

「好一個道義之交。」郭一塵怒火上升，喝道：「江湖小卒，你敢站出來嗎？」

江湖小卒道：「這有什麼不敢。」大步走了過來。

他雖號稱江湖「小」卒，偏是生得頎長高大，一領青衫，儒雅翩翩，手提三尺長劍，飄然而出。

郭一塵仔細打量了對方一眼，不禁暗暗納罕：「怪了，這人氣宇不俗，爲何跟齊浣花攀上了關係，哦？對了，若不是被她蠱毒所制，準是爲她美色所迷，想不到武林之中，盡是這流貨色。」

祇聽江湖小卒道：「老弟，有何見教？」

郭一塵臉色一沉，冷冷的道：「郭某人生性骨鯁，不慣稱兄道弟。」見面就是個釘子。

「怎麼？」江湖小卒微微一怔，道：「尊駕莫非對區區有什麼誤會？」

才叫了聲「老弟」，立刻又改成「尊駕」了。

顯然，就是那根釘子碰的。

「誤會？這算誤會？」郭一塵雙眉一翦：「這是明顯不過的事，怎麼說是誤會？」他把對齊浣花的厭惡和仇恨，立刻轉到了這個江湖小卒頭上。

近墨者黑，準不是什麼好東西。

「你當眞是誤會了。」江湖小卒苦笑了一下，道：「齊姑娘守身如玉，我這江湖小卒嗎，也一向以清高自許，而且……我已有妻室……」

他說的竟是男女之事。

郭一塵不解，叫道：「你在胡扯什麼？」

江湖小卒道：「我在解釋。」

「解釋？解釋什麼？」郭一塵道：「牛頭不對馬嘴，我聽不懂。」

江湖小卒道：「這很好懂。」

「好懂？」郭一塵道：「好吧，我祇聽懂了一句，你說齊浣花守身如玉是不是？」

江湖小卒道：「這句話很重要。」

郭一塵大笑，仰天大笑，縱聲大笑。

江湖小卒道：「這也值得好笑？」

「怎麼不好笑，好笑得很。」郭一塵笑聲一落，冷冷道：「齊浣花是不是守身如玉，跟我郭某人毫無關係，但就郭某人所知，齊浣花以美色爲餌，惑陽城，迷下蔡，坑殺了多少武林豪傑……」

江湖小卒忽然叱道：「胡說！」

「什麼？我胡說？」郭一塵冷笑。「這是江湖上人盡皆知的事……」

「謠言。」江湖小卒道：「天大的謊言。」

「哼！」郭一塵道：「你在撒謊，天大的謊。」

「這種事不可信口雌黃，隨便亂說。」江湖小卒道：「你能舉出證據嗎？」

郭一塵道：「你要證據？好，我祇說一宗，她施用『金花蠱』，毒殺了天南第一劍婁子玉。」

「好證據，好證據。」江湖小卒大笑，笑聲一落，反問道：「你認識婁子玉？」

郭一塵道：「不認識。」

江湖小卒道：「你既然並不認識婁子玉，何以知道婁子玉死於金鳳堂主齊浣花的『金花蠱』？」

郭一塵道：「照你說他是怎麼死的？」

「死了？你確定他死了？」江湖小卒笑道：「你見過他的屍體？」

郭一塵道：「你這是什麼話，難道他沒死？」

江湖小卒道：「對，他沒死。」

天南第一劍婁子玉大名鼎鼎，他中了金鳳堂主齊浣花的「金花蠱」，在武林中已是衆所周知的事，這江湖小卒一語驚人，竟說婁子玉沒死。

他怎麼敢這樣說？而且說得如此肯定，難道衆人皆醉他獨醒？難道他最近見到過婁子玉？

郭一塵呆了一呆。「沒死？你這話叫人難信。」

江湖小卒道：「爲什麼不信？」

郭一塵道：「好，他沒死，他活着，我且問你，他人在那裡？」

江湖小卒道：「你想見見他嗎？」

「沒錯，很想見見。」郭一塵道：「郭某人久慕婁公子大名，甚願一瞻風采。」

「不敢當。」江湖小卒忽然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區區就是婁子玉。」

郭一塵呆住了，他睜大眼睛盯着對方，張口結舌，久久沒有出聲。

他和婁子玉本來毫無瓜葛，婁子玉的生死，對他來說也無足輕重，但這宗事，畢竟太意外了，一時之間，倒是難辨眞僞。

最痲煩的是他從未見過婁子玉。

婁子玉似已看出了他的心意，道：「郭老弟，慕容懷璧前輩，與天南一派頗有淵源，劍術一脈相承，你若不信，我們可以試試。」

他這幾句話，似乎肯定了郭一塵的劍法精髓，得自慕容懷璧的傳承。

郭一塵道：「你是說比劍？」

婁子玉道：「點到爲止。」

郭一塵道：「好，在下奉陪。」

「別比啦，別比啦。」左側的矮樹林中，忽然蹦出個人來，大叫：「咱老子可以證明，他就是婁子玉，貨眞價實的婁子玉，如假包換，不折不扣的婁子玉。」

倩女殞落　挽救羣雄

聞其聲如見其人，是神駝子張六。

他走路是用蹦的，一連幾蹦，蹦到了郭一塵面前，咧嘴大笑。「小伙子，眞得感謝你，那夜要是沒有你，咱老子就一命歸陰啦。」

這神駝子張六那夜在那破廟裡裝死的一幕，雖然極其滑稽可笑，但以他在武林中的名望，他的話自有份量，不能不信。

郭一塵自是信了，但却感到一片迷惘。

婁子玉中了「金花蠱」，是金鳳堂主齊浣花親口說的，而下蠱的人也是她，這怎麼會是謠言，這婁子玉又怎麼會沒死？

還有，此刻滿地橫屍，他殺的又是些什麼人？

郭一塵目光一轉，轉向婁子玉，道：「憑神駝子前輩的這番話，在下相信你是婁公子，不過……」

婁子玉道：「郭老弟，有什麼疑慮，你儘管問，我婁子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祇是有些事說來話長，此刻祇能約略奉告。」

郭一塵道：「你殺的這些人是誰？」

婁子玉道：「無相寧王的爪牙。」

郭一塵瞪大了眼睛，問道：「無相寧王，誰是無相寧王？」

婁子玉道：「快刀謝靈峯。」

郭一塵不懂，他再問：「謝靈峯怎是無相寧王？」

婁子玉道：「據說他練的是『無相神功』，打出的招牌是寧靖武林，歸於一統，就想出這個混帳名號。」

郭一塵怔了一下。「謝靈峯稱王，這倒很新鮮，是誰封他爲王？」

婁子玉道：「江湖上就是這麼回事，有力者霸，謝靈峯自以爲氣候已成，就自封爲王，說不定那一天這王做膩了，還會自稱皇帝。」

「皇帝？屁皇帝！」神駝子怒道：「等他作了皇帝，咱老子就閹了他，叫他作太監。」

這駝子渾金樸玉，頗有幾分戇氣。

婁子玉不禁微微一笑。「老前輩，要閹就閹，就別再等了。」

神駝子道：「正是正是，還等什麼，咱老子祇要再碰上他，就閹了他。」

郭一塵忽又說道：「婁兄，據在下所知，那金鳳堂主齊浣花就是他的屬下，很是替他賣勁、出力。」

婁子玉點了點頭。「不錯。」

郭一塵臉色一變，道：「那麼婁兄你……」

婁子玉苦笑了一笑，道：「郭老弟，少安勿躁，齊姑娘她是……」

郭一塵沉聲道：「是什麼？」

婁子玉正色道：「齊姑娘爲了拯救這場武林浩劫，不惜含汚蒙垢，主持金鳳堂……」

郭一塵冷冷道：「於是她就放手殺人，用蠱肆虐江湖，爲虎作倀？」

婁子玉道：「她殺了誰？毒死了誰？」

郭一塵道：「這太多了，郭某人雖然孤陋寡聞，也能數得出幾個，譬如仁義雙刀葉氏兄弟，葉雲、葉景，柳善人柳三遷，龍驤鏢局總鏢頭沈時雨，白馬山莊賀莊主賀九賓，廻風劍蕭四，破山掌彭必……」

他數到這裡，頓了頓，又道：「還有……還有……」

婁子玉接道：「談兵書生東門午，南嶽隱廬主人左子高，季家五雄，姚氏雙姝……」

郭一塵道：「死了這麼多人，還不夠嗎？」

婁子玉道：「這些人死不得，這些人若是死了，等於斬絕了武林命脈。」

郭一塵道：「哼，死不得也都死了。」

婁子玉解釋道：「齊姑娘就是爲了保全武林命脈，免得被謝靈峯各自擊破，大夥兒枉送了性命，才不惜捨身餵虎，出主金鳳堂……」

他言中之意，似有甚大隱情。

郭一塵還是不懂，大聲道：「死在她手裡，和死在謝靈峯手裡，有什麼不同？」

婁子玉皺了皺眉頭，道：「郭老弟，我說了這麼多，你怎麼不多想想，我婁子玉既然沒死，難道這些人就眞的死了？」

郭一塵愕然睜目。「什麼？你說沒死？」

婁子玉道：「祇不過瞞住了謝靈峯。」

神駝子張六忽然叫道：「就祇咱老子倒霉，幾乎眞的死了。」

婁子玉道：「老前輩武林碩果，是謝靈峯的第一號强敵，他自是要使出諸般毒辣手段……」

神駝子道：「他使出毒辣手段倒好，咱老子不會怕他，他偏弄出個臭娘們來勾引咱老子，小伙子，你說，咱老子算不算條英雄？」

婁子玉不禁笑道：「老前輩縱横江湖，叱咤風雲，怎麼不是英雄。」

神駝子雙目一亮：「這就對啦，聽人說英雄難過美人關，咱老子這條老命眞的好險，差點就送在那個臭娘兒手裡，不過……」

他似是仍然未能忘情，接着說：「那臭娘兒也眞討人歡喜，咱老子眞捨不得撕了她，當時心頭一横，還是撕了，唉……」眼睛裡竟然有淚光一閃。

一個至情至聖的人，有時就像個瘋子，明知受了騙，却還心甘情願。

郭一塵道：「謝靈峯這樣好瞞？」

婁子玉道：「很不好瞞，現在就瞞不住了。」

郭一塵道：「哦？」

婁子玉又道：「就算瞞得住，我們也不想瞞了，這種偷偷摸摸的日子，大夥兒都受夠啦。」

郭一塵道：「打算怎樣？」

婁子玉沉聲道：「祇有一個字，拚，我們計算過，應該有五成勝算，若是郭老弟也肯出力，勝算就有七成，咱兩個雙劍合璧，足可封住謝靈峯的快刀。」

郭一塵昂然道：「好。」

神駝子吼道：「怎麼？就不算上咱老子了？」

「這怎麼會。」婁子玉道：「我們早就商量過，公推老前輩爲盟主。」

神駝子道：「盟主？盟主幹些什麼？」



婁子玉解釋道：「就像是元帥一樣，坐鎮中軍帳，祇管發號施令。」

「不，這有什麼意思。」神駝子道：「咱老子不要做什麼鳥元帥，祇想當先鋒。」

婁子玉道：「也好，老前輩就把守這處山口。」

神駝子欣然點頭。「成，成，來一個咱老子撕他一個，來兩個咱老子就撕他一雙。」

郭一塵道：「婁兄，你說的那些人呢？」

婁子玉道：「那些人？」

郭一塵道：「沒死的。」

「哦，」婁子玉低聲道：「如今都佈置在附近，現在最擔心的却是齊姑娘。」

郭一塵道：「齊浣花？她怎麼了？」

婁子玉忽然臉色一黯，顯得很凝重，嘆息一聲道：「齊姑娘爲了取信謝靈峯，服用了他的藥物，每隔三天，謝靈峯就派人賜她一粒『續命丹』，要不然性命難保，如今三天又快到了。」

郭一塵猛的一怔。「有這種事？」

婁子玉道：「謝靈峯一代梟雄，是個極富心機的人，若是齊姑娘沒服用他的藥物，他不會讓齊姑娘獨當一面，也拯救不了這許多武林同道……」

郭一塵想了想。「照婁兄這等說法，齊浣花倒是成了武林救星？」

他流亡經年，處處受到迫害，對金鳳堂主齊浣花顯然成見極深，雖經婁子玉一再解說，一時之間，仍難改變他的憎惡之心。

婁子玉道：「郭老弟以爲不是？」

「我？」郭一塵呆了下。「我沒意見。」

他望了望婁子玉，又覺得這句話似有不妥，却又不願改變過來，祇道：「謝靈峯不再送『續命丹』來了。」

婁子玉苦笑了一下。「他來是會來，祇怕不是送『續命丹』，而是送『催命符』。」

郭一塵道：「婁兄此話怎講？」

婁子玉道：「一粒『續命丹』，祇能管得三天，三天一到，藥性失效，也就是齊姑娘生命垂危之時……」他長嘆一聲，神情顯得十分悲慼。

郭一塵不由得微微一怔。「若眞的如此，那齊浣花自知生命將盡，定是十分痛苦。」

「不，一點都不。」婁子玉喟然說道：「齊姑娘輕淡生死，她毫無痛苦，自從服下謝靈峯那劑毒狠的藥物之後，她就沒打算活得很久。」

這寥寥數語，刻劃出了一個堅强偉大的女性，犧牲自己，照亮別人。

郭一塵心頭一陣震顫，突然間對齊浣花以往那種厭惡仇恨之心，化爲烏有。

* * *

黎明來臨之前，有陣黑暗。

黑黝黝的幽林小徑上，忽然閃起了兩盞紗燈，兩名青衣少女各挑一盞紗燈，緩緩走了過來。

其中一個道：「那位是郭公子？」

此地沒有別人姓郭，祇有郭一塵，但這「公子」二字他聽來甚感生疏，當下微微一怔，道：「鄙人郭一塵，却不是什麼公子。」

那青衣少女道：「這就對了，我家姑娘有請。」

郭一塵道：「妳家姑娘？是誰？」

那青衣少女道：「陸小鳳。」

郭一塵心頭一跳，道：「她在那裡？」

那青衣少女道：「就在前面不遠。」

郭一塵道：「好，我去。」

那青衣少女道：「小婢等帶路。」話完，兩女同時轉過身子，向前走去。

郭一塵臉上似有一抹疑雲，但一閃即逝，他向神駝子和婁子玉抱了抱拳，道：「在下去去就來。」

神駝子沒說什麼，婁子玉對這兩名突然而來的青衣少女也並無驚奇之色，祇道：「郭老弟請便。」

* * *

這是座隱蔽的石洞，也有桌椅傢具。

一燈螢螢，吐着微弱的光焰，幽暗如鬼火。

陸小鳳依然輕紗覆臉，垂着一頭烏黑的長髮，靜靜的坐在一張木椅上，她先是什麼也沒說，祇遞給郭一塵一張縐摺的紙頭。

紙色發黃，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字跡。

郭一塵當然明白，問道：「是陸老前輩的遺書？」

陸小鳳祇點了點頭。

郭一塵沉吟了片刻，道：「我能看嗎？」

陸小鳳又點了點頭，聲音像蚊子在哼：「這遺書上，是有關你我的事。」

郭一塵震動了一下，道：「好，我看……我看……」他就着燈光，看完了陸子敬的遺書，臉上立刻湧現出一片紅暈，內心充滿了喜悅。

他沒抬起頭來，乍來的幸運，使他手足無措，他不敢再看陸小鳳一眼。

陸小鳳幽幽的道：「這封遺書，我原想過些時候再給你看，現在我改變了主意……」

郭一塵怔了一下。「這……」他不知道她改變了什麼主意，一時間顯得很惶惑。

陸小鳳道：「你怎麼不說話？」

郭一塵道：「我……我……」終於他鼓足了勇氣，問道：「妳呢？」

陸小鳳却是落落大方，道：「雖無媒妁之言，我遵從亡父遺命，好叫他老人家瞑目九泉。」

郭一塵激動的叫了起來：「小……小鳳……」

陸小鳳道：「以後，你不會懊悔吧？」

郭一塵道：「懊悔？我怎麼會懊悔？我……我一直在找妳，我……我做了很多夢，我……我好高興……小鳳……妳該看得出……」

陸小鳳道：「我怕不能長久陪你……」

郭一塵興冲冲沒想到別的，祇管點頭。「好好，那怕祇有今夜……我也……」

陸小鳳的聲音在哽咽。「你也願意？」

郭一塵連連說道：「願意，當然願意，一千個願意，一萬個願意……」

陸小鳳緩緩站起身來，忽然間似乎帶着無限的羞澀，低聲道：「今夜就是吉期。」說完，身形一閃，翩若驚鴻，轉入了後洞。

「今夜就是吉期？」

郭一塵在唸着這個字，血液也跟着循環加速，心頭在卜卜亂跳，整個身子像飄浮在雲端裡。

他站着，一動也不動，像是一隻呆頭鵝。

石屏風後傳來了脚步聲，忽然轉出兩個人來，一個是吳媽、一個是芸兒，她們也來了。

芸兒伸手拉了拉郭一塵的衣角，咭咭笑道：「新郎倌，快拜堂啦。」

郭一塵驀地驚覺，瞪目道：「拜堂？」

芸兒祇管笑，一把拉了郭一塵，轉入了後間。

這座石洞天造地設，高大寬敞，幽暗深邃，儼然一棟巨大的宅院。

後洞正中，佈設了一張八仙桌，圍着紅綾桌幔，燃着兩支粗如兒臂的龍鳳花燭，雖沒鼓樂，也沒擺宴席，却充滿了喜氣。

陸小鳳已換上吉服，覆上了頭蓋，裝扮成了新娘子。

郭一塵如癡如醉，腦子裡一片混亂。

這宗事雖然渴望已久，却萬沒料到來得如此突然，這股巨大的衝激，使得他久久難以平靜。

迷迷糊糊的交拜成禮，送入了洞房。

* * *

這是座石洞，名副其實的洞房。

男女之間，一旦成了夫妻，就衝破了藩籬，也塡平了鴻溝，夜來的愛情，不是天邊的彩虹，也不是紫色的玫瑰，而是狂風、驟雨、巨浪……

陸小鳳胴體滑膩，柔若無骨，百般體貼，婉轉嬌啼，在暴風雨中落紅片片。

她是處女身，百分之百的處女身。

郭一塵鐵金剛化成了繞指柔，在疲憊中睡着了，睡得很香甜，嘴角似乎掛着一絲笑意。

做夢還在笑，幸福之神像是長了翅膀，在夢裡都在飛翔。

不知過了多久，他才醒了過來。

閃閃的燭光，映着一面大銅鏡，陸小鳳去掉了面紗，垂着一頭烏黑的長髮，正在對鏡梳妝。

她着意修飾，臉兒輕輕勻，眉兒淡淡掃，情意透酥胸，春色橫眉黛。

雖然夜來已成夫妻，陸小鳳還是第一次，毫無遮攔，毫無掩飾的，在郭一塵面前顯露了她美艷的姿容和絕代風華。

郭一塵的雙眼發呆，越睜越大，先是在盪賞，慢慢地臉色在變，漸漸的變，忽然，他驚啊一聲，從繡榻上一躍而起。

他是第一次看清楚了他妻子的本來面目，而見過這張美麗的臉，却不是第一次。

他曾經對這張美麗的臉無比憎惡，而現在這張美麗的臉，却是自己最親近的人，終身的伴侶。

一夜纏綿，這些憎惡之心，漸漸消失了，代替的却是一種莫名的震驚和無比的訝異。

陸小鳳却顯得很鎮靜，她柔聲道：「你別緊張，坐下來聽我說。」

郭一塵道：「妳……妳……」

陸小鳳道：「我是陸小鳳，也是齊浣花。」

郭一塵道：「妳怎麼會姓齊？」

陸小鳳嘆了口氣，道：「我五歲時死了娘，是我姑姑撫養長大的。」

郭一塵道：「沒錯，陸老前輩提過這件事。」

陸小鳳道：「我姑姑的丈夫姓齊，在苗疆土司府執掌文案，姑姑對我就像親生女兒一樣，那時我爹下落不明，江湖傳言是被仇家所殺，姑姑顧慮我的安全，怕被仇家追踪，就替我改名齊浣花。」

郭一塵道：「原來如此！」

陸小鳳道：「你是不是在懊悔了？」

郭一塵急急說道：「小鳳，別這麼說，我怎會……我祇是……祇是……其實，婁子玉什麼都說了。」此時他才瞭解，婁子玉句句實言。

不過，婁子玉並沒說破，齊浣花就是陸小鳳。

但他一提到婁子玉，立刻又想到了一件事，登時臉色一變，道：「小鳳，妳服過謝靈峯的藥物？」

陸小鳳淒然一笑。「沒什麼。」

郭一塵道：「沒什麼？妳在騙我是不是？」

陸小鳳幽幽道：「你放心，我會爲武林除大害，爲江湖伸正義，替我爹了却血海深仇……」

郭一塵焦急的道：「我是問妳服的什麼藥物？」

陸小鳳道：「不要緊，我能支持的。」

郭一塵憂形於色，無比的關心，道：「妳能支持，這是什麼意思？」

陸小鳳道：「今天黃昏時分，謝靈峯準會來的。」

郭一塵祇覺陸小鳳答非所問，似在故意避開正題，更是心煩，道：「小鳳，妳說實話，是不是最後一粒『續命丹』，祇能維持到黃昏時分？」

陸小鳳道：「你……」她輕輕一聲嘆息，垂下了頭。

郭一塵道：「此刻什麼時候？」

陸小鳳道：「洞外麗日當空，大概是午刻時分。」

郭一塵驀地起身，憤慨激昂的道：「好，我去活捉謝靈峯，逼他交出解毒之藥。」

「不，不。」陸小鳳皺起眉頭，急急的道：「你千萬別魯莽，我自己會應付的。」她站起身來，一把拉住郭一塵的手。

郭一塵道：「妳……」

兩人並肩坐在繡榻上，陸小鳳嫣然一笑。「你瞧，我是不是很美？」

郭一塵心裡在絞痛，道：「嗯，很美。」

「當眞嗎？」陸小鳳道：「要是我眞的很美，你爲什麼不誇讚幾句？」

郭一塵輕輕撫着她的秀髮，道：「我不怕謝靈峯的金鍺刀，他的刀快，我的劍也不慢……」

陸小鳳雙眸微閉，夢囈般的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聞，你聞，我身上是不是好香……」

女爲悅己者容，她剛才刻意打扮了一番，自然是用了些香花水粉。

郭一塵道：「嗯，很香，很香，一個香噴噴的女人，小鳳，妳聽着，我一手運劍，封住謝靈峯的刀，另一隻手施展『五丁擒龍』，扭住他的脖子……」

陸小鳳笑道：「哎唷，別說這些好不好。」她嬌軀一斜，倒在郭一塵懷裡。

新婚燕爾，此刻祇許談風月。

郭一塵道：「小鳳，我明白妳此刻的心情，我不能讓妳死，我要妳永遠陪伴我。」

陸小鳳還在笑，笑得很甜。「誰說我要死啊！」

郭一塵語音打顫，顫抖中有些哽咽。「小鳳，別騙我，妳內心很痛苦，妳強顏歡笑，祇是爲了我……」

陸小鳳嬌軀一抖，聲音也在打顫。「你……你……」滾落了兩滴晶瑩的淚珠。

她無話可說，顯然是被郭一塵說中了，一時間不禁悲從中來。

她的確很痛苦，不能永遠陪伴這個好丈夫。

郭一塵有如萬箭攢心，一把推開了陸小鳳，霍地站了起來，道：「我要出去一下。」

陸小鳳道：「去那裡啊？」

郭一塵道：「去找婁子玉。」抄起長劍，一溜煙的奔出了石洞。

* * *

紅日西斜，已到申牌時刻。

山谷兩側，一座座高峯接雲，日影一偏，就見不到太陽了，林木蒼蒼，顯出一片鬱鬱沉沉的景象。

忽然一聲號角響起，山路上傳來了轆轆車聲。

「婁兄，」郭一塵在凝神諦聽，他問：「是不是謝靈峯來了？」

婁子玉搖了搖頭，道：「不會，此刻尚早，依愚兄推測，謝靈峯不會立刻露面。」

郭一塵道：「爲什麼？」

婁子玉道：「謝靈峯已知我等沒死，恨透了齊姑娘，但他手下高手如雲，自恃江湖霸主的身份，不會一開頭就親自出馬。」

郭一塵大感失望，道：「婁兄，你是說那謝靈峯不會來了？」

婁子玉道：「會來，在一場血戰之後。」

郭一塵喃喃道：「一場血戰，這要等到什麼時候？」他想到陸小鳳那最後一粒「續命丹」在黃昏時候就將失效，不禁心急如焚。

婁子玉目光四掃，道：「快了，這場血戰也許就迫在眉睫。」

轆轆的車聲越來越近，片刻間已到山口。

這是一輛無篷雙套敞車，怪的是敞車上赫然放着一口黑漆棺材。

敞車戛然而止，停了下來，車轅上並坐着兩個人，其中一個展現出一面三角黃綾小旗，揚聲叫道：「金鳳堂主齊浣花聽令。」

看來這面小黃旗，就是無相寧王的令旗。

婁子玉道：「她不在。」

那人道：「不在，死了是不是？」

郭一塵憤然喝道：「放屁，她不會死。」

「不會死？」那人嘿嘿冷笑。「就算此刻沒死，也頂多再活兩個時辰。」

郭一塵怒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胸脯挺了挺，端起架子道：「無相寧王駕前，金鷹使者龐畢。」

郭一塵道：「這個呢？」他指着另外一個。

另外那人冷冷道：「你問老子？老子祇是個趕車的，惡車伕杜朋。」

兩個人都自恃在無相寧王駕下，氣焰甚高。

郭一塵看不慣這種囂張，眉峯聳動，驀然叱道：「滾下來試劍。」

那金鷹使者龐畢嘿嘿冷笑。「別急，別急，你想找死，那容易得很，等本使者辦完了正事再說，反正鬼門關總是敞開的。」

祇聽噹的一聲，扔下一副鐐銬，冷冷道：「告訴齊浣花，棺材一具，鐐銬一副，她若想死，本使者留下棺材，若是想活，就戴上鐐銬，由本使者押了走……」

郭一塵鼻孔一哼，道：「想得倒蠻周到。」

龐畢道：「快去快去，別躭誤了時刻。」

郭一塵道：「不必了。」

龐畢道：「不必？什麼不必？王命不可違，她最好放明白些……」

「她不明白。」郭一塵耐住性子道：「本人可以替她作個決定，這兩樣都不接受。」

「什麼？兩樣都不接受？」龐畢睜目叱道：「快說，你是誰？」

郭一塵冷冷道：「我也是位使者。」

「你是使者？」龐畢怔了一下。「什麼使者？」

郭一塵道：「要命使者。」他舉起手中的長劍，晃了晃，接道：「用這傢伙要命。」

龐畢雙眼睜得像銅鈴，叫道：「哼，好大的膽子，敢在本使者面前胡言亂語，也不怕丟掉了腦袋……」

「正是。」郭一塵道：「我正要砍下你們兩顆狗頭。」長劍一撩，便待出手。

婁子玉忽然伸手一攔。「郭老弟，且慢。」

郭一塵道：「婁兄，什麼事？」

婁子玉低聲道：「這兩個人祇不過是江湖宵小，仗勢作威，不值得一鬥……」

郭一塵道：「婁兄是說……」

婁子玉道：「倒是這口棺木很是怪異。」

「棺木？」郭一塵怔了一怔，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這棺木怎樣？」

婁子玉道：「謝靈峯詭譎非常，狡詐多端，每一舉動都不可不防。」忽然撮唇急嘯，有如龍吟。

嘯聲未落，左側亂石堆中閃出個人來。

這人青袍黃絛，鬚髮業已花白，臉色却紅潤有光，手中倒提着一件奇形兵刃，烏溜溜閃閃發亮，正是白馬山莊莊主賀九賓。

婁子玉道：「在下想要借重一下賀莊主的蟠龍斬。」看來此刻他是主腦人物，正在調兵遣將。

原來神駝子張六不願作主帥，祇好他自己來，他神態從容，指揮若定，頗有大將之風。

賀九賓道：「婁公子之意，是不是想測試一下那口棺木？」

婁子玉雙目一亮。「莫非賀莊主也看出來了？」

賀九賓道：「正是，老朽早已動疑，覺得搬運來這口棺木有違常情，多此一舉。」

婁子玉道：「哦？」

賀九賓繼續說道：「憑謝靈峯爲人，那會有這樣好心腸，雖然齊姑娘性命不保，他絕不會大發慈悲，巴巴的送來一口棺木。」

婁子玉點頭道：「說得是，所以……」

賀九賓沒等他說完，忽然右臂一揚，呼的一聲，蟠龍斬業已脫手而出。

這隻蟠龍斬重達三十餘斤，打造得十分奇特，他運用巧勁，出手之後，能作廻旋飛舞，爲武林一絕。

郭一塵對這件奇門兵刃原有所聞，祇是未曾目見，此刻禁不住睜大了眼睛。

祇見那蟠龍斬，凌空廻旋一匝，砰的一聲，不偏不倚，撞擊在棺木上。

一震而回，又到了賀九賓手裡。

金鷹使者龐畢大驚失色，扯開嗓門叫道：「喂，不可弄壞棺木，不可弄壞棺木……」

賀九賓沒理，仰天大笑。

他笑的是這金鷹使者如此驚慌，更暴露了這口棺材裡必有蹊蹺。

婁子玉道：「怎麼回事？」

賀九賓道：「婁公子，你沒聽出來嗎？這口棺木裡傳出的並非空聲，顯然藏有實物。」薑還是老的辣，果然閱歷豐富。

婁子玉道：「不知是什麼東西？」

賀九賓道：「老朽猜不出，不過砸開就知道了。」右臂倏揚，蟠龍斬再次疾飛而出。

龐畢看在眼裡，汗出如漿，沒命的叫：「砸不得，砸不得，哼，你這老鬼，膽敢如此胡來，砸壞了棺木，王爺一怒，你們個個都得死。」

居然搬出王爺來了。

此時此刻還說這種話，當眞滑稽可笑。

他叫聲未落，砰的一聲，蟠龍斬又撞擊在棺木上，震得車身一顚。

金鷹使者臉如土色，大叫：「老杜，快退，快退……」

一輛敞車怎麼退，怎麼倒退？

惡車伕杜朋空背了個惡名，却是比誰都怕死，此刻已嚇得面無人色，他雙手猛勒馬韁，但因山路太窄，一時轉不過彎來。

忽然，一陣號角聲急劇響起，無數黑衣勁裝之人一齊蜂湧而出，傳出一片呼叫之聲。

「趕快護住車子……」

「小心……小心棺木……」

「幹掉那個老鬼……」老鬼是誰？賀九賓。

登時人影紛紛，有的擁向那輛敞車，保護棺木，有的直奔賀九賓，祇見刀、槍、劍、戟，什麼兵器都有，像潮水般衝了過來。

怪的是這棺木裡到底藏的什麼？如此珍貴？

郭一塵和婁子玉同時大喝一聲，雙劍齊出，一時間當者披靡，兩支劍矯若游龍，不是這邊飛起一顆人頭，就是那邊噴起一蓬血雨。

隨着流轉的劍光，怪呼悶哼之聲，此起彼落。

忽聽一聲巨吼，有如晴天霹靂，大叫，「咱老子來了。」神駝子像頭猛虎衝入了羊羣，拳風所至，一排人牆立刻倒了下去。

有誰眞的不怕死？有誰眞的不惜命？

在這位無相寧王謝靈峯駕下，到底有多少忠臣烈士，誓死爲他效命？

其實，這些江湖敗類，多半是惜命之徒，風吹兩邊倒，眼看勢頭不對，一個個心驚膽寒，立刻退了下去，却團團繞着那輛敞車。

好像那輛敞車是金城湯池，可以全身保命。

顯然，這是極大的機密，這批人誰也不知道棺木裡藏的什麼玄機。

也許祇有金鷹使者龐畢，和惡車伕杜朋最清楚。

因爲祇有他們兩個最慌、最急，生怕這口黑漆棺木發生了差錯。

但急有什麼用，慌有什麼用，蟠龍斬是不長眼睛的。

雖然看不出有眼睛，眼睛却很亮。

又是砰的一聲，蟠龍斬第三次撞上了棺木，這回很準，突然轟隆一聲巨響，地撼山搖，火光一閃，但見烈焰沖天而起。

原來這口黑漆棺材裝的全是炸藥，蟠龍斬剛才這一擊，正好擊中了部位，觸發起引線，這巨雷般一聲爆響，威力奇大，圍繞在近處的，登時已化成焦炭，稍遠些的也是斷腿殘肢，片刻間死人無數。

這些黑衣勁裝之人，沒有一百，也有八十，幾乎無一倖免。

郭一塵、婁子玉和神駝子張六、白馬山莊莊主賀九賓等人，都在十丈以外，正當應敵之時，個個功力凝聚，巨響聲中又閃退數丈，俯身伏倒，才免波及。

等到巨變過後，爬起身來一看，但見敞車停放之處，硝烟瀰漫，已是一片火礫。

婁子玉嘆息一聲道：「這謝靈峯果然好毒好狠！」

郭一塵道：「還是婁兄高明，見識超人一等，若非婁兄早就識破機關，發現蹺蹊，今天第一個遭劫的就是我郭一塵了。」

賀九賓道：「這倒不然，謝靈峯的本意，是想引誘我等衆人圍攻那輛敞車，然後發動引線……」

郭一塵道：「若是照賀老前輩的說法，他自己的人不也同歸於盡嗎？」

婁子玉道：「郭老弟，你以爲謝靈峯很愛惜他自己的人嗎？」

郭一塵道：「這……」

婁子玉道：「謝靈峯陰狠歹毒，喪心病狂，他一向祇達目的，不擇手段，寧可他負天下人，不許天下人負他，他若愛惜別人，他就不是謝靈峯了。」

郭一塵道：「至少這些人絕不肯自己找死。」

婁子玉道：「沒幾個知道那口棺木裡藏的是炸藥。」

「對了。」神駝子忽然叫道：「你們誰有炸藥？」

婁子玉一怔。「老前輩，您要炸藥作什麼？」

神駝子道：「等咱老子抓到了謝靈峯，就用炸藥炸他，讓他知道炸藥是什麼味道。」

這駝子童心未泯，隨興所至，昨天他要閹掉謝靈峯，此刻觸景生情，又想改用炸藥了。

* * *

日落西山，硝烟漸漸散去。

淡淡的煙霧中傳來車輛的轉動聲，同時有人影閃動，是一列黃衣童子。

婁子玉哦了一聲：「謝靈峯來了。」立刻，一個洪亮的聲音傳了過

來。「沒錯，正是老夫駕到。」

人車漸來漸近，謝靈峯端坐在一輛四輪暖車上，車前一十六名黃衣童子，分兩行侍立，另有八名精壯武士，分持黃旗斧鉞。

左右簇擁二三十人，個個錦衣華服。

神駝子冷冷的道：「哼，臭架子。」

謝靈峯雙目一閃，道：「張駝子，放明白些，你跟老夫過不去，祇會自己吃虧。」

神駝子道：「咱老子打定主意跟你過不去。」

郭一塵早已不耐，突然跨前一步，沉聲道：「謝靈峯，你還認得郭某人嗎？」

謝靈峯目光一閃。「哦！你是阿丁。」

「正是，我是阿丁。」郭一塵冷笑一聲：「快滾下車來，亮刀。」手腕一緊，掄劍作勢。

謝靈峯哈哈一笑。「小伙子，好不客氣。」

郭一塵雙眉一翦，沉聲叱道：「對付你這種人，還用得着客氣？」

謝靈峯道：「什麼，老夫這種人？小伙子，你且說說，老夫是那種人？老夫寬仁厚愛，一向禮賢下士，那裡不對了？」

郭一塵道：「別繞圈子，亮刀吧。」

謝靈峯道：「亮刀，亮什麼刀？哼哼，老夫今天可沒空陪你。」

郭一塵道：「沒空，你來作什麼？」

謝靈峯道：「老夫今天此來，是特地探望那位寶貝乾女兒齊浣花。」

郭一塵連連冷笑。「你對她很關心啊。」

謝靈峯道：「這是當然之事，難道有什麼不對，老夫自身沒有女兒，有了這樣一個聰明靈慧的乾女兒，自是當作掌上明珠。」

神駝子怒叫：「放屁，你關心她，你會給她吃毒藥。」直性子的人，總是直來直往，說話也不轉個彎兒。

謝靈峯道：「沒錯，這是老夫那乾女兒自願的，她服下了老夫一些藥物，表示對老夫忠心耿耿，免得被別人挑撥離間，反臉成仇，這有什麼不好？」

郭一塵怒火一騰，不禁勃然喝道：「謝靈峯，你好一張佞嘴。」

謝靈峯忽然臉色一變，道：「小伙子，老夫容忍你三分，你竟敢一再對老夫無禮，你要知道，老夫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郭一塵臉如寒冰。「這好，這正好。」長劍一撩，筆直指着謝靈峯。

就在此時，銅鼓聲咚咚響起。

謝靈峯欣然露出了笑臉，道：「好，好，老夫那乾女兒來了。」

＊　＊　＊

一頂花轎，緩緩到了山口。

奶娘吳媽沒來，芸兒也沒來，連個丫環都沒有，祇有那八名扛轎的苗婦。

這也許是奶娘、芸兒，從沒見過謝靈峯之故，謝靈峯也不知深山絕谷中還有幾間茅屋。

花轎停下來了，轎簾掀起，陸小鳳臉色慘白，顯得有氣無力，身如紙鳶，一搖一晃的走了出來。

郭一塵呆了一下，一顆心直往下沉。

幾個時辰不見，便變得如此憔悴，準是「續命丹」時限已過，已到了死亡的邊緣。

他心裡一急，立刻奔了過去，道：「小鳳，妳……」

陸小鳳道：「這時候千萬別理我，也不許插手。」她聲音很低，却很嚴厲。

郭一塵不禁一怔。

陸小鳳沒有理會，一步一步走了過去，每移動一步，身子就是一抖，停一下，再走一步，誰都看得出，她生命已快到盡頭。

郭一塵按捺不住，長劍在顫動。

忽然有個人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是婁子玉。

婁子玉輕輕的，在他耳邊低聲道：「郭老弟，千萬要鎮定。」

郭一塵聲音都變了。「我……我要拚！」

婁子玉道：「不行，絕對不行，你聽我說，齊姑娘會生氣的，她……」

這最後一句話很有效，郭一塵怕她生氣，怕陸小鳳生氣，她都這個樣子了，何忍再惹她生氣？

此刻，陸小鳳已走到距離那輛四輪車祇有六七步遠近，忽然雙膝一軟，歪倒在地上。

謝靈峯哈哈一笑，步下了四輪車，道：「齊浣花，好乾女兒，自作孽，不可活，妳膽敢背叛老夫？」

陸小鳳呻吟道：「我……我……」

謝靈峯道：「妳想不想要粒『續命丹』？」

陸小鳳的聲音在發抖，在斷斷續續。「我……我要……我要……」

謝靈峯道：「妳要？嘿嘿，遲了，太遲了。」

陸小鳳爬行了一步，伸出隻瘦骨嶙峋，白慘慘的手，手心向上，乞求道：「我……我……一粒……」

「一粒？半粒都沒有。」謝靈峯陰森森一聲冷笑，道：「老夫要看着妳死，看妳的死相。」他想看清

楚點，又跨前了一步。

陸小鳳氣若游絲，道：「你……你好狠……」

「哼哼，好狠？」謝靈峯又是哈哈一笑，得意的道：「老夫要是不狠一點，不毒一點，還能活到今天？早就死一百次了……」

陸小鳳忽然語音一變。「你以為不會死？」

謝靈峯一怔。「妳……妳說什麼？」

陸小鳳沒說什麼，突然翩若驚鴻，矯若游龍，身形暴射而起，袖底裡銀虹一閃。

「哦……」謝靈峯一聲驚叫，快刀已出手。

風雷瞬息，電光石火的一接，兩個人都倒下了，發生得快，結束得也快。

謝靈峯胸前祇剩下一截鑲珠的劍柄，一把鋒利無比的七寸短刄業已洞胸而入，一代梟雄，嗚呼畢命，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陸小鳳胸前，也插着那柄金鍣刀。

到底是謝靈峯出手在後，慢了一着，刀鋒插入一半，餘力已竭。

這突然的，意外的驚變，使得所有在場之人，一個個目瞪口呆。

郭一塵大叫一聲，狂奔了過去，雙手摟抱起陸小鳳，忍不住淚洒滂沱，道：「妳……妳……」

陸小鳳幽幽道：「你……你別哭啊，你……你有……有手帕嗎？」

郭一塵道：「手帕？有。」

陸小鳳低聲道：「快，拿出手帕來，替……替我……擦一擦臉上的易容粉，我……我是裝的……」

郭一塵道：「怎麼？妳沒服用他的藥物？」

他掏出手帕，擦去了陸小鳳臉上的粉末，登時容光煥發，好像比昨夜更嬌艷。

陸小鳳嘆息道：「服過了。」

郭一塵道：「那妳……」

陸小鳳道：「他每次給我『續命丹』，我就延後片刻吞服，這最後一粒『續命丹』，是昨天服下的。」

郭一塵道：「這是說……妳……還有兩天……」

陸小鳳淚水盈睫，道：「唉……我……我不行了……」金鍣刀插在她胸口，還在淌血。

郭一塵默然垂淚。

陸小鳳慘然一笑，又道：「你……你說過的……祇要……祇要一天……你……你都願意……」

郭一塵道：「我願意，我願意……可是……小鳳……妳別死，妳別死……」

「別說傻話，人總是會死的。」陸小鳳淚珠滿臉，悽悽切切的道：「你……你立刻動身……抱着我……立刻動身……」

郭一塵道：「到那裡去？」

陸小鳳道：「到……到天山……把我……葬在……我爹的身邊……」

郭一塵心頭一酸，淚如雨下。

陸小鳳斷斷續續的道：「我……我……眞的不行了。」她頭一偏，闔上了雙目。

＊　＊　＊

場中起了混戰。

婁子玉一聲清嘯，那仁義雙刀、季家五雄、姚氏雙姝、善人柳三遷、談兵書生東門午、龍驤鏢局總鏢頭沈時雨等人在左。

還有廻風劍蕭四、破山掌彭必，則由神駝子帶頭，繞向右翼，所有羣雄都現身了。

謝靈峯手下跟來之人，羣龍無首，鬥志渙散，死的死，逃的逃，混戰很快就結束了。

所有羣雄一齊聚了過來，在郭一塵身邊繞成一圈，一個個神色淒然，俯首默哀。

郭一塵摟抱着陸小鳳，四顧了一眼，道：「婁兄，我要去趟天山。」

婁子玉道：「我送你。」

郭一塵道：「不必了，我有小鳳相伴。」

婁子玉道：「何時回來？」

郭一塵道：「守墓一年。」

婁子玉黯然道：「好，明年今日，我等在場之人，同去天山迎駕，順便一弔齊姑娘之墓。」

郭一塵道：「不，是陸姑娘，郭夫人。」

婁子玉道：「我知道了。」

＊　＊　＊

夜霧慘慘，山風凄凄，潺潺的溪流，和羣雄的唏噓聲相應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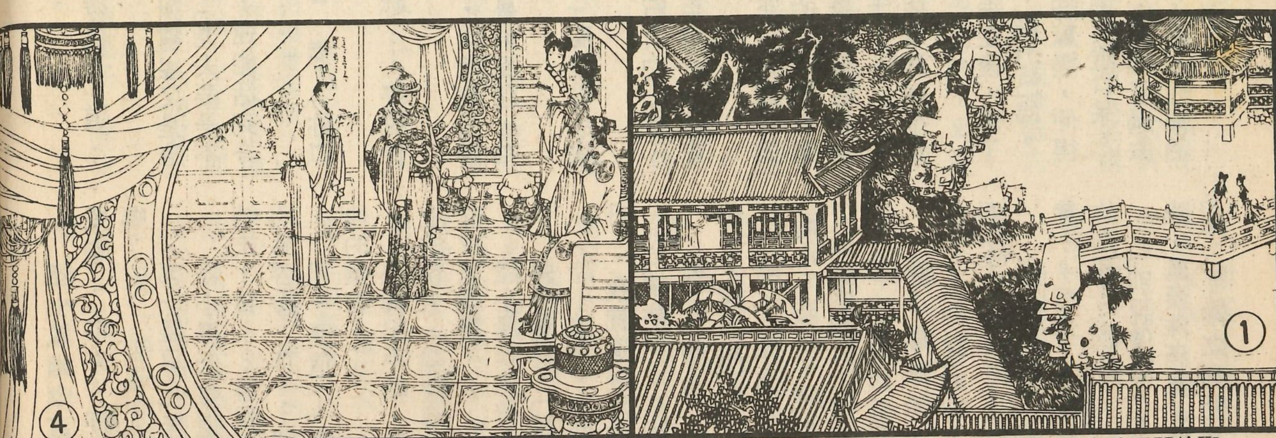
郭一塵抱起陸小鳳，踏上了征途。

（全篇完）

再生緣之十

再生奇緣（上）

任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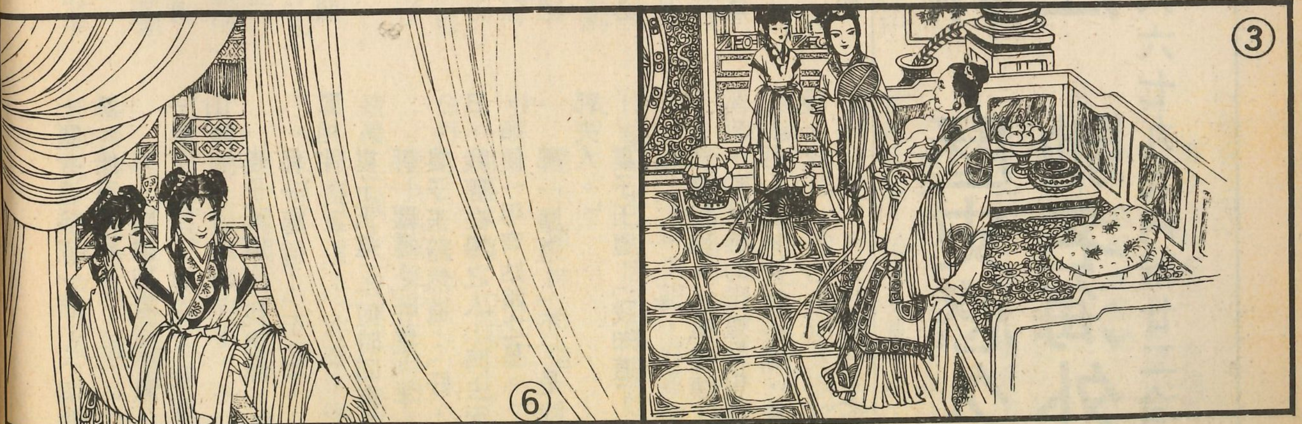
1　上集說到宮女都美兒和苗瑞英奉旨去清風閣給酈明堂脫靴，驗看他是男是女。臨行時太后再三囑咐，看清之後馬上給他吃解藥，若是女的，要好言寬慰，辦好此事，每人賞十錠馬蹄金。兩宮女領旨而去。

4　太后一聽覺得有理，忙叫人喚成宗回來，叫他去內宮躺一會。成宗知道是長華在與自己作對，却又分辯不得，祇得氣哼哼地走進內宮。



2　此刻，成宗坐在一旁心急火燎，他明白酈明堂就是孟麗君，此刻若是脫靴便要眞相大白，自己的一番心機也將付諸流水，便決定去阻攔兩個宮女。忽然，成宗靈機一動，嚷起了肚子痛，請求太后准許他回宮。

5　却說兩個宮女來到清風閣，囑咐小太監不准上樓，違者告訴太后馬上處死。然後，她倆輕輕地上了樓，悄悄地走近湘妃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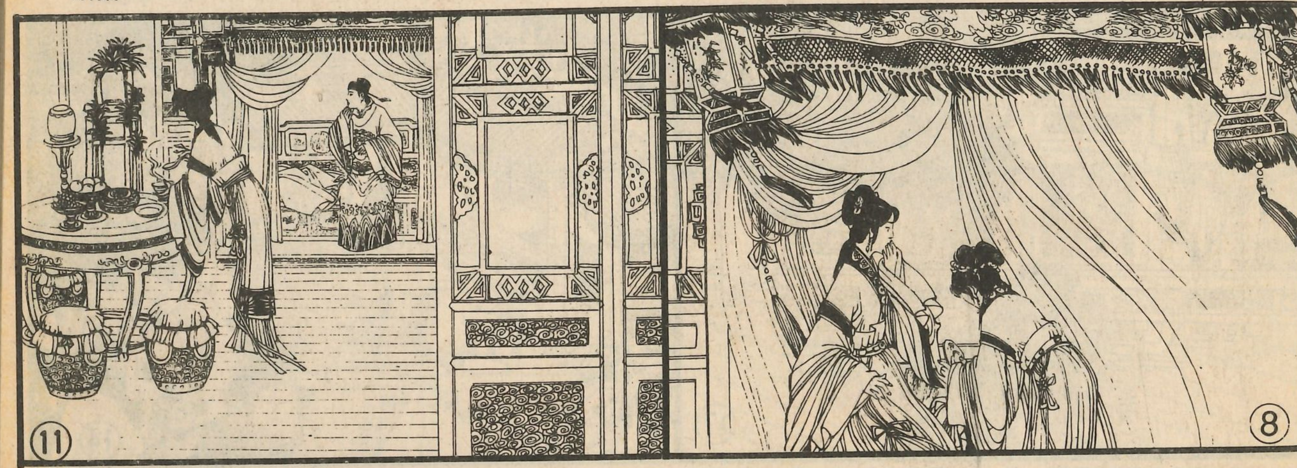


3　太后信以爲眞，讓他回宮休息。成宗一走，長華忙對太后說：「萬歲肚子痛恐怕是假，想去阻攔宮女脫靴是眞，不能放他走。」

6　她倆來到榻前，見酈明堂仰臉躺着，一隻袍袖半遮着臉，祇見她臉色紅潤，仍在酣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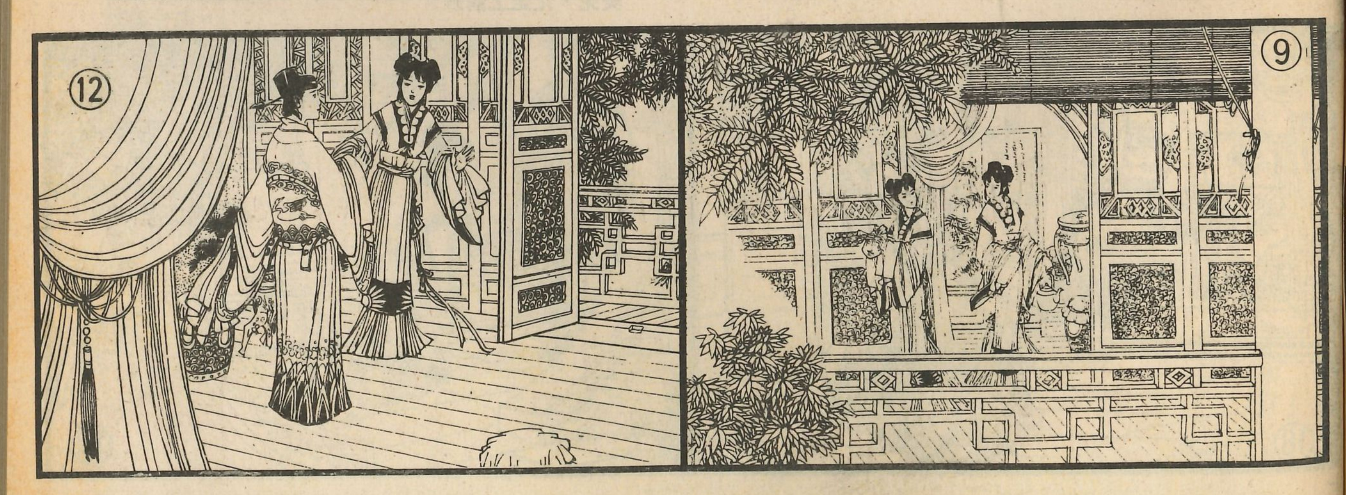
7　苗瑞英說：「妳說他是男的，男的能有這麼美嗎？」都美兒說：「美男子有的是，傻妹子，我說他是男的，否則怎能有這麼大的本事？」苗瑞英說：「是男是女，脫了靴就眞相大白了。」

10　兩人剛到樓下，忽聽一陣鼓響，不知是何原因。宮中祇有三樁大事才鳴鼓：一是帝后被刺、二是兵圍皇城、三是宮中失火。她兩人也顧不上弄清原委，一個匆匆去向太后報功，一個提壺開水去給酈明堂吃解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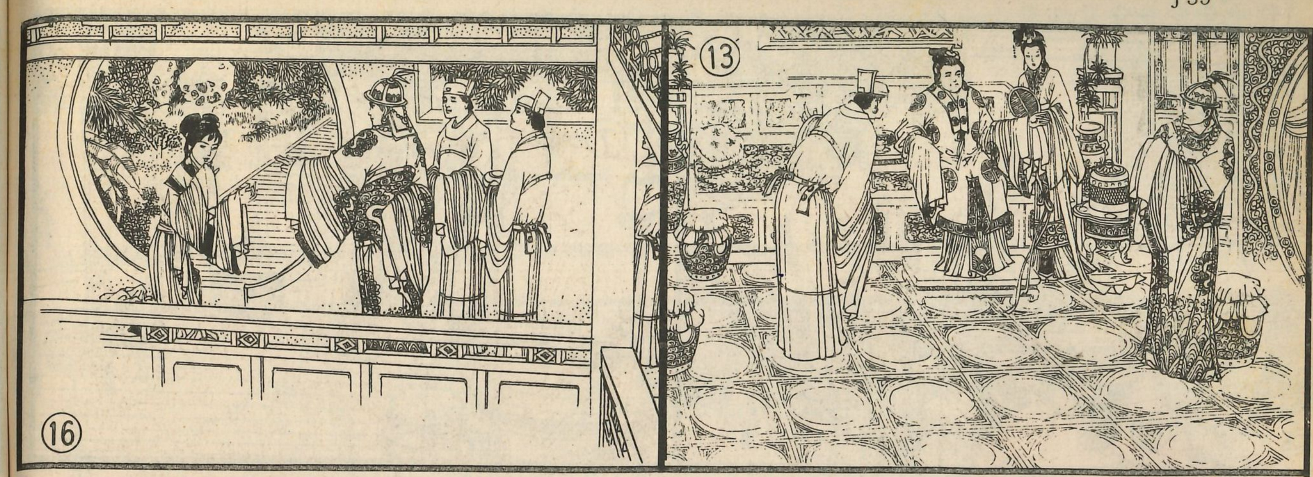
8　兩人蹲下身子，費了半天工夫才把靴子脫了下來。祇見酈明堂脚上穿了一雙白羅襪，再輕輕褪下羅襪一看，赫然是一雙纖小的脚，穿着一雙鮮艷奪目的紅緞繡花鞋。兩人眞是又驚又喜。

11　苗瑞英給酈明堂灌下解藥，又將靴子替她穿上。不一會，酈明堂悠悠醒來，她睜開雙眼，一時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仔細一回想，才知自己醉倒在清風閣。這是太后休息的地方，躺在這裏是失規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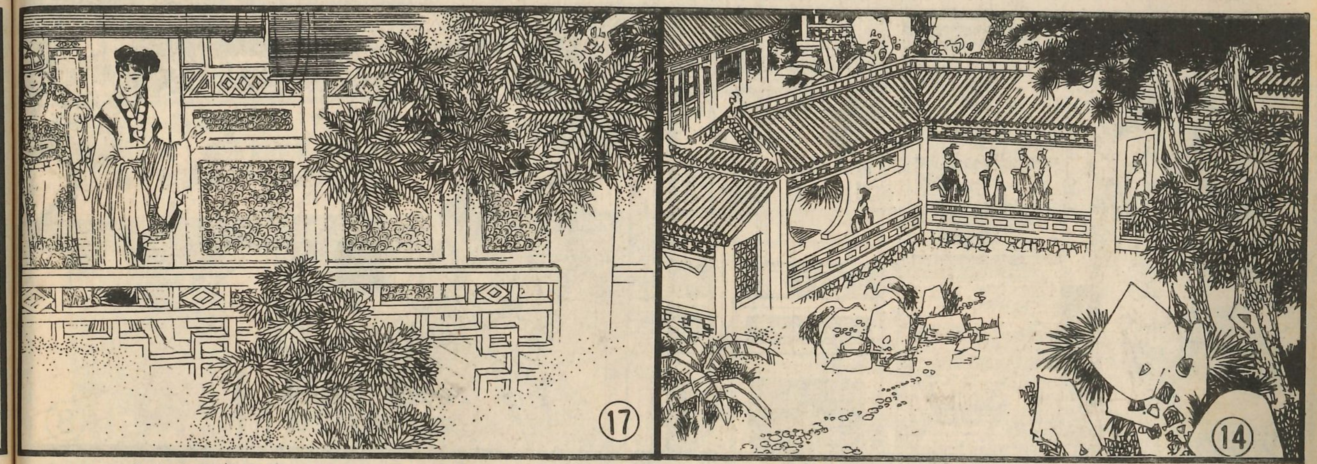
9　都美兒把繡鞋輕輕脫下對苗瑞英說：「我先把鞋帶去給太后看，妳下樓取開水來給她吃解藥，免得她醉傷身體。」

12　麗君連忙站起身來，見一個宮女在一旁偸偸地笑，便說：「姐姐休要取笑，我在這裏是失規有罪的。」說完便要往外走。苗瑞英連忙攔住她說：「妳的內情太后全知道了，放心休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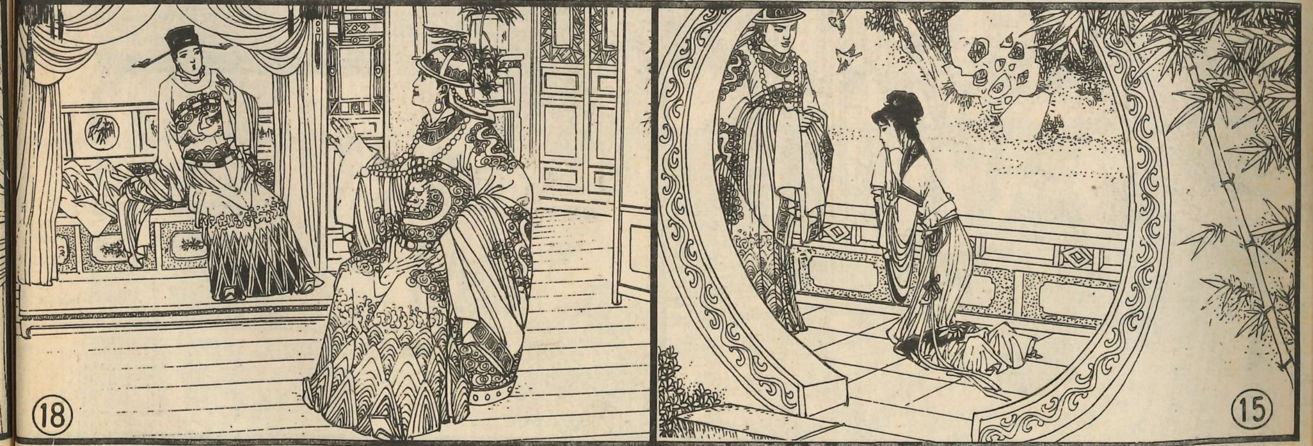
13　麗君以爲太后已知自己醉酒，便放心地又躺下了。却說太后正在等清風閣的消息，忽聽鼓響，急派太監查明，方知是導黃使孟嘉齡因黃河决口，泛濫成災，急於金殿請罪，故而擊鼓請駕臨朝，太后祇好命成宗立即登殿。

16　都美兒無鞋不能向太后交差，忙求萬歲賜還，成宗喝道：「衝撞鑾駕還敢饒舌，內侍，把她綁了。」說罷，決定先往清風閣去看孟麗君，並把都美兒押在輦子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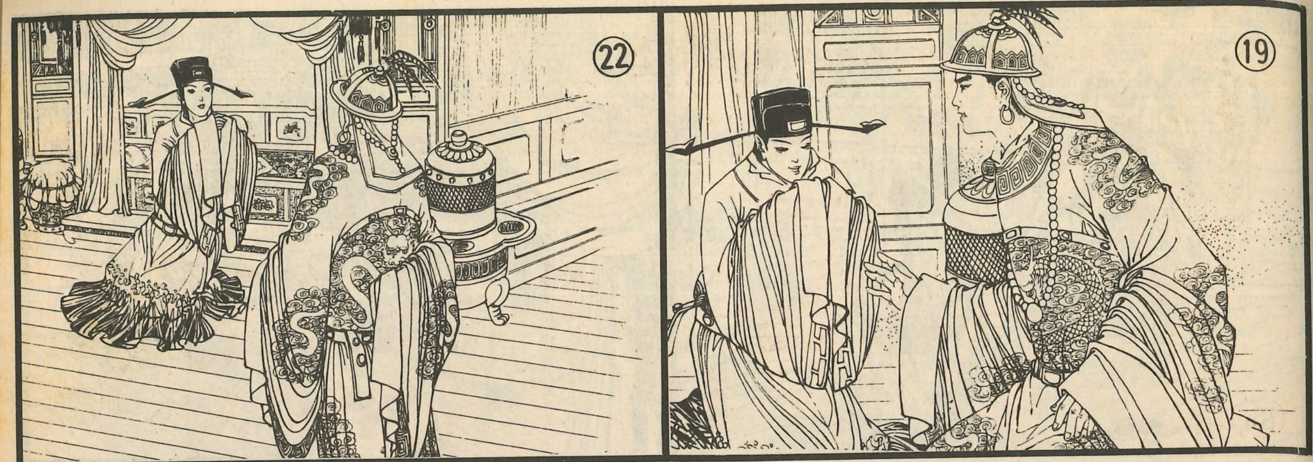
14　成宗急忙往金殿而去，一路上心緒煩亂，有心去清風閣看看孟麗君，又怕文武官員在金殿等他，正在左右爲難之時，却見一宮女手拿一個絹包低頭疾走，忽見鑾駕，急忙閃在一旁雙膝跪地，成宗一見是都美兒，忙走上前去。

17　成宗來到清風閣，禁止一切人出入，喧嘩。樓下派心腹太監權昌掌管。成宗獨自來到樓上，見孟麗君仍然躺着，旁邊坐着苗瑞英，便示意讓她下樓，苗瑞英不敢分辯，輕輕地下了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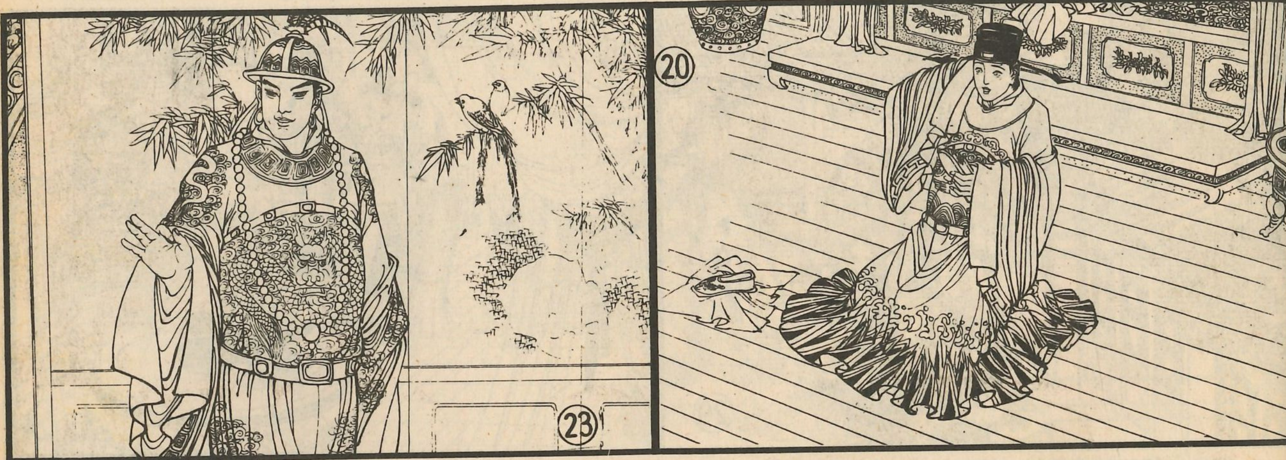
15　成宗問都美兒清風閣的情況，都美兒支支吾吾不敢說，成宗命太監將都美兒手中的包袱呈上，他打開一看，果然是一雙女人的繡鞋，他忙將絹包往袖裏一藏，慶幸沒有落入太后手中。

18　成宗把苗瑞英攆走，便悄悄地挨近孟麗君，當他的鼻子快貼着麗君的臉時，麗君驚醒了，猛地坐起，成宗不知所措，悻悻退回幾步坐到櫈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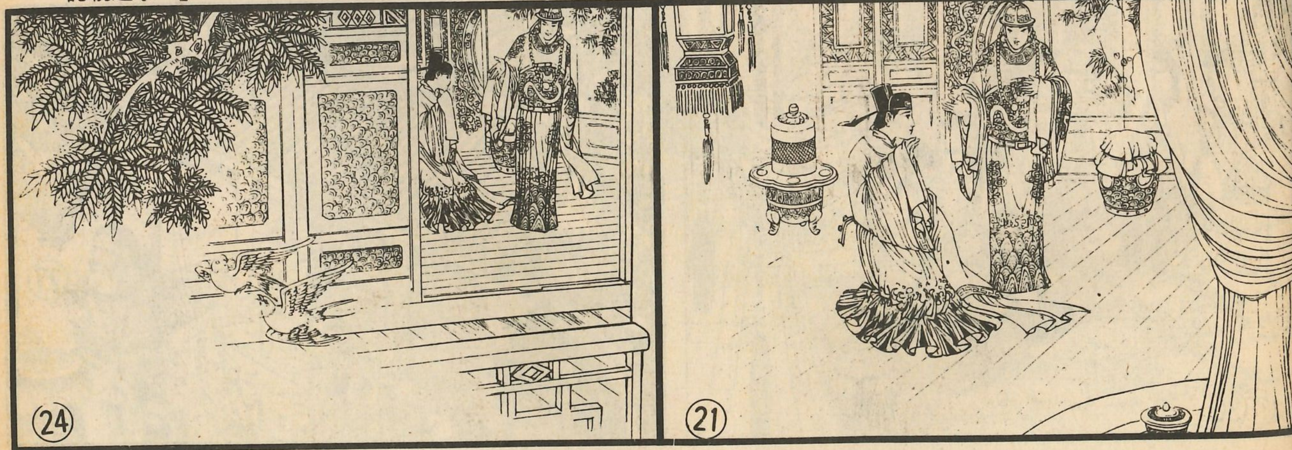
19　麗君慌忙站了起來，祇覺得脚上空蕩蕩的，有些奇怪，但顧不得細想，趕緊向皇帝跪拜請安。成宗說：「愛卿不必顧慮，妳犯了殺身之禍，朕躬是特來搭救你的。」麗君却不明白，喝醉了酒何至於犯彌天大罪。

22　麗君知道再也蒙混不過去了，便義正辭嚴地說：「我正是雲南孟麗君，爲保貞節才扮男兒，並非故意欺君罔上，但微臣深知國法非兒戲，天大的罪我一人承擔，祇求萬歲寬赦我老父、老母、相國梁鑒及河南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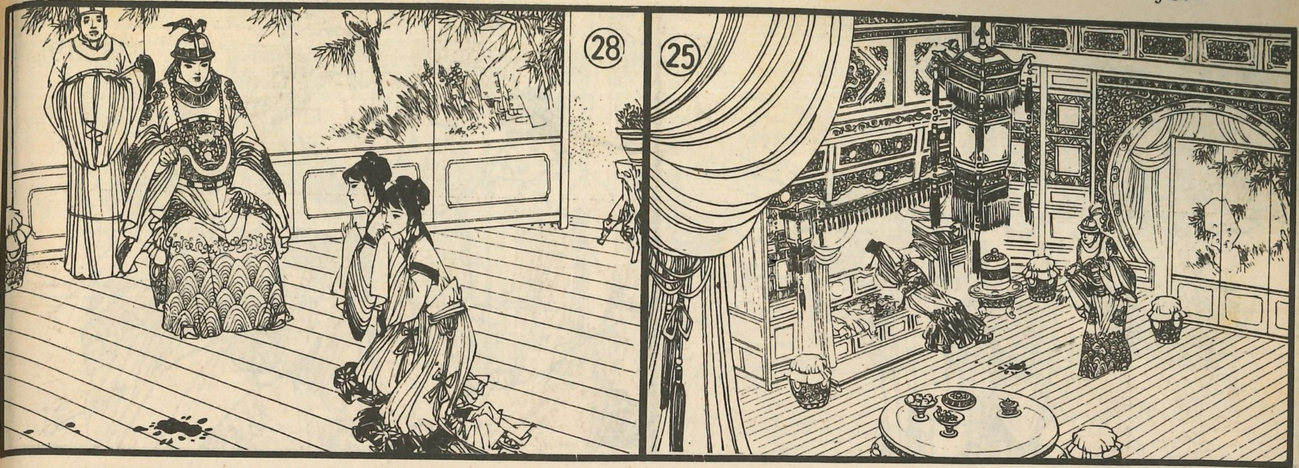
20　成宗哈哈一笑，從袍袖裡取出絹包，扔給孟麗君說：「你自己看看！」麗君打開一看，見是自己脚上的繡鞋，頓時嚇得魂飛魄散。她百思不解，不明白繡鞋是誰脫的。

23　成宗見麗君這樣寧死不屈，不由得更加愛憐，他捨不得殺她，更不願讓她嫁給皇甫少華，便說：「妳先回家，三天後用酈月娥這個名字金殿奏本，祇說自己是酈家之女，想求功名才扮男裝，勿提眞名和認親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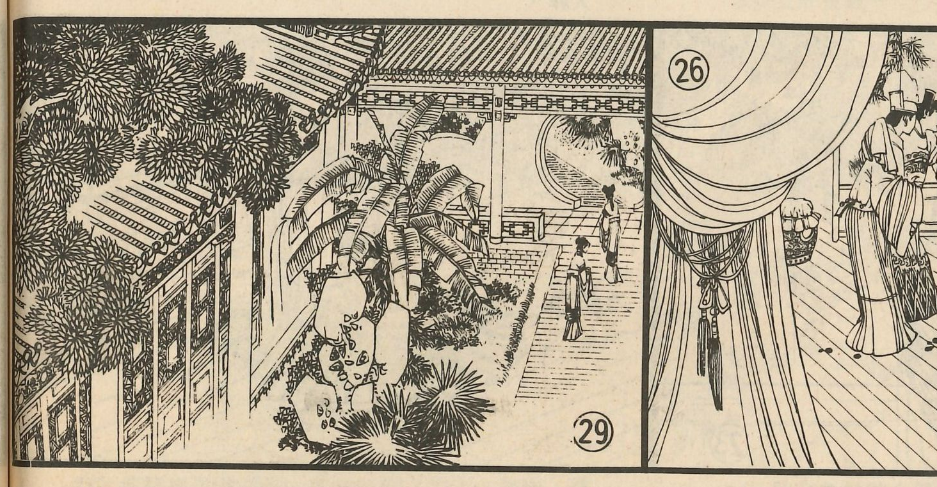
21　麗君見皇帝在一旁冷笑，便横下一條心說：「萬歲從何處弄來這女子繡鞋，故弄玄虛恐嚇微臣，臣祇能上奏太后定奪了。」成宗忙說：「把妳灌醉脫靴是太后的主意，我來救妳是要納妳爲西宮貴妃，妳不要辜負我的一片情意。」

24　成宗想了想又說：「妳必須照我說的辦，否則王法無情，不但將妳正法，妳的全家，河南的酈家和相國梁家都難逃誅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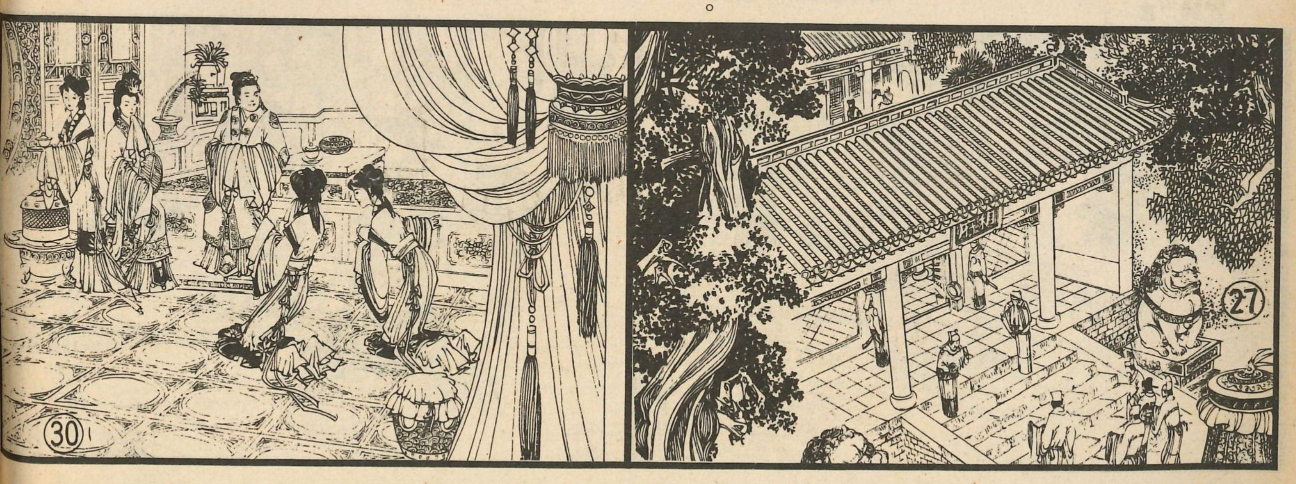
25 麗君沒想到皇帝這麼毒辣，爲了阻止她與皇甫少華成親，竟要誅戮她的全家和梁家、酈家。一時間，麗君氣得臉色鐵靑，心如刀絞，口吐鮮血，跌倒在榻上。

28 麗君走後，成宗把兩個宮女叫上樓來，指着地上的鮮血說：「酈明堂喝了外邦毒酒，口吐鮮血，性命難保，都是妳們這班賤婢興風作浪，害得他這樣，妳們還想活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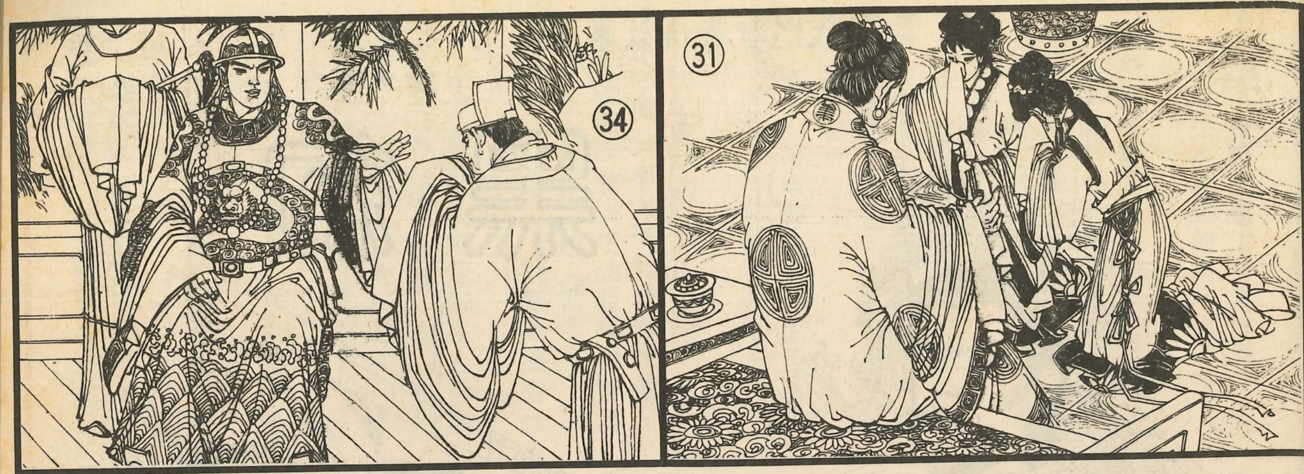
26 成宗見麗君吐血，怕她死在這裡，太后問罪，便差人送她出宮，並威逼她說：「朕躬這條萬全之計，妳若答允，我就放妳出宮。」麗君一心想擺脫皇帝的糾纏，決定將計就計，應允下來，待回到家中再說。

29 兩個宮女嚇得魂不附體，連連求饒。成宗說：「妳們要活也不難，衹要按朕躬旨意，去復奏國太千歲。」成宗如此這般地說了一番，兩宮女連連應承，從地上站起，匆匆往萬壽宮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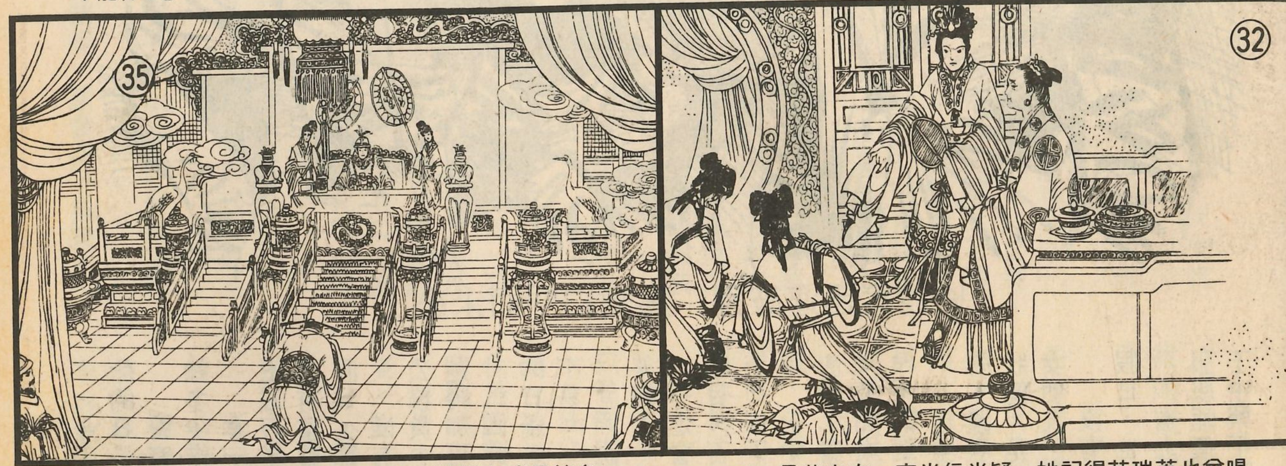
27 成宗立即派禁衛將軍李龍光帶二十四名侍衛，用八寶香車將孟麗君送回相府。

30 萬壽宮內，太后和娘娘正等得心急，祇見兩個宮女匆匆進來說：「大事不好了，驗明酈相爺是雙大脚，給他吃了解藥，人沒有醒，反倒口吐鮮血，嚇壞了奴婢，奴婢回來正碰上萬歲，他又將奴婢押回清風閣，把酈相爺送回家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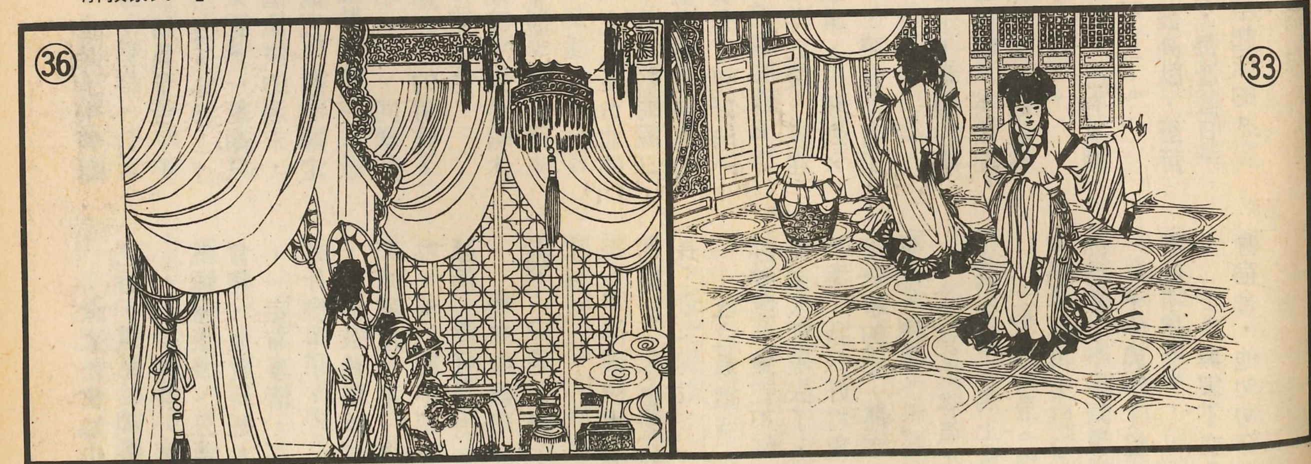
31 兩個宮女哭着又說：「萬歲大發雷霆，說奴婢用毒酒將酈相爺害了，要活活打死奴婢，求太后替奴婢在萬歲面前求個情，救奴婢一命。」兩人一把鼻涕一把淚，說得太后信以爲眞，趕緊安慰她倆。

34 老太監凌瑞奉旨去清風閣查看，他上樓一看，見皇帝正氣呼呼坐在那兒，忙說明來意。成宗指着地上的血跡說：「你去覆奏太后，待朕躬料理完黃河水災國事之後，再到萬壽宮追究根源，不弄清楚，我決不罷休！」



32 長華坐在一旁半信半疑，她記得苗瑞英也曾喝過這種酒，爲何沒出事，成宗又爲何將酈明堂送走，這裡面一定有鬼。她把臉一繃說：「大膽賤婢！一派胡言，苗瑞英前番早已試飲，安然無恙，妳們想欺騙太后，該當何罪？」

35 成宗說完怒氣冲冲來到金殿，滿朝文武早等急了，孟嘉齡匆匆上殿啟奏：「臣疏導黃河，終日奔波，不料連降暴雨，河水猛漲，決堤成災，傷害生靈無數，家園田地全毀。求萬歲將臣論罪正法，火速派人解救黎民。」



33 都美兒急中生智，說道：「苗瑞英與酈相爺體質不同，恐怕一個是涼體一個是熱體，涼體喝熱酒沒事，熱體喝熱酒，熱上加熱便會吐血，奴婢不敢撒謊。」長華無話，太后聽了深信不疑，即派人去清風閣查看。

36 孟嘉齡說完連連頓首，皇帝沉默不語，半晌他說道：「你雖失職，但天災非人力所能挽回，朕將你罷職爲民，回家思過，將來另候任用。」衆官員爲孟嘉齡鬆了一口氣，卻不知皇上念他是孟麗君的哥哥，才格外地開恩。

待續

現代鬥智奇情故事

東方乙·文
可　飛·圖

黑約

兇殺案迅速破獲　黑契約懸而未決

今天是星期天，也是于中興輪休的日子。

警察，比一般公務員辛苦了不知多少倍。

拿一般公務員來說，一星期只上五天半班，有一個愉快的週末，還有整整一天的星期天，還有國定假日，都可以理直氣壯的休假。

惟有警務人員不一樣，同樣是公務員，假期要輪休，忙的時候，還得加班，不眠不休的工作。

因此，這個星期天，又是輪休的日子，對于中興來說，眞是得來不易。

照說，年輕人，尤其是台北的年輕人，逢到這樣一個大好的假日，一定會安排一個富有羅曼蒂克的節目，否則豈不辜負是了美好的一天？但于中興可什麼節目也沒有。

于中興，今年二十五歲，家在澎湖，警官學校剛畢業，分發到××分局來還不到一年，平日忙着工作，甚至連女朋友都沒有。

他生得高高的個子，寬闊的肩膀，濃眉大眼，皮膚白晰，英俊而壯健，是標準的時代青年，他沒有女朋友，只是沒有機會而已。

沒有女朋友，就等於沒有星期假日，也就沒有節目可言了。

有之，那就是擁被高臥，舒舒服服睡個大覺，因此，每逢假日，于中興不睡到中午是不起床的。

今天，當然也不例外，他睡得正香，電話鈴却響了起來。

于中興有一個良好的習慣，縱然睡意正濃，只要有電話，他一定會聽，他說得好，有人打電話給你，一定有事情，不接，你就不知道是什麼事了。

他被鈴聲吵醒，睡眼惺忪的朝床頭鬧鐘看了一眼，天，還不到九點，他心裏不禁有些火，伸手拿起話筒，沒好氣的「喂」了一聲。

響筒中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喂，中興，對不起，把你吵醒了。」

于中興聽出是頂頭上司任之重的聲音，不覺歉然道：「啊，是組長……」

任之重道：「中興，這時候把你吵醒，實在不好意思，只是組裏幾個人都出去了，正好發生了一件刑案，我只好打電話給你，你如果沒有事的話，能不能幫個忙，到局裏來一趟？」

「組長太客氣了。」于中興忙道：「我沒事，馬上就來。」

「那倒不急。」任之重道：「你吃過早點再來好了，我只是有事和你商量，不用到現場去。」

于中興應了聲：「是。」任之重就收了線。

于中興家不在台北，住的是單身宿舍，他匆匆穿好衣衫，盥洗完畢，在路邊攤上吃了一套燒餅油條和一碗豆漿，趕到局裏，還不到九時半。

一直走到任組長的辦公室門口，剛舉手叩了一下門，裏面已經傳出任之重的聲音：「進來。」

于中興推門走入，立正打了個敬禮，說道：「組長早。」

任之重從坐位上站了起來，望着于中興含笑道：「中興，來得這麼快，星期天把你叫起來，眞不好意思，請坐。」

「是！」于中興在他對面坐下，問道：「組長，你說發生了一件刑案？」

任之重點燃了一支香烟，也給了于中興一支，攢着眉頭說道：「紅玫瑰酒店有一名酒女叫柳香君的，昨夜在她家中被人勒死！」

于中興問道：「她家裏還有什麼人？」

任之重道：「她是住在××路的一幢大廈七樓，那是一房一廳的小套房，沒和家人住在一起。」

于中興道：「組長去看過了？」

任之重吸了口煙，才道：「那是今天清晨的事，我自然去過了。」

于中興道：「她怎麼被勒死的呢？」

「褲襪。」任之重仰首吐了一個菸圈，說道：「她在被勒死之前，還被兇手嚴刑逼供……」

于中興說道：「逼供？兇手拷打了她？」

「不！」任之重道：「用香烟火燙的。」

于中興道：「兇手這麼殘忍？」

「不殘忍還叫兇手？」任之重笑了笑，又道：「在死者的頸上有兩處明顯的灼傷焦疤，據法醫葉強研判，是被香烟頭灼傷的，可見死者在未死之前，兇手一定逼着她說出什麼來。」

接着又補充道：「我去的時候，現場翻得很亂，差不多所有衣物都被翻了出來，甚至連懸掛在壁上的死者一張放大照片，連鏡框都被拆了開來。」

于中興問道：「有沒有財物上的損失呢？」

任之重道：「這個就不知道了，但應該沒有，死者手上戴有一隻鑽戒和一隻名錶，沒被取去，另外從床頭櫃抽屜中倒出來的一堆東西中，還有一本銀行存摺，有二十幾萬存款，也沒取走，顯然兇手目的，並不在錢財上面。」

于中興道：「那是爲什麼呢？」

任之重道：「這就是我們要去偵查了。」

于中興道：「兇手沒有留下指紋？」

「現在做案，還會留下指紋？」任之重用力熄去烟蒂，憤然道：「兇手殺人，犯罪學識比我們辦案的還要豐富，眞是時代進步了。」

于中興笑了，說道：「看來組長也是牢騷滿腹。」

任之重道：「老弟，從你分發到分局裏來，快有八九個月了吧。這八九個月來，有多少刑案破了？現在倒好，黑槍氾濫，毒品氾濫，幾乎層出不窮，咱們這點有限人手，就是生出三頭六臂來，也接應不暇，你看，咱們組裏每一個人不眠不休，也窮於奔命，連星期假日都把你拖了來。」

于中興道：「我今天本來就閒着沒有事做，組長要我去怎麼做，只管吩咐好了。」

任之重點點頭，又點了一支香烟，說道：「老弟，你是好青年，也是好警官，你會有前途的，唉，看到你，我就感覺到老了。」

于中興道：「組長一點也不老。」

「唉！」任之重輕輕歎了口氣道：「不服老也不行了，再過兩年，我就要退休了。」

于中興這回不好答腔，抬頭問道：「組長，我們還是談正事吧！」

任之重笑道：「你是怕我傷感？唉，當了大半輩子警察，確實有許多傷感，好，咱們談正經的……」

他緩緩吸了口烟，又道：「這死者沒有親屬，但她有一個最要好的姐妹叫做瑪莉，在白百合上班，據說她們兩個認識有四五年了，一出來就在同一家酒廊上班。」

于中興道：「組長是要我去找瑪莉了？」

任之重道：「我們組裏，你還算是新來的，外面認識你的人少，去找瑪莉，也只是線索之一罷了。」

于中興道：「聽組長的口氣，還另有線索嗎？」

「可以這麼說。」

任之重道：「三個月前，柳香君陪一個客人蓬萊閣去，被徵信社的人照了相，那位客人的太太，還到紅玫瑰去找柳香君大鬧了一場。」

于中興道：「那可不是刑案，組長怎麼知道的？」

任之重道：「他們鬧到派出所去，我正好在那裏。」

于中興問道：「組長還記得那個客人的姓名嗎？」

「當然記得！」

任之重在桌上輕輕拍了一下，稱讚的道：「老弟問到節骨眼裏來了，我也正是這個意思！」

于中興望着他沒有說話。

任之重又道：「那男主角我也

認識，所以我不好出面，他也許和這件兇殺案無關，但總是一條線索。」

于中興道：「組長說了半天，這人是誰呢？」

「是天下補習班的老闆左懷民。」

任之重補充道：「這位先生神通廣大，人家的補習班，不是升高中，就是升大學，但他這家補習班，却是新娘學校和官員學校。」

「新娘學校和官員學校？」于中興奇道：「有這樣的補習班？」

任之重笑道：「因爲他這家補習班，共有兩個部份，一、二樓是服裝設計班，健美美容班，中西烹飪班，不是新娘學校嗎？」

于中興道：「官員學校呢？」

任之重道：「三、四樓是高普考和各種特考班，不是官員養成學校嗎？」

于中興道：「組長不是認識他嗎，他爲人如何呢？」

任之重道：「他開了十來年的官員補習班，各機關都有他的學生，而且有些人如今都已成了科長級的官員，所以也很兜得轉。」

于中興道：「就是這些？」

任之重道：「一個人有了錢，當然會有寡人之疾，逢場作戲，也在所難免，不過他和柳香君倒是舊識。」

說到這裏，口中哦了一聲，又道：「他太太是一、二樓新娘學校的總班主任，手握經濟大權，也是個醋罈子，柳香君這檔事，是她委託李大年徵詢社調查的，李大年和我也很熟，你也可以去問問他。」

隨手遞過李大年的一張名片。

于中興接過名片想了想，問道：「組長，那燙傷死者的香烟，不知是什麼牌子？」

「哈，你果然心細得很！」任之重嘉許的道：「這一點很重要，是我忘了告訴你，現場留下了三個烟頭，都是長壽烟，不過烟頭已被踩得很爛，也沒留下指紋。哦！你還有什麼疑問？」

于中興道：「沒有了。」

任之重道：「我可以提供你的也只有這些，這件案子，全靠你自己去發掘了。哦，我要劉彩雲留在局裏，你可以隨時和她連繫。」

劉彩雲是組裏唯一的警花，警專畢業，今年二十三歲，生得個子嬌小，但却是女警柔道賽的冠軍，因此大家都叫她霸王花。

「是。」于中興打了個敬禮，退出組長辦公室，就聽到一陣高跟鞋踏在地板上的聲音，霸王花劉彩雲正好倒了一杯開水，迎面走來。看到于中興，就含笑招呼道：「于警官，今天是你休假的日子，怎麼會到局裏來的，是不是組長把你抓來的？」

于中興笑道：「這還用問。」

劉彩雲頭一歪，用塗了蔻丹的纖指朝于中興一指，俏皮的道：「讓我猜猜看，唔，一定是要你調查紅玫瑰酒女柳香君這件案子，對不？」

于中興輕笑道：「看來我們霸王花又多了一個外號，該叫妳諸葛才對。」

「討厭！」劉彩雲白了他一眼，才道：「今天清晨是我和組長去的，唉，那柳香君眞可憐，頭項被烟頭燙了兩個焦孔，這兇手要是給我抓到，我非用烟頭燙他十七八個焦孔不可。」

「這就對了！」于中興道：「難怪組長交代，有什麼事叫我和妳連絡。」

「眞的。」對劉彩雲睜大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喜孜孜的道：「于警官有什麼事，我一定効勞。」

「多謝。」于中興道：「我要走了。」

「喂！」劉彩雲道：「你中午回不回來？」

于中興道：「不一定。」

劉彩雲道：「我有情報，你要不要聽？」

她一直對于中興有着好感。

于中興看着她道：「妳幾時當起情報販子來了？」

劉彩雲道：「要不要隨便你了。」

于中興笑着問道：「好，妳要多少報酬？」

「不貴。」劉彩雲道：「中午請我吃飯就好。」

于中興道：「一碗牛肉麵？」

「你也太小器了。」劉彩雲伸手朝門外一指，才道：「要請，最少也要對面的一客西餐才行。」

分局對面，就是銀河餐廳。

于中興道：「好吧，就這樣。」

劉彩雲滿意的嬌笑道：「好了，現在你可以走了，中午，我等你。」

于中興道：「一言爲定。」

走出分局，于中興忽然感到有些徬徨起來，今天是星期天，尤其這時候只不過十點光景，自己要到那裏去呢？他一邊走路，一邊思索着組長剛才所說的線索。

一是死者的姐妹在白百合上班的瑪莉，但在酒廊上班，至少要到晚上才能找得到她。

一是天下補習班的老闆左懷民，這人不能直接去找他，應該先作側面瞭解。

一是李大年徵詢社，這種私人經營的徵詢社規模不會太大，有些甚至社長兼工友，只有光桿一個，星期天當然也不會休息。那麼自己應該先去找李大年談談。

他從口袋中掏出李大年的名片，上面印的却是「李大年介紹所」，中間是「李大年」三字，下方有地址和電話。

于中興看了覺得好笑，組長說的是李大年徵詢社，如今却改變成了介紹所。

這也難怪，徵詢社一直是不公開的業務，沒有向政府立案的，那麼用介紹所作個招牌，也未嘗不可。

再看地址，倒也並不太遠，只不過隔了三條馬路，地段還算熱鬧，但今天是星期天，又是上午，車輛並不多，行人也疎朗朗的。

于中興循着地址，找到門牌，這是一幢老舊的三層樓，窄窄的樓梯，雖是大白天，也有些幽暗。

一直登上三樓，這是老式的住宅，首先踏入一條走道，右側一排有三個房間，最前面的一間，門口掛着一塊四方形的木招牌，寫着「李大年介紹所」。

房門緊閉着，不知有沒有人？

于中興伸手在門上叩了兩下，問道：「李大年先生在嗎？」

裏面响起一個重濁的聲音問道：「是什麼人？」

于中興道：「我是找李先生來的。」

「噢！」裏面那人雖然「噢」了一聲，但過了好一會工夫，才開啓木門，當門站着一個五十來歲，個子不高的瘦削臉漢子，雙顴突出，一看就知是飽經世故的人，一雙三角眼盯着于中興一陣打量之後，才擠出一絲笑容，說道：「我就是李大年，你找我有事？」

于中興忙道：「原來你就是李先生，我叫于中興……」

李大年招呼道：「請進，進到裏面再說。」

他讓于中興走入房中，又隨手掩上了門，口中說着：「請坐，請坐。」

這間房因爲在前面，光線不錯，但却相當髒亂，除了靠窗口放着兩張寫字枱，邊上有一張陳舊的長沙發，壁角堆着一綑綑的舊報紙，還有雜亂的舊雜誌。就是兩張寫字枱上，也是成堆的書報、公事夾、各種信件，堆得滿滿的，桌角和稍有一點空隙的地方，也有電話機、酒瓶、保溫杯、飯碗、烟缸、烟盒等把它填滿了。

尤其房門一直關着的緣故，滿屋子都是嗆喉的烟味！

李大年似乎對訪客有些不好意思，臉頰上皺起直條的粗紋，尷尬一笑，說道：「眞不好意思，房子裏亂得很，你請坐。」

于中興在長沙發坐下，李大年從桌上取過一隻聚積了油垢發黃的玻璃杯，再從熱水瓶中倒出已經沒有熱氣的開水，放到几上，說道：「喝杯水。」

于中興說了聲：「謝謝。」

李大年也在邊上一張沙發坐下，望着于中興含笑道：「于先生大概不是找工作來的吧？」

「不是。」道：「我是任之重任組長介紹我來的，組長說，他和李先生是老朋友。」

「哈！」李大年直到此時才發出爽朗的笑聲，說道：「我和任之重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哦，于先生也在警界服務？」

于中興道：「是的。」

李大年站起身，從右邊一張寫字枱的文件堆中翻出一包長壽香烟，抽出一支，說道：「來，抽烟，咱們那就是自己人，你老弟有什麼要我李大年効勞的，閒話一句。」

他自己也抽出一支，劃着火柴，給兩人點了火。

于中興又說了聲「謝謝」，才道：「組長要我來找李先生，想請李先生幫忙……」

李大年吸了口烟，道：「沒問題，你老弟只管說好了。」

于中興道：「昨晚××路發生了一件命案，死者是紅玫瑰的酒女柳香君……」

李大年驚異的「噢」了一聲，臉色有些凝重。

于中興續道：「組長說，柳香君三個月前曾經和一個有婦之夫通姦，是李先生去拍的照……」

李大年又「唔」了一聲。

于中興道：「所以組長要我來向李先生請教，想請李先生提供一些有關柳香君的資料，不知李先生有沒有她的資料？」

李大年吸了兩口烟，才滿咀烟雲的道：「這點小事情，任組長打個電話來就好，何用勞動老弟親自來跑這一趟？」

從他吸烟的情形來看，他是標準的老烟槍。他接着又用力吸了一口，才沉吟道：「我們確實接過這樣一件事，但那是我伙計去辦的，今天是星期天，他沒來上班，明天我叫他找找看，也許會留下一些資料也說不定。」

于中興道：「那就太麻煩李先生了。」

李大年笑道：「這點小事，那有什麼麻煩，明天我問了小王，會打電話給老弟的。」

于中興站起身道：「謝謝李先生，那我告辭了。」

剛說到這裏，枱子上的電話鈴响了，李大年說了聲：「抱歉得很，我不送了。」

一手拿起聽筒，喂了一聲，才道：「李大年介紹所……」

于中興跨出房門，隨手替他帶上木門，只聽裏面傳出李大年的聲

音說道：「沒問題……一定，一定……」

* * *

銀河餐廳裝潢得很幽雅，兩邊是兩排火車座，中間是一排小方桌。臨街這一面有兩扇大玻璃窗，張掛着白紗窗簾，裏面的人可以看到外面，外面的人却看不到裏面。

銀河餐廳，中午賣的是價廉物美的商業快餐，所以除了星期天，每天中午，客人還要等候才有坐位。

午餐過後，就賣咖啡，銀河者，牛郎織女約會的地方，自然以情侶較多，所以不是吃飯時候，也一樣客滿。

只有星期天的中午，沒有上班一族捧場，生意較爲清淡。

于中興從李大年介紹所出來，就一脚趕來銀河餐廳，看看手錶，還只有十一點半；但他跨進門，就看到右首第二個火車座上，有一個漂亮女孩朝他揚了揚手。

于中興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向自己招手的漂亮女孩會是霸王花劉彩雲。

也許她平日穿的都是制服，今天換了一套淺紫色的洋裝，使人有清新悅目之感，不，她似乎也經過了一番刻意打扮，雖然薄施脂粉，淺點絳唇，已可襯托她純樸之美，加上一頭波浪形的頭髮，就更顯得青春活潑。

于中興走近座位，含笑道：「我還以爲來得太早了些，妳已經先來了。」

劉彩雲低聲道：「你坐下來嘛！」

于中興在她對面坐下，望着她道：「今天打扮得這麼漂亮，如果妳男朋友看到了，不暈頭轉向才怪！」

劉彩雲很快的道：「我沒有男朋友。」

正好有一名侍應生小姐送來一杯冷開水，聽了不覺抿嘴一笑。

劉彩雲輕嗔道：「都是你！」

于中興楞楞的道：「我什麼？」

劉彩雲道：「快別說啦，小姐等着你點菜呢！」

于中興哦了一聲，接過菜單，朝劉彩雲遞去，說道：「妳看要點什麼？」

劉彩雲道：「今天你是主人，客隨主便，自然是由你點了。」

于中興翻開菜單，邊看邊道：「妳要牛排還是海鮮？」

劉彩雲道：「海鮮好了。」

于中興把菜單一合，回頭道：「我也要海鮮，那就要兩客海鮮大餐好了。」

侍應生小姐退去之後，劉彩雲甜甜一笑，低聲道：「今天要你破費了。」

于中興也低聲道：「有這樣漂亮的蜜司共進午餐，就是大破慳囊，也是值得的了。」

劉彩雲披披嘴道：「口是心非。」

于中興道：「如果我這話是讚美之詞，那也出自我內心的。」

劉彩雲嗤的笑道：「這些話有點像台詞，你對每個女孩子都是這樣說的？」

于中興道：「今天還是我第一次請蜜司吃飯。」

劉彩雲不信的道：「難道你沒有和女朋友吃過飯？」

于中興抬起頭道：「我沒有女朋友。」

剛好那位女侍應生來替兩人放好刀叉，這句話又給她聽到了，先前女的說沒有男朋友，現在男的說沒有女朋友，她自然又笑了。

劉彩雲被她笑得臉上不禁一紅，惡狠狠的白了他一眼。

于中興喝了一口水，湊過頭去，低聲道：「蜜司劉，妳不是說有情報嗎？」

劉彩雲嗯了一聲，道：「吃飯的時候不談公事，公事可不可以飯後再談呢？」

于中興連連點頭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女侍應生送上兩盤沙拉和兩小杯飯前酒。

于中興舉杯道：「蜜司劉，我敬妳。」

劉彩雲道：「應該是我謝謝你才對！」

兩人對飲了一口，于中興望着她，要想和她說話，但不知說什麼才好。

劉彩雲要他在吃飯的時候不談公事，那是示意這時候應該談些喁喁情話才對；但于中興沒有說話，自己也無從開口，一時之間，反而沉默下來。

好在侍應生陸續送來了麵包和湯，兩人剛剛用畢，又接着送上主菜，又問兩人咖啡要冷的還是熱的？

于中興詢問了劉彩雲，才告訴女侍應生要熱的。

不多一會，女侍應生收過刀叉盤子，來兩杯熱咖啡，和兩片奶油蛋糕。

于中興先給劉彩雲的一杯放了糖和奶水，也給自己的一杯放了，用銀匙輕輕調着。

「謝謝。」劉彩雲一雙清澈發光的眼睛望着于中興，左手拍拍身邊坐位，低聲道：「于司，你坐過來。」

于中興聽她叫自己坐過去，不覺俊臉一紅，問道：「妳有事……」

劉彩雲輕嗔道：「你這人，怎麼忘了？」

于中興道：「我忘了什麼？」

劉彩雲嗤的笑道：「我看你眞有些暈頭轉向了。」

這是方才于中興說的；今天打扮得這麼漂亮，如果妳男朋友看到了，不暈頭轉向才怪！

于中興道：「我沒有……」

劉彩雲輕聲道：「你不是要聽情報嗎？還不快坐過來？」

于中興只好移樽就敎，起身走到對面，和她並肩坐下。

嫌他坐得不夠近，又移動了下身子，和他挨得緊緊的，才低下頭，悄聲道：「你如果不是想聽我的情報，會和我坐得這麼近嗎？」

于中興也輕聲道：「沒有蜜司的命令，我就是有這個心，也不敢呀！」

劉彩雲把頭輕輕的靠在他肩膀上，柔聲道：「你這話還算老實。」

她說話的時候，于中興可以隱隱聞到她的口脂香氣，這對他來說，眞還是第一遭，一顆心有着飄飄然感覺，一面說道：「我一向很老實。」

劉彩雲道：「所以你沒有女朋友咯！」

于中興點着頭道：「謝謝妳敎了我這一招，以後我要學得不老實些。」

「啊，不！」劉彩雲道：「我不喜歡不老實的人。」

于中興漸漸習慣下來，輕笑道：「這麼說，我還是老實點好了。」

「唔！」劉彩雲心裏好甜，多少個月來，她一直暗戀的男人，今天終於可以向他一吐心曲了，她不但一顆頭斜斜的靠在他肩膀上，連一個人也漸漸的偎依着他，一面悄聲道：「我們這樣像不像一對情侶？」

于中興道：「很像。」

劉彩雲道：「這樣我們說話，才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于中興道：「妳想得眞週到。」

劉彩雲把一隻軟綿綿的右手緩緩伸了過來，說道：「你還要握着我的手才對，我們可以開始了。」

于中興左手握住了她的右手，右手情不自禁的從她背後伸過去輕輕環抱住她的纖腰。

劉彩雲一個人像觸電似的口中忍不住輕「嗯」了聲，在他耳邊輕聲道：「你大概還不知道，三個月前柳香君陪一個客人在蓬萊閣賓館被人照相，第二天那客人的太太到紅玫瑰去找柳香君，還大打出手，鬧到了派出所。」

她說的于中興早就知道了，但這話不好說出來，裝作用心諦聽，口中應着，左手却輕輕的揑着她的手。

有一句詩：「入握柔荑軟如棉」，女孩子的手掌，細膩如脂，柔若無骨，你只有在這時候，才能體會得到這句詩的美，而這句詩，就是「大詩人」鄙人的佳作是也。

劉彩雲話語綿綿的繼續說道：「這個男主角就是天下補習班的老闆左懷民，據說左懷民是柳香君的恩客，五年前柳香君剛到台北來當酒廊小姐，就認識了。」

于中興問道：「還有呢？」

劉彩雲道：「你別打岔呀，聽我說下去咯，左懷民的太太早就有耳聞了，所以委託李大年徵詢社去偵查，還拍了照片……」

于中興道：「這些妳怎麼知道的？」

「我自然知道。」劉彩雲在他耳邊輕笑一聲，說道：「因爲組長和左懷民、李大年都是朋友，左懷民的太太和柳香君鬧到派出所去，就是左懷民打電話給組長，央求組長去保出來的。」

于中興暗暗哦了一聲，心想：難怪組長說他不好出面，才把這件案子交給自己去調查了。

他突然想起李大年抽的是長壽香烟，不覺靈光一動，暗道：「看李大年的情況似乎極爲潦倒，這種人唯利是圖，莫非這件兇殺案和他有關？」

一念及此，就低聲道：「蜜司劉，有一件事，我想拜託妳……」

劉彩雲道：「有什麼事要我辦的，只管說好了，還用得着拜託嗎？」

于中興道：「妳和檔案室的王小姐極熟，就請她查一查，有沒有李大年的資料？」

劉彩雲道：「今天王小姐不上班，明天我替你去問好了。」

于中興道：「那就多謝了。」

劉彩雲身上輕輕扭動了下，不依的道：「以後我不許你再說謝字。」接着偏臉道：「下午你有什麼節目？」

于中興道：「什麼節目也沒有。」

劉彩雲道：「下午我還要上班，下了班我去找你。」

于中興歉然道：「眞對不起，晚上我要上班。」

劉彩雲奇道：「你晚上要上班？」

于中興笑了笑道：「晚上去找一個人，爲了公事去找的，不是和上班一樣？」

劉彩雲道：「我和你一起去。」

于中興笑道：「不成，那是不歡迎女賓的地方。」

劉彩雲問道：「你說的是什麼地方呢？」

「白百合酒廊。」

于中興怕她多心，立即補充道：「是組長指示的，去訪問一個叫瑪莉的人，她是死者最要好的姐妹。」

劉彩雲直起腰來，說道：「時間差不多了，我該去上班了。」

她從皮包中取出一面小鏡子，修飾了下紅菱般的咀唇，又用梳子梳了幾下秀髮，嫣然笑道：「你要不要坐一回再走？」

于中興道：「我們一起走。」

他讓劉彩雲走在前面，付了帳，兩人走出餐廳，劉彩雲問道：「你去那裏？」

于中興道：「我回分局去取車，回宿舍去。」

劉彩雲道：「那就一起走。」

如果到別的地方去，她一定會親密的去挽于中興手臂；但回分局去，她就不敢和他太親密了。

兩人還是並肩走着，到了分局門前，劉彩雲要從大門進去，揚揚手道：「拜拜！」

于中興朝她也說了句：「拜拜。」從左廊推出摩托車，回轉宿舍。

* * *

全世界的男人都知道，日本女人是以最柔順多情出名，全世界的男人也都知道，日本東京的銀座，是尋歡作樂最好的去處，但日本男人却喜歡到台灣來尋歡作樂，最好的去處，那就是北投。

北投，幾乎是日本觀光客必到的地方。

白百合酒店，是一幢乳白色的建築，矗立在一片翠谷之間，經霓虹燈照射之下，遠遠看去，眞如廣寒宮闕！通往白百合的一條柏油路上，這時正有一輛接一輛的汽車，在快速滑行，光是車頭燈就像一條蜿蜒的長龍。

車如流水馬如龍，這句形容詞，一直到今天還是用得上。

于中興是騎着機車來的。現代的年輕人不流行「尖頭鰻」，講究帥氣，騎機車自然比坐汽車帥氣多了。

白百合門前有管理機車的人，代客停車，你只要騎到門口把機車交給他，換取一塊銅牌，就沒你的事了，你就可以大搖大擺的走進自動門去。

于中興走入五光十色的前廳，這裏豎放着一排和人一樣高的照相框，相片中的每一位美女，都以最佳姿態擺出了全副媚勁，雖然只是半身的，已使你目不暇接。

于中興連她們的芳名娜娜、莉莉都沒看清楚，就有穿着畢挺制服的服務生鞠躬如也的道：「歡迎光臨，不知貴客訂了房沒有？」

于中興還是第一次到這樣豪華的酒店裏來，心想：「今晚只怕做寃大頭了，自己一個月薪水不知還夠打發嗎？」一面說道：「沒有。」

服務生十分禮貌的再次彎腰，抬着手道：「貴客請。」

他請于中興往右首閃着一圈小燈泡的一道門進去。

于中興剛到門口，另有一個身穿玫瑰紅衣裙的女服務員鶯聲嚦嚦的道：「貴客請隨我來。」

她把于中興領到一間小房間門口，推開房門，又道：「貴客請進。」

于中興舉步走入，女服務員就帶上了門，既來之，則安之，他剛在沙發上坐下，房門就被推開來！

一陣香風，一個婀娜麗人從門外走入，未言先笑，挨着于中興坐下，招呼道：「這位先生貴姓呀？」

于中興道：「我姓于。」

「原來是于先生。」

麗人自我介紹道：「我叫麗娜，是一樓的經理，請于先生多多捧場。」

隨手遞來一張香噴噴的燙金名片。

于中興欣然道：「麗娜小姐，久仰了。」

房門啓處，紅衣女服務員托着銀盤，把一瓶XO和兩個高脚杯子放到几上，便自退去。

麗娜拿起酒瓶，斟了兩小杯，甜甜一笑道：「于先生大概還是第一次來，我敬你。」

于中興說了聲「謝謝」，兩人對飲了一杯。

麗娜放下酒杯，問道：「于先生有沒有認識的小姐？」

于中興道：「我找瑪莉來的，不知來了沒有？」

麗娜看了下手錶，站起身道：「瑪莉應該來了，于先生請坐一回，我去叫她。」

俏生生往門外走去。

壁間播放着輕音樂，隔壁房中隱隱約約傳來笑謔之聲，醇酒美人，這樣多采多姿的銷金窟，怎麼不教男人趨之若鶩？

房門再次推開，一個身材苗條，穿着高叉旗袍的美艷小姐飄然走入，一雙畫得很俏的眼波，瞟着于中興，甜甜一笑道：「于先生來捧我的場，眞是榮幸得很。」

于中興站起身道：「這麼說，妳就是瑪莉小姐了？」

「嗯！」瑪莉看着眼前這個英俊男士，緩緩走近過去，嬌聲道：「于先生從前不認識我，怎麼會來找我的呢？」

于中興伸過手去，拉着她玉手，含笑道：「我是慕名而來！」

瑪莉任由他拉着手，並肩在沙發坐下，輕笑道：「于先生眞會說笑，聽起來我好像是名女人呢！」

她緩緩抽回手去，拿起酒瓶在兩隻酒杯中倒了小半杯酒，說道：「爲了謝謝于先生把我說成名女人，我應該敬你一杯。」

于中興舉起酒杯，也道：「爲

了我找到名女人，我應該敬你一杯。」

兩人一口乾了。

瑪莉又倒了兩杯酒，一面問道：「于先生在那裏發財？」

于中興道：「妳猜猜看？」

瑪莉又瞟了他一眼，說道：「于先生年紀不大，大概是大學生嗎？」

于中興笑道：「妳年紀比我還小，却是一副老氣橫秋的，我是大學生的哥哥了。」

瑪莉拿起酒杯喝了一口，說道：「也許我比你小上一兩歲，但于先生是英俊有爲的青年，我們這些酒廊小姐，却已是開殘了的花朶。」

于中興奇道：「瑪莉小姐好像牢騷滿腹。」

「我不是發牢騷。」瑪莉道：「我只是看多了，一時有感而發，唉，我們不談這些，于先生說說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來找我的？」

于中興道：「妳不是有一個很要好的姐妹叫柳香君嗎？」

「唔！」瑪莉望着他，疑惑的道：「你……」

于中興低聲道：「我是偵辦這件案子才來找妳的。」

瑪莉有些不信似的盯着他問道：「你是警察？」

于中興點點頭，伸手從口袋中取出証件，給她看了，立即收入袋中，一邊說道：「是的，但我不想讓人家知道我的身份。」

瑪莉道：「我不會告訴人的。」

「謝謝妳的。」于中興續道：「我找妳的目的，只是想瞭解一些柳香君的資料，譬如她的身世，和那一些人有交往，有沒有和人結怨等等，希望妳能幫我的忙。」

瑪莉想了想才道：「我和柳香君認識快五年了，那時同在一家酒廊上班，我們很談得來，據我知道，她身世很可憐，很小就賣給人家做養女，十七歲又給養父賣到酒廊裏。」

于中興問道：「她平時交往的有些什麼人呢？」

瑪莉道：「我們做小姐的，交往的人都是很複雜，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但說穿了，只不過是賣笑生涯，用肉體交換金錢而已，根本談不上朋友，不過她有一個恩客，認識已經五年了……」

于中興道：「是左懷民？」

「嗯！」瑪莉橫了他一眼道：「你已經知道了？」

于中興道：「我知道的不多，所以想多瞭解一些。」

瑪莉道：「左懷民對她很好，但他是有婦之夫，這件事終於給他太太知道了，他太太是個醋罈子，不但用重金要徵詢社的人照了他們幽會的照片，還到紅玫瑰去大吵了一場，左太太還揚言要毀她的容……」

于中興道：「除了左太太，她還有沒有和人結怨呢？」

瑪莉道：「應該沒有，柳香君脾氣很好，很少得罪人的。」

她說到這裏，眼圈有點紅紅的，續道：「于先生，柳香君死得好慘，你一定要給她洗寃，據我猜想，左太太肯花重金要徵詢社去拍照，也有可能花重金賣人去殺死她的眼中釘，這話當然只是我的猜測，沒有証據……」

剛說到這裏，房門有人輕輕敲了兩下，叫道：「瑪莉小姐有客人找妳。」

「來了。」瑪莉站起身，歉然道：「于先生請坐一會，我去去就來。」

于中興跟着站起，道：「我也該走了。」

瑪莉道：「于先生怎麼不多坐一會呢？」

于中興道：「妳忙，我改天再來好了。」

瑪莉想了想輕聲道：「你不用到這裏來找我，我把住址寫給你，你有紙筆嗎？」

于中興點點頭，取出記事本和原子筆，瑪莉寫了地址和電話，叮囑道：「明天下午，我在家裏等你。」

于中興收起本子，點頭道：「好，我會去的，那我走了，對不起！」

瑪莉走到門口，又回身道：「明天下午，你一定要來。」

* * *

瑪莉這一席話，給于中興的影响很大。

柳香君平日似乎沒有和人結怨，有之，就是被她奪走丈夫的心、積怨最深的左太太！

左太太既肯用錢叫人去拍照，自然也有可能用錢去買殺手！

兇手吸的是長壽菸，拍照的人是李大年的伙計，殺人兇手會不會……

* * *

早晨，于中興剛上班，還沒坐下，一陣咯咯的高跟鞋聲音從身後傳來，同時也响出一個出谷黃鶯般嬌脆聲音：「于警官早！」

于中興連忙轉過身去，看到劉彩雲手中拿着一個牛皮紙袋，笑吟吟的走來。她今天似乎刻意修飾，臉上雖然只是薄施脂粉，連菱角般嘴唇，塗的也只是淺紅色的唇膏，但越是淺淡，越顯得清新脫俗，呈現出自然美來！

于中興平時不大注意她，自從昨天中午一席深談，對她已有深刻印象，這時看到她，不覺眼睛爲之

一亮，連忙招呼道：「蜜司劉早！」

劉彩雲朝他嫣然一笑，揚了揚手中的牛皮紙袋，說道：「這是你要的東西，我昨天就給你辦妥了。」

說完，把牛皮紙袋遞了過來。

于中興想起昨天託她去檔案室找李大年的資料，口中哦了一聲，連忙伸手接過，一面說道：「眞謝謝你，這麼快就給我辦好了。」

劉彩雲咭的笑道：「于警官交辦的事，我怎麼敢偷懶？只是你要怎麼謝我呢？」

于中興還沒答話，坐在他鄰桌和對面的三個同事搶着說道：「小于，你請霸王花吃飯，我們作陪客。」

劉彩雲眼波一溜，披嘴道：「就是于警官請吃飯，也不用三隻電燈泡去照着呀！」

說完，轉身一溜煙的往裏間走去。

坐在鄰桌的張警員望着她背影，說道：「霸王花應該叫她玫瑰花才對，一個不小心就會被刺上。」

他對面的老李道：「她刺我們，可沒刺過小于。」

另一個姓沈的道：「喂，小于，看來霸王花對你老弟挺有意思，你可得加緊努力才好！」

于中興被他們說得臉上一紅，說道：「三位老哥別開玩笑了……」

剛說到這裏，正好任之重從外面進來，四人不約而同的站了起來：「組長早。」

任之重朝大家點點頭，笑道：「快十點了，還算早嗎？」

轉臉朝于中興道：「中興，你進來一下。」

于中興答應一聲，把牛皮紙袋收入抽屜，就跟着任之重走入他的辦公室，隨手掩上了門。

任之重已在他椅上坐下，抬頭道：「你也坐下來。」

于中興在他辦公桌對面的椅子坐下。任之重問道：「我交給你的案子，可有進展？」

于中興道：「報告組長，昨天我去找了李大年，晚上到北投白百合找到死者的姐妹瑪莉。」

接着就把兩處的情形說了一遍。

任之重聽得很仔細，直等他說完，點着頭道：「這個案子，我交給你了，就由你負責去偵查，我也交代過劉彩雲，她會協助你的。」

于中興道：「謝謝組長。」

任之重點了一支菸，也遞給于中興一支。

于中興道：「組長，我上午不抽菸。」

任之重點燃了支菸，笑道：「你還有這個規矩。」

接着哦了一聲，問道：「你認爲李大年和這件案子有關嗎？」

于中興抬頭道：「目前還很難說，但辦案只要有一絲蛛絲馬跡，都不能放過，組長，你說是嗎？」

任之重嘉許的道：「你說得對極！」

他吸了口菸，噴出一個圓圈，續道：「你知道我爲什麼把這件案子交給你去調查嗎？」

于中興已經知道組長和天下補習班的左懷民和李大年都是朋友，不好出面，但這話他不好說，抬頭道：「不知道。」

任之重道：「因爲我和左懷民、李大年相識多年，調查一件案子不能有主觀意識，所以才交給你的。」

他又吸了口菸，補充道：「我認識李大年還是十幾年前，當時他是一家小報的記者，你要知道小報以報道桃色新聞和各種花邊新聞爲主，這樣才能吸引讀者，這些新聞自然要盯着警方才能拿得到第一手資料，那時李大年經常出入警局，我們是這樣認識的，左懷民是李大年介紹的，那時好像是左懷民鬧出一件桃色糾紛，由李大年出面替他擺平的，我們雖然認識，並無深交，我和你說這些話，只是讓你知道罷了，站在我們警察立場，就算是至親好友，執法也必須公正，你不用顧慮他們是我朋友，我會全力支持你的。」

于中興道：「謝謝組長，我會把兇手查出來的。」

「很好。」任之重道：「你可以出去了。」

于中興站起身，敬了個禮，退出組長辦公室，回到自己桌上，打開抽屜，取出牛皮紙袋，裏面是一份影印的資料，上面記載着：

李大年，安徽人，民國六年四月一日生，中學畢業，當過軍中文書，四十年由泰國來台，曾担任××國小學代課教員，××報記者，×報關行職員，曾有詐欺前科。

從這份資料上，可以看出李大年沒有什麼眞才實學，性情也很不穩定，他辦私家偵探社，大概就是各方面的人頭較熟，在警界也有不少人認識的緣故。至於他犯的詐欺罪，也只是開了空頭支票，被人告發，判了三個月徒刑。

從這上面看不出他有過任何殺人的動機。

于中興不禁對自己的直覺感到有些動搖！

台北有很多人喜歡吸洋菸，但也有很多人對公賣局出品的長壽菸有着偏嗜，有些人甚至出國去，還要帶上一兩條長壽菸以備不時之需，自己豈能以李大年吸的是長壽菸，就認爲他有嫌疑了？

這一想，頓覺自己昨天幾乎一

個上午都白忙了，那麼自己該從那裏着手呢？

正在沉思之際，耳邊有人輕輕「喂」了一聲，鼻中也隱隱聞到一陣熟悉的脂香！

于中興驀然驚覺，口中「啊」了一聲，急忙轉過頭去，只見劉彩雲笑吟吟的站在自己身後，忙道：「是蜜司劉。」

劉彩雲淺笑道：「瞧你好像看得出了神，該下班了，你看，這裏只剩下你一個人了。」

接着低聲道：「昨天你請了我，今天該我請你了，你賞不賞臉？」

霸王花，平日只有一個女性處在一大堆大男人中間，難免有些矜持，但經過昨天和于中興共進午餐，兩人之間的距離，就顯得拉近多了！

何況目前辦公室裏只剩下他一個人，才敢說出口來，但一張嬌靨上，也不禁紅馥馥的有些少女的羞澀。

于中興也有些訕訕的，含笑道：「要密司請客，多不好意思，還是我請妳好。」

「大男人主義。」劉彩雲白了他一眼，說道：「那就走咯，組長交代我，從旁協助你調查，吃飯的時候，也可以互相交換意見呀！」

于中興收起牛皮紙袋，和她一起走出警局，兩人並肩走了一段路，劉彩雲伸出玉手，輕輕挽着他的臂彎。

于中興心頭感到一陣蕩漾，偏頭問道：「我們到那裏去？」

劉彩雲偏過頭，幾乎靠在他肩頭，嬌柔的道：「還是到銀河去，你說好不？那是我們第一次約會的地方。」

于中興低聲道：「以後我們就說老地方好了。」

「嗯……」劉彩雲聽得心裏好甜，打從自己分發到局裏來，第一眼就看上了個子頎長，人又蕭洒的于警官，只是警局裏人多口雜，她只是在心裏暗戀着他，可不敢表露出來。

這次組長派她當于中興的助手，終於促成了她和他的交往。她芳心可可，挽着他的手臂也漸漸挽得緊多了，在旁人眼裏，他們已經是一對墮入愛河中的情侶。

兩人還是在昨天坐過的火車座裏對面坐下，歐僕過來，于中興點了菜。

劉彩雲低聲說道：「那資料有用嗎？」

于中興搖了下頭，一面把自己的看法告訴了她。

劉彩雲悄聲道：「偵查一件案子，那有這麼容易的，就憑一個菸蒂就破案了，豈不成福爾摩斯？」

說到這裏，輕哦道：「你昨晚不是去了北投？情形又如何呢？」

于中興又把昨晚和瑪莉的談話，簡單說了一遍。

劉彩雲看着他，嬌黠的一笑，說道：「她約你下午去，有什麼事呢？」

于中興道：「我也想不出來，妳看呢？」

劉彩雲咭的笑道：「大概她看上我們英俊的于警官了。」

于中興臉上一紅，說道：「妳也取笑我？」

劉彩雲抿抿咀笑道：「我們遇上事情，好的壞的都應該想到有這可能，對不？何況這也是好事呀！」

于中興道：「但我只要告訴她一句話，保管她不會再看上我了。」

劉彩雲問道：「那一句話呢？」

于中興道：「妳附耳過來，我才能說。」

劉彩雲果然隔着桌子湊過頭來，說道：「你現在可以說了。」

于中興附着她耳朵，低聲道：「我早已有未婚妻了。」

劉彩雲抬起頭，望着他問道：「眞的？」

于中興輕聲道：「我時常和未婚妻在老地方約會，一起用午餐的。」

劉彩雲才知道上當了，她粉臉緋紅，輕嗔道：「不害臊。」

于中興笑着道歉道：「對不起，但這是妳逼出來的。」

劉彩雲道：「不用說了，我是你的助理，我們談正經的。」

歐僕陸續送上菜來，兩人邊吃邊談，他們聲音說得很輕，有時兩顆頭幾乎碰在一起，是在互相交換意見，還是在喁喁情話，沒有人知道他們在談些什麼。

但他們一定說得很投緣，也很愉快，女的不時在抿嘴輕笑，男的也不時的在點頭，如此而已！

直到兩人喝完咖啡，已經快兩點鐘了，劉彩雲拿出小鏡子小心的補完妝，拿起皮包，也隨手拿起帳單，說道：「今天說好是我請的，該我去付帳了。」

于中興道：「不，妳該去上班了，帳還是我來付，叫蜜司付帳，妳說我有多彆扭？」

「大男人！」

劉彩雲把帳單往他手上一塞，說道：「你還要去赴約會，那我先走啦！」說完，就先走了。

于中興付帳出門，回到警局，推出機車，再從懷中取出記事本，看了瑪莉的地址，騎上車子，一路朝北投趕去。

這時馬路上車子還不算擁擠，但也足足騎了將近一刻鐘光景，才

到達××街，又沿着門牌找到××號之幾。

這是一棟十幾層的大廈，他停好車子，再乘電梯上去，已經快兩點半了，再找到五樓之六，伸手按了門鈴，門外可以清晰的聽到音樂門鈴，但却沒人開門。

于中興再按了幾下，門鈴在響，却沒人答應。

于中興心中暗想：過慣夜生活的人，十有八九是把下午當作清晨的，也許她香夢未醒，沒有聽到，於是又重重的按了幾下，門鈴一直在响，始終不見有人開門。

她是不是外出未歸？這也不對，她昨晚明明說下午在家裏等自己的，而且到了門口，還特別加重語氣，叮囑自己一定要來，那麼她就不應該外出。

話是這麼說，但一旦當了撈女，昨晚說過的話，第二天未必會記得。

當然，這些人也可以說身不由己，縱然約了自己，如果被恩客徵召，自然以恩客爲重，對自己只好爽約了。

不，只要看看瑪麗昨晚的神情，她心中一定另有重大隱情，所以才會臨到門口，再叮囑自己一定要來，那麼她一定會在家等候自己的。

于中興想到這裏，又伸手按了幾下門鈴，一面用手拍着鐵栅門，一面大聲說道：「喂，裏面有人嗎，我是于中興。」

這回總算有了回應，木門緩緩開啓，瑪麗蓬着一頭亂髮，迅快打開鐵栅門，沙啞的道：「于先生，對不起，請進。」

于中興跨進門，就覺得情形有些不對！

這幢大廈，敢情全是出租的小套房，只有一個小客廳和一間臥房。

客廳雖小，也放着一張長沙發和兩張沙發，一張茶几、一個小冰箱，本來應該收拾得很整潔的，如今枱燈、電話都已摔在地上，甚至還有雜誌、餐具、啤酒罐，和女人的乳罩、衣裙等等亂七八糟的散亂了一地，連掛在壁上的相框，也跌了下來。

這情形，好像是經過一場大地震一般，屋裡的東西，無不四處飛舞！

就算最懶，最不會收拾屋子，也不至於亂成這樣，這一情形，不用說是有人大吵大鬧，甚至還打過一場架，才會如此！

于中興看得不由一怔，忍不住問道：「瑪麗小姐，這是什麼一回事？」

「于警官！」瑪麗迅速掩上門，口裏只叫出三個字，一下就撲入于中興的懷裏。

這可不是投懷送抱，而是沒有親人，沒有援手之下，乍然像遇上了救星一般，撲在于中興的懷裏，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于中興也在瑪麗迎面撲來之際，看到了她左面頰有幾條青紫的傷痕，右額角也有遭到撞擊的傷口，可能流過血，現在已經凝結成血痂。再加上平日全靠化粧增添嬌艷的小姐們，卸粧後本來已經原形畢露，如今臉色更形蒼白，幾乎沒有一點血色，憔悴不堪！

他讓她伏在胸口，用手輕輕拍着她肩背，說道：「瑪麗小姐，不要緊，事情已經過去了，妳鎮靜一點，快別哭了。」

「不，事情沒有過去……」瑪麗戰抖的嘶聲道：「他們還會再來，他們說過要毀我的容……」

于中興道：「妳別怕，我會保護妳的，他們是什麼人呢？」

瑪麗漸漸止住了哭，但依然伏在于中興懷裏，猛搖着頭道：「我不知道。」

于中興道：「妳還是坐下來，先定定神，這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慢慢的告訴我，我一定會幫妳的。」

瑪麗終於離開他懷裏，站直身子，用手帕拭着淚水，再用手掠掠零亂的頭髮，忸怩的道：「于警官

，眞不好意思！」

于中興把右首一張沙發上零亂的東西拿開，一面說道：「妳快坐下來，歇一會，有話慢慢說。」

一面又把長沙發上的東西移開了些，在她横頭坐下。

瑪麗坐下之後，沙着聲音說道：「對不起，我這裏連開水都沒有，本來還有幾罐啤酒，也給兩個强盗喝光了。」

于中興道：「沒關係，妳這裏發生了盜案，報案了沒有？」

瑪麗臉上一紅，搖搖頭道：「不是的。」

于中興看她吞吞吐吐的，更覺事情不簡單，這就追問道：「妳不用怕，警方一定會保護妳的，但妳一定要把事情說出來，否則他們看我來過，等我一走，他們又會找上門來，對妳更是不利。」

瑪麗有如驚弓之鳥，經他這一說，果然嚇得變了臉色，點頭道：「我說，我說，其實我昨晚約你今天到我家裏來，就是爲了要告訴你一件事……」

于中興只是看着她沒有作聲。

瑪麗續道：「那是因爲柳香君幾天前匆忙的趕來找我，把一隻小皮包寄放在我這裏，說很重要的……」

于中興忙道：「裏面是什麼東西？」

瑪麗道：「當時她匆忙的走了，我也沒看，就收在床頭櫃的抽屜裏，你昨晚來問我有關她的事，我就想起那隻小皮包來，所以約你今天下午到我家來……」

于中興急着問道：「那小皮包呢？」

瑪麗看了他一眼，勉强露出笑意，說道：「你眞是急性子，昨晚我回來之後，忍不住打開來看了，裏面只有一條六七錢重的金頸鍊……」

于中興問道：「沒有旁的東西？」

瑪麗道：「沒有。」

于中興問道：「那麼這裏發生的事情，又是什麼時候的事？」

「也是昨晚，快兩點鐘了，我剛洗完澡……」

她似乎有些碍難啓齒的神情，但還是繼續說了下去。「那時有人按着門鈴，我問他是誰？他說：是他老闆派車來接我的，要我快些下去。」

于中興問道：「妳看到司機的面孔了嗎？」

「沒有。」瑪麗道：「他只是隔着門說的，說完，就下去了，于警官，你不會笑我吧？我們做這一行的，這種情形也是常有的，司機總是說一句就走的，連他老闆是誰，好像我一定會知道的一樣。」

于中興不便開口。

瑪麗又道：「等我換過衣衫，剛開出門去，突然閃進兩個大漢，原來他們一直等在門外……」

于中興問道：「這兩人有什麼企圖嗎？」

「是兩個强盗，不是人，是畜生……」

瑪麗說到兩人，不禁又激動起來，淚水也奪眶而出，續道：「他們先是問我柳香君有什麼東西留在我這裏？我說沒有，他們不相信。還說有人看到她來過我這裏，這樣他們又打，又用香菸火燙我……燙我乳頭，逼着要我交出來……」

于中興心想：這兩人可能就是殺柳香君的兇手。

瑪麗一面流淚，一面又道：「我把那小皮包給他們，他們把金鍊拿了，丟開皮包，又問我合約在那裏？我眞的不知道……」

于中興問道：「後來呢？」

瑪麗道：「他們用絲襪綁了我雙手，就……就剝光我的衣服，輪流强暴了我……」

這是于中興意料中的事，只要看她情形，就可猜想得到。

瑪麗哭得很傷心，但繼續說道：「後來他們就到處亂翻，沒有找到他們說的合約，又把我拖起來，逼我說出藏在那裏，我眞的不知道，自然說不出來，他們說，要我慢慢的想，他們就打開冰箱，喝着啤酒，大半個晚上，就一直這樣對我疲勞訊問。」

于中興問道：「這兩人什麼時候走的？」

瑪麗道：「我不知道，因爲他們喝完啤酒，天色已經大亮，這兩個强盗又强暴了我，我實在受不了，幾乎昏迷過去，他們說找不到東西，還會再來，還恐嚇我如果報警的話，還會毀我的容……」

于中興問道：「這兩人的面貌，妳總看清楚了？」

瑪麗拭着淚，搖搖頭道：「他們頭上蒙着絲襪，看去很怪，很恐怖，根本看不清他的面貌。」

于中興又道：「那麼兩人的身材呢？」

瑪麗道：「比我高一些，但在男人來說，只是中等身材。」

于中興想起柳香君遇害那天，是劉彩雲和組長一起去的，如今瑪麗被人輪暴了兩次，她房間裏可能會遺留一些線索，有些事，自己又不便問她，還是請劉彩雲來一趟。

想到這裏，站起身道：「瑪麗小姐，我想這兩人找不到要的東西，說過還會再來，這是很有可能的事，我去打一個電話，請局裏的一位女同事來陪妳……」

瑪麗道：「于警官，求求你，我不想報警，我吃這一行飯，最怕

的就是遭人報復，一旦驚動警方，我就不能再混下去了。」

于中興道：「瑪麗小姐，妳說的我瞭解，但有些事，我不便問，但又有着重大關鍵，我請一位女同事來，就會方便些，妳只管放心，我們不會張揚出去的。」

瑪麗無可奈何的道：「好吧！」

于中興道：「那我去打電話了，不過妳最好不要收拾屋子，也不要動妳房間裏的任何一件東西，儘量保存現狀。」

瑪麗點點頭道：「我知道。」

于中興開門出去，又叮囑道：「除了我叫門，任何人都不要開門。」

說完，回身闔上鐵門，到了樓下，這幢大廈根本沒有管理的人，也沒有電話可以借打，一直走了一段路，才有公共電話，他撥通電話，就要劉彩雲馬上趕來，一面告訴了她瑪麗的地址。

回到五樓，瑪麗果然一直站在門口，給他打開鐵門，一面問道：「于警官，你說女警官什麼時候來？」

于中興回到沙發上坐下，才道：「她叫劉彩雲，馬上就到。」

他取出香菸，遞了一支給瑪麗一面問道：「他們說的合約，究竟是什麼合約，有沒有說？」

瑪麗吸了口菸，搖頭道：「沒有，哦，我聽一個人對一個曾氣憤的說過：『那死丫頭一直說沒有拿，會不會眞的沒有拿？』另一個說：『東西在她家裏不見的，不是她拿了，還會有誰？那死丫頭是知道他的身價，明明想乘機勒索，才會把東西藏起來。』我想他們說的一定是香君了。」

于中興心想：「這麼看來，柳香君的死因就是爲了不肯交出這份合約了，從他們談話中可以聽出這份合約是某一個人在柳香君家中遺失的，柳香君拿到這份合約，可以勒索一筆巨欵，這是什麼合約，有這樣重要，甚至不惜殺死一個人？」

瑪麗眼看于中興一個人悶悶的吸着菸，像是在思索着什麼，不好去驚擾他，也只是自顧自的吸着香菸。

這時門鈴响了！

于中興迅快的站了起來，走到門口，伸手拉開木門，隔着一道鐵門，含笑招呼道：「蜜斯劉，妳來得好快！」

劉彩雲嬌聲道：「你說事情很急，我只好坐計程車趕來了。」

于中興打開鐵門，讓劉彩雲進入，然後再關上門，給兩人介紹道：「這位是瑪麗小姐，她是我同事劉彩雲小姐。」

兩人握握手，各自說着：「你好。」

劉彩雲看着屋中凌亂的情形，問道：「于警官，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于中興就把從昨晚到今天這裏所發生的事，一字不漏說了一遍，然後輕輕拉了劉彩雲一下，說道：「妳過來，我有話和妳說。」

兩人走近窗口，于中興低聲道：「蜜斯劉，我請妳來是有些事情，我不便問她，所以要請妳幫忙。」

劉彩雲甜甜一笑道：「我是你助手咯！幹麼要說幫忙？哦！你要我問她什麼呢？」

于中興臉上一紅，附着她耳朵，輕聲說道：「第一：妳進她房裏去看看，有沒有歹徒遺留下來的什麼痕跡？或者証物？第二：是這兩個歹徒，身上有沒有特徵？第三：是兩個歹徒強暴了她之後，有沒有揩拭過的東西，或者是瑪麗換下來的內衣，上面也可能有……兩個男人的……」

劉彩雲總是女孩兒家，聽得不禁雙頰發赧，點點頭忙道：「我知道啦！」

于中興叮囑道：「這是很重要的線索，妳要問得仔細些，也查看得越仔細越好。」

劉彩雲道：「我會的。」

於是她拉着瑪麗的手道：「瑪麗小姐，我們到妳房裏去說。」

兩人進入去，于中興坐着無聊，就幫瑪麗收拾摔散在地上的東西，諸如扯斷了線的電話機、枱燈、啤酒罐，以及從房間裏丟出來衣物等物。

他的動機，原是希望找找有沒有值得注意的線索，就在一件件整理的時候，他手裏拿起跌落地上的一個木質照片框時，正面玻璃已經跌碎，木框也跌得有些鬆動，目光落到這張放大照上，正是瑪麗本人，敢情還是四五年前拍的，那時瑪麗大概二十出頭，相當艷麗！

秀髮上束一條淺黃絲縧，豐腴的臉頰，有一雙清澈的大眼睛，配着挺挺的鼻子，鮮菱般嘴唇，微微上翹，眞像一朵盛開的花朵，男人看到了不被迷死才怪！

于中興也是男人，他拿在手裏，都有點捨不得放手！于中興就在此時，覺得後面的襯板因木質相框被摔得鬆動，而快要掉落下來，急忙翻過來要待把幾個鉛片扣緊！忽然發現從襯板裏面露出兩頁發黃的紙角！

只有取下襯板，才能把它放好，當下就拆下襯板，看到這襯板和照片之間夾着兩頁已經發黃的十行紙，上面用鋼筆寫的字跡也已褪色，但還可以看得清楚，這是一張「合約」！

「合約」，于中興心中驀然一動，注目看去，上面一共有五個人的名字，是當年合資做生意的合約，只是其中有兩個人的名字已經用毛筆塗去，剩下來的還有三個人，那是左懷民、姜平、李大年，時間是在民國四十二年二月。

果然是歹徒口中的「合約」！是柳香君寄放在瑪麗這裏的，這張「合約」自然關係重大，于中興立即把它摺好，放入袋中，然後把相框扣緊，放到茶几上。

何以瑪麗一直不肯說出來呢？

這時他又在地上發現一個傾翻的煙缸，有兩個菸蒂一個撳熄得較長，另一個幾乎燒到濾咀，這兩個菸蒂，都是長壽菸。于中興從口袋裏取出一個塑膠袋，把兩個菸蒂裝入，放入口袋。

看凌亂的東西已經整理得差不多了，尤其取到了歹徒沒有取去的合約，感到不虛此行。

這就回到沙發上坐下，取出一支香菸，點燃了悠然的吸了一口。

一面思索着這張「合約」，不過是合作做生意的契約，而且事隔多年，何以落到柳香君手上，可以向某人勒索巨欵呢？

這某人又是誰呢？

合約上已有兩人被毛筆塗去，沒有塗去的只有三個人，崔平不知是什麼人？李大年雖然開了一家徵詢社，境況並不好，只有左懷民開設天下補習班，積資甚厚，勒索的對象難道會是他？

如果被勒索的對象是他，那麼他就有可能買兇殺人了。

他感到柳香君命案，終於漸漸有了眉目，只要追查「合約」上這三個人當年合資做的是什麼生意？就可以查出殺人的眞正動機來了。

哦，憑一張「合約」，就可以勒索巨欵，這「生意」豈不是又大有問題？沒想到從一個撈女命案，竟會牽連出一件大案來？

劉彩雲和瑪麗已從房中走出。

劉彩雲看到凌亂的客廳已經收拾得差不多了，不禁笑道：「于警官，看來你收拾屋子眞有一套！」

于中興抬頭笑道：「單身漢誰都學會收拾屋子，不然住的地方豈不變成狗窩了？」接着問道：「妳都問過了？」

劉彩雲臉上一紅，點點頭道：「問過了，只是有些東西，瑪麗小姐已經丟進抽水馬桶了。」

她說得很含蓄，但于中興懂。

劉彩雲看了他一眼，又道：「瑪麗小姐被强暴的事，不願報案，她說得也是，做她這一行的，什麼人都得罪不起，萬一觸怒了對方，眞會毀她的容，你看該怎麼辦？」

她畢竟是女孩子，心腸較軟，口氣裏，完全同情瑪麗，雖是徵求于中興的意見，但却在幫着瑪麗說話。

于中興道：「那兩個歹徒之所以找上瑪麗小姐，目的是要取得柳香君寄放在她這裏的一張合約……」

瑪麗瞥過相框，玻璃雖碎，但却沒有人動過，急忙說道：「我眞的不知道。」

于中興道：「我知道，但兩個歹徒不會相信的，他們沒拿到東西，揚言還要再來，這是極有可能的事，爲了妳的安全，警方有保護妳的責任，何況妳是柳香君要好姐妹，她被歹徒殺死，也許和這兩個歹徒有關，警方也希望妳能夠協助調查，因此我希望妳向白百合請幾天假，我們會給妳一個住處，暫時還是不住在這裏的好。」

劉彩雲是女警官，自然聽得出于中興話中的意思，尤其這句「協助調查」，好像瑪麗也有着某種嫌疑。

女人總是同情女人的，瑪麗一夜之間被兩個歹徒逞獸慾，强暴了兩次，她是可憐的受害者，這就朝于中興道：「于警官，瑪麗小姐身心都受極大傷害，她希望只當作沒發生過這件不幸的事，不要落案……」

于中興笑了笑道：「我的意思也是爲了幫助瑪麗小姐，柳香君是一個例子，歹徒已經殺過人，何在乎再多殺一個，瑪麗小姐一個人住在這裏，實在太危險了，而且她縱然搬到別的地方去住，也未必逃得過歹徒耳目，所以還是接受警方保護，是最安全的。」

瑪麗聽他這一說，嚇得臉色都白了，打了個哆索，說道：「我也沒有地方可以去，我聽于警官的好了。」

* * *

到了警局，于中興交代劉彩雲帶瑪麗去比較安靜的一間會客室去作筆錄。

劉彩雲一楞問道：「你答應她不落案的，怎麼要作筆錄呢？」

于中興悄聲道：「我已經找到那份合約了，是藏在瑪麗的相片框後面，合約上有五個人合資做生意，但有兩個人的姓名已被毛筆塗去，其餘三人則是左懷民、姜平和李大年，瑪麗一直隱瞞着不肯說實話，我懷疑她還有許多事瞞着不肯說，妳要勸她實話實說才好。」

劉彩雲輕聲道：「你好奸，怎麼不早些告訴我？」

于中興道：「我現在不是告訴妳了嗎？」

劉彩雲又道：「哦，對了，做完筆錄，你準備如何安頓她呢？」

于中興道：「這件事等我告訴

了組長再說。」

「好吧！」劉彩雲點點頭，就領着瑪麗朝裏首一間會客室走去。

于中興也急匆匆的朝組長辦公室走來，在門口輕輕叩了兩下。

只聽任之重的聲音說道：「進來。」

于中興推門而入，任之重看到于中興，就含笑望着他說道：「是你，唔，你可是有了新發現？」

于中興聽得一怔，舉手打了個敬禮，然後問道：「組長怎麼知道的？」

任之重指指辦公桌前面的椅子，說道：「你且坐下來再說。」

于中興坐下。

任之重朝他笑了笑道：「我聽說你出去了，後來又來電話，把劉彩雲也找了去，可見案情有了發展，而且你有所不便，才來找劉彩雲的，但我沒想到你這麼快就回來了，方才在敲門之前，我聽到你走的脚步聲極爲輕快，後來看到是你，就使我想到你脚步輕快，一定是心情相當不錯，一個出去辦案的人，心情不錯，豈不是案情有了頭緒？找我，大概是要向我報告什麼了？」

于中興聽得由衷的佩服，說道：「組長說得準極了，好像和我一起去的一樣。」

任之重道：「這並不稀奇，我辦了這麼多年刑事，完全是從累積的經驗得來的，一個人心裏有什麼事，就可以從他行動中表露出來，只要看你能否細心觀察罷了，好了，現在該你說了，找我有什麼事？」

于中興從口袋取出那份「合約」，遞了過去，說道：「組長請看這個。」

任之重打開發黃的合約，仔細看了一陣，問道：「你從那裏找來的？這是一份合資做生意的合約，唔，是左懷民和姜平、李大年，他們三人幾時合資做過生意？還有兩個人，用毛筆劃去的了。哦，你還沒告訴我，這合約從那裡弄來的？」

于中興道：「這張合約，已經奪走了一個人的寶貴生命，昨晚又差點奪走另一個人的生命，總算她運道還不錯，只是被拷打了一頓，又被兩個歹徒强暴了兩次……」

「你說一個是柳香君？」任之重忽然站了起來，兩手扶着辦公桌，急急問道：「你下午是去找一個瑪麗的酒女，她怎麼了？」

于中興就把今天下午去找瑪麗的事，原原本本說了一遍。

任之重以驚訝的眼光看着于中興，緩緩坐下，說道：「柳香君居然是因這張合約死的，唔，你果然很能幹，只是……只是……」

于中興又取出一隻塑膠袋，說道：「我在現場，還找到了兩個菸蒂。」

任之重問道：「你心裏有什麼看法？」

于中興道：「報告組長，我覺得瑪麗好像隱瞞了一些事實，此刻正由蜜斯劉在做筆錄，等她問完了，可能有新的發展，所以我……一時之間，還不能下什麼臆測。」

任之重點點頭道：「好，辦案要講求的是眞憑實據，那就等一會再作研判。」

于中興道：「組長，這瑪麗暫時不能放她回去，她不但是警方的重要証人，而且也是歹徒的重大目標，我們能否把她安置到安全而又秘密的地方去呢？」

任之重笑道：「這個你不用操心，我會交代劉彩雲去安排的。」

剛說到這裏，只聽門上起了剝啄之聲！任之重抬目道：「進來。」

木門開啓，走進來的正是劉彩雲，她手裏還拿着一個卷宗，看到組長和于中興正在談話，脚下略現趦趄。

任之重含笑道：「蜜斯劉，妳來得正好，我們正在等着妳呢！」

劉彩雲打了個敬禮，說道：「我問完話，聽說于警官就在組長屋裏，就是來向組長報告的。」

任之重伸手一指左首牆下的兩把藤椅，說道：「把藤椅搬過來，坐下來再說。」

于中興已經站起身，把藤椅搬了過來，說道：「蜜斯劉請坐。」

劉彩雲朝他嫣然一笑道：「謝謝你。」

于中興含笑道：「爲蜜斯劉効勞，是應該的。」

任之重看着兩人笑道：「你們不用客氣了，快坐下來說正事吧，彩雲，妳問得如何了？」

劉彩雲把手中卷宗送到組長面前，說道：「這是瑪麗的筆錄，請組長過目。」

任之重一手按在卷宗上，抬目道：「妳還是口頭說吧！說完了，我們還得仔細加以討論呢！」

一面取出香菸，遞了一支給于中興。于中興給組長點了火。

劉彩雲道：「首先我要報告的，是在瑪麗房中，撿到了六七個烟蒂，和柳香君裝金鍊的小皮包，經過化驗，上面都沒有指紋，瑪麗經過兩個歹徒兩次强暴，除了被撕破的衣衫，也沒有遺留什麼痕跡，據瑪麗說，她用的衞生紙都丢在抽水馬桶裏了……」

任之重只是吸着菸，沒有作聲。

于中興問道：「有關合約的事，她怎麼說的？」

劉彩雲道：「她說幾天前柳香君去找她，說是有一件很重要的東西，要託她保管，拿出來的就是那兩張紙，她問瑪麗有沒有隱秘的地方可藏，瑪麗說，我這裏只有這麼兩間房，那有隱秘的地方，柳香君抬頭看到壁上掛的放大照片，就說放在照片後面，應該沒有人會想得到，她就自己動手，把兩張紙夾到照相框後面。瑪麗問她這是什麼，爲什麼這樣神秘？她說妳是我唯一的好姐妹，我才拜託妳，藏在妳這裏的，總之是很重要的，妳不用多問，也不能告訴任何人，後來她又拿出一個小皮包，交給瑪麗，說她出來的時候，好像有人跟蹤，萬一有人問妳，我來做什麼的，就把這個小皮包給他看，說是我託妳有人回南部去，把這條金鍊帶回去給我養母的，瑪麗一直沒有拿下來看，根本不知道這張紙是什麼東西。」

于中興道：「她還說些什麼？」

劉彩雲道：「她說：昨晚你去找她，她知道柳香君死了，心裏很難過，同時想到柳香君那天匆匆忙忙的去找她，還把兩張紙藏到她相片後面，還說很重要的東西，這兩張紙可能和她的死有關，所以約你今天下午一定要到她家裏去，就是準備告訴你的。」

于中興道：「那她今天爲什麼一直都沒有說呢？我也問過她，歹徒逼着要她交出來的合約究竟是什麼，她都說不知道。」

劉彩雲道：「我也說了，她說，因爲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她遭到拷打、强暴、心頭滿懷悲憤，想到這兩張東西可能和歹徒有關，她想先看看究竟是什麼？如果是歹徒的名單，她一定會送到警局裏來，如果和柳香君有關，她準備把它燒了。她說的就是這些了。」

任之重把香菸撳熄，然後攤開那兩張合約，說道：「現在已可確定，柳香君就是因這份合約送了性命，瑪麗也因這份合約，被歹徒毒打和强暴的，但這份合約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究竟合約背後藏有什麼秘密呢？這就是我們要偵查的重點，你們兩個，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

于中興道：「組長，我覺得這合約上先前有五個人，後來有人用毛筆塗去了兩個，首先我們應該把這兩個究竟是誰，能不能查得出來？」

任之重沉吟道：「這份合約，當時是用鋼筆寫的，經過十年之久，墨水已經褪色了，再經毛筆一塗，就很難看得出來，不知刑大有沒有這樣的儀器，可以把墨漬去掉，顯出原來字形來？我立時送去刑大鑑定，但最快只怕也要兩三天時間……」

于中興道：「組長，合約上沒有塗去的三個人，是左懷民、姜平、李大年，其中的姜平，不知組長認不認得？」

任之重又點了一支菸，笑道：「我認識左懷民、李大年，但他們一夥的人，我未必個個都認識。」口氣一頓，又道：「不過這個並不難，很快就可以查出來的。」

劉彩雲道：「組長，我覺得我們第一步應該先查這張合約怎麼會在柳香君手裏的？」

「唔！」任之重點頭道：「妳的看法呢？」

劉彩雲道：「我想柳香君一定是在某一個客人身上拿來的，這個客人，也許知道這張合約的秘密，他可能還是黑道中人，按圖索驥，去勒索合約上列有名字的人，兩個被塗去的，就是已經被勒索過了，一手交錢，一手塗去名字，這件事柳香君也許知道，所以拿到合約，要藏到瑪麗家裏去，這客人知道是柳香君拿去的，一面派人監視她的行動，一面要兇手逼着柳香君交出來，所以要用菸蒂燙她，可能勒死她也只是誤殺而已！」

任之重嘉許的道：「妳這推測，很合邏輯，只是這個關鍵人物，如今柳香君已死，她們這些撈女，客人之多，只怕連她們自己也記不清楚，又到那裏去找呢？唔，妳不妨再去問問瑪麗，柳香君生前有幾個比較熟絡的客人，我們方能着手。」

說到這裏，又哦了一聲道：「我們在××街有一幢公寓，專門招待被保護的証人，妳把她送到那裏，就由妳去陪她，方才我說的話，要在兩人閒談中去問，才能問得出來，因爲她可能還有一部份隱瞞着不肯說出來的。」

劉彩雲答應了聲。

任之重又道：「中興，你去調查這份合約，當年他們合資做的是什麼東西？這也要側面去查，避免打草驚蛇。」

* * *

第二天早晨，于中興上班後，就接到刑大送來的一份有關姜平的資料：「姜平，陝北人、民國十年生，陝西師範學院體育系畢業，民國四十年由泰國來台，曾任北縣×私立中學體育教員，曾率隊出國兩次，一爲四十二年四月赴香港比賽，一爲四十四年八月赴馬來西亞比賽，因品行不良，校方不予續聘，四十五年，天下補習班聘他爲董事，並在該補習班任敎，四十九年因與左懷民意見不合，辭去敎職及董事職務，現無職業。」

這份資料，可不是刑大檔案室現有的資料，因爲他並沒案底，是刑大向戶籍處查來的。

桌上電話鈴響了！于中興拿起

聽筒，就傳來甜美的聲音：「請于警官聽電話。」

于中興道：「我是。」

電話中甜美的道：「于警官早，我是劉彩雲。」

于中興也說了聲：「早。」

劉彩雲道：「我在××路××大飯店樓下咖啡廳等你，你快來。」

于中興遲疑了下道：「我這裏有事……」

劉彩雲撒嬌道：「我知道你很忙，大警官，但我可不是約你來談情說愛的喲！」

于中興忙道：「好，好，我馬上就來。」

劉彩雲道：「隨你便咯！」

說完，嗒的一聲把電話掛了。

于中興匆匆收起資料，趕到××飯店，走進中庭咖啡廳，偌大一座中庭，只有寥寥幾張桌子，坐着客人。

劉彩雲坐在裏首角落旁的一張桌上，桌邊擺了一盆長青植物，極爲隱秘。她看到于中興走入，却故不見，自顧自拿起小銀匙，輕輕攪着杯中咖啡。

于中興走到她面前，陪笑道：「蜜斯劉，我向妳報到來了。」

劉彩雲朝他笑了笑道：「你是大忙人咯，我眞後悔打電話給你……」

于中興拉開桌邊一張椅子，湊近身子，低聲道：「我的好小姐，我不是來了嗎？」

劉彩雲臉上驀地一紅，嗔道：「你要喝什麼呀！還不告訴人家。」

原來歐僕是跟着于中興身後來的，這聲「我的好小姐」，雖然說得不响，但他一定聽見了，臉上還有一絲笑意！

于中興「啊」了一聲，轉過頭去，才看到歐僕就站在自己身後，忙道：「咖啡，熱的。」

歐僕退去之後，劉彩雲嬌嗔道：「都是你……」

這三個字說得別有一番情意！

于中興忙道：「對不起。」

他伸過手去，握住她放在桌上的纖纖玉手。

她任由他握着，一面揚了下眉毛，問道：「你知道我約你來有什麼事嗎？」

于中興道：「既然不是談情說愛，那就是有關瑪麗的事了。」

劉彩雲緩緩抽回手去，說道：

「算你猜對。」

「你咖啡來了。」

她坐的角度，可以看到整個中庭。

歐僕送來咖啡，就退出去。

劉彩雲道：「昨晚，我和她住在一起，談了很多。」

于中興問道：「妳們談些什麼呢？」

劉彩雲道：「她的身世咯，還有就是有關柳香君的，唉，這些女人，說起來每個人都有一頁傷心的血淚史。」

于中興攪着咖啡，笑道：「蜜斯劉，妳怎麼也多愁善感起來了？」

劉彩雲道：「不是我多愁善感，而是大都市裏少數女性的悲哀！」

于中興喝了口咖啡，說道：「好了，我們不談這些，昨晚妳和瑪麗談了很多，有什麼重大發現？」

「自然有了。」劉彩雲笑了笑道：「不然還叫什麼師姐出馬？」

于中興道：「不是師姐，是師妹出馬。」

「好，大師兄。」劉彩雲道：「要是沒有特別消息，我敢請正在忙着的大師兄到這裏來喝咖啡嗎？」

于中興道：「好了，小師妹，妳快說吧！」

劉彩雲道：「她說柳香君雖在紅玫瑰上班，但她這一年多來，只有一個恩客……」

于中興問道：「是什麼人？」

劉彩雲凝視着他，含笑問道：「你猜他會是誰呢？」

于中興道：「會是左懷民？」

劉彩雲眨着烏溜溜的眼睛，驚奇的道：「你怎麼會猜是左懷民的？」

「這就是大師兄嘍！」于中興笑道：「妳不叫我猜，我是猜不着的，但妳叫我猜，一定是我知道的人，左懷民和柳香君被他太太捉過姦，所以我一下就想到是他了。」

劉彩雲聽他說「捉姦」二字，粉臉不禁一紅，問道：「這消息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于中興道：「那麼由此類推，那份合約可能是左懷民遺失的了。」

「我也這麼想。」劉彩雲道：「東西是遺失在柳香君家裏的，那兇手會不會是左懷民主使的呢？」

「極有可能。」于中興點燃了一支菸，又喝了口咖啡，才道：「因爲那份合約似乎十分重要，只要查出這份合約上合資做的是什麼生意，這件命案就破了十之八九。」

劉彩雲道：「那也不一定，兇手呢？你總不能沒憑沒據的去抓人。」

于中興一口氣把半杯咖啡喝完，連只吸了兩口的菸，在菸缸裏迅速撳熄，站起身道：「走，我們回局裏去。」

劉彩雲望着他道：「你這麼急幹嘛？」

于中興道：「我回去找組長，

先查查左懷民的資料。」

「好，我們一起走。」劉彩雲跟着站起，于中興會了帳，截了一部計程車，趕回警局。

兩人剛走入辦公廳，只聽張姓警員笑道：「怎麼，小于，你和霸王花雙進雙出的，看得我們好眼紅！」

接着有兩三個人都笑了起來。姓李的警員道：「于警官，你要請客呀！」

于中興臉上一熱，還沒說話，劉彩雲俏眼一瞪，說道：「請你們的頭，我們是辦正經事。」姓沈的道：「誰說你們辦的不是正經事了？」

劉彩雲啐了他一口，說道：「于警官，別理他們，這些人狗嘴裏長不出象牙來的。」

＊　＊　＊

組長室裏，于中興和劉彩雲先後作了個報告。任之重道：「左懷民確實嫌疑最大，他家住在永和，他那一區的派出所主管，是我過去的學生，我要他找管區警官先瞭解一下左懷民的資料。」

說完隨手拿起電話，和主管通了話，放下電話，一面說道：「他答應馬上照辦，很快會把資料送來的，你們先出去休息一會。」

＊　＊　＊

于中興和劉彩雲怕組長會隨時找自己兩人，飯後就留在局裏不敢走開。

在台灣，中午這個時間，是午睡時間，也不知是那一個聰明人發明的，反正不論是公務員或是公司行號的職員，誰都有這個習慣。

亞熱帶咯，中午小睡一會，下午上班，精神確實好得多！于中興辦公廳裏的三位同事，不是高翹二郎腿在藤椅上大夢周公？

于中興沒有睡午覺的習慣，劉彩雲去沖了兩杯咖啡，端着走來，說道：「于警官，喝杯咖啡吧！」

于中興連忙站了起來，道：「謝謝妳，咖啡？妳從那裏弄來的？」

劉彩雲笑道：「資料室。」

于中興道：「資料室還有咖啡？」

劉彩雲嫣然笑道：「你想得好，這是王小姐的男朋友送的，你今天沒睡午覺，所以我特地去揩來的油。」

「眞不好意思。」于中興道：「其實我一向都不睡午覺的……」

話還沒有說完，只見任之重匆匆走出，朝兩人招招手道：「你們兩個快進來。」

于中興應了一聲，走在前面，劉彩雲端着兩杯咖啡走入，說道：「組長，喝杯咖啡。」她把另一杯放到于中興面前道：「這一杯是你的。」

于中興道：「不，妳喝好了。」

任之重道：「一共只有兩杯？那麼你們喝好了。」

劉彩雲道：「我很少喝咖啡的，組長不用客氣了。」

任之重道：「好吧！」

他從桌上拿起一個公文封，朝于中興遞來，說道：「這是永和派出所送來的左懷民的資料，你們兩個看過了，我們再作研究。」

于中興接過公文封，抽出一張紙來，上面寫着：

「左懷民，四十七歲，陝北人、師範學院畢業，在大陸當過教員，三十九年由香港來台，曾任私立××高中教務主任，四十五年與友人集資創辦天下補習班。妻冷春來、四十五歲陝北人。」

于中興把資料遞給劉彩雲，站起身道：「組長，我去把姜平、李大年的資料取來。」

匆匆退出，一會工夫，手裏拿着兩份資料走入，說道：「組長，請看看這兩份資料。」

任之重攤開兩份資料，看了一遍，然後點了支菸，抬目問道：「你有什麼意見？」

于中興道：「左懷民是三十九年來台的。姜平是四十年由泰國來的，他們兩個是同鄉，李大年也是四十年由泰國來台的，姜平曾於四十二年四月去過香港，四十四年去過大馬，那張合約上的日期是四十二年二月，天下補習班是四十五年開辦的，組長是不是覺得……」

任之重抽着菸，沒有作聲，似乎正在思考着某一件事。

他猛抽香菸，就是表示他遇上了重大事故。

這一點他組裏的同事都知道，因此只要他猛抽香菸的時候，就不會有人和他說話，避免打斷他的思路。

劉彩雲新來的，可不知道組長這個習慣，接口道：「于警官，你的意思是說他們合資做的生意，可能是走私了，天下補習班是他們走私發了財開的了？」

任之重點頭道：「這當然有可能，在沒有掌握到証據之前，只有這一點可能，我們都不能放過……」

劉彩雲道：「一定是的，不然，這張合約就不會這麼重要了。」

于中興喝了口咖啡，又把劉彩雲從瑪麗口中套出來的話，和任之重說了。（柳香君這一年來，只有一個恩客是左懷民）然後又把自己和劉彩雲兩人推測這份合約，可能是左懷民遺失在柳香君家的。

任之重笑了笑道：「也許是柳香君從他衣袋裏取走的也說不定，有些女人，就會偷偷的翻男人的口

袋，但問題是十年前的合約，尤其是如此重要的合約，他何以要放在衣袋裏呢？」

劉彩雲道：「也許他最近有什麼事，要用到合約了。」

任之重道：「目前也只好這樣推測了。」

于中興道：「組長……」

任之重道：「你把這些資料先收起來，這份合約我要帶去。」

接着又道：「我馬上要刑大找大隊長，彩雲，妳隨我去，先到緝毒組要一份四十二年到四十五間破獲毒品走私一干人犯的名單，然後再去檢驗科問馮醫官，昨天那份檢驗報告出來了沒有？」

劉彩雲應了聲「是」。

任之重又道：「中興，我們組裏的人都出去了，你暫時留在局裏，等我回來再說。」

說完，帶着劉彩雲匆匆走去。

于中興回到辦公廳，幾張桌子果然空空如也，一個人也不見，敢情全都出勤去了，這就在椅上坐下，取出菸來，點燃之後，心中突然想到強暴瑪麗的兩個歹徒，都是中等身材，李大年個子不高，他還有一個助手，自己沒有見過，不知是不是中等身材？

柳香君被殺，屋中找不到一點線索，強暴瑪麗的兩個歹徒，在瑪麗屋裏至少躭了五六個小時，也沒有留下什麼線索，除非對各種犯罪知識十分豐富的人，手法決不會如此俐落。

徵詢社的人，豈不是對犯罪手法最熟悉的人？

李大年狡獪如狐，自己該從他助手身上下手！

電話鈴响了，于中興剛拿起聽筒，裏面就傳來任之重的聲音：「喂，中興，你別走開，六點半，有一個極重要的會報。」

* * *

六點半，這是一個絕機密的會報，由組長任之重主持，參加的人，除了于中興、劉彩雲、另外還有組裏的三位幹員張謹、李吉，和沈友慶。

任之重首先報告合約上被毛筆塗去的兩人姓名，因鋼筆寫的墨水，經過十年時間，已經褪色，用毛筆塗劃的墨色極濃，雖經光學儀器分析也難有顯著的功效，只看出其中一人，好像姓伍。

第二件是馮醫官的檢驗報告，從瑪麗體內取得的精液，確定是屬於兩個男人的，但精液驗証，不同指紋，無法作確切的認定。

他說到這裏，續道：「因此對於這件兇殺和強暴案子，還是要我們多方蒐証，才能破案。」接着抬目道：「李吉，你去查得怎麼了？」

李吉站起身道：「左懷民這幾天除了上下班，一直沒有去過什麼地方，對了，三天前，曾在他辦公室裏和姜平吵過一架。」

任之重似極注意，問道：「他們為什麼吵的架？」

李吉道：「這個……他們關起房門說話，後來聲音越說越大，有人還拍着桌子，把擺設在角落上的一個大花瓶也摔破了，但沒人知道他們吵架的內容。」

「好！」任之重一指沈友慶問道：「李大年呢？情形如何？」

沈友慶站起身道：「李大年的徵詢社，好像是聾子的耳朵，擺擺樣的，根本沒有什麼生意上門，只有姜平昨天下午，今天下午，連去了兩次，而且一談都是一兩個小時。」

任之重問道：「他助手王能呢？」

沈友慶道：「王能好像很忙，一會出去，一會回來，其實他只是李大年僱用的雜工，連買一包香菸，叫一碗牛肉麵都要下樓一趟。」

任之重笑了笑道：「你錯了，四十三年一次追緝毒品走私，三個歹徒中有一個跑過馬路，把一包毒品塞入一個站着的路人口袋裏，差幸那名幹員眼快，把那路人帶到局裏來……」

李吉道：「報告組長，組長說的就是我。」

任之重朝他點點頭，又道：「那路人就是王能，警方雖然懷疑，終因証據不足，把他釋放了，其實這人並不簡單。張謹，現在該你了。」

張謹站起身道：「姜平，住在牯嶺街一間樓上，他有一個妻子，本來是台北縣××私立中學給教職員倒茶水、送公文的小妹，不知怎的給姜平勾引上了，小姑娘肚子大了，她母親到學校去找姜平論理，這一鬧，學校就因姜平品行不良被解了聘，但這小妹卻嫁給他了，小孩差不多已有十歲光景。

「至於姜平本人，自從離開天下補習班，一直沒有工作，境況並不好，他曾向人透露，投資天下補習班，左懷民欠他十幾萬塊錢，一直跟他耍賴，所以他經常去找左懷民要錢。」

任之重雙手扶着桌子，說道：「根據這份合約，他們合資做的生意，我懷疑和走私販毒有關，姜平兩次率隊出國比賽，很可能是利用同學們替他夾帶入關，左懷民的補習班就是這樣開起來的，所以姜平說他在天下補習班投資了十幾萬，也就可信了。左懷民這份合約遺失了，自然非找回來不可，要找回合約，自然最好是找私家偵探，何況李大年也是合約上有名的人，因此李大年和他助手王能兩人都有重大

嫌疑。」

于中興道：「組長是不是要立時採取行動？」

「不！」任之重道：「雖然這件案子八九不離十，但我們還是要有確實証據才行，明天上午，我先約李大年來談談，中興，你和沈友慶、劉彩雲三人就到他徵詢社去搜搜看，王能住的地方，也不能放過，要搜得仔細些！」

于中興問道：「組長什麼時候約他呢？」

任之重道：「不能使他有太突然的感覺，所以不能太早，至少也要九點半才差不多。」

于中興朝沈友慶、劉彩雲二人道：「那麼我們就九點半以後，採取行動。」

* * *

快九點了，于中興、沈友慶、劉彩雲三人，雖然一身便裝，但早已配備妥當，待在局裏，準備準時出發！

就在此時，突見組長任之重面色凝重，匆匆走出，揮着手道：「我們預定行動取銷，大家立時跟我出發。」

于中興問道：「組長，發生了什麼事情？」

任之重邊走邊說道：「天下補習班發生重大的命案，姜平持槍尋仇，已有五死七傷，兇徒殺人後逃逸，現已由警方封鎖現場，挨戶搜索中，我們奉命支援，緝拿兇嫌……」

「天下補習班發生命案，兇嫌是姜平！」

于中興想到昨晚李吉報告時曾說三天前姜平曾在左懷民辦公室吵過架，甚至把一個大花瓶都摔碎了。後來張謹也說姜平曾向人透露，左懷民欠了他十幾萬，一直要賴，沒有還他，可見姜平和左懷民積怨已深，所以要持槍殺人了！

沈友慶道：「組長，李吉他們……」

李吉、張謹一清早就派出去監視左懷民和王能的。

任之重道：「我已要他們趕去××路××大飯店後門，等我們去了再說。」

說話之時，已經走出警局大門，大家分坐兩輛警車，朝天下補習班馳去。

有人說：警車上裝的警報器，是為了向歹徒示警，警察車來了，你們還不快走？遇上了大家都不好看。

這雖然是笑話，但想想也不無道理，這樣一路「號鳴」「號鳴」的响過來，強盜、小偷老遠就可以聽得到，還不溜之乎也，豈不是個笨賊了？

現在，靠近火車站附近，正有不少警車响着刺耳的「號鳴」「號鳴」之聲，從四面八方趕來！

附近的幾條街道，也臨時封鎖了。

好奇心最濃的是咱們中國人，好像個個都有幸災樂禍之心，一家火燒，就有一大堆妨礙救火的人圍觀不去，驅之不散，有那一家出了事，有人被殺，也有一大堆妨礙辦案的閒雜人等圍觀下去，越聚越多，這眞是改不掉的民族病態！

現在就是這樣，幾條街道雖被封鎖，但游手好閒的觀衆，聞聲而來，使得本來狹窄的道路，更形擁擠。

兩輛警車好不容易開到××大飯店後門，李吉、張謹早已等在那裏，任之重跳下車，兩人趕緊過來，打了個敬禮。

任之重問道：「事情到底如何？」

李吉道：「張謹，還是你說吧！」

張謹點點頭，說道：「事情是這樣，今天八點光景，兇嫌手持一個牛皮紙袋上樓，門房因他是從前的校董，又是熟人，沒加多問，兇嫌直上三樓辦公廳，在校長辦公室，開槍殺了左懷民，秘書金全就衝進總務組，見人開槍，又連殺了左懷民的妻子——總務主任冷春來、妻弟會計冷春霖、事務課長壬昌年、樓梯口遇上公關主任丁健言，又開了一槍，接着衝上四樓時又遇到音樂教師賀曉霞迎面下來，又開了一槍，除了丁健言、賀曉霞重傷送醫院救治，其餘五人，均當場斃命，另外還有五人被流彈所傷……」

任之重急着問道：「兇嫌呢？」

張謹道：「兇嫌好像早就計劃好退路，殺人之後，一直衝上六樓陽台，那時整幢樓裏連學生少說也有兩三百人，都聽到了槍聲，知道兇嫌有槍，這時已經像瘋狂了一樣，誰也不敢追上去，任由兇嫌從容逃逸……」

任之重道：「他從陽台逃走的？」

張謹道：「兇嫌精通國術，又是跳遠好手，據判斷他是跳過對面陽台，從另一條街逃逸的。」

任之重道：「好，你們就守在這裏，中興、彩雲、友慶你們三個跟我來。」

* * *

天下補習班，設在一條狹長的街道上，兩邊樓房幾乎掛滿了各種補習班招牌。

天下補習班是一幢五層大樓，矗立在兩條街的十字路口，看去相當堂皇。

天下補習班的招牌上，只有「天下補習」四個字，他們不寫「班」字，自稱補習學校，左懷民也以校

長自居。

天下補習班五層大樓的分配情形是這樣的；樓下是服裝設計班，縫紉室和展示櫥窗，玻璃櫥窗中陳列着七八個各種式樣的模特兒，展示嶄新設計的女性服裝，就是各大百貨公司也要比他遜色，這就是天下補習班最大的噱頭。

左首一道門是大樓的樓梯，櫃內有值勤的門房。

二樓是健美、美容、插花、烹飪等班，三樓是辦公室、四樓是高普考和特種考試班、五樓是音樂教室和美語班、六樓是天台，大致情形就是如此。

* * *

任之重率同于中興、劉彩雲、沈友慶三人趕上三樓，這時已經把教室改成臨時會議桌，早已有不少人圍坐着！

那是警務處郭處長、刑大的王大隊長、警務處刑事科的馮科長、北市警局局長、還有從板橋趕來的北縣警局局長、刑事組長、和地檢處首席檢察官、書記官等人，正在討論着如何緝兇問題。

王大隊長一眼看到任之重，就招招手道：「任組長，你們去勘查了現場沒有？」

任之重朝在座的長官打了個敬禮，然後說道：「回大隊長，我接到你的電話，就立刻趕來，還沒上去勘查。」

王大隊長一指自己邊上一把椅子，說道：「你快坐下來，現在大家正在討論如何緝兇，你如有意見，也可以說出來提供大家參考。」

任之重應了聲「是」，就在王隊長下首椅上坐下。

于中興、劉彩雲、沈友慶三人就只好站在任之重的背後。

這時只見一名身材窈窕的便衣女郎手持無線電話欵步走入，嬌聲道：「報告分局長，是××醫院打來的電話……」

她把話機送到坐在局長右首的分局長面前。

這位脚步輕盈的苗條女郎，正是最近在警界紅得發紫的警花紅玫瑰陸虹，她和劉彩雲在警校是同班同學，兩人相視一笑，算是打了招呼。

分局長拿起話機，只說了兩句話，就攢着眉頭，說道：「是××醫院來的報告，這裏的公關主任丁健言、音樂教師賀曉霞都因傷重不治，宣告死亡。」

楊首席歎了口氣道：「又增加了兩條人命，這個兇嫌眞是太滅絕人性了！」

郭處長臉色凝重，濃眉聳動，心頭有着切齒怒意，右手幾乎要朝桌面大力拍下，但他還是忍了下去，只是凝重的道：「兇嫌在逃，目前咱們雖然還無法掌握他的行動，他犯下令人髮指的滔天大罪，躲得了一時，也不會太久的。

「目前第一件事，就請法院立即發出通緝令，全面緝拿兇嫌。關於台北市方面，和兇嫌有關的親友，由北市警局派員守伏、監視，台北縣方面由縣警局負責，另外新竹、彰化等處，也分別通知當地警察機關，協同注意逃犯行蹤，大家覺得如何？」

楊首席、和北市、北縣兩位警局長都頷首表示同意。

王大隊長道：「兇嫌四十年由泰國來台，四十二、四十四年曾兩度率隊出國比賽，可見他在泰馬、香港有不少熟人，如今闖下了瀰天大禍，極可能會有偷渡出境的企圖，我們也不可不防。」

郭處長點頭道：「這很重要，我們該及時知會海空檢查單位，嚴防兇嫌偷渡出境。」

事情就這樣決定，警政首長紛紛離去。

任之重率同于中興等三人上去勘查幾處現場，就相偕下樓，回到停車的地方。

任之重和于中興、劉彩雲、沈友慶、張謹、李吉五人，分別密談了一陣，各自領了任務離去。

* * *

這是一件轟動社會，駭人聽聞的大兇殺案，這天的所有新聞媒體，都在傳播這件案子。

這一天北部的所有治安單位，也都動員了所有的人力，在台北市、台北縣以及鄰近的縣市，展開嚴密的搜索，但兇嫌就像驚鴻一瞥之後，就沒有再發現過他的蹤跡。

當然，勤務中心也接到許多熱心市民，熱心的計程車司機的電話，說兇嫌在××路，××路出現，而且言之鑿鑿，警方據報，立即通知在附近巡邏的警員趕去偵查，結果却是徒勞往返，一無所獲。

任之重坐鎭勤務中心，派出去的人，不時有電話傳來。

沈友慶負責監視王能，但王能一直和沒發生什麼事情一樣，仍在徵詢社裏，除了買午餐，一直到下班，才回到他租的那間小屋，就沒有再出來。沈友慶還是守在附近，繼續監視。

李大年是住在徵詢社的，除了有幾個電話之外，他根本就足不出戶，張謹就一直守在徵詢社附近。

于中興和劉彩雲負責保護左懷民十一歲的兒子，和九歲的女兒，他們是兇嫌獵殺的對象，一度曾找過這對小兒女，入夜之後，當然更有機會會出現。

李吉帶着另外兩名幹員，喬裝小販，守在牯嶺街姜平家的附近，這也是兇嫌最有可能出現的地方，

警方還在他家對面二樓，隱伏了三個人，以便監視，和隨時支援李吉。

但這幾處地方，一直都沒有出現情況。

現在已經是晚上十點鐘了！

任之重剛點燃了一支香菸，電話鈴突然響了！任之重拿起電話，剛「喂」了一聲！

話筒中傳來張謹的聲音：「報告組長，李大年剛才匆匆下樓，騎着自行車走了！」

于中興道：「快盯住他！」

張謹道：「我們正跟着他。」

任之重問道：「他朝那裏去的？」

張謹道：「他從××路轉入了××路，目的地不詳。」

「好！」任之重道：「一直盯住他，我會隨時派人支援的。」

過了不夠五六分鐘，電話鈴又響了！

「喂！」

「報告組長。」

張謹的聲音道：「李大年是到刑大去的，他已在門前下了車。」

「會到刑大去的？」

任之重疑惑的道：「他去刑大做什麼？」

* * *

刑大今晚依然燈火通明，從大隊長室，到每一個組，都有不少人徹夜辦公。

這件重大刑案，對刑大來說，無疑是非常沉重的壓力，八號分機的電話，始終沒有停過。

王大隊長就坐鎭在他的辦公室裏，他有決心，也有信心，要以最快的行動，破獲這一件重大刑案。

現在他案頭上的電話鈴響了！

「喂！」

「傳達室報告大隊長，有一個自稱李大年的人，說有機密要事，要見大隊長，還說他和大隊長是老朋友。」

「請他進來。」

沒有多久，門上起了剝啄之聲！

王大隊長抬頭道：「請進。」

房門推啓，走進來的是李大年徵詢社社長李大年！他穿着一套深灰色已經老舊的西裝，堆起一臉皺紋，連連拱手道：「大隊長，不好意思，這時候來打擾你。」

王大隊長抬手道：「大年兄請坐。」

他把客人讓到沙發上落坐。一名小妹送上一杯咖啡。

王大隊長遞過菸去，說道：「請抽菸，大年兄這時候來，想必有什麼見教了？」

李大年吸了口菸，含笑道：「眞想不到天下補習班會出這大的事情，也把大隊長累壞了。」

王大隊長笑了笑道：「累倒沒有關係，社會上發生了這樣大一件刑案，我有責任要儘快破案，才能向社會有交代。」

「大隊長說的是。」

李大年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接着道：「只不知刑大是否已經掌握了兇嫌的行蹤？」

王大隊長看了他一眼，笑着問道：「大年兄是否有什麼線索提供嗎？」

李大年猛力吸了兩口菸，還有一支的三分之一强，就在菸缸中撳熄，抬眼望着王大隊長，徐徐說道：「不瞞大隊長說，我和左懷民、姜平都是朋友，沒想到他們因爲一點金錢糾紛，會演變成兇終隙末，這樣的慘劇下場，我來見大隊長……」

王大隊長笑了笑，沒待他說下去，就道：「我們也是老朋友了，你有什麼話，但請直說。」

「是，是！」李大年聳着雙肩，諂笑道：「我辦了一個小小的徵詢社，平日多蒙大隊長照拂，再說，我也是社會的一份子，理應爲社會効勞，據我所知，刑大到現在還沒找到兇嫌……」

王大隊長截然道：「他滅絕人性，殺死七條人命，天理難容，國法難逃，他跑不了的。」

「大隊長說的沒錯。」李大年道：「不過他如果隱匿起來，台灣地方還是不小，一時之間未必找得到他，何況他身邊有槍，一個人已經豁出去了，就算知道他藏匿之處，他拚命頑抗，警方也可能會有傷亡……」

王大隊長臉色漸漸沉了下來，說道：「如果有你大年兄幫他，警方一時確實不容易找得到他，但他身犯血案，又能躲到幾時？」

「哈哈！」李大年打了個哈哈，又點燃了支香菸，才道：「大隊長眞會說笑話，我如果幫他藏匿起來，還會來見大隊長嗎？」

王大隊長道：「那麼你的來意是……」

「協助警方。」李大年接口道：「這樣大的刑案，大隊長當然希望能夠儘快破案，姜平在九點鐘，曾經打電話給我……」

王大隊長問道：「他說了些什麼？」

李大年道：「他知道自己闖下了不可收拾的大禍，起因只是爲了一時衝動，所以他很後悔，希望出來自首。」

王大隊長點頭道：「好呀！他人在那裏？」

李大年聳聳肩道：「他說如果大隊長答應他自首，他會在十一點正，再打電話來的。」

王大隊長右手按着椅子扶手，

點頭道：「好，我答應你。」

李大年笑得很得意，連連躬着上身，說道：「多謝大隊長。」

「不用謝我。」王大隊長擺了下手，續道：「不過有一件事，還要大年兄幫忙。」

「好說，好說，」李大年忙道：「有什麼事，大隊長只管吩咐。」

王大隊長道：「兇嫌手上有槍，在自首前，必須由你去先把槍繳出來。」

「沒問題。」李大年連連陪笑道：「這點小弟完全負責。」

十一點正，電話鈴果然响了！

王大隊長拿起話筒，裏面傳來陌生的口音：「喂，請李大年先生聽電話。」

王大隊長拿着話筒，朝李大年點了下頭。

李大年慌忙接過話筒，說道：「喂，我是李大年。」

話筒中問道：「你和王大隊長談得如何了？」

李大年道：「一切都沒有問題，你現在那裏？」

話筒中道：「你和王大隊長說，只能你和王大隊長一起來，不能帶人來。」

李大年道：「你是自首，這點應該沒問題，不過，我要向王大隊長報告後才能答覆你。」

話筒中道：「好！你和他說。」

李大年一手拿開話筒，朝王大隊長道：「他說，只有大隊長和我兩個人去，不能帶人去。」

王大隊長爽快的道：「好，我答應他。」

李大年朝話筒道：「王大隊長答應了，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在那裏了？」

聽筒中道：「我在××路一處空屋裏，你進來就可以看到手電筒一明一滅，就找到我了。」

* * *

靠近水源路，這一帶當時還相當荒涼，所謂××路的一處空屋，實際上是正在興建中的一排四層樓房的工地，看到的只是一排高聳的鷹架。

王大隊長果然只和李大年兩個人來，除了司機，沒多帶一個人。座車停下之後，王大隊長依然坐在後座，並未下車。

李大年下車後，脚步跟蹌的走入工地，心中也暗暗稱讚姜平心思縝密，他高踞鷹架上，可以看清馬路上有幾輛車子，幾個人，下面的人隔着鷹架，那想看得到他？

心中想着，舉頭望去，瞥見三樓鷹架上果然有人用手怕蒙着手電筒亮了一下。

他在三樓！

李大年從樓梯登上三樓，却不見姜平的人影，口中叫道：「姜平，你在那裏？我是李大年呀！」

興建中的樓房，只舖好樓板，和兩邊牆壁，前後還是空的。

他話聲甫落，只聽身後响起姜平的聲音說道：「我在這裏。」

李大年趕忙轉過身去，只見姜平一手握着手槍，黑暗之中一雙閃着兇光的眼睛正盯着自己，這就埋怨道：「我已經和王大隊長談好了，你還這樣疑神疑鬼的作甚麼？」

姜平冷酷的哼了一聲道：「防人之心不可無，你保証他不帶人來？」

李大年道：「你都看到了，車裏只有王大隊長和我兩個人，你只要跟我下去，把槍交給我，去見王大隊長就好。」

姜平道：「李大年，你答應過的話要算數。」

李大年朝他苦笑道：「老弟，我們多年老朋友，你還信不過我？你和左懷民搞不好，他想買殺手殺你，你搶先下手，殺了他夫妻，十年來的積怨，總算清了，但你犯下滔天血案，想走已經辦不到，只好出去自首，但你只管放心，你老婆兒子這輩子已經吃着不盡，你還不滿足？」

「好！」姜平道：「我們走……」

話聲未落，突然從暗陰中竄出兩條黑影，較先一個人還未到，凌空飛起一脚，朝姜平持槍右手踢去。

姜平驟不及防，但覺手背劇痛，五指一鬆，手槍登時跌落地上。

事起倉猝，姜平反應也不慢，身形一側，右腿向右首橫蹬出去，把撲來黑影逼退了一步，左足獨立，上身趁勢前俯，右手搶着去拾落在地上的手槍。

第二條黑影撲向姜平左首，這時眼看姜平彎腰去拾手槍，自思要和他搶着拾槍，自己勢比他要慢上半步，心頭一急，左足尖輕輕一點，人像溜冰一般朝前滑去，右足跟着朝地上手槍一蹴，手槍隨着被踢出一丈來遠。

姜平身手確實不凡，手槍被第二個黑影蹴飛出去，他彎腰下俯的人，趁機使了一式中國功夫的「豹子竄岩」，身形貼地平飛，跟着手槍橫竄出去。

他眞不愧是體壇的跳遠名將，這一式使得漂亮已極！

就在他前伸的右手和手槍相距已不到二尺光景，第一個黑影突然飛撲過來，壓在姜平背上，右手使了一記擒拏手，迅快扣住他左腕，朝背後扳去。

姜平也絲毫不慢，身子猛地打了個滾，左足疾發，一下把對方蹬開數尺，右脚脚跟用力，迅快站了起來。

正好第二條黑影要去俯拾手槍，姜平倏然欺近過去，呼呼兩記連環腿，把對方逼退了兩步。

第二條黑影身材瘦小，却也十分俐落，剛被姜平連環腿逼退兩步，就立還顏色，身形一個輕旋，就飛出一腿，身形再旋，再發出一腿，他接連三個輕旋，就連發三腿，同樣把姜平逼退了三步。

這三步就退到第一個黑影的立身之處，送上來了，他自然不會客氣，揮手一拳朝姜平面門擊來。

不，右手才發，左手又是一記勾拳相繼擊出。

姜平驟不及防，迅快頭往後仰，避開了對方右拳，避不開左拳，還是被擊得眼前金星亂冒，口沫噴洒，登登的往後退了兩步，口中怒吼一聲，騰身疾衝上去，雙拳揮舞，有如鐵鎚撞岩，瞬息之間，就攻出了一十三拳之多！

第一個黑影身手矯捷，也熟諳國術、西洋拳和空手道，在對手橫上了心，拚命急攻之下，他同樣以攻還攻，毫不含糊。

黑暗之中，但見拳影縱橫交擊，拳風呼呼作响，兩條人影，很難分得出誰是誰來。

就在這時候，第二條黑影已乘兩人正在交手之際，俯身拾起手槍，提高聲音喊道：「好了，姜平，不許動。」

他這一開口，聲音又嬌又脆，原來竟是一個少女。

她、正是警花紅玫瑰陸虹，還在和姜平交手的則是李强，另外還有一個現在就和李大年站在一起，那是李瑞山。

原來方才王大隊長和李大年談話的時候，右手輕輕按了一下椅子的靠手，這就是要手下聽到他們的談話內容，指示由李瑞山和李强、陸虹暗中隨後跟來，再由工地後面上樓，乘機拏人。

姜平聽到陸虹口氣，已知手槍落到人家手中，心頭更火，怒聲道：「有種妳就開槍，老子不拉上一兩個墊底，是不會罷手的。」

他雙拳如錘，攻擊愈來愈急。

李强眞想不到對方竟然會有如此厲害，也立即展開反擊，兩個人打成了一團，這回當眞有如國際拳擊大賽，少林拳、擒拿手、西洋拳、空手道和跆拳道一齊出籠，兩個人身上也不知挨了對手多少記重的，倏分倏合，愈戰愈烈！

陸虹手上枉自握着手槍，她而且還是百步穿楊的飛刀好手，但面對這場兇狠激烈的肉搏戰，手槍和飛刀都已無用武之地，突然心中一動，把手槍揣入懷裏，目注鬥場，緩緩的逼近過去。

就在此時，耳中聽到「砰」「砰」兩聲，兩人各自中了對方一記重擊，兩條人影跟蹌後退！

陸虹眼看機不可失，口中發出一聲清叱，人影急速凌空飛躍過去，人還未到，在空中一個側身，右脚橫踹出來！

姜平被李强一拳擊中左面頰，頭腦感到有點昏眩，往後退下之際，這一脚突如其來，那裏還禁受得起，口中悶哼一聲，應脚跌撞出去。

李强左肩也中了姜平一記「鐵沙掌」，肩骨劇痛，整條右手再也舉不起來，眼看姜平被陸虹一脚踹得跌撞過來，那還猶豫，身形一仆，右腿朝前勾出。

姜平中了一脚，跌跌撞撞的還沒站穩，被李强這一記勾腿，立即把他勾得跌撲下去。

李强奮力一撲，壓在他身上，左手迅快取出手銬，「喀」的一聲銬住了姜平右腕。陸虹看得大喜，急忙奔來，嬌笑道：「大功告成……」

「臭婊子！」姜平急怒交加，飛起一脚朝奔來的陸虹踢去。

陸虹冷不防他會突然發脚，口中「呀」了一聲，一個人被踢得飛摔出去六七尺遠。

姜平右腕被銬，左手鐵板似的手掌，猛向李强當頭劈落！

李瑞山顧不得摔出去的陸虹，一躍而上，雙手抓住姜平左手，用力扳了過來。

李强趁機躍起，又是「喀」的一聲，把他兩手反銬起來。

李强、李瑞山兩人分左右架着姜平，說道：「朋友，走吧！」

姜平兩眼佈滿紅絲，悍然道：「你們這是做什麼？我和王大隊長說好是自首的。」一面回頭朝李大年喝道：「李大年，是你出賣我？」

李大年雙手一推，苦笑道：「你也看到了，我和王大隊長一起來的，除了司機，沒有第三個人，他們什麼時候來的，我根本不知道。」

李瑞山笑道：「誰說你不是自首了，走，咱們奉命行事，你自己去和王大隊長說吧！」

* * *

轟動社會的大兇殺案，不出十五個小時，就把兇嫌逮捕歸案，大家對警方的閃電行動，感到無比欣慰，同時也增强了對警方的信心。

現在全案正進入司法程序之中，兇嫌所招供的和警方所調查的也極爲吻合，只是他那支行兇的加拿大手槍，一直沒有明確的交代。

最使于中興感到沮喪的，是柳香君的命案依然懸而未破。一直被認爲有重大嫌疑的李大年，却因協助警方破獲這一件重大刑案，而獲得刑大「警民合作」的獎狀。

黑約上有名的人，又去了兩個，黑約是不是還要偵查下去呢？那是後話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明熹宗閹臣魏忠賢攬大權，控制東廠，大學士東方明被害死，其子東方啟用獨行俠名義擊殺東廠廠衞，另一叫仇天的又盜用獨行俠之名影射東方啟，專殺無辜之士，一心堡堡主女兒任飛燕和東廠一檔頭之女白如烟經過親身感受，二女才知獨行俠有兩人，白如烟則同情東方啟的遭遇，而將仇天冒名搗亂告知，並警告不要傷害自己父親……

新派俠艷奇情恩怨錄／麥耕雲・文　可飛・圖

獨行俠

仇天化敵爲友　如烟恩怨分明

金掌櫃道：「大爺有何吩咐？」

「晨間花娘子召集各酒樓的掌柜密商大計，金掌柜去了吧！」

「小的去了，小的去了！」

「花娘子的吩咐，金掌柜想必不會忘記。」

「花娘子的吩咐就是魏公公的諭令，小的那敢不遵，大爺請……」

錦衣大漢壓低了嗓門道：「方才可有一個佩劍的小子進入了二樓的『天』字號雅座？」

「有……有的。」

錦衣大漢掏出一個紙包和一錠十兩金的銀子放在桌上，沉聲道：「將此包中的藥粉滲入酒中，送到『天』字號雅座去，免得送酒的店小二露出了神色。」

「是，是！這銀子……」

「魏公公賞的，他老人家賞罰分明，事情辦砸了，可就要你的腦袋。」

＊　＊　＊

「客官，你的酒來啦！」店小二恭恭敬敬地將一壺小四兩的酒放在東方啟的面前。

東方啟抬頭望了那店小二一眼，和顏悅色地道：「方才你好像已經送酒來到了門口，突然有人將你叫回去，是怎麼回事？」

店小二陪笑道：「不瞞你說，咱們這兒的狀元紅有存放三年才出售的，也有五年出售，更有存放十年以上的，酒是愈陳愈香，方才打雜的小二一時疏忽，爲客官裝的酒不夠陳，所以金掌柜趕忙叫小的拿去換過，你品試品試，這可是存放了十年以上的陳酒。」

一股清澈香冽的酒汁從酒壺嘴裡流出，盛了一個滿盃。

東方啟揮揮手，道：「你走吧！只要是好酒，等會兒多多賞你。」

「先謝啦！」店小二必恭必敬地退去。

東方啟雖然心中略有所疑，却看不出絲毫端倪，殊不知「入喉倒」迷葯的配方出自大內，是一種無色無味的迷藥，絕不像江湖中一般迷葯，一旦滲入酒中，酒汁就顯得混濁不清。

那股沁人的香冽，也的確引人垂涎，因此東方啟丟開心中疑念，舉杯就唇……

突然，一抹黑影自窗口直射而入，東方啟眼尖手快，飛快地接在手中，展眼一開，那是一塊碎瓦片，上面用劍尖刻了六個字：「酒內滲有迷藥」。

窗外是一片竹林，東方啟轉首望去，只見一個綠衫麗人匆促間閃入林中，雖驚鴻一瞥，他却認出了那人是白如烟。

在這一刹間，東方啟不禁有了一股惆悵的情緒，如果眞有人在酒中滲入迷藥，那必定是東廠的一夥，但是，告以機密的却是東廠大檔頭白浪的女兒，這……

大概由於心情煩燥而使他舉止失常，他竟然一口氣喝乾了杯中的酒，同時又將壺嘴含進口中，將壺中酒吸乾，只不過眨眼間，那一把四兩小壺也傾倒在桌上，圓圓的酒壺落在地上，的溜溜地滾了出簾外。

「宇」字雅座聞聲走出了一個大漢，像是酒力不勝，以致步履踉蹌，他歪歪斜斜地去看，無意撞開了「天」字號的門簾。

當他看到東方啟伏在桌上時，目光突然一亮，連忙回到「宇」雅座。

那裡坐着四個人，桌上雖然放滿了酒菜，却沒有人舉杯動筷。

方才和金掌柜交談的錦衣漢子也在其中，他沉聲道：「怎麼樣？」

「倒啦！」

「當心那小子弄詭。」

「我察看過地上，沒有半點酒汁，迷藥一定下了肚，咱們動手吧！」

「小心點！」

「好！」錦衣大漢發出命令：

五個人進入「天」字號雅座，錦衣大漢的指示下，另外四個人一齊刀劍出鞘，採取了包圍的陣勢，錦衣大漢這才走過去一把抓住東方啟的後領，提起了他的身形。

突然，一股香冽的酒汁如水箭般自東方啟的口中噴出，直射那錦衣大漢面門，由於勁道十足，他連喊叫之聲都未發出，就已昏迷過去，臉上五官模糊，血肉狼藉。

原來東方啟將喝下的狀元紅四兩小壺的酒以深厚的內功控制住了。

另外四人出於本能自衞反應，各自揮刀攻上，東方啟連座椅都沒有離開過，那四個人就躺下了，如出前轍。每人胸前都有「×」形血痕。

＊　＊　＊

出龍盤口往葉子集的官道旁遍植柏楊，葱鬱流翠，倒能一滌遊子之心，可惜東方啟的心情糾結太甚，多麼美好的景色也無法使他感到輕鬆。

他走得很快，步履却異常沉重。

突然，他聽到了一陣嘶喊之聲，他停步細聽，那聲音是從一道崗陵之後傳來，辨明方向之後，他立即長身而起，幾個提縱，就已上了崗巒。

崗巒後面是一條小徑，在不及一丈方圓的一片空地上橫七豎八地躺下了十幾具屍首，一個年輕人悄悄地站在那兒，似乎在欣賞他的傑作。

陽光明亮，東方啟居高臨下，看得非常眞切，死者胸口都有「×」形的血痕。

東方啟心中一動，立即飄身下落。

原來站在那兒的年輕人，立刻回過身來，他正是仇天。

東方啟落地站定，冷冷問道：「這些被殺之人是誰？因何被殺？」

仇天沉聲道：「我可懶得過問他們是何等人物，他們被殺的原因，只因爲他們該死。」

「你大概就是仇天？」

仇天突然一怔，疾聲反問道：「你是誰？」

「我是你冒充的人。」

「東方啟？」

「不錯。」

「嘿嘿！」仇天一聲獰笑：「你終於來了。」

「聽說令尊是被先父處決的？」

「不錯。」

「所以你要找我報仇？」

「你既已全部清楚，倒省了我一番口舌。」

「仇天！」東方啟沉聲道：「你不但該死，而且死後還該打入十八層地獄，因爲你爲了一點私仇，竟然濫殺了許多無辜的人。」

「別裝君子，你也殺了不少人。」

「我是爲了公仇。」

「公仇？」

「當然，魏忠賢天良喪盡，人人得而誅之，爲了公敵，這道理你難道不懂？而我所殺之人都是東廠的鷹犬，與你作爲大大不同。」

「如果我不明白這個道理，此刻不會和你平心靜氣地講話。」

東方啟冷笑道：「倒有些出人意料。」

仇天轉過身去，喃喃道：「我承認過去一直被仇恨的意念熏昏了心智，可是昨夜先父的一位舊友提醒了之後，使我分清了公仇、私仇之別，東方啟，我暫時不找你，待你解決了魏閹臣之後，我再來找你了斷。」

東方啟拱拱手道：「感激不盡，不過我對你的話却不敢全部相信。」

「我從不作虛言假語。」

「既然你的父執輩在昨晚點醒你的迷夢，今天又爲甚麼濫殺無辜？」

仇天冷笑道：「你以爲這些傢伙不該死？」

「他們不是東廠的鷹犬。」

「不錯，他們不是鷹犬，而是一批俠義之士，一心堡堡主發起殲魏之擧，他們也參加了。」

東方啟神色微變，厲聲道：「那就更不應該殺死他們。」

「他們參加了義舉，却又中途變節，準備前往東廠告密，在這裡鬼腦鬼頭地商議之際，被我聽到了，」仇天霍地轉過身來，目光如炬般瞪視着東方啟。「你說他們該不該死？」

「這……」東方啟一時感到語塞。

「任堡主發起殲魏義舉，最大的原因還是由於令尊東方大學士被害使他們痛心之故。」仇天發出一陣凄涼的笑意。「東方啟，你的運氣比我好，因爲你有一個受萬人敬重的老子，任堡主的女兒任飛燕四出找你，幾次三番險些落入東廠鷹犬之手，你最好還是去一趟一心堡，最後再打一聲招呼，請留着你的命，咱們還有一段樑子。」

說完之後，仇天回身走了，身形畢直，步履快速，他似乎不願意再和東方啟多說一句話。

一個俏麗的人影自樹叢間閃出，輕聲道：「請問你是否東方公子？」

她是任飛燕，東方啟在查子玉的戲弄下救過她，自然認得出，不過他却不知她的底細，因而遲疑地問道：「姑娘是……」

「我是任飛燕。」

「哦，」東方啟拱了拱手，道：「失敬！失敬！」

「東方公子，」任飛燕委婉地道：「仇天雖然性情冷酷，却還通情達理，他說得不錯，你是應該到敝堡一行，否則，參與義舉之人難以安心。」

東方啟皺皺眉頭道：「此去貴堡，路途遙遠嗎？」

「此刻動身，子夜就到。」

「好！我隨姑娘去一趟吧！」東方啟的話聲未落，突見對面樹林之中有一道綠影一閃。

任飛燕也看見了，疾聲道：「不妙！有人偷聽，快追！」

東方啟搖搖手道：「姑娘請先回，煩轉稟令尊，今日初九，十二那日，魏閹臣將來此間巡視，我最遲明天趕到貴堡，共商殲魏之計……」話聲未落，人已向對面的樹林縱去。

「東方公子……」任飛燕似乎還有甚麼未盡之言，但是東方啟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正在此時，另一個人來到了任飛燕身邊，他是司馬羽，小心翼翼的問道：「任姑娘，有一句話，我不知當不當講。」

「說吧。」任飛燕一副氣咻咻的樣子。

「東方啟追的那個人是個女人。」

「怎麼樣？」她的語氣輕淡，實際上却是極欲知道內情。

「像東方啟這種人，自幼遭受變故，心情自與常人不同，又自以爲劍法超羣，狂傲已極，姑娘若在他身上用情，豈不白費心機……」

「去你的大頭鬼。」

「我是一片肺腑之言，你切勿怪。」

任飛燕連連揮手道：「少說廢話，你趕快回堡去，告訴我爹，就說東方啟最遲明天要去見他。」

「你呢？不一同回去嗎？」

「你管不着。」

「那怎行？我說甚麼也不放心你一個人在外哩！」

任飛燕冷笑道：「得了吧！你以爲你能保護我嗎？花雨娘彈彈指頭你就要躺下了，再告訴你，往後別纏着我，別以爲爹看重你，就會有甚麼想頭，說了一句實在話，我一輩子也不會喜歡你的。」

司馬羽的臉色紅得像天空中的紅太陽。

* * *

白如烟如果想不和東方啟打照面，她早可以走得無影無踪，但她却讓東方啟趕上了，可見她是有意放慢了脚步。

當兩人只差二十餘步之際，東方啟叫道：「白姑娘，請留步。」

白如烟停了下來，却未轉身子，冷冷道：「有何見教？」

東方啟也就站在她身後，道：「有一句話要當面說明白，午間在萬味香酒樓，承你提醒酒中滲着迷藥，照理說，我應該感激不盡，但我却是不領你這份情，因爲我還是喝下了那壺毒酒。」

「我無意要你感激，」白如烟的語氣極爲平靜，但是會聽話中之意的人就能聽出那種平靜之色是强裝出來的。

「那麼我沒有欠你甚麼。」

「我也不會說過你欠我甚麼。」

「那就好了，」東方啟語氣突然一沉道：「你是白浪之女，而他却是和我作對之人，打從現在起，我不許你跟着我。」

白如烟霍地轉過身來，目光中流露出激烈的怒火，忿然道：「如果我一定要跟着你呢？」

「我要殺你！」東方啟說出這四個字時，其神情彷彿是個厲鬼。

「再見你，我再不會有昨夜那麼好的心情，千萬別心存僥倖。」

掉頭走了，東方啟的言行是這麼絕情，在這一刹那，白如烟幾乎柔腸斷了，她凝視他的背影，恨不得拔出長劍向他飛射過去，但是她的手是無力，挪動一寸，一分的力也沒有。

東方啟恐怕已走出好幾里路了，白如烟還是那樣痴呆地站着，直到一個目含怒火、眉蘊殺氣的女人來到她面前時，她才從迷惘中醒了過來。

這個女人是任飛燕，長劍提在她手中，冷聲道：「拔劍吧！」

白如烟如同澆了滿頭霧水，如在往日，她會毫不猶豫地拔劍，然而她此刻心情却又不同，因而笑問道：「姑娘要幹甚麼？」

任飛燕咬牙切齒道：「我要殺你！」

「我們無冤無仇呀！」

「那可說不定。」

「姑娘認識我嗎？」

「我認識你那身綠衣服就是了。」

白如烟緩緩的搖搖頭，道：「對不住，我不能奉陪，亡命一搏，總該有個原因的。」

「因爲我恨你。」話聲中，任飛燕已然一劍刺了出去。

白如烟輕巧的閃開，疾聲問道：「你爲甚麼要恨我？爲甚麼？」

「因爲獨行俠喜歡你！」任飛燕又刺出一劍。

白如烟仍然騰身閃過，同時失聲笑道：「我明白了，你喜歡獨行俠，所以怕我搶走了他，對嗎？告訴你，他不但不喜歡我，反而恨我，咱們不必打架，收起你的劍吧！」

「我不信，他若不喜歡你，怎麼拋下我不管，急急忙忙地趕來和你說話？」

「你想知道他匆匆忙忙趕來爲了對我說一句甚麼話嗎？」白如烟笑容滿面地問。

「我不想知道，反正你也不會說眞心話。」

「我不會騙你的，他敎我從今以後不要再跟着他，不然就要殺我，你可知道爲了甚麼？因爲我是白浪的女兒，東廠大檔頭魔鞭白浪，你總該聽說過吧！」

任飛燕愣住了，目光死盯在白如烟的臉上，好像對方臉上畫有好看的花兒。

突然，颼颼連聲，從樹林間縱出一個粗壯大漢。內中一個眼尖，看見了白如烟，連忙行禮，道：「白姑娘也在此，這位是……」原來又是一夥東廠鷹犬。

「哦！是一個舊相識，」白如烟連忙走過去搭任飛燕的肩頭，道：「你走吧！咱們後會有期，我正有事忙着，也不能接待你了。」

任飛燕投以感激的眼光，連忙離去。

白如烟吁了一口氣，漫不經意地問道：「你們到這裡來幹甚麼？」

「那邊發現了十幾具屍體，又是獨行俠幹的，所以花娘子命咱們前來追尋，」那大漢說到此處，接着說道：「白姑娘，自你不告而別，大檔頭可想壞了，你還是回去一趟吧！」

「見着大檔頭爲我轉告一聲，就說我平安無事，待獨行俠了斷之後，我有重賞。」

「謝謝。」

白如烟生怕花雨娘相繼跟來，匆促回身離去。

* * *

夕陽已墜，暮靄四合。

一座荒涼的古廟中透現出微弱的燈光，廟門口有一個人影在來回的走動，似乎在那兒守護。

突然，蹄聲響起，一匹健馬疾馳如飛般在門口停下，四蹄甫住，馬上人已身手矯捷地翻下馬。

原在廟門口巡邏的大漢立刻迎了上去，悄聲道：「辛苦！」

來人道：「魏公公密令，大檔頭可在？」

「前往龍盤口巡視，怕要子夜才回。」

「那怎麼辦？」

突然，一道黑影從天而降，原先守護廟門的大漢翻身倒地，另一個傳令大漢也被一把鋒利的長劍抵住了咽喉。

宛如冰雪的聲音從那突襲者的口中發出：「密令拿來！」

他這裡才一出聲，離他不遠處，立刻亮起了一支火把，接着，二支，三支……連續出現了十數支之多，將這不速之客圍住了。

一個身執籐條的半百老人從廟中踱了出來，站在台階上，嘿嘿冷笑，他正是東廠的大檔頭魔鞭白浪。

「東方公子！」白浪陰惻惻地笑道：「咱們久違了啊！」

不錯，來人正是東方啟，他在層層包圍之下，他發覺情勢對他非常之不利，爲了復仇大計，只得委屈求存，因而冷冷道：「尊駕認錯了人吧！」

「老夫絕不會認錯人，」白浪冷笑着從台階上緩步而下。「方才你表現的閃電一劍，倒很有幾分功力，老夫很想領敎領敎。」

東方啟向四週掃了一眼，冷笑道：「看樣子你想以多勝少？」

「是麼？哈哈，有老夫在，恐怕還沒有別人動手的份兒。」

「那又何必擺出如此許多的人？」

「人倒是不少，明火執刀圍着你的人不算，另外還有數十名弓弩手潛伏暗中，那只是爲了防你逃逸，老夫年紀大了，自認脚下功夫沒有你快！」

「難道手上的功夫就會比我高嗎？」

「何妨試試？」白浪口說身動，飛快的欺身上前，手中籐條兜頭打下。

東方啟早已聽說過白浪手中那籐條威猛絕倫，但是那畢竟不是鋼鑄銅澆，怎擋利劍？因而存下了輕

敵之心，長劍上削直擊下來的籐條。

波地一聲，對方的籐條非但未被利劍削斷，反而發出了强大的震力，使東方啟握劍的虎口感到微微一麻。

東方啟雖冷漠，却不敢狂妄，在這一刹那間他已發現了白浪是他生平所遭遇到最大的勁敵。當時身形電閃，回劍反刺，他這一招旋身回手劍已使無數鷹犬喪失性命。

此刻他並不冀望這一劍能夠傷到白浪，只打算暫逼退對方，使他能有瞬息的時間去思索對敵之策。

又是波地一聲，白浪的籐條竟然硬生生接了他一劍，二人各自一個回旋，又恢復了原來的相對姿勢。

白浪冷冷笑道：「獨行俠，你的劍法也不過如此，還是快些棄劍投降，老夫保你個全屍。」

在白浪狂語之際，東方啟已想好了對策，對付白浪這種功力深厚，臨陣閱歷豐富的老江湖，如果慢打細攻，絕對討不了好，不如展開一輪猛攻，使對方無暇研判劍招的變化，也許還能奏功。

心念既決，立即揮劍而上，只見一道銀虹在白浪的前後左右纏繞，波波之聲，不絕於耳。

只不過眨眼之間，東方啟攻出了二十餘劍，若在平時，地上已然添上了二十餘具屍首，但此刻對敵之人却是魔鞭白浪，一個使白道義士聞名心悸的邪惡人物，因此東方啟一時之間，還無法搶到了上風。

這種打法，雙方必定同歸於盡，偏巧東方啟却不願在這個時候死，父仇未雪，魏奸未除，他說甚麼也捨不得慷慨赴義而死。

因而，東方啟在相搏之際有了顧忌，所展的劍法也就不能達到精銳巔毫。

相反地白浪却窺見了東方啟的弱點，每一招都硬打硬接。

東方啟的一輪猛攻逐漸式微，而那根籐條的威力却大大的增加了。

「丟劍！」白浪突發出一聲厲叱，籐條猛地掃向東方啟的右腕。

面對此一狠招，東方啟既無迴旋之餘地，只有橫劍相迎，這却是發出「篤」地一响，劍鋒竟然砍進了籐條之中。

東方啟正感意外之際，白浪忽然一擰手腕，身形半蹲，將籐條壓向地面上，硬生生的將東方啟的長劍卡住了。

劍鋒將有一半嵌入籐條之中，東方啟雖用力抽劍，却苦苦無法抽出。

刷地一聲，東方啟突覺背上一辣，抬頭一看，白浪的左手竟然多了一根細長的皮鞭，東方啟恍然而悟，「魔鞭」之號的由來，並非指那根籐條而言，可見這根皮鞭的威勢要更加厲害了。

白浪冷笑道：「還不丟劍麼？」話聲中揚鞭又抽。

東方啟已試過了一記熱辣辣的滋味，自是不敢逞强，連忙鬆手後避，那柄長劍終於脫手了。

白浪手中的皮鞭如騰龍在凌空飛舞，時而東，時而西，飄忽無常，東方啟全神貫注那鞭影的方向，時間一久，不免眼花撩亂了起來。

刷！白浪終於施展了煞手絕招，皮鞭如蟒蛇般纏上了東方啟的頸項。

東方啟心頭大駭，忙用雙手緊抓皮鞭，不使對方抽緊，突然卡察一聲，皮鞭上竟然多了無數根芒刺，東方啟只覺一股劇痛攻心，兩隻手掌心和頸項間已是鮮血淋漓了。

儘管如此，東方啟仍是不敢鬆手，不然，在頃刻之間，就會被白浪的皮鞭勒死了，他咬緊牙關，喘呼着，立定了脚根，準備和死神僵持到最後的一刻、一分。

「哈哈！」白浪放聲狂笑：「乳臭未乾小子，你嘗到了老夫魔鞭的滋味了吧！」

逞强之心消失了，東方啟沒有答話，即使說一個字，也會浪費他的不少精力，他明白，若想保護生命，就得存保精力。

「哼！」白浪陰森可怖的笑容在火炬照射之下宛如地獄厲鬼。「東方啟，你還不鬆手投降麼？」

「爹！」暗處突然發出一聲嘶叫，是白如烟狂奔了過來。

「哦！如烟！」白浪又驚又喜。

白如烟拉着父親的白浪的手臂，哀求道：「爹！放了他！」

「甚麼？」白浪兩道濃眉挑了起來，「你教爲父放了謀刺魏公公的歹徒？」

「爹！他不是東方啟。」

「你怎麼知道？」

「獨行俠有兩個，另一個才是東方啟。」

「不管他是不是東方啟，他妄想劫掠魏公公密令，必定也是謀反之人，絕不可輕恕。」

「爹……」

「閃開！」

突地，四週慘呼之聲四起，火炬一支支熄滅，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情勢頓形混亂。

只聽白浪嘶聲吼道：「何方狂徒敢來搗亂？」

一個沉悶的聲音道：「獨行俠是也，看劍！」

就在這一刹那，東方啟頸項皮鞭倏然鬆脫。當情勢甫變之際，他就有了心理準備，此刻頸項上的皮鞭一鬆，他立刻一撲向前，拾回了

長劍，雖然掌心疼痛，但覺內力未損，他又存下了和白浪一拚的念頭。

突然，一匹健馬衝到他身旁，一個急促的聲音道：「快些上馬！」

東方啟有些猶豫，然而對方的手腕却已抄到了他的脅下，那匹健馬並未停蹄，東方啟也就身不由主地上了馬背，這時他已發覺救他的人是仇天。

白浪大聲呼叫放箭，一陣疾矢射來，俱被仇天揮劍掃落。

一口氣奔馳了二十餘里，仇天才勒住韁繩，跳了下來。

東方啟心中的感慨眞是難以形容，他木然的坐上離鞍上，冷然道：「感謝相救！」

「不必言謝，我救你，只是爲了要你死在我的劍下，」仇天的語氣異常冷漠，頓了一頓，接道：「你的傷勢如何？」

「皮肉之傷而已。」

「白浪號稱『魔鞭』，未可輕視，你最好連夜趕去一心堡，任堡主的武功雖不驚人，療傷的手法却是很高明，再則，你還要帶一個信給他，義舉之秘密已被魏忠賢所悉，需要提防。」仇天的話聲一落，人已竄入暗影之中。

東方啟吁嘆了一聲，正待抖韁催馬，忽然聽到一陣急劇的蹄聲，同時還傳來一聲的呼叫：「東方公子、東方公子……」

東方啟聽得出，呼叫之人正是白如烟，他稍一猶豫，白如烟的馬兒已到了他的面前。

「幸好被我追上了，」白如烟氣喘吁吁地道：「你傷得怎麼樣？」

東方啟冷冷的道：「白姑娘，我曾警告你，不許你再跟着我。」

白如烟截口道：「別再和我鬥氣了，我是趕來送藥給你的，我爹那根皮鞭上的芒刺俱淬過劇毒。」

「眞的？」東方啟心頭大駭。

白如烟幽怨地道：「當時我眞想助你一臂之力，但是我又不能助你對付我爹，我……我眞爲難死了。」

東方啟的心情又鎮定了下來，冷冷的道：「不要說這些了，藥呢？」

「找個僻靜的地方讓我爲你療治。」

「用不着，拿藥來！」

「你不懂得如何用啊！」

「別以爲除了姓白之外，再沒有人懂得療傷，藥拿來！」

「唉！你這個人眞倔强，拿去吧！」她將馬兒兜近，遞過去一個葫蘆小瓶。

東方啟伸手去接，白如烟却閃電的拍擊了他的昏穴，當他的身體傾斜將要倒下來的時候，她以溫暖的懷抱迎向了他。

* * *

一座天然的洞窟，地上燃着一堆旺火，東方啟渾身汗濕淋漓，但他感到無比的舒服。

他仰起頭來，看到白如烟焦急中帶着憐惜的面容，東方啟在感激中又昇起了一股厭惡的念頭，他最痛恨別人對他憐憫的。

白如烟關切的道：「好些了麼？」

東方啟只試過內力，完缺無損，看看手掌，摸摸頸項，無半點傷痕，他知道這傷勢已完全好了。

「沒事了，」他淡淡地道：「現在是甚麼時刻？」

「卯正光景，洞外想必天亮了。」

「傷勢好得眞快。」他緩緩的坐了起來。

「一方面是因爲療傷的藥具有神效，另方面則是因爲你的內力深厚……」

東方啟打斷了她的話：「白姑娘，你可以走了！」說完之際，走出了山洞。

旭日將升，東方一片紅霞，晨風撲面，使人清爽，然而東方啟却被一股複雜的情緒困擾着。

白如烟跟在他的身後，幽幽的道：「你就這樣的趕我走嗎？你……眞是太冷酷了。」

「難道要我向你跪地拜謝救命之恩？」

「你，」白如烟被氣得面色鐵青，在朝霞輝映下變成了紫色，但她又忍住了，幽聲道：「你的心情不好，我不怪你，可是……」

東方啟却沒有聽她的話，揚長而去。

「等一等！」白如烟一面呼叫，一面跟上。

東方啟停了下來，沉聲道：「白如烟，這是我最後說的一次，不要跟着我。」

一股怨氣往上衝，白如烟忽然道：「東方啟，我跟定你了！」

東方啟轉過身來，厲聲道：「那麼，我要殺你。」

白如烟挺起了胸，瘋狂般叫道：「殺吧！反正你早已殺死了我的心，乾脆連我這副臭皮囊也解決了吧！」

東方啟的眉宇間突然浮現殺氣，在紅日照射下，晶光乍現，嘶地一聲，雪白的胸脯也出現了一道血痕，東方啟的手腕翻轉，正待揮下第二劍時，他的手臂突然在半空中僵住。嘴唇蠕動，臉上的肌肉抽搐，顯示他的內心被莫大的苦痛煎熬着。

白如烟緊閉雙目，神情顯得異常平靜。

東方啟的手臂垂了下來，吁嘆了一聲：「唉！白姑娘，你這是何

苦呢？」

白如烟睜開了眼睛，悽慘一笑，道：「我不能阻你爲父報仇，也不能勸我父親違背職守，除了一死之外，我還有甚麼路走？東方啟，殺我吧，死在你的劍下，我絕不會感到遺憾。」

白如烟似乎再也忍受不住心中的委屈，猛地撲進東方啟的懷中，嗚嗚咽咽地哭了出來。

東方啟輕輕撫着她的秀髮，內心感到無比的軟弱，他突然產生一種奇妙的想法，能夠和這樣一個多情而又善良的女人渡此一生，夫復何求呢？

突然，他又理智的抬起頭來，使他毫不考慮地揚起手點封了白如烟的昏穴，將她抱進洞中。

當東方啟咬牙離去後，另一個人進入了洞中，她是任飛燕。

她蹲在白如烟身邊，默默凝視，良久，她突然解開了白如烟的穴道。

白如烟翻身坐起，茫然地問道：「東方啟呢？」

「走了！」

「你……」

「白姑娘，」任飛燕截住她的話：「我非常敬重你，昨天我不愼失言，還請白姑娘多多原諒。」

「姑娘貴姓芳名？」

「我叫任飛燕。」

「哦！一心堡主的掌上千金。」

「不敢！」

白如烟解下了頸項的一串珠鍊，遞到任飛燕手中，苦笑道：「任姑娘，請你將這串珠鍊還給東方公子。」

「白姑娘，你難道不想和他見面麼？」

「是的！」白如烟鎭靜的點頭道：「請他原諒我，因爲我不能幫他甚麼。」

「白姑娘，你……」

晚了，白如烟嘴角沁出一縷鮮血，頭向後仰，面上浮現悽慘的苦笑。

* * *

一片大火，烈燄昇起了數十丈高，趕程走進一心堡的東方啟不禁心頭大駭，他辛辛苦苦趕了一天路，難道來得太晚了麼？

他順着那條乾涸的澗道拔足狂奔，刹那間便到了一心堡前那座廣場，腥風撲鼻，屍體狼藉，看來一場血戰已經到了尾聲。

以白浪爲首的東廠衆鷹犬圍着一個執劍的年輕人，東方啟看得明白，那人是仇天。

東方啟颼地拔出長劍，沉叱道：「白浪，東方啟在此，不要錯殺無辜。」

「咦！」白浪停止了攻擊，冷笑道：「怪了！究竟誰是東方啟？難道爭着做東方明的兒子，也是件榮耀事嗎？」

「我是東方啟，」東方啟騰身而起，躍入包圍圈中，「來吧！咱們倆總有一個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仇天高聲叫道：「東方啟，你那條命是我的，小心點！」

「嘿嘿，」白浪一聲獰笑：「原來你才是眞正的東方啟，今晚就讓你和你老子在陰間團聚吧！」

說着，揮鞭猛掃，他的鞭勢不但凌厲，似乎還藏指揮密令，原來包圍圈竟然一分爲二，白浪獨鬥東方啟，花雨娘、劉赤、查子玉等人則全力圍攻仇天。

仇天一面應戰，一面叫道：「東方啟當心那老子的皮鞭，待我解決那帮鷹犬再來助你一臂之力！」

話聲未落，慘呼突起，劉赤首先被利劍穿心，手中獨脚銅人一陣亂舞，竟然打死了兩個自己人。

東方啟在這邊和白浪對敵，採取的是消耗戰術，對方的長鞭纏人，使他近身不得，因此他以靈巧的身法閃避騰挪，等到對方力竭之後，再圖反攻。轉眼間，白浪揮出了數十鞭之多，却未傷到東方啟一根毛。

那邊又傳來一聲尖叫，原來是花娘子中了仇天的利劍。她一踣地不起，查子玉難免心膽皆寒，正想脫身擺脫戰圈，仇天的長劍隨後趕到，從他的背後刺進，前胸穿出。

主將一死，鷹犬自然慌亂，刹那之間，數人俱死於仇天劍下。

現在只剩下白浪一個人了，他喘吁着，眼眶裡射着了獰色，皮鞭猶在空中揮舞得噓噓作聲。

東方啟退後一步，朗聲道：「白浪，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只要你答應離開東廠，不再爲虎作倀，我願放你一馬。」

仇天連忙叫道：「東方啟，你簡直是與虎謀皮，吃慣了血腥的野狠豈願學狗一樣去吃屎麼？」

「仇兄，你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東方啟又轉頭向白浪道：「怎麼樣？面對兩個獨行俠的利劍，你休要心存僥倖。」

白浪揮舞中的皮鞭停了下來，冷冷的道：「老夫縱橫江湖大半生，此刻答應你又焉知我事後不會反悔？」

「只要你存心自投死路，反悔又何妨？」

「好！」白浪點着頭，緩緩將皮鞭圈攏。「我答應從此離開東廠，事實上，我不離開也不行，廠衞精英喪盡，魏公公絕不會饒我。」

東方啟回劍入鞘道：「白浪，你有一個孝順的好女兒，爲了她，你也該好自爲之，山河壯麗，大地遼闊，何處不可以安身立命。魏閹

臣絕對摰不到你的。」

「多謝指點，請受一拜。」白浪一步向前，必恭必敬地屈膝一拜。

東方啟連忙彎腰一扶，道：「不敢！」

仇天忽然大叫道：「東方啟小心有詐！」

就在他的喊聲中，白浪的右手已多了一把雪亮的匕首，閃電般刺向東方啟的心房，兩人貼身太近，使他無法閃避。

仇天一面告警，一面挺劍飛撲而來，白浪奮力打出一鞭，因此他身體重心略有偏差，右手的匕首也就稍稍斜偏移，自東方啟脅下穿過，左肋被劃破了一道血口。

東方啟在變化倉猝中，已然萌生一拚兩亡的打算，當白浪的匕首自他左肋擦過，他的利劍已在對方的胸口上劃了一個「×」形的血痕了。

白浪發出一聲慘厲的呼叫，向後倒下，東方啟不禁吁了一口氣，當他一旋身形，側首望去時，渾身像遭受電殛般猛地一顫。

原來仇天也倒在地上，白浪的皮鞭緊緊地纏着在他的頸子上，東方啟也不管皮鞭上的芒刺可能會使他中毒，迫不及待地將他繞在仇天頸項間的皮鞭鬆了下來。

當他看到仇天項間的傷勢時，心頭不禁一凉，皮鞭幾乎勒斷他的頸項，絲絲熱氣自項間冒出，傷者的喉管顯然已經斷了。

他抱起仇天的上半身，吃力地問道：「仇兄！仇兄！你怎麼樣？」

仇天睜開了眼睛，吃力地道：「那老小子怎麼樣？」

「死了！」

「哦！」仇天面上流出慘淡的笑容。「東……方啟，眞有些不……甘心……因爲你撿的便宜……太……太大了！」

仇天噓了口氣，死在仇家的懷抱中。

東方啟木然，頃刻間，一切悲憤竟然消失了，他變得木然已極，只是楞楞地望着熊熊的烈火。

一陣馬蹄聲來到了近前，一個惶急的聲音在東方啟的耳邊响起。「東方公子，這……怎麼了？」

東方啟從聲音中就聽出了來人是任飛燕，他連頭都沒有抬，低聲地說道：「任姑娘，請節哀，令尊可能已遇難了。」

照情理說，任飛燕該呼天搶地的大叫大哭，但情形却是相反，她表現得出奇的鎭靜，良久才喃喃道：「他老人家早就存了殺身赴義的決心，他是死得其所，我不但不哭，反而會更加堅强，我要親自斬下魏閹臣的頭顱。」

東方啟默默無語。

任飛燕悄悄低聲道：「東方公子，盼你也要節哀，白姑娘斷舌自盡了。」

「哦！」那是一聲驚惶，凄厲的低叫。

「這是她教我轉交給你的一串珠鍊。」任飛燕取出珠鍊，掛在東方啟的頸項上。

東方啟撫摸着圓滑的珠鍊，默默無聲。

良久，任飛燕才緩緩道：「東方公子，讓我們共同將一些忠義的骨骸埋葬吧！魏奸未除，我們的責任還重大得很，得在明天離開此地才行！」

「是的，」東方啟站了起來，道：「魏奸未死之前，我們肩負的責任還重大得很。」

* * *

在晨光曦微中，東方啟偕同任飛燕離去，儘管他的心情沉重已極，而他却已不再獨行。

他的身旁有活着的任飛燕，心中已有死去的仇天和白如烟，他永遠不會有獨行之感了。

（完）

上文提要：元十三限和諸葛先生雖是同門師兄弟，素有怨隙，諸葛已打敗智高手下的「七絕神劍」中的六人，只剩一人由元四師弟應付，豈料元十三限雖然戰勝，自己也受了重傷，反而對諸葛增加了怨隙；其次是二人熱戀小鏡而踩入了情局。天衣居士因救織女而被夏侯四十一和三鞭道人放倒，幸好小鏡領諸葛和元十三限救了天衣居士、織女……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　飛・圖

驚艷一槍

殘局變成死局　情仇越結越深

小鏡練功的時候，多要藏身在布袋之中。

——這布袋就叫着「乾坤艷紅袋」，這布袋不但可以收拾對手，對付敵人，還有一種獨特的功能，人若藏身其中練功，習一時辰可收別人一日之效。

不過，她這布袋是得自他人之手，還未能完全熟悉使用之法。

這一回，她恰好在布袋裏練功，卻因心念天衣居士是否能救得織女，一時迷惘，竟給布袋裏的雜氣所困，無法自解，掙不出來，眼看就要悶死在布袋裏。

恰好這時諸葛先生却來了。

天衣居士跟他同一師門，白鬚園的陣式還難不倒他。

他找不到二師兄。

卻找到了一口會蠕動的布袋。

他用了七種手法來解開布袋。

——要是來的不是「自在門」的高手，這布袋還眞是解不開，活美人也就變成是死美人了。

布袋啓處，只見一雲鬢半亂，星眸半閉，給焗得有點暈陀陀的美人露出半身來。

諸葛先生的心房仿如給打中一拳。

這是諸葛先生首遇小鏡。

* * *

小鏡待知道來的是天衣居士的師弟，喜出望外，便要帶他一起去「萬玉觀」接應織女。

但她給布袋悶得有點暈沉沉的，於是便要到「清淺小居」略作梳洗再走，另外，她要找出傷藥爲諸葛先生治療。

這時，元十三限恰好也翻入此處。

「清淺小居」也在「白鬚園」裏，那是天衣居士留給織女和小鏡住的地方。

這也可以說是小鏡的「家」了。

元十三限也是「自在門」的人，這陣勢自然也攔不了他。

他一向多疑，乍見有個女子，不知是敵是友，便先行跟踪着看個究竟再說。

這一跟，對這俏妙的倩影，已有好感。

而且，他竟發現，這女子連自己家裏也可以迷了路。

她走來走去，竟走不出去。

其實，小鏡雖然聰明靈巧，但平時却也是個小迷糊，心神恍惚的時候，是常在家裏迷路的；心不在焉時，見了熟人也認不出。

事實上，有大智大慧，能解決大問題的人，不一定能對小事小節也能應付自如；同樣的，能把日常小事瑣務都處理得頭頭是道者，不見得就能克服重大的事體。

好笑的是，元十三限忍不住現身出來，爲小鏡引路。

小鏡一點也不訝異他的出現。

她對「白鬚園」也並不熟悉，那時候，她也未理解天衣居士、諸葛先生和元十三限師兄弟之間的關係。

如果她那時能了解，以小鏡置身事外時的冰雪聰敏，或許便能避開他們之間的一場僵局了。

那天晚上，她見了諸葛先生之後就迷了路。

帶她回到「白鬚園」大堂「金河廣場」的是元十三限。

於是元十三限又跟諸葛先生會上。

當眞是「冤家路窄」。

元十三限誤以爲諸葛先生把最可怕的敵手「劍」留給他應付，害他受了傷，他本來一見諸葛小花就要大鬧一場。

可能還會大打出手。

可是，當着小鏡的面前，他倆既沒有吵，也沒有鬧。

而且還靜靜的讓小鏡姑娘拏出天衣居士的藥物，接受療傷。

甚至還聽從小鏡的話，爲彼此的傷口塗藥和煎藥。

接下來，小鏡就道出天衣居士赴「萬玉觀」一事。

兩人當然責無旁貸的赴「萬玉觀」。

他們及時趕到。

天衣居士因無法在織女受脅持下攻襲夏侯四十一，還受了重傷，正危急間，他的兩個師弟來了。

夏侯四十一是何許人。

他一下又即放棄武鬥，提出要求：

他可以放了織女，條件是他們也放他和三鞭道人一條生路，否則，他寧可殺了織女，力戰到底。

天衣居士要求諸葛先生和元十三限答應下來。

織女雖穴道受制，但神智未失。「不可以，殺了他！」

天衣居士不能這樣做。

「一定要殺了他，這畜牲！」

她受過凌辱，所以恨絕了夏侯四十一。

天衣居士仍然要求二位師弟答允條件。

諸葛先生一下子就看出了，織女對二師兄極爲重要。

所以立刻答應下來。

元十三限是因爲小鏡的目光。

那是央求。

對元十三限而言，這是他唯一絕對服從的「命令」。

「你逃得了今天，」元十三限對夏侯四十一說：「你終究還是必死在我手上的。」

所以，夏侯四十一放了織女。

因此，夏侯四十一和三鞭道人得以安然身退。

天衣居士也因而受了重創。

傷了筋脈。

他本來就先天體質羸弱，經此一役，他對高深的武功就更加不能修習了。

織女跟天衣居士雖然誤會冰釋，織女對天衣居士爲她負傷更感內疚，可是織女因受了夏侯四十一如此大辱，心裏有了陰影，加上妊娠期的不安，性情也變得多疑易怒了起來，動輒與天衣居士爭吵不已，使得他十分懊惱。

他們五人聚在一起時，是「自在門」最有力量之際。

全盛時期。

他們爲國殺敵。

爲民除害。

爲江湖打抱不平。

爲武林主持正義。

如果他們能這樣結合在一起，爲國爲民爲武林做事，那是天下之福，黎民之幸。

但另一種僵局也逐漸形成了。

那是小鏡和諸葛先生、元十三限的微妙關係！

元十三限喜歡小鏡。

當他在未見到她容顏前已給她的風姿迷住了。

諸葛先生也深愛小鏡姑娘。

解開布袋的一刹，那惺忪的女子彷彿早已在他的懷抱裏睡了幾個恬靜的時日。

* * *

愛情的可怕是：易發難收。

愛情也總是不講究來龍去脈。

諸葛先生喜歡她，因爲她不僅是他的紅粉，也是他的知音。

無論琴棋詩書畫、刀槍劍戟、茶酒歌舞、禮儀經典，諸葛先生跟小鏡都一談不能停止，有他在，他日麗中天般的生命裏有了她的溫柔夜晚，她的寂寂長夜裏也有了他的燦華燭照。

他生命了她的夜晚。

她柔情了他的亮。

可是他的心思比森林還要隱蔽。

因爲元十三限。

元十三限深愛小鏡。

自從見到小鏡之後，他不再那麼桀傲不馴，那麼孤僻暴戾，他平和了，溫和了，人也和氣多了，就算憤怒時也可以開心着的。

因爲小鏡是他命途多舛時暫擺放一邊的溫柔。

這柔情他是與生俱來的，只是他給不得志冲昏了神智，一時遺忘而已。

他是能夠成爲一個好人的，就算仍然不得意——但他不能失去小鏡。

那也許是他最重要的，向好的、向上的、向善的最佳一個(也可能是唯一的一個)機會。

故而成了僵局。

* * *

元十三限覺得自己再也不能輸給諸葛先生。

再這樣輸下去，自己也不認為自己仍然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人了。

甚至連人都不是了。

一個人不能老是輸下去，輸久了，會覺得自己是個不會贏、不能贏、沒有資格也不值得贏的人了。

一旦如此，勝利就與他絕緣了。

就算我在事業上不如他，難道在愛情上也不及他嗎?

怎麼?

元十三限自信樣子長得比諸葛先生好看。

他高大。

諸葛矮。

他俊。

諸葛只有一張帶點女性化的臉。

他也自覺武功遠勝於諸葛。

而且他對小鏡情有獨鍾，深情專注。

諸葛卻一向都有很多女人。

諸葛小花一向都風流蘊藉。

——他原名「正我」，但他不喜歡這名字，他嫌它太「正」了，也太「自我」了；他自號「小花」，因爲他喜歡「花」，他說過：「爲了看一朵漂亮的花，那人一生便不算白活；每天只要看見一朵花，那一天便沒有白過。」

天衣居士却正好跟他相反。

他原姓「許」，原名「笑了」，他卻認爲自己的人已太懶閒散漫，應該改個比較莊重一點的名字，所以叫做「國屯」。

元十三限沒有別號。

亦無綽名。

因爲他不讓人爲他亂取。

取得不貼切的他不高興，取得貼切的他不承認，所以取名的人都給他殺了，綽號自然也流傳不下去了。

以他這種人的脾性，是敗不得的。

但他却常敗給諸葛先生。

所以在愛情這一環節上，他更敗不得。

因爲已失敗不起。

可是，可惜的是，一個輸不起的人往往就是個贏不得的人。

眞正的贏家多常是不怕輸的人。

諸葛確然本性風流，人以爲他主持正義，性情定必古板保守，其實不然。

日後，他之所以能多年來在這好玩貪樂的皇帝身邊任事，扶植國家精英，保存民族元氣，便是因爲他能從善如流，能投人之所好，但又不損己之原則的性情所致。

他有很多女人。

艷名四播的青樓女子，名動京師的大家閨秀，劍膽琴心的江湖俠女，溫柔可人的小家碧玉，他有的是她們繫於其身的柔情千縷。

但他只對小鏡姑娘動了眞心。

眞情。

壞就壞在這裏。

當你動了眞情，就不能輕鬆對應。

因爲你已經放不下。

所以玩不起。

* * *

一個玩不起的浪子可就不是浪子。

諸葛先生不是浪子。

他是個智者。

可是，一個放不下的智者，也絕對不是個眞正的智者了。

諸葛先生曾經很崇仰一位武林前輩。

這前輩姓李，原是一位探花，諸葛驚才羨艷，因前輩有絕世的武功，也有絕頂的才情，從情懷到人格，都令他心儀不已。

但他一直都「不佩服」這位「小李探花」用情的態度。

「小李探花」爲報答他好友的救命之恩，竟把他心愛的女人拱手讓給了好友，自己黯然離去……

這是甚麼玩意呢?

這看來寂寞、傷情、瀟洒，其實，這只是最最無聊、自私，自以爲好漢的做法。

那女人成了什麼?貨品?禮物?還是一個不想要了的包袱?他這樣做，換回來的不是偉大，而是「痛苦」！

三方面的「痛苦」。

他自己的、女友的、救命恩人的。

「小李探花」是個了不起的武林前賢，他每一刀的風華，每一舉措的風采，都成了典範。

但不是他的用情。

在「情」字上，他造作、自私、一廂情願，連個市井賣豬肉，街上掃地，井邊打水的阿貓阿狗都不如。

諸葛先生常爲「李探花」惋惜。

他可不會這樣子。

眞要愛一個人，就得爲他痴爲他狂，不要推來讓去的，誤人害己。

沒想到，俟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却仍是成了迷局。

當局者迷。

* * *

這是個道道地地的迷局。

諸葛先生深愛小鏡姑娘。

但他知道有一個愛得比自己更深，更不能失去小鏡的人。

那就是元十三限。

他的師弟。

他希望他的師弟能有成就。

他一向認爲元四師弟會比自己出色。

他也不想再打擊元四師弟。

再要有誤會，只怕這一生一世都解不了。

可是就算是這樣，他也沒打算把小鏡讓給元十三限。

——愛不是財物。

——它不是「身外物」。

——愛在心中。

——愛是不能讓的。

不過，他卻以爲元十三限對小鏡而言，比自己更爲合適。

因爲自己風流不羈。

小鏡決不能容忍這些。

她是水一般的女子。

禁不得濁。

受不住困擾。

元十三限則對情認眞、專注、深刻不移。

再說，自己立意既在人世間跑這一遭，就打算爲國爲民盡點心力，但人逢亂世，光只是要完成這一小願，只怕就隨時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他雖然深愛小鏡，但仍不可能爲她而棄絕江湖，隱身山中。

她跟他在一起，只有涉險的份兒，不安定的遭遇，說不定還有悲慘的下場。

跟元十三限則不會。

只要有了小鏡爲妻，他師弟是個可以放棄一切的人。

小鏡需要的是這樣的男人。

元十三限是。

諸葛先生却知道自己不是。

何況，他再聰明絕頂，但在感情上仍有勘不破、看不透之時。

——或許是因爲他那時候還太年輕之故吧！

智慧，畢竟不同聰明，是要歲月和閱歷浸透出來的。

他以爲小鏡姑娘也對元十三限有愛意。

她對我那麼好，可是對元四師弟也很好，她一定是難以取捨了吧，既然如此，自己又何必使她爲難，令她心傷呢?

他不瞭解小鏡在他未直接表達心意之前，不便明言她愛的只是他，她對元十三限好，那只是友情，此外，也因少女天生的矜持和心思，想以元十三限來激起諸葛先生的醋意。其實，她對兩人的感情是分明不同的，不一樣的，他們兩人，人在局中，看不出來，天衣居士可是瞧得分明。

所以有一日，他去問小鏡。

他是去勸她。

他是過來人。

他不想小鏡因一時把握不住，把絕望推入了絕境。

他自己也深受愛情之苦。

他不願自己欣賞和關心的人也受到禍害。

沒想到他這一插手，却使大家都墜入了局裏：

兩個局中！

第一個局是天衣居士許笑一爲人佈下的，但他自己也踩入了局裏。

他去問小鏡姑娘：妳喜歡誰?

小鏡姑娘反問她：你說呢?

他不假思索便答：諸葛。

答對了。

確是諸葛先生。

這點天衣居士看得很準。

旁觀者清。

雖然，元十三限對小鏡看來比諸葛先生用情還深。雖然，元十三限的機會要比諸葛先生好多了——諸葛小花似有意避開小鏡，而元十三限千方百計去親近小鏡，但饒是這樣，天衣居士仍然認爲小鏡愛的是諸葛。

許是因爲美麗女子總是易對浪子動情之故吧?不過諸葛也不算是個徹底的浪子，或是因爲美麗女人總是不注重注重她的人，而總是較注重不注重她的人之故罷?可是小鏡似乎不是個不懂珍惜的能擁有的和已經擁有的女子。而且，看來不動情的諸葛正我，在天衣居士看來，已不「正」不「我」了，渾身上下活着，都只爲了個小鏡姑娘，幾乎生死不理：所以像他那麼個原是智能天縱的人，弄得神魂顛倒，硬要強作冷漠，却隱瞞得如此失魂落魄，連他在「白鬚園」裏養的鸚鵡都能啄得出來，猞猁不必眨眼都看得到，狗不用鼻子也聞得到。

他深愛小鏡，毫無疑問。

她也愛諸葛，雖然她多半時候只跟元十三限說話，這不是好現象，女孩兒家總找「兄長型」的人談心，可是元十三限雖然已知道這一點，一味受寵若驚，只要小鏡肯跟他聊天，要他做事，請他幫忙，他就開心得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剎那擁有。

不過，天長地久也是無數個剎那聚合而成的，元十三限至少覺得當時幸福，那麼，那時的確是他最大的幸福了。

今天，她沒跟諸葛說話，只跟我說話。

今天，她跟我一起到後山去，研究如何以劍招化爲箭招，她並沒有找諸葛一道。

今天，她見我爲她佈解「七星正响陣」，烈日如炙，汗落如雨，她用懷絹爲我抹汗呢，啊，別說淌汗了，就算流的是血，也是不枉了。

他是這樣想的。

眞正的愛情本來就是一廂情願的事，能戀愛只不過是一個變成你情我願的意外。

天衣居士却不是這樣想的。

所以他「自告奮勇」的去問小鏡。

多年之後，他也捫心自問：他爲什麼要去管這一檔子的事？

主要他是關心：關心小鏡，還有他兩個師弟從恩怨變爲情仇。

另外他也特別關心：關心小鏡，他對她有一種照顧之情。那是一種甚麼樣的情感呢？他甚至也說不清楚。也許是他的兩位師弟認識小鏡之故吧？他覺得自己對她該有些責任。或許是他先相識織女而致與小鏡永遠只可能是「兄妹之情」的原故吧？他覺得他和她之間似有些遺憾。總之，這使他好奇的問了這一句話，而且多管閒事的管了這一樁他原本說爲置身事外的事。

他道破了小鏡女孩兒家的心事。

小鏡哭了。

她不知怎麼辦才好。

——諸葛待她冷淡。

她不知他心意若何。

——元十三限對她熱烈。

她開始只是用他來激諸葛小花，後來對他也眞正生了一種「父兄之情」，現在却不知如何來婉拒他而不使他傷心。

天衣居士見小鏡梨花帶雨的憂煩，他便忍不住挺身而出揭破了這當局者易迷的天機。

「正我是喜歡妳的，正是因爲他喜歡妳，所以才要逃避妳，因爲他以爲妳喜歡的是元師弟，而又不想傷四師弟的心。」

小鏡也迷茫了。

她也不想令元十三限傷心。

她開始明瞭元十三限對諸葛先生的敵怨。

她不想因爲自己的關係使兩人怨隙更深。

但如果不傷元十三限，自己與諸葛先生得要傷心。

——傷一輩子的心。

小鏡別的事都很無所謂。

可是愛情不能無所謂。

愛情本身就得要拿不起放不下的。

愛絕對是同時付出和獲得的。

她不知道該怎麼辦？

她問天衣居士：我該怎麼辦？

＊　＊　＊

天衣居士是個聰明人。

聰明人懂事。

——懂得做人處事。

在人生裏，懂得做人要比懂得做事更重要。

一個眞正夠聰明的人，是曉得自己決不可插手別人的幾件事。

——家庭事。

——志業取向。

——感情上的事。

可是，像天衣居士這樣的一個聰明人，却還是管不了不該管的事。

到底他是爲了顯示他的智慧？能耐？還是要討好、取悅小鏡姑娘？或是他自己也沒弄清楚自己也身陷在另一迷局裏？

這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或許，連他自己也不曉得。）

他要助迷局裏的人。

但他自己却在另一迷局裏。

就像他勸別人不要自殺，但正在殺死自己，而受勸的人却成爲將要償命的兇手！

＊　＊　＊

他也不想元十三限將諸葛小花恨得更深。

但又要元四師弟死心。

所以他竟想出了一個「點子」：犧牲自己！

＊　＊　＊

既然小鏡不愛元十三限而若表明愛的是諸葛先生，定必使元十三限更恨他的三師兄，而且因爲元四師弟對小鏡深情痴戀，是以諸葛小花也不敢對小鏡表露心迹，故此天衣居士讓四師弟知道小鏡愛的是自己而讓他死了這條心。

這是一個長句。

這也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實際上，故事本來很短，意外却很多，它的後果和後遺症也很悠長和可怕。

＊　＊　＊

天衣居士設了一個局。

他和小鏡對話。

纏纏綿綿。

他故意讓元十三限聽到。

他要元十三限知道小鏡愛的是他。

好讓他「知難而退」。

可是，他意料不到的是：元十三限聽到了的同時，織女却也聽到了。

織女氣忿極了。

她留字、出走，從今以後再也不理會天衣居士。

當然也不會予他解釋的機會。

天衣居士發了急，可是沒有用，本來已經有了裂痕而今竟已破碎了的鏡子，是不可能復原的。

同一時間，諸葛先生也踩入另一局裏。

由於對感情的難以取捨，逼使他要冒險中求平靜，所以他一個人去對付劍神、劍仙、劍鬼、劍妖、劍魔、劍怪，還有「劍」等七大劍手，自料必死，却把殺智高之功留給元十三限。

元十三限那時受盡感情上的創傷。

這反使他生起一種必殺的力量，而且還突破了他武功上的難關。

他眞的殺了智高。

他這回也「感覺」得出來：是諸

葛先生「讓」他得手的。

所以他殺了智高之後，即與諸葛先生並肩作戰，擊退「七絕劍」。

諸葛其實並沒有戰敗，他雖然負傷並未痊癒，但上次那一戰，「七絕神劍」七人所負的傷，要比諸葛小花和元十三限更重。

這一次，是師兄弟二人聯手退敵。

在諸葛先生的感覺裏：是元十三限出手救了他。

他慶幸。

感謝。

同時也發現了元四師弟的心喪欲死。

他恭賀元十三限殺了元惡，便試探對方傷心的理由。

這時候，元十三限覺得諸葛三師兄很親切。

——同是情場傷心人！

他把小鏡所戀者是天衣居士一事告訴了諸葛。

諸葛大爲震動。

——小鏡喜歡的竟是二師兄！

——二師兄怎對得起織女？

——四師弟怎受得起傷心？

他決意去質問天衣居士。

恰好天衣居士因織女的誤解，已無精打采，心情黯淡。

對諸葛先生的逼問，天衣居士幾要動手——他却是爲了諸葛而受累的。

幸好諸葛是個冷靜的人。

——除了對愛情，他一切都很明晰、明理、明智。

他從天衣居士的匆急和突怒中覺察：天衣居士和小鏡姑娘的關係決非姦情，而是別有內情。

他追問始知。

天衣居士是爲了他，才會使織女致生誤會，因而決裂。

這時，他們的對話，却都給一人聽去。

元十三限。

＊　＊　＊

元十三限是傷心、孤寂、悲憤的。

——沒有人幫他。

——他是一個人的。

——他甚至覺得自己就連戀愛也沒有權利。

人人都在騙他。

欺他。

訛他。

沒有可信的人。

他恨絕了他們。

——這使得他一廂情願的以爲：是諸葛先生請天衣居士來訛騙他。

他衝出來，大罵。

「你們兩個狗東西，我一輩子都不會原有你們的。」

然後就走。

諸葛和天衣都追截不到他。

元十三限善於故佈疑陣。

但他却在半路遇到了一個人。

小鏡。

＊　＊　＊

滿臉淚痕、滿懷傷心，氣煞了也是恨絕了的小鏡姑娘。

因爲她的親父被狙殺了。

兇手正是元十三限。

＊　＊　＊

於是他們必墜入局裏，永難翻身。

殘局就像歡聚的人忽然都變成了白骨。

收拾殘局就像是收拾吃剩的菜餚一般，它畢竟曾經美妙、美味過。

但是現在到底只是一堆垃圾。

＊　＊　＊

智高是小鏡的父親。

小鏡本來就姓智。

她原看不過眼家族的所作所爲，離開家庭，但有人殺了他的父親，這仇却怎能不報。

她從目覩者口中稱悉，殺父仇人正是元十三限。

她要殺元十三限。

元十三限氣極了。

他自知中了諸葛先生的「計」。

他向小鏡解釋。

小鏡當然不聽。

她向他出了刀。

她的刀叫做「雪泥刀」。

刀如雪。

——每一刀卻能把人斫成肉泥。

元十三限可氣慘了。

——既然妳不信我，既然大家都坑我，既然我活着也沒有用，妳要我死我就死吧！

於是他不閃。

不躲。

硬受她這一刀。

刀着。

——因要報殺父之仇，小鏡這一刀自然下手不輕。

她本來是一刀要仇人的命。

但仇人竟然不避。

而且這「仇家」本是她的好友。

——不久前她還蓄意傷了他的心。

所以她留了手。

元十三限臉上捱了一刀。

從今以後，他那張俊美的臉，就破了相，毀了容。

——一道刀疤，從右額角至左額角，深，而且長，並且十分厲怖。

小鏡也覺得十分畏怖。

她本來要再斫第二刀。

而且她已砍了。

第二刀就斫入元十三限左胛骨中。

刀鋒已嵌在體內。

——只要再一發力，就會把他

砍爲兩半。

小鏡却住了手。

在此時停了手。

「你……爲什麼不避？」小鏡怖然問：「爲什麼……不還手？」

「妳殺我，我心甘情願，死在妳手上，我做鬼不會報仇。」血流披臉的元十三限慘然道：「我只是不甘、不平、不服氣……」

「我爹是你殺的……你有什麼不服？」

「你爹是亂賊逆黨，殺害無辜，不可勝數，殺了他也無不對，你是他女兒，爲報父仇殺我，也是理所當然。但我只恨……」

「恨？」

「恨受人利用！」

「誰利用你？」

「諸葛正我！這道貌岸然的陰險小人！」元十三限道出了：諸葛先生力敵「七絕神劍」，卻故意把誅殺智高留給自己。

——諸葛先生這樣做，無疑是把元十三限推入了跟小鏡必然決絕的局面。

——諸葛先生更唆教天衣居士假意和小鏡暗結情緣，一方面把織女氣走，另方面可做盡好人，不費吹灰之力誆走元十三限，而可輕易贏取佳人芳心。

——諸葛心毒，可想而知。

元十三限不知道諸葛也不知智高竟是小鏡之父，只恨自己中了計。

小鏡聽了，也大爲驚疑。

——將信將疑。

這時際，諸葛卻正好見元十三限傷透了心，而天衣居士爲了相幫自己，以致跟織女成寃家，他不能自釋，竟做了一件他以前最鄙視「小李飛刀」所作所爲的事。

——逃避。

——逃開感情的漩渦。

他這一「逃」，是去替天衣居士把織女「追」回來。

他雖然把事情的要害，費了極大的唇舌，向織女解釋清楚了。

但織女那時已產下「天衣有縫」許天衣。

她在感情上，經已倦乏了。

而且她患了一種病。

一種奇病。

她突然間完全蒼老了——老得連辛辛苦苦在找她(天衣居士)、幫她(諸葛先生)、害她(夏侯四十一)這些人面對面時也全認不出她來。

她竟不必易容就沒人認出她。

她在心情上飽受打擊，非常凄涼。

她專注在刺繡上。

——這一來，她那出奇不意、化腐朽爲神奇的針法，才眞正光大了「神針門」，名揚天下。

諸葛先生終於找着了她，是因爲一幅刺繡。

——綉的雖然是明山麗水，但卻以一種殘山剩水的筆調來勾勒，悲山哀水的針法來刺繡。

下針的人心情必然凄苦。

所以他找上了物主。

他認不出她，卻仍認出了她的作品。

果然是織女。

跟他解釋之後，織女仍不再回頭。

她已失去了回首的心情。

她跟天衣居士實在太無緣了，以致她每次和他在一起，不是他有難，便是她有難，所以，這使她以爲天意如此，不敢和他在一起了。

＊　＊　＊

小鏡卻在諸葛找上織女的時候她也找到了織女。

她只知道諸葛憑了一件刺繡品找到了織女。

她並沒有去找。

她相信了。

她相信了元十三限的說法。

她生疑了。

她懷疑起諸葛先生的人格來。

——若是她能跟諸葛先生進入「錦繡山莊」的「女紅居」見了織女的容貌，她就斷斷不會遷怒於諸葛了。

可是她是聰明人。

聰明人懂得保護自己，不受傷害。

她也不想再看到喪心病狂的諸葛正我和天衣居士妻室織女纏綿的情狀。

所以她逃離。

逃離之後的她，想要報復。

——如何報仇呢？

傷他的心？

——傷一個人的心要比傷人的身體還傷！

她決意要傷他的心。

——如何使他傷心？

她決定要嫁給元十三限。

這還不夠。

她還要元十三限，立定大志。

——立志殺諸葛小花，替她報仇、報父仇、報心裏的仇！

＊　＊　＊

小鏡嫁給元十三限。

她不僅把身子給了他，還把「傷心小箭」也給了元十三限。

——傷心小箭是以情爲弓、愛爲矢，原本是智高的寶物。

但智高永遠沒有機會使用它。

因爲他好的是把刀。

不是武功。

好權而有權的人，永遠是個忙人。

忙人不能好好淫書。

也很難專心習武。

所以智高只傳有「傷心小箭」，但却不會用它——給別人他不情願

，自己練又沒有時間。

而今小鏡把「傷心小箭」給了元十三限。

元十三限自己有一套「心箭大法」。

——那是韋青青青親授的。

而今正好派上用場。

這是一種絕世的箭法。

只要學成了，就必能射殺諸葛先生！

可是他一直收拾不了諸葛先生。

因爲他沒有練成。

＊　＊　＊

要眞正練成「傷心小箭」還有一個要害：那就是「山字經」。

——「山字經」普天之下，只有一人修得。

那就是三鞭道人。

＊　＊　＊

許是因爲失去了才知珍惜，得到了卻不知道愛惜，小鏡嫁給了元十三限之後，不但小鏡不快樂，元十三限也很不快樂。

那時候，諸葛先生因斷然捨棄了愛情的羈絆，在事業聲名如日中天，受到朝廷新黨和天子的賞掖，很快便成了足以號令天下，權傾朝野的人物。

許是因爲這樣的比照下，元十三限更自慚不如，所以才更加沮喪不忿吧？

他一直練不成「傷心小箭」，而以其他武功又不易取勝於諸葛，這樣的話，既不能替自己雪恥，更不能爲小鏡復仇，這樣的話，小鏡是白嫁給他了。這些焦慮使他的性子更加多疑、暴戾、火燥吧？

其實他比諸葛先生幸福。

因爲有了小鏡。

而且他比諸葛幸運。

因爲他不必捲入朝廷和宮廷中的醜惡鬥爭裏。

可是他不服氣。

他覺得自己運舛。

不過，這也許是因爲他感覺到了——小鏡其實愛的是諸葛，而不是他，只不過，小鏡爲太恨諸葛，所以才利用自己，去報殺父之仇……說來說去，還是爲了諸葛，連嫁給自己，也是爲了諸葛，不是自己！就算她嫁了給他，他很清楚的知道，她的心並沒有得到！至少決不是他的！

所以，元十三限不敢去面對。

他只有猛練「傷心小箭」。

傷心的人練傷心的箭。

人傷心。

箭更傷心。

＊　＊　＊

本來，元十三限、諸葛小花、天衣居士還有織女和小鏡，都是一時之選的絕世人物，可是，爲了一點兒俗世的爭强鬥勝，還有勘不開情這一關，以致不歡的不歡，不快的不快，本來有小怨的也成了大仇，終於各自爲政，互相攻擊，零星落索，以致「自在門」星殞月沉，而道消魔長，肆威不已。

殘局只是花開成了花謝。

更可怕的是死局。

死局是本來盛放的鮮花現在變成了一堆枯枝。

天衣居士任、督二脈給切斷，加上織女不肯原宥他，他只有避居白鬚園，不復過問世事。

可是夏侯四十一仍然找上了他。

本來，夏侯四十一也闖不過天衣居士所佈的陣勢。

但夏侯的特長是：暗算。

暗算首先要「設伏」。

他本來已到手的「唯命是從」，獻上給皇帝，卻差點落得箇「斬首示衆」。

——不死已算命大。

全仗三鞭道人說好話，才保住一條性命。

原來，夏侯四十一也是聰明給聰明誤。

溫帝開始獻給他的，就是「唯命是從」這種令人意志崩潰，認錯伏罪的藥。

但夏侯四十一就是不信。

他迫殺溫帝，取了另包藥物。

——他曾把藥强迫溫帝吞下，果然溫帝並不怎麼「言聽計從」，所以他更認定了自己推測不錯。

他沒想到溫帝是溫家的人。

「老字號」溫家的人。

溫家善於用毒。

慣於用毒的人因爲常接觸毒，所以自然產生了一種抗毒的體質。

因此服食了「唯命是從」的溫帝並不完全唯命是從。

這導致夏侯毀的是眞藥，而獻上的是假藥，以致蔡京斬殺數名王安石當政時期的清官廉臣時，給這幾個瀕死不屈的人指天指地大駡了一頓。

蔡京大怒，皇帝也大怒。

夏侯四十一幾乎就「人頭不保」。

所以他回返襄陽，心癢癢想盜取天衣居士在「白鬚園」的寶物，以獻給權相、皇帝，再討他們歡心，重新起用自己。

——有的武林人，雖然有一身絕頂武藝，偏就是習慣於奴顏婢膝，非要撈箇一官半職不能心足。

他打的是天衣居士的主意。

不過他攻不進白鬚園。

所以只好用計。

——最易令天衣居士動心的計策是：他已擄掠住織女了。

以夏侯四十一這種最大的特長就是暗算和害人的人，自然有一百個以上的方法，使天衣居士相信織

女已落在他的手上。

何況，以前織女確曾落在他的手上，這事成了永世的陰影，影响了織女和許笑一的一生。

夏侯四十一就算不貪圖白鬚園的奇珍異獸，他也斷斷不能讓天衣居士活下去。

因爲他跟天衣居士已結下深仇。

他奪過他的妻子。

他重創了他的軀體。

天衣居士爲了調停諸葛先生和元十三限的摩擦，也把二人鬥氣的目標，轉移到他的身上，他爲求兩位師弟爲他報仇，以致夏侯面對是兩大煞星，奔豖走避，幾乎給逼瘋了，也眞的給逼得走投無路。

這是早年的事。

終於，諸葛先生和元十三限完全決裂了。

諸葛先生已在朝廷任職，日理萬機，分身乏術。

元十三限則繼續失意，繼續不得志，繼續打倒他永遠打倒不了的諸葛先生。

這是最好下手的時機。

他在三鞭道人處，請了幾個幫手，去對付天衣居士。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其實天算有時也不及人算。

——因爲有時人的心思比天意還難測。

所以眞正的天威只是有權的人莫測變幻的性情而已。

＊　＊　＊

元十三限一直攻不破「傷心小箭」的秘訣，可是，在他學這種絕學的過程裏，他的人變了。

完全變了。

變得更暴戾。

更自我。

更決絕。

小鏡也變了。

她要元十三限學成。

——學二成，只怕元十三限也得要完了。

於是，她在晚上出去。

天亮的時候，她便回來。

她教他「山字經」。

一日一些。

三月完成。

——其中大關節已攻破，剩下的，就靠元十三限自己的悟性了。

元十三限也沒問她去那裏。

她去了那裏，只有自己最清楚。

她去找三鞭道人。

跟他討「山字經」。

三鞭道人是甚麼人，她也是清楚不過。

不過三鞭道人好色。

她一定要「山字經」，就只有用自己去交換。

也因此之故，給她偶然聽得，夏侯四十一誘殺天衣居士的計劃。

她轉告元十三限。

他欠過天衣居士的情。

她要他去救他。

——救他自己的師兄。

元十三限會去救天衣居士嗎？

——天衣居士曾幫諸葛先生而聯同小鏡騙過他。

夏侯四十一果然把天衣居士引了出來。

「到頭來，」他獰笑着對天衣居士說：「你還是在我手裏。」

他也是用織女（那是已號稱爲「神針俠女」）所編織的作品，那是一個酷似許笑一的小男孩偶像，來引出天衣居士。

「不過你放心吧！」夏侯四十一得勢不饒人，「我遲早會找出織女，這一次，我再玩她一遭過後，就不會放過她了。她很快便會到地府裏和你相會，連同據說那個是你的孩子！」

天衣居士仍在劣勢中設了陣，讓夏侯四十一一時攻不進去。

可是，這時候，元十三限卻到了。

那是一場大戰。

十分劇烈。

一個對七個。

元十三限連殺三人，最後只剩下了夏侯四十一。

夏侯四十一央求。「你別殺我。我可以幫你暗殺諸葛小花！」

天衣居士却要求元十三限殺了夏侯四十一。

「你殺了他，我甚麼都可以答應你。」天衣居士第一次對有生命的事物動了無可挽回的殺機。「你若放了他，他一定會去害織女母子的。」

元十三限似乎有點猶豫。

此時他的眼和刀疤都發了亮——彷彿是他臉上的刀痕替他作了決定。

「你知道我爲何本來就打算放過你嗎？」

他問夏侯四十一。

夏侯喜出望外。

「因爲你像我一樣，都是惹人憎厭的可憐虫。」

夏侯四十一自知不是元十三限的對手——當你決不是對手的對手時候，他說的話就算毫無道理，你也得當是至理名言來聽。

可是元十三限又問：「你知道我爲何又要殺你嗎？」

這回夏侯四十一大吃一驚。

「因爲你不該惹上『自在門』的人，他們說甚麼都是我的同門，我可以自己動手來殺他，但絕不用着你們這種敗類來踩上一脚，插上一手。」

然後他就動手。這是一場生死格鬥。

（未完・六）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石中蓮・文　可飛・圖

亡命天涯

單掌殲鷹犬　雙刀却寇仇

乾隆初葉，國內邊陲之地仍未大定，但清廷在中原之地位已漸穩固，有識之士都已看得出明朝已經無復興之望了，這是由於明室王朝腐敗，無法再扶得上墻了，滿人以新生力量入主中原，一是方興，一是垂死，勝敗已成定局，故不少人遁迹泉林，以保殘生。

但是，清廷對某些人士有畏忌，仍欲得之方安心，故有部份人士雖欲隱跡泉林也不可能，迫得四處奔逃，躲避鷹爪耳目。熊擎天就是不容於清廷的人士之一。

熊擎天已四十足歲，妻子二十八歲，兒子祇有八個月大，他們已離開家鄉許久，暫時無法回去，他爲了避人耳目，已經改了名姓，自稱爲洪一柱。熊與洪諧音，一柱擎天，擎天一柱都是大家熟悉的詞句，他改這名，倒是化了一些心機的。

熊大娘變了洪大娘之後，把本來的姓氏也湮沒了。她原本的姓名是劉起鳳，女中豪傑也。

新年，他們在一位姓郭的朋友家中過的，但到了年初三，突然傳來一個消息，說有武林高手在附近被發現了，有人認得其中一人爲京中武士林大鵬。另幾個是什麼人則不知道。但是由他們的身型看，不會是等閒之輩，而和林大鵬在一起的，又決不會是好人。

郭子杰在沙灣居住，但他在洪江市開有一間鏢局，叫做「揚威鏢局」，雖然一年不會做多少生意，却也不致虧本，他也樂得借這個地方會見朋友和接待朋友。

鏢局是一個相當雜的地方，各方消息都有交流，什麼人物都有往來，所以官場上的消息也能知道不少。

他聽得林大鵬和幾個陌生人在市面上出現，便通知洪一柱小心，不可隨便出去走動。

洪一柱和妻子商量之後，認爲郭子杰待他們雖好，人也有義氣，但郭家有家財產業，妻子兒女，家庭比自已龐大複雜，自已實在不應該連累他，因此，他們在郭家過了年初三，年初四便堅持上路，他們不是說連累郭家，是說怕被鷹犬發現，此地無法應付敵人，郭子杰雖不惜以性命相搏，保衛洪氏一家，但拚了命仍然保不了，那又如何？這却非郭氏能力範圍以內的事了，郭子杰想到這一點，不敢强留了。

洪一柱一行三人，準備由水路沿沅經安江、新路河、龍頭庵、仙人灣、江口、辰溪、浦市、瀘溪，轉武水，再經潭溪而至吉首的。

吉首之西是矮寨，再過去是衛城，便到貴州交界，再向北走不遠是茶洞，那已經是雲南、貴州與四川三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帶了。

洪一柱有朋友住茶洞，曾告訴他，說那是三不管之地，最爲安全。

新年由外地趕回家鄉與家人團聚的都是心急的，洪氏雖然大異其趣，但他身處危境，心情比別人更爲焦急，祇是他怕洩風聲，惹厤煩，一路上都甚少開口，別人問到了，也只是略爲應酬而已！

但是，他們夫妻兩個少開口，不惹事，他們那個小寶貝，長得又肥又白，手脚一節節都是肉，更加整天都是笑口常開，不管什麼人，見了就咧開嘴笑，還動小手去挑逗人家，小孩也好，大人也好，老的、少的見他都要逗他一下，不少人還喜歡揑他一下，和他說幾句話。

有了孩子的人都有一個相同的心理，人家稱讚他的孩子，他就覺得開心，甚至比人家稱讚自己更開心。

洪氏夫婦也不能例外，一樣爲孩子受讚賞而開心。不過，洪一柱却說了一句讖語式的話。他說：「起鳳，這小傢伙太受人注意了，將來會給我們惹來不少厤煩！」

劉起鳳不以爲然的說道：「還有什麼辦法，誰叫你是他的爹，我是他的娘，做爹娘的，總得要爲孩子操心呀！是不是？」

「我看你呀，將來一定會把他寵壞了。」

「你說你自己吧，整晚抱着他不睡覺，還好意思說我呢？」

兩夫妻在旅程中，倒讓孩子替他們解除寂寞不少，也添了不少樂趣。

那一天，他們到了仙人灣，天色還早，船家却已不肯走，說要趁早靠岸，第二天再走。

客人們都是心急的，自然有人提出質問，更多人附和，把船家吵得無法安寧，但船家是無論如何也不肯走。

船家不開船，又說不出原因，自然引起鼓噪。但船家決定不起程，客人也沒辦法，祇是吵吵嚷嚷之聲，一時不易停止。

「船家，你是決定今天不開船了，那麼，讓我們上岸走走，總可以吧？」有客人是這樣的提出。

「上岸可以，不過，我有話說在前頭，這附近一帶，不少禁忌，你們上岸之後，千萬別多手多脚摸動不明白的物體，也別風言風語亂說話，要是你們不聽我的勸告，招來厤煩，甚至招致殺身之禍，那是你們自己的事，可別怨我不早通知。」

「船家，上面到底有什麼禁忌，你給我們說說好不好？免得我們碰到了也一無所知。」

「老大，這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怎麼我全不知道有這種事？」

「對了，半年前我由這兒經過，也沒有這種事發生，是幾時開始有的？」

「你們信與不信，全是你們的事，不要問我，我能說的全說了，我長年累月要在這兒經過，我不同你們，請你們別叫我難做，我現在泊船，明天早上啓行，各位要上岸去，我不敢阻攔，各位碰上什麼事，我也不負責，我有話在先，請各位多多原諒！」

船家雖如此說，各人還是不怕，在船一泊定之後，便紛紛搶先離船登岸。

「起鳳，妳想上去走走嗎？」洪一柱體貼的問道。

「不，我們最好是少行動！」

「妳這話也對，妳歇息一會吧，晚上可能有什麼事發生！」

「晚上有事發生？你怎麼知道？」

「我是這樣猜的！」

「你怎會這樣猜？」

「起鳳，剛才船老大不是說得很明白了，要不是晚上有人來，他爲什麼要把船停下來？」

「嗯，你說得也有道理，但不知道是些什麼人？」

「土匪，山賊！」

「你怎麼知道？」

「只有土匪、山賊這類人物才不敢白天出動，如果是官兵，就不用到晚上才來了。」

「對！你打算怎麼樣？」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爲了這小傢伙，我還敢妄動嗎？這小傢伙把我收服了。」他點一點這孩子的鼻尖，兩個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這一隻不大不小的貨船，除了貨物以外，搭客有廿五人，另有四名押貨和兩名護航人員，還有船主、牽夫等，一隻船塞得滿滿的，連大小二便也十分之不方便，更不必說走動了，船既然停了下來，小孩子、年輕人都忙不迭的上岸去了，有不放心的，便跟着孩子上岸去，那些婦女們大都留在船上。

洪一柱是一個小商人的打扮，他陪着妻子在船上，同船不少婦女都口對口，面對面讚洪大娘好福氣。

天快黑了，各人都回到船上了，船上比平時更加熱鬧。

上過岸的人都各有所見，有相同的，有不相同的，你說你的，他說他的，鬧哄哄的，想早點睡覺也不可以。

有個小孩子解包袱，赫然有個骷髏頭滾了出來。船上的燈光很暗，骷髏頭骨帶有燐質，閃出綠光，嚇得他身邊那個女人「嘩」然的驚叫起來。

船家看一眼，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孩子的母親聽到了，知道必然有事，再想起早間船家曾說過的話，尤其膽寒，一面責駡孩子，一面請教船家，船家說命中註定，他也沒有辦法，因爲事前他已警告過大家，盡了責任，即使有事發生，也與他無關，他把責任推卸得乾乾淨淨，各人都感到不滿，可是他事前確是說得清清楚楚，且他經常經過這個地方，實在得罪不起惡人，爲自身設想，他也情有可原，問題是這個孩子只有十三歲，還不懂事，幹了出來，若要傷他性命，這未免太殘忍，所以各人都大部份同情他。

這一夜天色倒是不壞，雖然天空有雲，却很高，流動得很快，星星的閃光，仍然能透過薄雲射向大地，但月亮上得很遲，初更還沒有出現，遠處却出現了火光，一點、二點、三、四、五六……共有十幾點火光，由遠而近，連成一串，仿如一條無頭的火龍。

火光蜿蜒而來，出現在早先大家上岸的走動地方，往來穿插，似在檢查什麼，然後，幾道火光集中在一起，躭了好些時間。

突然，十多廿道火光臨近江邊，迫向洪一柱乘的那一條船，另一些人，也迫近另一條船，當時，江面上有三隻大船，以洪一柱乘的這艘船最大，乘客也最多，船上那些婦女已經嚇得叩頭求神保祐了。

突然，前頭那一隻船傳出一聲大喝，兩個大漢，由船上跳了上岸，一個說：「朋友，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做人何必太認眞，人家又不是有心的，你抬抬手不就過去了？何必小題大作，定要一個小孩子塡命抵償，你不覺得這做法太過殘忍嗎？」

「廢話，你這算是架樑，還是教訓我們？朋友，做人要知自量，先秤秤自己有多少斤兩，然後再開口也不遲，你這算是什麼意思？報個名上來吧！」一個手執火把的漢子回答得十分無情，似乎不把對方放在眼內。

船上出來的大漢胸膛一挺，道：「我自己有多少斤兩，倒是未秤過，無法奉告，至於姓名嘛，倒可以奉告，東方遠就是我了，這一位是我的朋友司馬森，你還要知道些什麼，問吧！」

「嗯！原來你就是東方遠，他是司馬森，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失敬！失敬！」執火把客氣的說：「東方遠，自古道，寃有頭，債有主，你多少也混出一點名堂了，你欠我們的債，總不好永遠賴着不還吧？」

「什麼？我欠你們的債？什麼債？」東方遠忿然大聲反口問道。

「血債！」

「胡說，我幾時欠下你們的血債？」

「你要抵賴？」

「我不撒賴，我實在記不起來，你說吧？只要你說得清楚，我決不賴，要是你無中生有，想誣陷我，這可辦不到。」

「我有眞憑實據，你狡賴不了。」

「什麼眞憑實據，你拿出來吧！」

「好，你聽着，兩年前你在大龍頭殺死了三個人，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的人。」

「嗯，我記起來了，就在大龍頭夜闖尼姑庵，要汚辱尼姑，尼姑叫救命，恰巧我由那兒經過，看不過眼，才把三個賊賤種全殺了，想不到其中就有一個是你們的人，這麼說，你們想必是也和他們行徑差不多，我實在無須替那小孩子求情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對牛彈琴，與虎謀皮，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你還是爽快點說罷，你想怎麼樣？」

「很簡單，血債血償！」

「那你就派人出來收債吧，只要他有本事，必然可以收得了債。」

「誰去把狂徒擒下來？」一個手中沒有火把，却握着一柄單刀的漢子發出了命令。

「我去！」

「我去！」

「我也去！」

「我們都去，對付這種人，犯不着跟他說什麼江湖道義的。」

於是，四個人一起搶了出去，第五個雖遲了一步，到底還是出去了。

「你們以五個來對付我一個？這麼看得起我，却貶低了你們自己。」東方遠挖苦了對方一句話，激怒了對方，立即有人動手了。

司馬森站在一旁監視着，戒備着。

五個人一齊進攻，東方遠雖然武功高强，也感到威脅甚大，憑一柄刀不易取得勝利，但他還能應付得來，所以並不向司馬森求援。

但司馬森却另有想法，他認爲對方決不止限於五個人，這五個人不過是先頭部隊，隨後必然還有不少，假如給他們的人到齊了，那倒是個難以應付的局面。

他有此想法，便決定先助東方遠一臂之力，不再顧及什麼規矩了。

「好傢伙，想以多取勝，沒有這麼便宜！」司馬森用的也是厚背大刀，身形一閃，刀鋒已到，首當其衝的一個封擋不住，慘叫一聲，

已經身首異處，給踢到江中去了。

四個對付兩個，顯然是捉襟見肘，難以支持了。其中一個連聲怪嘯，甚爲淒惶，司馬森道：「加勁，敵援快來了！」話聲未落，遠處嘯聲回答了。

「敵援果然快來了，我們先毀了這幾個再說！」東方遠也說。

於是，兩人立刻配合起來，展開攻勢，實行以少勝多，採用個別擊破，司馬森負責防守，保衛東方遠，使東方遠無後顧之憂，可以全力攻敵。

四個敵人被隔離，東方遠很快就擊斃了一個，再擊斃了第二個，當他正向第三個施殺手時，一道勁風隨着一道人影閃入他的眼簾，他本能地撤招，回刀自保，防備對方進攻。

「三舵主，這兩個……」他話未說完，司馬森的厚背刀已經夾風掃到，他無暇再說，「哎呀！」一聲，往斜裡滾了出去。

「少在我面前猖狂！」來人一抖手，一鞭就朝司馬森手腕纏去，他不用攔擊，却以攻退敵，用招確是一流手法。

司馬森是個有見識之人，見了這一招，已知來人身手不凡了，不待軟鞭攻到，沉腕撤招，一個旋身，反手就是一招「野馬躍澗」，刀尖挑向來人腰眼，身法好快！

「好刀法，可是陝北的司馬森？」來人好眼力，只一招便已喝破司馬森的身份。

司馬森心頭一凜，突然想起了一個人，冷然道：「王大人好眼力，司馬森佩服得很。」口說佩服，手中刀却沒有停下來。

三舵主王標也聽得心頭一凜，暗暗嘀咕，他剛才只使出了一招，就給對方看了出來，對方這份眼力，他倒是無限震駭呢！

東方遠這時也回轉過來了，冷冷地說：「王大人放着好好一個京官不做，有福不享，却老遠走到這窮鄉僻壤地方來落草爲寇，到底是爲了什麼？總不會是僅僅爲了要打劫一點買路錢吧？」

「司馬森，東方遠，你們既然知道我不會爲打劫而來，你還不給我快快滾遠一點，還想怎麼樣？眞要我動手不成？」

「王大人，我們自然會走，只是那個小孩子怎麼樣，你如何處置他？」

「什麼小孩子？是怎麼一回事？」王標愕然的問道。

「三舵主，他們殺了我們兩個人，傷了一個人，這個仇……我們……」

「少廢話，我自有分數，他們說一個小孩子，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王標追問眞相，然後着令一筆勾銷。

東方遠剛說得一個好字，突然人影閃動，勁風刺耳，急忙運刀阻擋，怎料碰到的是條軟鞭，突然繞過刀背，反射東方遠虎口。

東方遠中招之後，虎口頓感痲疼，手一鬆，刀已飛出手。他心中一急，急出一個搶救的辦法，身子一側，左手支地，足尖一勾一挑，把刀挑出幾尺，他人也搶了過去，恰巧抓住刀柄，王標的軟鞭又來了，他趁勢一砍一拖，要把王標的軟鞭削斷，可惜他的意圖瞞不過王標，被他抖開了鞭，避開了。

王標偷襲未能成功，就知必有一場惡戰，立即做好了心理準備，展開家傳鞭法，力鬥兩位使刀高手，打得旁人爲之捏一把汗。

王標的鞭法眞個了得，打到七八十招之後，他已漸居上風，一忽兒攻東方遠，一忽又攻司馬森，打得他們無法照應，陷於各自爲戰境地，這是敗象之徵兆，處境甚爲危險了。

他想，只要加一把勁，再作兩三次撲擊，便可大功告成，結束了這一場惡戰了。

東方遠也看到了這一點，奮力的纏住王標不放，身中兩鞭，衣破血流了，也不退縮，只催司馬森快走，但司馬森不但不走，反而搶救東方遠，硬接王標的攻勢，催促東方遠先走。

他們兩人互相推讓不肯先逃走，便宜了王標。他哈哈大笑道：「你們都不用走了，留下來作個伴吧！着！」

一抖手，疾掃東方遠，東方遠已是強弩之末，無力接招了，刀鋒一轉，只待來招一到，如果逃不開就自刎，以免被辱了。

怎料耳邊聽到「嗤」的一聲響，王標的軟鞭突然轉了方向，射了回頭，這一來，不僅東方遠喜出望外，連王標也吃了一大驚，知道有絕世高手隱伏在側，不敢如先前那麼的猖狂了。

「是那一位朋友跟我王標開玩笑，何不請出來見見面？」

聲音傳出之後，沒有回音，反而遠處有人問道：「王三弟，你碰上了扎手人物了？」

王標道：「二哥，你快來，有扎手的在這裡！」

「好，你守着他，讓我來看看是什麼厲害人物。」一個身形壯碩，一臉虬鬚的中年漢子如飛的趕了過來。

「嗯，怎麼是莫望？」東方遠詫然地說。

「別叫破，看他怎麼樣？」司馬森說。

「對！看他怎麼樣？」東方遠點首道。

莫望手提鐵棒，又粗又長，看來有七八十斤重，但在他手中却輕飄飄的，十分趁手。

他在王標身旁一站，縱目四望，然後問道：「人呢？跑了？」

「不知道，剛才還在這裡。」

「是怎麼的一個人呢？老的？少的？高的？矮的呢？」

「也不知道，我並沒有見過他。」

「什麼？你沒見過？怎麼一回事？」

「沒有見着，他躲在暗處，我沒有見過他。」

「你沒有看到他，怎麼是高手？三弟，你……」

「二哥，你聽我說就明白了，剛才……」王標叙說早先他的軟鞭被暗器射得轉了回頭的經過，莫望聽來也覺得神色肅然了。

「三弟，眞有這麼回事？」

「二哥，我怎麼敢騙你？也沒有必要呀！」

「對，你沒有必要騙我！」莫望沉思着斷然道：「搜！先由第一隻船開始搜！」

莫望一聲下令搜船，立即有六七個人登船搜查。

東方遠與司馬森兩人已經上了岸，而且露了身份，倒可以不必再查問。

「船上沒有可疑人物。」上船搜查的在船上大聲回報，等待莫望指示。

「再搜第二艘！」莫望向洪一柱那艘船一指道。

「二哥，不如叫船上的人都上岸來，逐個搜查。」

「好，叫他們一個個的上岸來。」

「船上的人聽着，一個個的上岸來，留在船上，當奸細論罪，殺無赦！」

「開始，由船老大開始，等大家都上岸之後，我們再上船搜查，查出有人在船上的就是奸細，聽到了沒有？」

船老大開始帶頭上岸了，一個又一個都上岸了，只是不見洪一柱夫妻和兒子，各人都感到奇怪，也替他們擔心，但誰都怕惹事上身，不敢說出來。

王標在各人上岸之後，帶了幾個人上去搜查，岸上那些人都屏息靜氣，惴惴不安，直至王標幾個人滿載而退，每個人都提了一個大包袱上岸，各人才透了一口氣，放下了心頭大石，同時也奇怪洪一柱夫妻到底躲到了什麼地方，或者和王標他們根本就是一黨。

三艘船都搜過了，一無所獲，王標大不甘心，莫望也滿腹懷疑，想起中間那隻大船上的人都似有心事，莫望突然想到一個主意，要與王標親自再去查看一遍，這是突然的決定，自是無人預知。

不過，他的決定雖然無人預知，却早已在洪一柱夫婦意料之內，他們在王標、莫望二人離去之後，也悄然離開了大船，各人更相信他們是王標、莫望一黨，預先在船上做內應的了。因此，他們一走之後，各人便破口咒罵。

王標、莫望悄然的來了，上船了，岸上突然傳出一聲尖銳刺耳的冷笑，聲音傳到了王標、莫望二人耳中，也傳到船上其他人耳內，王、莫二人只聽出了女聲，船中不少人已聽出是洪大娘的聲音，都爲之一怔，好事的已伏在船舷外張望了。

岸上一個嬌俏的女人身形，那不是洪大娘還有誰？船上的人又低聲咒罵。

但是，洪大娘的聲音却令他們大吃一驚，改變了對她的看法，猜測不透她是什麼身份。

洪大娘冷冷的道：「你們兩人就是清廷的狗爪子，滿人的奴才王標與莫望了？過來吧，老娘已等你多時了，不必猶豫，都過來吧！」

「妳是……」莫望說不下去。

「剛才用暗器……」王標也沒有把話說完。

「少廢話，今晚你們碰在了老娘手中，一個也別想活。」

「臭婆娘，妳憑什麼說這種話！」王標抖鞭欲打，但才一揚手，已覺寒光耀眼，急忙先向後退了。

「就憑這個，得了吧！」雙刀展得飛快，就在她說那麼幾句話時，已經攻出了十招過外，快得連王標也看不清，避也避不及，莫望揮棒援救還是遲了一步，無法救得了王標受一刀之苦，左耳給削了下來。

「妳……妳是鴛鴦刀劉起鳳？」王標中招之後，終於想起了一個人，叫了出來。

「你還記得起老娘！」洪大娘一個轉身，雙刀貼着莫望的鐵棒削過去，眼看他的手指就要給削斷了。

莫望當然知道江湖上有鴛鴦刀劉起鳳這號人物，但想不到竟然如此厲害，實過其名，幾年來已聽不到她的消息，以爲她給仇家殺了，沒想到她還活在江湖上，功力也比前更厲害，這一來他不由不驚了。

他在驚惶中急忙抖手一拍鐵棒，棒身一震，果然震開了劉起鳳的鴛鴦刀，避過了十指被削之危。

但是劉起鳳身形之快，變招之速，還是出他意外，他的十指剛避過被削之災，肩頭與肋間又陷入了險境。

莫望心寒了，急忙以棒拄地，翻起身子，拖棒疾走，再避一招。

王標心神稍定，見莫望遇險，

便揮鞭攔擊，他一鞭打出，遇硬便轉，因此，把洪大娘的長刀纏上了。

他心中大為高興，沉手一扯喝道：「撒手！」

「你還不配！」洪大娘並沒有撒手丟刀，身子一側，面對軟鞭，短刀已沿着鞭身反削過去。

快如星火，銳不可擋。王標的軟鞭已纏在洪大娘的另一刀上，無法再用，這一驚，嚇得王標自己抖解長鞭不迭了。

王標與莫堃兩人聯手仍然打不過洪大娘，又是羞慚，又是不忿，想打下去又沒有膽，想逃走又丟不下臉，處境十分尷尬。不過，生命是自己的，考慮結果，還是不顧丟臉，大叫「風緊了！」

「你還想逃？遲了！」洪大娘冷笑地道，說了一句，隨即叫道：「當家的，人要走啦，你還不趕快留客，不怕人家笑話！」

「妳放心，他們是不會走的。」人隨聲現，一個中年漢子右手抱嬰兒，空着左手，他就是洪一柱。

王標不認識洪一柱，欺他沒有兵器，搶先一鞭就掃向洪一柱手中的嬰兒，料他必然迴避，這樣，他就有了機會可以逃出去了。

怎料到洪一柱藝高膽大，根本不把他這一鞭看在眼內，祇把嬰兒抱高了少許，便伸手抓住了來鞭，左手同時發出一掌，王標捨不得丟下長鞭，迴避不及對方一掌，竟給洪一柱一掌打倒地上，爬不起來。

莫堃隨後也到了，揮棒狂掃，洪一柱就以奪得的軟鞭纏住鐵棒，沉手一扯，莫堃已抓不住鐵棒了，人也被扯近了兩步。正駭然間，洪一柱一抖軟鞭，鐵棒便向莫堃壓了過去。

莫堃伸手去接，給排山倒海的內勁擊得向後連退，終於跌倒，被鐵棒壓住胸部，壓得胸骨盡折，慘叫而死，死時還噴了一口鮮血，死得甚慘。

「當家的，我給他補上一刀！」

「不必了，這傢伙不配汚妳的刀，還是由我來吧！」一脚挑起王標，再加上一記劈空掌，把他打到江裡去，天寒水冷，自然是活不成了。

「船家，可以開船了！」洪一柱夫婦上船之後馬上叫道。

船家雖然不願意，也不敢反抗。

洪大娘說：「船家，你要靠這一條水路找生活，你的困難我知道，但賊人是無人性的，滿人的爪牙更加壞，我們殺了他們兩個，等一會兒必然再有人來，不是我夫妻誇口，任他再來二三十人，也未必奈何得了我夫妻倆，就怕他們人多，我們照應不來，傷了大家，於心不忍。」

「船家，你不用怕，我能殺得了他們兩個頭兒，就有辦法迫得你開船，他們找到你，你就把一切推到我們夫婦身上好了，你明白我這意思？」

「大娘，妳是叫我說，妳迫着要我開船？」

「是呀！這樣他們就不能怪你了。」

船家其實也恨王標這一羣人的，不過，無力反抗，不得不忍氣吞聲的受其魚肉，此刻既然洪氏夫婦願做護身符，他們也樂於和賊人對抗一下。

船航行了，乘夜開航，一艘開航，另外兩艘也同樣的開航了，他們也怕賊人追來，找不到洪氏夫婦，其他人便要遭殃了。

船走得不快，遠比不上各人歸心如箭的心情。各人都恨不得一下子回到家中，才能算是安全，才能算是透過一口氣。

小船追上了大船，司馬森和東方遠由小船上到了大船，向洪氏夫婦納頭就拜，道：「我們有眼不識泰山，幾乎錯過機會，說眞的，我該謝謝王標、莫堃兩個人的幫忙，可是他死了，聽不到我的話了。」

司馬森說得甚為誠懇，但洪一柱雙手一伸把他們兩人都架了起來，說：「難得兩位如此看重，不要客氣，兩位此行有目的地？」

「沒有，我們過慣了閒雲野鶴的日子，倒沒有什麼目的地，你……」

「嗯，國破家亡，棲身異地，只好四處流浪了。」洪一柱看了兒子一眼，又道：「為了這小傢伙，做什麼都不方便，也不放心。」

「那當然，我們辛辛苦苦，就是為了他們，要不是為了他們，又何必打生打死。」東方遠說。

「一點不錯，還是東方兄說得對，以後，我不會怨這小傢伙礙手礙脚了。」

「這小傢伙有時佻皮一些，却有一個好處，他整天都在笑，很少聽到他的哭聲，也不知道他有什麼開心的事，這麼的好笑。」

「洪大娘，他有這樣的父母，當然開心啦，我要是有這樣的父母，我也會開心死了。」

「司馬大俠，你太會說笑了，你看，孩子在笑啦。」洪大娘抱着兒子，情不自禁的親了他一下，自發的母愛，是難以遏止的。

司馬森把孩子接了過去，問：「他叫什麼名字？」

「中堅！」

「中堅！中堅！好呀，又響亮，又有意思，好，這名字眞好。」

「有什麼好不好的，人總得有個名，就是這麼回事。」

「這可不一樣，中堅這個名字眞是好，我最討厭那些長壽呀！金呀！福呀！光宗耀祖的那一套，太俗了，一點也不好聽。」

「想不到你司馬兄對於起名還有研究呢，司馬兄，當今之世，咬文嚼字都非我輩所長，還是研究武功來得實際一點。」

「我以為可以並重，並不相悖的，武固要研究，文也一樣要研究，偏廢不得。」

「別談這些了，起鳳，我們不是還有半瓶酒，拿來和司馬兄、東方兄喝了吧！」

「本是有的，現在沒有了。」

「怎麼沒有了？我記得沒喝……」

「你沒喝，別人可喝了呀！」

「誰？」

「誰知道？總之，是狗爪子，他們早先上了船，我看到他們大包小包的拿着走。」

「算了，他們喝了我的酒，我要了他們的命，算是拉平了。」

「他們以命換酒，這個賭注，下得倒是不小呢？」

「不，他們佔便宜了，他們的命，在我眼中，還抵不上半瓶酒呢。」

「兩條人命，抵不上半瓶酒？哈哈！他們的命實在太賤了。」

「司馬兄，你弄錯了，兩條人命當然不止值半瓶酒，一瓶、十瓶也不止了，人命是不能拿酒去比較的，但他們有的不是人命，是狗命，他們是滿人的鷹犬，是畜牲，不是人，他們行為也非人，所以他們的命，不值半瓶酒。」

「好！罵得好，洪大俠，你罵得好，我眞想喝酒，眞想敬你一杯。」東方遠說。

「洪大俠？那一位是洪大俠，是那一位洪大俠？」船家突然插進了一句話，原來他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站在這裡，聽着他們說話了。

「這一位就是洪大俠，他是名滿天下的熊擎天大俠，你聽說過沒有了？」東方遠激動地說道。

「啊！」船家急急的退去，衆人愕然。

「東方兄，你可能給我惹禍了，我已經改名為洪一柱，洪是洪武的洪，水共洪，一柱兩個字，不用我說啦，以後，為了方便，我們還是叙叙齒論交吧，我四十歲，內子二十八歲！」

「我三十八，司馬兄三十五歲，你是大哥，嫂子我們均以大嫂稱呼，是不計較年歲的。」

「那好吧！我就是大哥好了。」

「你年老啦，想不做也不行。」洪大娘笑笑說道。

「各位，我送你們兩罎酒，算是我孝敬你們的，我是衷心的，我買了這兩罎，本是準備送給親家的，現在，請你們喝吧，下次再買給親家。」

船家這舉動，大出洪一柱等人意外，其他同船的客人也感到意外。

但他們早先目睹司馬森、東方遠二人用盡全力都打不過一個王標，洪大娘却把王標打得落荒而逃，連莫堃也給擊退。

後來，洪一柱更輕鬆地把他們收拾了，可見他們的武功，比之東方遠、司馬森與莫堃等是勝得多了。

早先，各人曾懷疑他是奸細，是王標的一路人，在背後曾咒罵他們，此刻都有點歉意，見船家不惜送上兩罎好酒，便也紛紛把一些準備帶回家去新年享用的熟食小點，都拿出來給洪一柱佐酒，洪一柱怎麼推辭也推不了。

「這樣吧，這是大家一番心意，我看你不吃一點也對不起人家，可是吃嘛，又實在太多，怎能吃得了？不如每人都留下少許，其餘的就給大家，新年頭，誰家的孩子都在倚門等候親人的，我們不能叫小孩子失望呀。」

「好，還是大嫂心意細，想得週全，這事，只好偏勞大嫂妳了。」司馬森說道。

洪大娘這一招果然使得，皆大歡喜，洪一柱本擬只接受船家一罎酒的，這船家說，好事成雙，他不能祇送一罎給親家的，洪一柱一聽，也不再客氣，邀他一起喝，還有同船的一些男子漢，都湊在一起喝酒聊天，倒也十分快樂，別有興緻。

這一夜，分成上下兩個不同的景況，上半夜，他們心情非常之緊張，一肚子氣。

下半夜，就開懷暢飲，高興異常，他們直鬧到星移斗轉，天快亮了才睡覺。

「起鳳，這一回鬧大了，我擔心很快的就會傳了開去，妳看怎辦？」洪一柱在各人與盡睡覺之後，悄悄對妻子說。

「這一回確是鬧大了，我看，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行，而且要快。」

「妳是說，我們悄悄的離開？」

「難道還有更好的辦法嗎？」

「這樣做，會使他們吃了大虧的。」

「為什麼？」

「我可以肯定，敵人一定會追踪而來的。」

「你是說，那些狗爪子？」

「不錯，就是他們。」

「那我們就更應該走。」

「妳打算不理他們？」

「對，不理他們，只有這樣才

能使他們洗脫了關係，才能救得了他們。」

「我不明白。」

「你會明白的，再想想，只要你再想想，你就會明白的，再想想吧。」

「哦！我現在明白了，妳說得對，我們離開之後，他們就不用動武，最多是劫財，決不會殺人，起鳳，妳這話眞對，我們馬上就走。」

「叫不叫司馬森、東方遠？」

「叫吧！他們留下來也沒有用的！」

於是，洪大娘略爲收拾了一下，洪一柱已經把東方遠、司馬森二人叫醒，在天色放亮之前，悄然上岸去了。

第二天，船上發現少了洪一柱等四大一小五個人，大家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也就算了！

＊　＊　＊

幾個人走了一程，司馬森道：「現在怎麼辦？後面可能有追兵，我們……」

「你這張嘴眞靈，果然有追兵來了！」洪一柱笑道。

「眞有追兵來了？怎麼我聽不到？」

「你留神聽，就可以聽到了。」

「好，我試一下。」司馬森說着，果然停下來諦聽，經過片刻，他興奮地說：「大哥果然耳靈，我現在才聽到。」

「大哥！我們怎辦？」洪大娘說。

「妳先躲起來，能不露面就最好別露面，司馬森、東方遠你們分別埋伏，要盡量忍耐，千萬不能僨事。」

「我們會的。」

「我守第三位，你們聽到我的叫聲，或者敵人的慘叫聲，才好動手。」

「好，我等你的消息。」

「敵人快到了，我們快躲起來，還有，等一會盡量奪馬代步。」

「知道！」

幾個人都屏息靜氣，各自躲了起來，誰也不知道對方躲在那裡。

來人的火把仿如一條長火龍，舞着而來，却來得很慢，不過，在火龍前面，另外有幾個武功特別高强的，悄悄地先到了。

「舵主，我看剛才那個消息不確吧，怎麼全無動靜？」

「探子說得那麼肯定，不會是假的，叫大家仔細搜一下，或者會有收穫。」

「好，我們馬上開始。」

火龍分散了，來來往往，忽東忽西，忽南忽北，在黑夜中，特別顯得好看，另成奇景。

「舵主，那邊發現了一條頭巾，似是女人之物，甚爲清新，看得出是掉下來不久的。」

「舵主，你看！」有人把一條頭巾遞給舵主過目。

「不錯，這頭巾是剛掉下來的，看來人決未走遠，搜！」

火光聚後又再散開，再一次展開大規模的搜索，似乎不達目標不肯收兵。

東方遠躲着，偷覷對方在身邊走來走去，粗言穢語，十分刺耳，他三番四次要出手，都在最後一刹那忍住了。

司馬森和東方遠一樣，也曾幾番想動手，都在最後關頭忍住了。

「舵主，沒有，什麼也沒有。」

舵主聽了這樣的報告，也皺着眉頭，沉着地道：「再搜！」

這已經是第三次搜了，各人都覺得討厭，敷衍了事，但這一次却出事了。

當衆人敷衍着搜查時，突然，有人傳出了一下慘叫聲，嚇得所有的人一跳。

夜靜，慘叫聲來得特別刺耳。

慘叫聲來自最東邊，衆人朝東邊撲去，另一下慘叫又响自北面，各人一窒，轉身北面。

東面死者被發現了，額心中了暗器，暗器是一枚石子，破額而入，一石斃命，北面的死者也找到了，傷在眉心，石子破開眉心，一半仍在外邊，却染紅了血，各人找到時血仍在流，却已無法開聲。

兩個死者無法開聲，第三個死者却開聲了，那是一下慘叫，叫聲又來自東方。跟着，東、南、西、北四方面都先後傳出慘叫，一聲比一聲凄厲，一聲比一聲撼心動魄。

楚項羽有四面楚歌之聲，舵主此時也有四面慘叫之危。

四面的慘叫接踵而來，都是不見敵人影子，仿如鬼魅作祟，眞是使人心寒。

「大家聽着，我們立刻一起，面向外，背向內，提防敵人偷襲。」舵主的吩咐，驚醒了各人，果然大家都背裡面外，注意敵人的動向了。

「果然不錯，臨危不亂，十分難得，只可惜遲了一步，死傷不少了。」洪一柱緩步自外走了過來，悠然舉步，如和朋友聊天，全無半點緊張。

他的鎭定，嚇壞了對方，急急喝道：「站住，你再過來，我不客氣了。」

「站住，站住，如果我由一數到五你還不停步，我就要動手，現在開始數一、二……」

「你數呀！怎麼後退了？」

「三、四……」

「數下去呀，怎麼不數了？」

（未完・一）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上文提要：程小蝶等人專訪言夫人，摒退所有閒雜人，言夫人貼身丫環桂花，在送茶進來時向小蝶等四人發難，小文小雅制住「桂花」時，她已斷舌自盡。此時言夫人才敢於開懷掏盡秘密：七年前言大人曾於茶飯中，給言夫人服葯，她大病一場，夫婦吵架後分居，原以爲丈夫對她起異心，病後竟如脫胎換骨回復青春，且年甚一年年輕……

花叢美艷溢毒氣　求命標幟救主婢

程小蝶心中念轉，口却未說。

「言府中存書萬卷，數量之多，我生平沒有見過，」程小蝶道：「是否可一齊帶走？」

「架上存書，可能只是經史、詞話、諸子百家，我不知他是否全看過，但他喜歡在書上評註看法，褒貶不一，也許能透露出一些什麼。」

「小雅，去召請副總捕，要帶二十四名匣弩手，五輛大馬車，把書房中的書全運回刑部我的公事房中，要數清本數，列册記述。」程小蝶道：「不許人胡亂翻動，我要親自整理。」

「是！」小雅快速而去，但也很快回來。

原來，刑部已在言府四週伏了很多暗樁，都是刑部中的捕快，小雅要他們轉知郭副總捕，調人派車。

「程姑娘，把那些玉器一齊帶走，懷璧其罪，我們母子要走得一身輕鬆。」

「是！我會讓一些搬運車輛，往返刑部，也盡量讓刑部籍沒了言府中一切財物的事，曝光出去。」

「好！就這麼說定了，」言夫人道：「有什麼事要問我，盡量問吧，我會知無不言。」

「桂花這個人，是不是萬寶齋來的？」小雅道：「她威脅夫人，是要妳作些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來自何處，」言夫人道：「問了我很多有關先夫收藏玉器的事，他追問殺死先夫的兇手是誰，這些事，我是眞不知道，所以，無法提供什麼。」

程小蝶道：「事情有些頭緒了，夫人携子歸籍之後，我們再遁線追查，只不過言大人的靈柩，請暫棲京中……」

「爲什麼？生前我誤會他，夫妻之情，形同冰炭，現在，我後悔了，」言夫人道：「我要選一處山水明秀、環境清幽的地方，安排他的靈柩棲息，就在他棲息之旁建一座尼庵，鈺兒成人之後，我就常駐在那裏，一來補償這些年的愧疚，二來，伴着一個天才的陰靈，看他會不會出現什麼靈跡？」

小文、小雅、程小蝶，全都聽得呆住了，連老江湖佟元修，也聽得楞了一楞，道：「夫人的意思是說，言大人沒有死？」

「不！死了這麼久，哪能裝得出來？」言夫人道：「刑部兩度驗屍，自然也不會有假，但他預知將死，訂做了一口棺材，而且是親自去辦，不假言貴之手，我在想，先夫有神鬼莫測之機，會不會在棺中留下什麼。」

「這……夫人有開棺檢視言大人的勇氣麼？」程小蝶道：「你心中

期望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想不通，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女人，讀過一點詩書，和先夫的才慧，相差得太遠了，」言夫人歎息一聲，道：「但我不怕先夫的屍體，同床共枕很多年，自會有一種靈犀相通的感覺。」

「夫人，人的可悲是，死後屍骨化灰泥，」小文道：「那股臭味，必須要密封在靈柩內。」

「我也會三度深夜探靈堂，聞不到一點屍臭氣，」言夫人道：「我不知道神機、奇跡出在何處？很可能就在棺材中，除此之外，只有事先服用什麼葯物，這件事，我想不通啊！所以，要慢慢的參詳一番，我準備花十年工夫，找出這中間的秘密。」

「夫人，困難的是……」程小蝶道：「妳很難把靈柩運回故居，先有素喜，後有桂花，單是這一路人馬，就讓人頭痛了，何況，不止一處……」

「妳是說路上有人攔截？」言夫人道：「我不是把一切玉器、珍品全都交出去了，我們母子二人，有什麼東西好搶呢？」

「妳就是一個活寶，容色艷麗，風姿動人。」小雅道：「何況，江湖險惡，他們不會相信妳的，妳放棄了言大人所有的財富，只帶一具靈柩走，他們會懷疑機密就在靈柩中，開棺檢視，不但讓死者不安，也可能因找不到他們要的東西，刑拷逼問，傷害到妳們母子兩人的性命。」

「夫人……」佟元修長長歎息一聲，道：「不但不能扶回靈柩，就是妳們這樣上路也不行，因爲，沒有人會相信妳是言夫人，就算現在吧，老朽還有些疑眞似幻的感覺。」

「眞是啊！要什麼青春常駐呢？」言夫人黯然說道：「現在連性命也保不住了，我不怕死，但鈺兒怎麼辦？」

「把靈柩留下，」程小蝶道：「送到白雲觀去，暫厝那裏，這件案子辦完，我親自率言大人靈柩歸籍，以報答贈書之情。」

「夫人一定要走，」佟元修道：「也該易容上路，化粧得老一點，四十多歲的人，就更像言夫人了。」

「眞的畫個假面目，」言夫人苦笑一下，道：「假的才像眞身份……」

「言夫人留下來吧！」小文道：「等到案子結束再走，總捕頭親自護送，也是一樁榮耀啊！」

言夫人沉吟了一陣，道：「也好！我替鈺兒請個西席，教他讀書練字，我担心學業荒廢太久了，孩子會變野。」

「夫人，北京城中可有適合妳棲居之處？」程小蝶道：「那地方要絕對隱蔽，桂花被人冒名頂替，人已先我們一步，這是一個可怕的教訓，我們不能重蹈覆轍，這一次我們如晚來一兩天，也許就見不到妳言夫人了！」

「總捕頭！」佟元修道：「這一次絕不能再有所疏忽，那會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老朽的看法是北京城已沒有可讓言夫人棲隱的地方，唯一的安全方法是置於重重的保護之下，敵人是誰，老朽不敢斷言，我無法舉出証據，但他們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我們無法安排一個眞正的安全所在。」

「只有住進刑部了，」小文道：「他們雖然膽大妄爲，但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入侵刑部。」

「再加上一重保護，就算他們深夜進入了刑部，但也無法找到言夫人！」佟元修道：「除了總捕頭、小文、小雅姑娘之外，誰也找不到言夫人在那裏，老朽也找不到，他們可以滲入刑部，却找不到人。」

「明白了！」程小蝶道：「只是太委屈言夫人了。」

「非如此不足以保命，」言夫人道：「那也只好如此了。」

＊　＊　＊

程小蝶更改了一些計劃，第一輛篷車上坐的是言夫人母子，言貴和一位嬤嬤全留在言府中。

言府的藏書和玉器都帶入了刑部，郭寶元、江北四老全都出動了，一百多個捕快之外，又借調了五城兵馬司五百名禁衛軍，弓上弦，刀出鞘，把言府保護得密不通風。

不像辦案，倒像是調集了兵力，準備打仗，這陣勢果然是生效很大，馬乘風帶着人到了現場，準備有所行動，素喜也易容到了言府外面，但目睹那股森嚴的架式，兩個人悄然退走了。這一次，如若引發衝突，不止刑部介入，兵部也要插手了。

言府中扣押的嬤嬤丫頭、男僕園丁，全都釋放了，他們仍回原處，繼續工作，但在釋放犯人之前，程小蝶已密請太醫院中幾位有名的太醫，在言府花園中，採集不少種植的葯物，也把池中養的魚，也抓了幾尾回去。

對這位才華橫溢的讀書人，程小蝶一點也不敢大意了。

言夫人仍住在北內院中，只是深居簡出，連田嬤嬤這麼親近的心腹，也看不到言夫人，只能隔簾交談。言夫人得了一種怪病，不能見風，小雅、小文倒是常來探望，她們常送葯物，停留很久。

搜查言大人的書房、臥室，由程小蝶親自動手，小文、小雅進入房中帮忙，神眼叟佟元修、一品刀

曲大風，也出動了，兩人帶着十六張匣弩捕快，守住了南書房的廳院。

這幾日江北四老試射匣弩，發覺改良後的匣弩，威力驚人，絕非一般暗器可比，大量施用，一流的江湖高手，也不易抵禦，不再小覷這種連珠匣弩了。

程小蝶仔細搜查，終於找到了藏在暗格中的三本書。

但程小蝶看不懂書上文字，就別說小文、小雅了，她們只見到滿紙爬蟲似的怪字，一個字也認不出來。

程小蝶突然想到，這可能是天竺文字，以師父吳一諤之博，可能認識，只有留待師父來京，再當面請教。言侍郎不但才華出衆，而又能兼通異國文字，他一直在朝廷作官，未曾出使過外域，天竺文也是在中國學的？念轉至此，對這位故去的才人，又多了三分敬佩，以其才華，如若習武，亦必爲一代宗師。

書是找到了，言侍郎沒有欺騙言夫人，素喜和他相愛經年，纏綿終宵，但他心中仍然有疑，眞正的秘密，並不讓素喜知道。

如此聰明的言侍郎，能預估大致的死期，訂做了棺木，自多可疑，是不是也早發覺了素喜是一位身懷上乘武功的高手呢？

他拉攏素喜，告訴她玉液瓊漿，能讓她變成天下最具魅力的女人，是眞情或是謊言？是不是想把素喜拉作近身的心腹、保鏢，但却因某種原因，停了下來……

素喜出身萬寶齋！大概是個不能改變的女人，可爲情婦，可爲妾婢，就是不能背叛養敎她的主人，言侍郎發覺了這個死結，但因素喜伺守一處，能抽出的時間太少了，所以，他雖有錢，有勢，却無法爲自己的安全作出未雨綢繆的安排。

這眞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一脚踏入淤泥河，無法自拔了，所以，把一些眞正的秘密隱藏起來，但又無法不對身後事作些安排，所以，想到了言夫人，言夫人也盡了保存秘密的責任。

素喜文武兼資，也奉上了少女的熱情，如若能表現得更爲純眞一些，收穫最大的應該是素喜了，她可能繼承了言侍郎的一些成就，當然也會全力保護熱愛她的男人，言侍郎就可能逃過一劫，日後會演變成怎樣的局面，那就難作預料，可期的是江湖人事一番新了。

想到了入神之處，不禁搖頭歎息。

「想什麼呀姑娘，想得那麼感傷？」小雅捧茶而入，道：「告訴小婢吧！也讓我幫姑娘分擔一些哀傷。」

「可哀的是素喜，如若她對言侍郎的情愛再堅純一些，能超過她對萬寶齋的忠誠，言侍郎信任了她，唉！」程小蝶道：「這個小女人哪！就不知會有多大成就了，言大人不會武功，但他學究天人，胸羅錦繡，能讓素喜的武功超越過人體極限，開發出她一笑傾城的魅力，也不是徒托空言。」

「姑娘，我看素喜對言侍郎的情愛，是很眞誠的，這一對白髮紅顏的情侶，不是作戲，」小雅道：「我由素喜的目光中，看出她對死去情侶的情愛，那種神馳回憶的姿態，可眞是一往情深啊！」

程小蝶微微一笑，伸手取過茶杯，喝了一口，道：「言侍郎那種才華逼人的氣勢，很少女人能拒絕他，素喜去的及時，趕上了言大人獨居的寂寞，可惜素喜中萬寶齋的毒化太深，不能全心相許，致讓言侍郎把一些卓越的成就帶入了九泉，如果換了妳和小文，以妳們的才慧，體會當自不同，言侍郎在一個武功高强的人全心保護之下，不會被殺，也沒有青苗玉這件案子，時間延長下去，就不知道是番什麼局面了。」

「我和小文一點小才小慧，全是在苦難中磨出來的，只是一種隨機應變的急智，只怕也無法體會出來，」小雅道：「姑娘才是最好的比喻，妳讀書萬卷，靈慧過人，把素喜換成妳，又該如何？」

程小蝶道：「想聽實話麼？」

「是！」小雅道：「姑娘難道還忍心欺騙我？」

「可以，我說實話，但不能傳出去，」程小蝶道：「老實說，換了我，他不會死，我會傾心盡力保護他。」

小雅呆了一呆，道：「姑娘，言大人五十歲了，妳還不到二十啊？」

「小雅！日照榴花紅似火，什麼都看不到了，」程小蝶道：「言大人才氣逼人哪，想到大江大海的壯闊波瀾，就不會留在小溪抓游魚了。」

小雅歎口氣，道：「言侍郎眞有那種才情？逼得人眼花撩亂，看不眞切麼？」

「越看越亂哪……」

「是啊！看花了眼，也看不眞切，侯門一入深似海，萬寶齋却是一片汪洋啊！我看到素喜進去了，」小文快步而入，歎息一聲，接道：「我却被阻於門外。」

「就是那個玉器古玩店麼？」小雅道：「難道也不准客人上門？」

「是一座胡同內的青磚宅院，」小文道：「門也被我推開了，就是進不去……」

「怎麼說呀！」小雅道：「被人

擋住了？」

「有人也就打一架了，就是不見人哪。」小文道：「但前面却有一道鬼打牆，進門兩三步，就被擋在了那裏，寸步難移，大概那就是師父提過的什麼道家罡氣了，練成這樣武功的人，才是絕世高手啊！」

坐着的程小蝶突然站了起來，道：「有這種事，我們去看看。」

「慢，慢，慢，」小文道：「姑娘是準備抓人呢，還是探道，準備帶多少人去？」

「就是我們三個了，」程小蝶道：「無憑無據的，我們憑什麼抓人？」

「我擔心，這是一個陷阱。」小文道：「目標就是姑娘，我相信素喜是有意引我追去，故意進入那條胡同瓦舍中，我回來時一路在想，告訴姑娘後，妳的反應，如我所料，急欲一探究竟，那裏可能早已佈下了死亡陷阱在等待我們。」

「對呀！我和小文是半斤八兩，」小雅道：「小文衝不過去，我也不能，姑娘是唯一可能衝進去的人了……」

「也許他不會攔姑娘，」小文道：「引誘姑娘進去，驟下毒手，殺了就走，我們連他是誰也不知道，言大人的被殺疑案，也無法辦下去了。」

「說得有理，妳和小雅越來越想得週全了。」程小蝶道：「很感激妳們對我關懷心意，但總不能不去吧？」

「當然要去，小婢也不敢畏死逃避，」小文道：「只不過要來個移花接木，小姐變成了小文，小文討個喜，也過過小姐的癮。」

「不行，那人見過妳，一張人皮面具，如何能逃得過絕頂高人的雙眼，」小雅道：「但沒有見過我呀，扮小姐的事，我比妳適合。」

「小雅，」小文的雙目中突然湧出了淚水，道：「我們遇上的是一位眞正的絕頂高手，他要存心殺我，一擊定可取命，推想他留我性命的原因，旨在引小姐現身，但他的心意未卜，假扮小姐，是拏命冒險，妳要爭什麼呢？」

「爭的是情理呀！」小雅道：「妳假扮小姐，小姐扮妳，兩個全成了假的，我只要和小姐換了衣服，就算不易容，他也未必分得清楚，是不是比你適合呢？至少以身犯險，事在意中，殺了小姐，十之八九也不會放過兩個丫頭，三人同行，冒的兇險一樣大。」

小文接道：「但死亡有先後。」

「也不過毫釐之差，小文，不用爭了，」小雅道：「一件順理成章的事，又何必把它弄得顚顚倒倒呢？」

「不用爭了，」程小蝶道：「各安其位，生死大事都看開了，還爭先後幹什麼？何況，想殺我，也未必能如他之願。」

「姑娘，多珍重啊，死個小文算什麼？但姑娘死不得，妳是四品頂帶的總捕頭，古往今來的第一位敍了眞正品級的女官，女人能作皇帝，垂簾聽政，但却很少敍官的，幹的又是專捉江洋大盜的總捕頭，是三千年來第一人。」

「小文說得對。」小雅道：「我和小文兩條命，加在一起，也比不起小姐一根手指頭，丫頭嘛，可以買，可以賣，死上十個八個算什麼，但小姐死了，我們還活着，那就要受人千古唾駡了，這件事越想越划不來，先後之別，毫釐之差，非爭不可。」

口氣雖然略帶一點玩笑，但却表現了堅決的意志。

「我一直沒有把妳們當丫頭看待，」程小蝶道：「不要寃枉我，我唯一對不起妳們的是，沒有說明我的武功有多大進境，師父傳授我的玄門太乙神功，似是和道家罡氣同出一源，我武功很淺，自不足和人一爭短長，但避實蹈虛的本領却是有的，這樣妳們總可以放心了吧！」

小文呆了一呆，望着小雅道：「妳相信不相信姑娘說的？」

「相信。」小雅明快的道：「但有備無患，還是調換一下身份的好。」

程小蝶冒火了，冷冷說道：「要如何妳們才能相信？妳們的技藝、內功都不如我，却要硬着頭皮去爭，妳們也不想想，妳們任何一個身陷危境，我都要拚命搶救，我自己却只要閃避就行，這個賬就算不清楚？不是幫我，是拖累我了。」

小雅點點頭，道：「姑娘說得對，小文不能再爭了，再爭就是矯情，姑娘如受傷，咱們全力搶救，救不了，就以命相殉，姑娘爲我們安全也會全力以赴。」

「只恐一錯成恨事，小雅，眞的任姑娘獨擋風險嗎？」小文眉頭深鎖，仍有些不放心的說。

「誰說我獨擋兇險，妳們不在我的身邊嗎？」程小蝶道：「要副總捕頭帶上江北四老，三十六張強力匣弩，隨後接應，封鎖出路，放大膽施用匣弩。」

小文應了一聲，立刻去辦，她知道什麼地方，人在何處，自然會說得清楚。

「阿保、阿横呢？」程小蝶突然想起很多天沒有見到兩個人了。

「還在言府外面潛隱，姑娘要他們跟踪言貴，他們如跟不出一點名堂，不會來見姑娘。」小雅道：「可要把他們召回來？」

「不用了，」程小蝶道：「我總覺言貴有些可疑，但却找不到破綻，希望阿保、阿横兩人能找出一些什麼。」

小文快步而入，道：「副總捕頭遵命行動之外，又通令八位班頭，要他們集中屬下在刑部待命。」

程小蝶點頭笑道：「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小婢帶路。」小文舉步出廳，低聲接道：「副總捕近日中和幾位精通機關工藝的高人常在一起，希望能研究出更銳利的匣弩、暗器，而且已把姑娘奪自東廠的蛇頭劍，改成了鳳頭劍，劍中藏針，也配製成功了，分成有毒和無毒兩種，問姑娘要不要帶上備用？」

「那東西太過歹毒，能不用最好不用。」程小蝶道：「月前郭副總捕頭和我提過，他不準備再在武功上用功夫，再練二十年，也幫不上我什麼大忙，準備改學一些別的消息機關之學，想不到如此快就有這樣大的成就，我要籌一筆專款給他，讓他能多請一些人才，輔佐他。」

「姑娘如此體惜下屬，」小雅道：「誰不捨命以報。」

走出刑部十餘丈，郭寶元和江北四老，也帶着三十六位捕快離開了刑部，行動之快，連程小蝶也有點讚賞、吃驚了，她們並未跟隨前進，分由兩側，繞道而行。

是一條幽靜的胡同，一座青磚瓦舍，也不見宏偉氣勢，是一處中上人家的住宅區域。

兩扇紅漆大門緊閉着，但小文伸手一推，立時大開，竟是雙門虛掩。

小雅搶先一步入紅門，眼前竟是一條二丈多長的甬道，窄得勉强可容兩人並肩而行，和一般的房舍格局，全然不同，不禁一呆。

程小蝶冷笑一聲，道：「這是經過了一番匠心改建，一人當道，十敵難入，施放起弓箭、暗器，也讓人無法閃避。」

「爲什麼一定要走這條甬道？咱們可以由屋面進去。」小雅道：「小文，是不是就在這甬道中被一種力道擋住？」

程小蝶道：「妳們從屋面上去，咱們在庭院會合。」一側身向前走去。

小文、小雅也放棄了越牆而入的打算，一提氣，緊追在程小蝶身後而行。

沒人喝問，也沒有任何阻力，主婢三人，心情沉重，但步履却輕鬆的跨入庭院。

小巧庭院，盛開十餘株盆栽茶花。

花只一種，却分開四色，紅、白之外，兼有着鵝黃、淡紫。

程小蝶識花，認識紫茶花，是非常嬌貴的品種，非知花、愛花的人，無法培育。

看花思人，這小宅院的主人，應該是一位高人、雅士了。

素喜會進入這座宅院，此宅主人，必然和萬寶齋有關……

心念轉動之間，突覺一股異香，由茶花中飄飛出來。

茶花不是這種香味？程小蝶心生警覺，爲時已晚，人已難再自主，跌摔在地上。

小文、小雅吸入的異香更多，早就暈了過去。

醒來時景物全變，一座雅室，一張寬大的木榻，自己就仰臥在木榻上，小文、小雅，分臥在木榻兩側尚未清醒過來。

發生了什麼事情？程小蝶悚然一驚，人也清醒多了，伸手觸摸，衣扣完好，身體也沒有異樣感覺，這証明了人未受到沾汚。

緩緩坐起身子，只見對面一張太師椅上，盤膝坐着一個鬚髮蒼然的青袍道人，在他身側的八仙桌上，放着小文、小雅的兵刄，却未見密藏在自己身上的「辟邪寶刀」。

這使得程小蝶稍覺安心，如若武功仍在，寶刀未失，就有了放手一戰的本錢，心中念轉，立刻暗中一提眞氣。

青袍道人原本微閉的雙目，突然一睜，兩道淩厲的目光逼視着程小蝶，道：「貧道沒有下毒手廢去妳們的武功，但這三步倒的葯力很强，沒有幾個時辰的調息，也無法使眞氣運行、氣力盡復。」

程小蝶不能提聚眞氣，知道他說的眞話，出道以來，也經歷幾番凶惡大戰，讓人家擺佈得全無還手之力，這還是第一次，歎口氣，道：「花中藏毒，確屬高招中栽了也只認命，不過，刑部的大批人馬，即將隨後趕來，也許這座宅院，早已被他們包圍了。」

青袍人微微一笑，道：「那座宅院中住的安善良民，有兒有女的快樂家庭，刑部中人，應該不會傷害他們。」

言下之意，此地已非那座宅院。

程小蝶吃了一驚，知道遇上了眞正的高人，武功高、智謀高、用毒手法也高，長長歎息一聲，道：「你是萬寶齋的人？」

「貧道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倒不便掠人之美。」

「不是萬寶齋，飄然出世外？莫非道長是白雲觀中的人？」程小蝶心中忖思：只要你敢承認，我就有藉口把白雲觀中的高手拖下水了。

「貧道和白雲觀全無關係，姑娘也用不着白費心機，」青袍人淡

淡一笑，道：「如是貧道在妳甦醒之前，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妳們殺了，三位不但死得不明不白，當今之世，也無人能指証貧道是兇手了！」

程小蝶忖道：「倒是不錯，這情勢迄今未變，眞氣難聚，武功未復，他隨時可以殺我們，縱然身懷寶刀，也無一戰之能。」

「說的對！道長又何以放過我們呢？」程小蝶道：「不但鴻雁留痕，也埋下我們日後追捕道長的後患？」

「確實很麻煩，貧道是應該殺了妳們，一了百了，倒不是怕妳們日後的追捕行動，只是犯下這等搬石砸傷自己脚的事，貧道竟然做得出來，可眞是笑話呀！笑話。」

「現在，也時猶未晚，我體能未復，自沒有拚戰之力，」程小蝶道：「道長現在殺我，也不過是舉手之勞，使晚進不能明白的是，道長想的十分透徹，又爲什麼留下晚進等三條人命呢？」

「問得好，」青袍道人笑道：「妳們三人和吳一諤有何關連？身上留有他求命標幟。」

「師父，」程小蝶呆了一呆，道：「前輩認識家師？不過，就晚輩所知，師父並沒有給我們任何佩飾標幟。」

「吳一諤的求命標幟，如是一般的飾物、佩件，也就不叫吳一諤了。所謂求命標幟，豈是看得出來，不到生命交關時刻，也不會出現。」

「說得太玄了，晚輩從未聽過這些事情，」程小蝶道：「家師確有過人之能，但他老人家不會邪法奇術……」

「不是邪法，也非奇術，吳一諤在三位身上留下的標幟，是一種高深的武功……」

這時，小文、小雅也醒了過來，挺身坐起。

青袍道人道：「好！妳們三個人都給我用心聽着，我不殺你們，是發覺了妳們三人手臂上都有求命標幟！」

三個人同時抬起了左手，仔細在手臂上打量，可是，什麼也看不到，但覺膚色如玉，白裏透紅，玉指纖纖，修長適度，好美的三隻小手。

「吳一諤技藝已登絕峯，豈會輕易求人，那標幟是用一種極高的武功，留在手臂上，」青袍道人道：「一個人身上的血液，起了某種變化，譬如中毒暈倒，失血過多，那標幟才會顯現出來，現在，三位已經身體復常，那裏還看得到。三位想必都是吳先生的門下了？」

「小姐是，我們不是！」小雅道：「因爲我們不配。」

青袍道人微微一笑，道：「吳先生肯在諸位身上留下求命標幟，如若不是他的門下弟子，必然欠了諸位的恩情。」

「既和家師是同輩好友……」程小蝶道：「自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不知可否賜告姓名，容晚輩見着家師時，也好奉告詳情。」

「見着令師時，就說崑崙舊友，回報昔年相救大恩，略盡棉力……」

「是一份很大的恩情，三條人命，老前輩不肯留下姓名，晚進等也只有把這份恩義轉告家師了，」程小蝶道：「不知我等是否可以離開了？」

「妳們試運眞氣，覺得可以走，立刻請便，如若感覺到武功未復，那就坐息行功，貧道可以陪你們到日落時分，天黑之前，貧道也要離開這一片是非之地了。」

程小蝶試行眞氣，仍覺眞氣難聚，小文、小雅，互相望了一眼，立刻運氣調息。

青袍人果然靜坐相陪。

程小蝶氣行一週天，功力盡復，回顧小文、小雅，仍在靜坐調息，緩步下床，發覺寶刀果然仍藏原處，忖道：「這道長說得不錯，他沒有搜過我們，看來眞是師父昔年舊友，倒不可缺了禮數。」

心中念轉，突然對着青袍道人拜下去。

「不敢當，不敢當，總捕頭快快請起。」隨青袍道人口中的謙遜，一股柔和的力道，竟把程小蝶的身體托着。

拜不下去了，程小蝶心中暗驚，記憶中只有吳一諤才有這樣的功力，已化盡陽剛霸氣，變作柔和的五道之力。

「前輩放了我等，如何向萬寶齋交代呢？」程小蝶道：「再說萬寶齋耳目遍天下，老前輩只怕也很難逃過他們追踪了。」

「如若三位走不了，那就和道長無關了。」

一個身穿灰色長袍，面色冷厲的大漢，出現在門口處。

灰袍人那張臉並不難看，但怎麼看都不像一張活人臉，一看就知道戴了面具。

不過，這種面具的好處是自成型像，不會暴露出戴用人原有的面型特色，是一種隨手拏來就可以戴上的面具。

小蝶長長吸一口氣，雙目中閃射兩道凌厲的眼神，看到那大漢身後，兩行從人，右面一行，淡藍勁裝，身型婀娜，似是女人，左面一行全穿黑色長衫，佩的竟然是刀，窄而細長的刀，冷笑一聲，道：「萬大掌櫃，我們第三次見面了。」

灰袍大漢奇道：「三次？好像

是第一次吧？」

「第一次是在萬寶齋古玩店中，第二次，是在三槐谷中，你展現了驚人的武功，救走了素華，這一次該是第三次了。」小蝶道：「你是萬大掌櫃萬復古吧？」

萬復古緩緩取下面具，臉上的驚奇、訝異神情，還未消退，緩緩說道：「那時，妳也在三槐谷中？」

「不錯！」小蝶道：「我看到你救走了素華，乘一個大風箏破空飛去。」

「爲什麼肯定是我？」萬復古道：「希望說出一個讓我信服的理由。」

「你穿着紫色的靴子，」小蝶道：「男人很少穿紫色靴子的，除非他也雅愛紫袍，再加上你的修偉身軀，就很容易猜到你的身份了。」

但聞衣袂飄風，小雅、小文，以奇快無倫的身法，躍下木榻，抓起放在八仙桌上的長劍，兩個小美人手中無劍，就像孫悟空少了根金箍棒，一大半的本領就用不出來了。

坐在太師椅上的青袍道人，拂動着花白長髯微笑，一副袖手旁觀，與他無關的悠閒。

小雅暗暗忖道：面對着萬寶齋的大批殺手，如此一副鎮靜、沉着法，身犯江湖大忌，背棄了義理，毫無愧怍之色，這位道長的修養，實到了無人無我的境界，血性之冷，爲人之酷，恐怕不會只是爲報師父昔年救命之恩而放我們這麼簡單了。

萬復古冷冷的看了小文、小雅一眼，對二女取得兵刃一事，似是全不放在心上，淡淡一笑：「我終於明白了，統率東廠的汪太監，怎麼會栽倒在姑娘手裏了，妳小小年紀，如此博學多才，强記善謀，恐怕會遭天忌，唉，眞是紅顏薄命啊！」

「大掌櫃想殺我了？」小蝶道：「就不怕搏殺之聲，驚動到四處搜尋的捕快嗎？」

「確實有很多刑部的捕快，在城中搜尋三位的下落，」萬復古道：「不過，他們絕對想不到三位已身在京城十里之外，這裏地廣人稀，住戶極少，殺上三五個人，也不會驚動左隣右舍，這就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了。」

小蝶吃了一驚，忖道：「這萬寶齋中人，當眞是算無遺策，佈署的週全、嚴密，已把我們運出京城，又能避開緊隨我們出動的大批捕快，連江北四老那等江湖經驗豐富的人，也被他們瞞過了。」

可惜阿橫、阿保在追踪言貴，否則，以兩人之能也許可以追踪到行踪。

「萬大掌櫃殺人滅口，也無可厚非，因爲，你心中怕呀！再大的江湖組合，也無法抗拒朝廷的兵馬。」小蝶道：「但你不問問在現場的老前輩嗎？」

心中却暗暗忖道：「老道長，對不住啦，情勢迫人，可不是誠心拖你下水呀。」兩道看向老道人的目光，也充滿歉疚之意。

萬復古淡淡一笑，道：「老仙長放妳們一條生路，可沒有說過保護妳們離開此地，生離此地的本領，要仗憑妳們自己闖了。」

他似是非常不願意和青袍道人反臉，不但不追究他背叛約定的原因，且是小心翼翼的去維繫僅存的情面關係。

小蝶看出苗頭了，萬復古對青袍道人心中有着很大的顧忌，不但無意斥責他背棄信諾，只望他不再插手多管閒事，似就心滿意足了。

能使萬復古心存如此顧忌的人，自非等閒人物，這青袍道人是誰？沒有聽師父提過，江湖名人錄中，也沒有這道人的記載，今日如若能把他拖入這場漩渦之中，就可能有脫身的機會。程姑娘心中盤算，但却不敢輕易開口，這道人心意難測，生恐一言錯出，弄巧成拙。

小蝶心中顧忌，萬復古似是也不願多言賈禍。一時間啞雀對峙，聽不到一點聲息。

青袍道人輕捋長髯，笑一笑，道：「你們都不願開口了，只好由貧道說啦，請問萬大掌櫃，我是不是拏了你們一千兩黃金，和一張十萬兩的銀票？」

「區區小事，何足掛齒。」萬復古道：「那是送給道長零用的。」

「闊氣呀！這些錢，可以蓋一座很大的道觀了，要我一個人花，貧道再活三十年，也無法花費去這麼多錢。」

「道長只管花用，京城中有幾處銷金窩，價錢雖然貴一些，但買到的是第一流的享受，」萬復古道：「至於蓋廟的事，交給萬某就行了，道長只要告訴我建廟地點，建築的圖形，就不用多費神了，保証會以最快的速度蓋起來，也會讓道長滿意。」

「如是貧道不滿意呢？」

「修啊！修到道長滿意爲止。」

萬復古道：「程總捕頭，搬倒了汪直，擊潰東廠，是一位名滿朝野的難纏人物，道長解毒救人，也給了她們足夠的時間養息，恢復了武功，現在，就把她們交給萬某處置吧。」

「我不是救她們，貧道的朋友，也沒有四十歲以下的人，貧道放她們一馬，是還報她們師長的恩情……」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官府決心消滅兩幫山寇。南陽府花正剛帶領幾百官兵以及五台山天一和尚、中原雙俠等攻上蜈蚣嶺，打得吳大銘以及屬下全軍覆沒，不過花正剛也賠了一條命。西北方面于統領率領數百官兵配合沙家堡三父子，攻上十八盤，十八盤兄弟與蜈蚣嶺搏殺時已死去大半，僅餘寥寥，恁趙瘋子多勇悍，亦難逃毀滅之命運……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鳳馭龍

丁卯逃命又遇擒　玉兒現身解危機

趙瘋子右手大刀猛一掄，左手短刀指着天，道：「該咱們上天去歸位，他媽的那是在所難逃，死了一死百了，只不過好漢死得要像把火，要轟轟烈烈的拚，至少你們每個人要拖個墊底的，兄弟們，常言說得好，怕死就會死，不怕死才會殺出一條血路來，我親愛的兄弟們，跟我趙瘋子殺呀。」

他這眞是一段叫人心血翻騰的說詞，果然引得大寨前的人吼聲大震：「殺！」

當頭兒的人物就是不簡單，什麼時候說什麼話，什麼地方演什麼戲。

趙瘋子就是這類人物，他正要幹吶，石棟伸手攔住，道：「老弟且等。」

趙瘋子道：「老哥，你說。」

石棟道：「我以爲由我在前面，咱們直下斷腸溝，咱們把官兵們引到山溝裡，游擊式的宰他們。」

趙瘋子這才跺脚，道：「娘的，小姑奶奶又不在，她曾敎咱們，打得過就打，打不過打游擊，娘的，我怎麼全把它忘了。」

石棟道：「後悔已來不及了，咱們再不衝，等到他們圍上來佈好陣勢那就慘了。」

趙瘋子重重點頭，道：「好，咱們大伙斷腸溝會合了，殺呀！」

「衝呀！」

十八盤大寨這麼一湊合，人數雖沒有一百也有八九十，大伙緊緊的排兩行緊連着一路往山下衝去。

大寨這是拋棄了。

石棟的主意很好，這樣至少不會再像上次一樣被人用火燒了大寨。

* * *

那「秦嶺夜叉」石棟夥同他的兩個徒弟左公太與王大力三人，舞動着大鋼叉奔在前面開道，只見這三把鋼叉舞得大片極光勁射，端的令人心生畏懼，不少官兵見這三人凶猛，尤其那石棟身材粗又高，滿頭毛髮一大半倒着長，宛似眞的夜叉到凡塵，早就往一邊急閃不迭。

再看趙瘋子，他身邊除了兒子趙大刀以外，便是他的貼身兩個大力士回回包大力與莫布士二人，他四人前面走，後面跟的是嘍兵，這第一撥人馬也凶狠，舉刀就是一路狂殺不稍歇。

於是，隨之又是第三批緊跟上來。

這第三批人馬非別人，乃由丁卯一馬當先協同着才加入不久的司徒旺與呼延豹，三人也領了一批嘍兵往下衝。

這光景如果再有霍大牙與郭棟長在大寨，今天鹿死誰手還眞難說了。

可惜趙瘋子一夥還不知道霍大

牙與郭棟長以及帶去的一百多嘍兵早已不在這痛苦的人世上了。

* * *

這時候有個帶隊的武官厲吼，道：「弟兄們快往山下退，把布袋口收緊了。」

這人舞着三節棍嘩啦啦的盡在空中掄，仔細看，嗨，他可不是別人，年輕慓悍的于統領是也。

于統領未去南陽府，他高升在長安城，對於十八盤大寨的趙瘋子一夥「死灰復燃」，他早已耿耿於懷。

于統領幾次與趙瘋子搏殺，他太瞭解十八盤的形勢了，這一次官衆來剿山，一大半是于統領的計劃。

* * *

于統領也有計劃，他原來把人馬包圍大寨，然後故意弄個缺口，叫山賊們往布袋口裡面鑽。

可也眞的巧，于統領就是要把山賊們趕進斷腸溝，在那種絕地才好加以殲滅，想往山林中逃，那就難了。

于統領果然是領導人才，他把請來的幾位江湖人物埋伏在斷腸溝不出面，等到時機成熟，這些人就會各找對象，搏殺自由，一般山賊就是由官兵們處理了。

于統領的這種安排，應該是萬無一失的。

這些也正是行動前的計劃，如今正一步步的實現了。

* * *

一批批的山賊一路衝到了絕崖附近，他們沿着一道十分陡峭的斜坡一個個連跑帶滑下到山溪邊，然後躍過了山溪往斷腸谷奔去。

這時候由三方面官兵們宛似螞蟻雄兵般衝過來了。

那震天價響的喊殺聲聽得人們肝膽欲裂，刺目耀眼的刀槍劍戟，宛如銀河星瀉嚇死人了。

就在這時候，斜刺裡，大殺手司馬嵐飛一般的迎上石棟殺去：「姓石的，可認得齊王府的司馬嵐。」

正在奔跑的石棟猛側頭，不由咬牙冷笑，道：「王八操的，吃老子一叉。」

他的叉不是刺，是掄掃，那股子悍勇怪嚇人的。

司馬嵐也冷笑，道：「今天你們一個也別想逃。」

這兩個人交上手，立刻殺得忘了自己是誰了。

* * *

兩個石棟徒弟不跑了，他們準備合擊司馬嵐，却聽得附近有人吼：「來吧，這時候還觀戰呀。」

左公太與王大力猛回頭，兩個青年漢子奔來了。

這二人不是別人，沙家堡的兩位少堡主沙豹沙剛二兄弟是也。

四人碰上了不多言，雙方立刻幹起來。

那沙豹迎擊左公太，沙剛怒戰王大力，他們就在山溪附近殺起來，一時間還分不清誰佔了上風。

* * *

遠處，有人厲吼：「趙瘋子，你還想活命嗎？」

趙瘋子一聽吃一驚，不用看便知道這人是誰了。

兩把刀猛一抖，趙瘋子仰天長嘯：「殺！」

是的，于統領從另一方向追上來了。

姓于的抖動手上包鐵三節棍，一上來便是長打近砸十七次，口中厲吼：「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哈……」

趙瘋子說：「去你娘的，誰死尚難預料。」

于統領邊打邊說話，他的棍法一點也不亂：「娘的，趙瘋子也會上當呀。」

「怎麼說？」

趙瘋子也是左右雙手併殺，但話還是照講，他當然想明白自己上了什麼當。

于統領心中一喜，因爲他就是要趙瘋子眞發瘋，發瘋便會急燥，此刻只要趙瘋子氣結才更好。

于統領十分愉快的道：「難道你趙瘋子還沒發覺，你們派去蜈蚣嶺的人馬一個也未回來嗎？」

趙瘋子厲吼：「你怎麼知道？」

于統領道：「原是商議妥的計劃，那花近衞早把你的陰謀轉告蜈蚣嶺那批草寇了，你想想，他們知道你要陰謀，他們會怎樣？哈……」

趙瘋子不由驚怒交加，他果然發了瘋似的大吼，道：「老子同你們拚了！」

立刻間趙瘋子瘋狂的與于統領狂殺起來。

趙大刀突然遠處高聲吼：「丘叔你們快過來，咱們力量別分散！」

遠處兩個大漢剛奔到山溪邊，一聽趙大刀的呼叫，便過來了。

這二人可是有來頭，西邛崍的野龍山的「大長毛」丘成根與老二「白臉修羅」東方青二人過來了。

趙瘋子早與這二人有勾結，爲了奪取蜈蚣嶺才把這二人請來的。

兩個人剛奔一半，斜刺裡躍出兩個官捕，分別攔住這二人的去路。

丘成根與東方青一看也自一怔，這二人竟是他們二人的尅星，一個是長安城的捕頭羅威，另一個乃是咸陽城的兵總叫張大孔。

原來這二人曾在西北幹過緝盜工作，雙方這一碰上面也算是他娘

的老對頭了。

那還用多言嗎，碰上面只有幹吧！

* * *

沙爲仁擔心兩個兒子安危，正要奔過去，却見兩個大漢迎上來。

迎來的人乃是司徒旺與呼延豹二人，沙爲仁想不到大寨上還有這兩個凶徒在，雙方照上面，沙爲仁已無暇再管兒子了，只不過此刻官兵已往斷腸谷中包圍過來了，只一看便知道，官兵至少五百多，而山賊還不到百人，這一仗顯然對官家有利多了。

於是斷腸谷中一片廝殺聲，那「武關一把刀」丁卯這才剛躍過山溪，在一片亂石堆與荒草間，他已被七八個官兵圍上了。

丁卯發一聲喊，砍刀疾掃又砍，立刻被他砍翻近身的兩個兵丁。

人吶，只一動上刀便會紅了眼，丁卯此刻就紅了眼也狠了心，他也心中明白，這一仗如果能保住性命，那才証明自己的祖墳上多了樹也埋對了方向。

「殺！」

他一邊殺一邊左右突圍，眞幸運，高手不見來對陣，一般官兵還眞不敢太接近。

附近已有不少嘍兵躺下去了，那鮮血還有順着山溪往下流，雖不算血流成河，可也稱得上鮮血染紅了山溪。

* * *

且說惡鬥中的石棟與司馬嵐二人，此刻早已殺得難分難解，恁誰也不敢接近過去，就在溪邊亂石中，石棟長嘯如虎，雙手端叉已往司馬嵐撞去，他已忍無可忍的要分出生死來了。

司馬嵐更狠，他不但不退，拚着挨一叉也要殺了這個橫行秦嶺三十年的夜叉王。

「轟」聲起處，立刻聽得幾聲脆響，緊接着便是兩聲高吭而又凄厲的大嗥。

「噢！」

「唔！」

石棟刀叉掃在司馬嵐的前胸一尺長，司馬嵐皮開肉綻肋骨現，然而司馬嵐仍然有賺頭。

石棟的鋼叉不撤手，但他已沒有了雙手。

石棟不是不撤手，他的兩手仍然緊握着他的鋼叉，當鋼叉跌落在山溪中的時候，清楚的看到水中的兩隻手仍然握着鋼叉而沉到水底。

石棟抖着兩隻斷了手的長臂，發出狠嗥也似的喊叫而聲震長溝，野鳥紛飛。

七個官兵一見發一聲喊揮刀殺上去了。

石棟手上沒有叉，他甚至連手也沒有，誰怕他……

「砰！砰！」

「殺呀！」

幾個官兵想檢便宜，早被石棟奮起兩腿踢得兩個迎來的大兵昏死在山溪邊。

於是，好一陣亂刀砍上去，那石棟抖着血臂直立而不即倒下去。

他不動了，但雙目直視向遠方，嚄，那個方向就在對面的高山上，小玉兒就看到石棟這副天神模樣。

七尺巨軀被幾個官兵推倒下去，有一半跌在小溪裡，嚄，霎時溪水變得更紅了。

附近與沙剛沙豹二人搏殺的左公太與王大力二人，只一聽得石棟的喊叫聲，二人不約而同的看過去，還見石棟兩手沒有了。

這二人大吼一聲：「師父！」

「噢！」

「唷！」

兩個人沒經驗，這麼一慌叫，早被沙家兄弟疾出一刀砍翻在一片荒林邊。

沙家兄弟得手後就往老爹那面奔，這時候有四個大兵正爲司馬嵐胸前的傷口敷葯、包紮着。

* * *

正在與七個官兵合擊呼延豹與司徒旺二人的沙家堡堡主沙爲仁，忽見兩個兒子奔來，心中立刻落下大石般的輕鬆多了。

沙剛與沙豹二人一到，也不多說廢話，雙雙便殺上去了，兩兄弟殺法驍勇，再加上今天這場面可說已是勝券在握，什麼顧忌也沒有了。

這就令每個人產生篤定感，這樣才能把武功發揮到最高境界。

沙家兄弟二人合擊呼延豹，沒幾個照面，已被沙剛一刀砍在他的大腿上。

呼延豹一聲罵：「操你老舅子，殺！」

呼延豹把刀猛往沙剛刺去，冷不防被沙豹斜刺裡一腿，直把個重心不穩的呼延豹踢得一頭撞在石頭上。

呼延豹眞不幸運，他的頭正撞在石頭上，立刻挺了一下不動了。

這光景司徒旺全看到了。

司徒旺暴斬十九刀，他拚力斬退圍上來的官兵，扭頭便往山溪另一邊躍去。

司徒旺已躍在半空中了，突然一溜冷芒出現。

「噢……唷……嘩……」

司徒旺的巨軀半途跌落在山溪裡，他的背上正插着一把刀，那是沙爲仁出手擲出的尖刀，狠狠的扎在司徒旺的背上半尺深。

* * *

這裡殺戮剛在喘口氣，附近傳來尖嗥聲，不由得引起人們向回

看。

立刻，有人大叫：「快殺過去呀，張捕頭流血了。」

原來「大長毛」丘成根同捕頭張大孔搏殺中，被丘成根在他的大腿上狠狠的切了一刀，丘成根善使地堂刀法，他在一路搏殺中突然絕活出手，張大孔不及閃讓，大腿上挨一刀，令他再難閃動。

丘成根一招得手隨身上，他的刀已揚，却被沙爲仁一刀攔個正着。

「姓丘的，你可認得沙某人？」

丘成根嘿然道：「不就是有個瘋女的沙家堡堡主？」

他這是不揀好話說，刺激的話惹人厭，沙爲仁就火大了，他最恨別人提他的大女兒沙妙妙。

沙妙妙被大喇嘛玩過，沙妙妙也愛死了敖杰，只不過敖杰當年不是爲了討老婆。

敖杰是想找個女子爲他生個一兒半女的，爲的是他身邊藏着一本絕世武功秘笈，他不想別人學這武功，當然他又是個番僧，那只有暗中找女人了。

當年敖杰一共找了七個女人，却只有金娘子爲他生了個小玉兒，難道這是天意？

* * *

此刻，那有時間表過去，此刻正在殺得緊要關頭，那沙爲仁一聽丘成根的話，舉刀就殺，他口中還厲吼：「我宰了你這嘴巴缺德的畜牲！」

沙爲仁出刀，他的兩個兒子也出刀，殺得丘成根立刻陷入危機中。

「喂，不要臉吶，父子三人殺一個……唷……」

他的話才說完，沙爲仁的一刀已切過他後背上，鮮血標濺中，沙豹忽又遞上一刀，正刺在丘成根的小肚上。

丘成根只噎了一口大氣，便被沙剛一腳踢翻在地。

沙家父子也殺紅了眼，轉身去殺東方青。

東方青已經同捕頭羅威殺個棋逢敵手，如今又加入沙家父子兵，那受得了，這就想拔腿逃了。

斷腸溝只有斷腸人，斷腸溝是沒有生還的人。

就在東方青剛回頭，回頭已無岸了，回頭正撞上一把尖尖的刀刺進了他的胸口上。

沙剛咬牙道：「死吧，兒！」

於是，野龍山來助拳的兩位頭頭，眞的死得慘，當然，他兩人又怎會想到有這一天呢！

幹山寇的人永也不會想到有這一天，如果他們想得遠，江湖上就會缺少些甚麼人了。

* * *

張大孔與羅威兩捕頭見沙家父子厲烈的殺了野龍山兩個頭領，立刻上前致賀。

那張大孔道：「賢父子不但除了惡人，同時也得到官府的賞金一千兩白銀吶！」

這眞是意外好消息，尤其在此時此刻聽到，更是令人心情大快，士氣大振！

沙爲仁道：「有這種事？」

張大孔道：「長安早有這兩人的通緝榜文，不論生死，一千兩賞銀吶！」

沙爲仁大笑，道：「咱們不能獨得，少不了還有兩位的一份，哈！」

正在高興着，忽聽遠處十幾個官兵圍緊了兩個大漢在狂叫不休。

沙爲仁手一揮，道：「走，咱們殺過去。」

父子三人舉刀撲去，只見是兩個大力士，兩人已全身冒血，仍然對撲上的官兵抓起來往地上摔，地上已有五個滾在一起直哎呀！

沙爲仁一聲冷叱，道：「各位閃開了！」

官兵們分開一條路，沙爲仁父子三人已站在兩個大力士前面。

這兩人不是別人，包大力與莫布士兩人是也。

這兩人加入大寨落草爲寇不久，早被趙瘋子看中，收爲身邊衞士，如今一陣混戰，兩個人已被這批官兵由外包圍住，這兩人孔武有力，只可惜刀法平常，早被官兵們放了血，可就是流血不叫嚷！

此刻，沙爲仁一看冷笑了：「過去，你們一個對付一個，要乾淨俐落！」

沙剛對着包大力冷冷一笑，道：「大個子，你可得小心了，我出刀離不了要害！」

包大力咬牙，雙掌十指箕張，咬牙道：「王八操的，你可別被包大爺抓住了，那就有你消受的了！」

沙剛哈哈一笑，道：「你才要生受了。」

他拔身而上，快刀便在他一個高空騰翻中往包大力的頭上就砍。

包大力似乎不在乎沙剛這一刀，他忽然雙手空中撈一把，左手撈空，右手却把沙剛一腿抓了個結實。

這眞是想不到的事，沙剛的一刀落了空，包大力已掄起沙剛的身子「呼呼」响！這光景沙剛非被包大力摔在石頭上非死不可。

「殺！」

沙爲仁平飛而起，快得不可言喻，自包大力迴轉的身子一邊錯過，便見一顆好大的人頭往地上落去。

那是包大力的人頭，包大力沒

頭了，但包大力的身子仍在旋，而且雙手抓住沙剛，在包大力的人頭落地滾了一丈外身子不動了，才雙手一鬆，生生地把沙剛抛向一片山岩上去，「轟！」

「咚！」

「唔……哎……」

包大力的身子倒了，人頭都沒有了當然站不久的。

沙剛也慘，和身撞在石崖上，何止是七葷八素，全身骨頭也似乎散掉了。

沙剛一挺未站起，張口噴出半盆血，沙爲仁撲過去了，「剛兒！」

這時候就聽得「噗」的一聲響，緊接着莫布士雙手捂緊了肚皮，雙腿絞絆着往外撞去，沙豹刺他一刀在肚皮上，沙豹不及拔刀就閃開了，刀還在莫布士雙手摟着吶！

沙豹也奔到沙剛這面來了。

「怎麼樣了？」

沙爲仁道：「你哥需立刻醫治。」

忽然間，一陣亂刀聲，只見十幾個官兵下刀不求章法，生生把莫布士砍死在地上。

遠處傳來凄叫聲，這些聲音還眞的此起彼落，不少官兵也斜躺地上在哀號，這光景還眞應了那句話，官兵又怎樣，照樣也挨刀！

＊ ＊ ＊

一處陡峭的斷崖下面，趙家父子兩人，被堵在那一塊絕地上了。

那還眞是絕地，也是個陰森森的地方，因爲抬頭看，上面的一段正是山道，斜斜的，這兒也是第一次花正剛他們與趙瘋子一夥斯殺的地方。

再看崖下這地方，森森白骨一大堆，怕不有好幾十具那麼多。

原是山溪打此過，白骨多了，溪水往外偏三丈，便也形成了小小白骨灘，只這光景就嚇死人。

這時候死守在趙家父子身邊的嘍兵已不足二十人了，二十個身上盡是鮮血的大漢，也是平日裡最聽趙家父子話的基本死士。

于統領的身上也冒血，但他一副冷傲的不在乎。

他的臉上無表情，却在嘴巴上下功夫。

雙方相隔着山溪，于統領沉聲道：「姓趙的，你爲何不瞧瞧你脚下踩的甚麼？」

趙瘋子的頭上起了幾個大肉疤，全是于統領三節棍印出來的，他聽了于統領的話，仰天哈哈大笑，那笑聲聽得人汗毛也直了：「姓于的，趙大爺足下踩的甚麼，你個王八操的會不認得？人的骨頭呀，骨頭誰沒有，人嘛，早晚白骨一堆，不論這人如何死法，死總是早晚如此，有甚麼大不了的。」

于統領道：「姓趙的，你誤解了本統領的話了，本統領也知道人死後白骨一堆而已，只不過，我問你可知那些死者，他們如今就在你的身邊，他們也正等着撕食你的肉，他們也等着拖了你的靈魂上酆都閻王殿鬥爭你了。」

不料趙瘋子又是一聲傲笑，道：「去他娘的鬼呀魂的，趙大爺不信這一套，如果眞有那邪玩意兒，老子仍是一刀一個殺，便閻君也要殺！」

他立刻舉着雙刀大聲吼：「殺，殺，殺！」

眞叫凶煞，趙瘋子當之無愧。

其實他此刻也不能求乞低頭，趙瘋子心中明白透了，今天這場面是走上絕路了，便是求乞什麼，最後免不了死，還多了一項羞辱。

趙瘋子是不會被五馬繩拴遊長安，像個被抓的狗熊，他要英雄式的倒下去。

他也早把人生看穿了，既然要死，何不死得轟轟烈烈像個大丈夫。

有人說，大丈夫既不能裹屍沙場名列千古，那就他娘的遺臭萬年又何妨。

趙瘋子是不指望揚名千古了，當他走上草莽不歸路的時候，就打算臭他娘的萬萬年了。

＊ ＊ ＊

于統領聽着趙瘋子發瘋似的三聲喊殺，不由怒叱，道：「趙瘋子，你也未免太不上路了。」

趙瘋子大叫：「老子已上了不歸路，你囉嗦個鳥！」

于統領道：「你一人死了也不想身邊的人吶，要他們陪你一起死？」

趙瘋子一怔，他看看身邊的兒子。

不料持大刀吼道：「爹，別上當，兒子一個越獄犯，再回籠死定了。」

趙瘋子看看身邊的人，不料身邊的十九個大漢，其中一人道：「娘的，當家的，咱們都是兩手血腥，那一個沒有殺過人，一旦上了繩，操他媽的，咱們都變成他們耍戲的猴子了。」

趙瘋子嘿嘿笑了。

他提高聲音大聲吼：「姓于的，老子差一點上了你的惡當了。」

于統領道：「難道我的話不實在？你有幾成活命機會？何苦……」

于統領未說完話，趙瘋子已大罵，道：「去你娘的機會，你個小子只不過在爲你的人馬找生路罷了，一旦再幹上，咱們以死相拚，你們免不了再陪上許多人，娘的，你的心眼白費了。」

不錯，于統領正是這個目的，只要趙瘋子這些人抛刀投降上了綁，他就會在斷腸溝裡把他們殺光，而且是乾乾淨淨的完事，他才不會再把這些山賊押進長安城，那多麻煩呀。

＊ ＊ ＊

計謀既然被窺破，于統領一聲大吼：「快去，把幾處山口埋伏的弓箭手召來，就不怕他們不投降。」

立刻有人分開來跑，趙瘋子一聽，這才明白官兵們還來了弓箭手，爲了怕有漏網之魚，分別埋伏在幾處險道要隘之處，眞是狠毒呀。

趙瘋子才不會叫弓箭手趕過來把他們當活靶幹掉，只聽他一聲雷吼：「兄弟們，咱們陰陽路上再集合，現在跟我殺……」

趙瘋子一馬當先往山溪這面躍過來，緊接着就是二十個似猛虎的惡漢雙手抱刀又撲過來了。

于統領迎上趙瘋子，這時候沙爲仁也過來，還有個羅威也不弱，官兵約有四百人，把這兒重重的圍了個裡三層外三層水洩也不通。

羅威迎着趙大刀，二人拚得可眞凶，那沙爲仁却迎向趙瘋子，他與于統領二人合擊趙瘋子。

趙瘋子發覺來了沙爲仁，他一邊殺一邊罵：「姓沙的，操你娘親老子的，你上一回插一脚，趙大爺不與你計較，你他娘的又來了。」

沙爲仁簡單的道：「來宰你。」

「也當官家狗腿子呀。」

「狗屁，老子的生意是牛馬羊帶皮貨，每年山路走得多，却偏偏你們攔路搶，你想想我應不應該出手呀？」

趙瘋子火大了，他雙刀抵擋沙爲仁也撲殺于統領，一邊殺一邊還指揮吶：「兄弟們莫分散，力量扭在一起彼此照應分工合擊。」

這些大漢可全是趙瘋子的子弟兵，趙瘋子的吼聲，大伙還眞響應，就是不見有人亂來。

一時間官兵還眞棘手的難對付，只不過時間稍久，這些人還是無法衝破包圍圈，就在這斷腸溝的三角乾草石地帶移動不過半里內，雙方嘶叫狂吼着。

刀槍撞擊中，忽見捕頭羅威發一聲吼：「死吧，個小死囚。」

「哎唷……」

這一聲嗥叫不要緊，正在全神搏殺的趙瘋子吃一驚，因爲這是兒子大刀的叫聲。

趙大刀的傷才好沒多久，還在調養中，如今又怎是那捕頭羅威的對手，胸前連上左肩，狠狠的被切了一刀。

趙大刀被殺得往一邊斜去，正撞在幾個官兵刀叢裡，於是，機會來了。

聽吧，亂刀砍人是殘忍的，管你身上什麼部位就是一陣亂砍殺，「咚咚」之聲似切瓜，趙大刀就再也沒出聲。

趙瘋子可急了，他衝過叢叢刀芒，人已奔落在兒子大刀身邊，嚄，他眼紅了：「大刀，爹給你報仇了。」

什麼樣的惡人也只認自己人，趙瘋子自不例外。

趙瘋子看着兒子在自己面前斷氣，那一雙眼神好可憐，半片面皮不見了，血……

「我和你們拚了！」

于統領冷冷道：「你早就在拚命了。」

他與羅威、沙爲仁，三人合擊趙瘋子，漸漸的，便也把趙瘋子一人孤立起來了。

這時候趙瘋子那些人已經倒下一大半，那麼多的官兵，便三頭六臂也難撐。

趙瘋子拚上老命了，他的臉皮在抖動，出刀幾乎都是在拚命。

于統領邊殺邊冷笑：「姓趙的，自戕吧，你此刻快變成孤家寡人一個了。」

趙瘋子咬牙咯咯響，他心中在打算，總得弄個墊背的，他娘的，看來看去還是個姓于的。

趙瘋子心中有主意，反而不管于統領說些什麼了。

于統領又道：「趙瘋子，似你自以爲草莽英雄人物，如果此刻舉刀自戕，也算對你那些死去的兄弟們有個謝罪的表現呀。」

趙瘋子突然厲吼如虎，平飛着宛似巨鵰捕獵物一般的，猛往那于統領的懷中撞過去。

于統領連閃帶躲已掄出三節棍二十一次閃到山溪邊的亂水草。

趙瘋子身上頭上至少挨了七棍，鮮血仍在標濺的地方又挨棍，但趙瘋子連叫也沒叫，就好像棍子打在別人身上與他無關似的。

而趙瘋子的兩把刀，右手的已刺入于統領的肩胛下面，左手的也殺得于統領七個地方在冒血，仔細看，兩腿就快成碎肉了。

趙瘋子不叫，但于統領喊叫：「哎唷……」

他叫着往山溪中跳去，只聽得「殺」聲起處，沙爲仁的一刀早把趙瘋子活生生砍死在山溪邊上了。

這是一場殊死戰，也是官家的殲滅戰，當于統領被人救起後，這一場大搏殺才算終止。

如果問誰是贏家，我就說打仗沒贏家，打仗的人是傻瓜，只不過這世上就是少不了打，而且天天都在打，天天都在鬥，鬥來鬥去都變成輸家。

這一戰只有一個人是漏網之魚，這個人眞聰明，他先是裝死倒在一片血泊裡，別人流的血變成他的僞裝品。

就在官兵追逐中，他一頭鑽入荒林中，立刻，他轉彎抹角走山崖，匆匆忙忙的往東行。

這人可不是別人，「武關一把刀」丁卯是也。

丁卯眞的是命大，那麼多的官兵包圍，他仍然能逃掉，那當然是命大。

小玉兒也在爲丁卯慶幸。

小玉兒也看到丁卯逃走的事，小玉兒幾乎把全部搏殺過程看在眼裡，她心寒了。

她看着人命在這時候還不如一條狗，什麼尊貴，什麼英雄，如果倒在血地上，這個人就如同死狗。

這世上只有魔鬼才會千方百計製造紛亂，然後把他們自己也拖進去，而死得像狗一般叫人唾棄。

小玉兒心情又添上一層陰影，江湖上的一切，早令她心寒了。

武功高到她這樣的境界，才眞正的厭惡殺戮，因爲她不是魔鬼。

小玉兒怎會是魔鬼？

* * *

小玉兒下得樹來往大道方向走，猛然間蹄聲傳來，想是在三里遠處，她正在四下觀看着，忽又聽得一長聲的哈哈狂笑傳來。

小玉兒急奔過去觀看，她的心中猛一沉。

「怎麼了，事情怎會這麼巧？」

原來是南陽府的花正剛率人破了蜈蚣嶺山寇之後，那五台山的天一和尚携着他的禪杖騎馬過來了，還眞應了誰說的那句話：不是寃家不聚頭。

此刻，天一和尚那麼巧妙的遇上了丁卯。

丁卯也眞倒霉，他奔到山溪邊先洗了身上血跡，那可不是他身上流的血，半身濕漉漉的轉到大道的時候，他再也想不到天一和尚會騎馬過來了。

這二人至少相互交手三次，誰也不服誰。

那天一和尚不知道十八盤大寨完了，但見丁卯如此的狼狽，他可也猜中了七八成。

* * *

「哈……姓丁的，咱們又遇上了。」

丁卯怒道：「你這酒肉和尚陰魂不散。」

「好說好說，看你如此狼狽，八成十八盤大寨也完了吧？」

丁卯道：「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啦。」

「那一定是完了，我和尚剛辦完一件大功德，蜈蚣嶺的那批山賊咱們連根拔掉了。」

丁卯叱道：「娘的，你盡找熱鬧的地方撿便宜。」

天一和尚道：「若非兩下齊動手，十八盤大寨我和尚非來不可，唉，分身乏術呀！」

聽起來他似乎損失不少的樣子。

丁卯可火大了，十八盤大寨完了，可是那批官兵不會往東來，他們是回長安的，那麼，今天正好找這和尚發洩一下胸中悶氣。

「嗆」的一聲，丁卯自背上拔出他那把砍刀，冷冷的對天一和尚道：「和尚，你不會叫我把你從馬背上拖下來殺了吧！」

天一和尚嘿嘿一笑，道：「你是什麼人物，和尚從未把你姓丁的放在心上。」

他拖着禪杖跳落下馬來，又道：「我和尚認清楚你是個漏網之魚，正好拿你送衙門領賞了。」

丁卯一聽更火，怒叱道：「奶奶的，你是個出家人，何謂慈善爲懷呀？操！」

天一和尚道：「和尚超渡你正是慈悲爲懷，這是道理，你懂嗎？」

丁卯大罵一聲：「去你娘的，殺！」

「叮噹」之聲驟起，這二人就在這山道上幹起來了。

那天一和尚邊殺邊吼叱，宛如猛虎在吵架，丁卯也不示弱，刀刀都想要和尚的命。

天一和尚又把他那一百零八式羅漢杖法施展開來，就是一路狂砸橫掃怒打直搗。

丁卯的砍刀也不弱，搏殺得好不兇悍。

這二人完全以力爲後盾，招式爲先，誰也不讓誰，只不過時間一久，丁卯可就露出敗象了。

丁卯爲何會露敗象，實乃丁卯早在斷腸溝的時候就出盡力氣，此刻他還未吃東西呐。

俗語說，人是鐵飯是鋼，不吃餓得慌，丁卯已兩頓未吃東西了，又怎能同以往一樣與天一和尚力拚。

天一和尚也發覺這丁卯今天有點不濟事，已然心中一寬，立刻手緊了又緊，舞起禪杖一路打。

「彭！」

「咦！」

丁卯這一叫喊直衝雲霄，他的右腿橫面被禪杖打得跪地一跪。

這眞是好機會，丁卯的砍刀柱在地，而天一和尚禪杖便使力的直搗向丁卯的心口窩處了。

丁卯也眞吃一驚，因爲他無可閃避。

「轟！」

「咦！」

這一聲叫可不是丁卯。

天一和尚一屁股摔地三丈外，他的雙目睜得圓，手中禪杖幾乎抓不穩，而兩條臂也隱隱作痛。

於是，丁卯抬頭了，他也微微

的笑了。

人在鬼門關口又回來，他是應該笑。

天一和尚怔怔的看着三丈外站定的小玉兒：「是妳，史姑娘。」

是的，小玉兒出手了。

小玉兒不是爲了救丁卯才出手，小玉兒想到了丁香阿姨才出手的。

丁香爲了丁家，她已出盡了力氣，所以丁卯不能在這時候死，小玉兒以爲那會傷丁阿姨的心。

小玉兒出拳擊退天一和尚，她淡淡的道：「大師，別再殺人了。」

天一和尚道：「他該殺，他助紂爲虐，與山寇一個鼻孔出氣，是個大盜呀。」

小玉兒道：「不是的，他沒有攔路打劫。」

天一和尚道：「史姑娘，妳江湖閱歷還嫩，他正是個標準强盜。」

小玉兒道：「我說算了。」

天一和尚不高興的自地上爬起來，道：「史姑娘，妳在江湖行，好歹分不清是很危險的呀。」

小玉兒道：「我知道了。」

天一和尚自知兩個他也不是這丫頭的對手，但他心中還是不服。

「史姑娘，我來時打聽到一件事。」

「關係我的嗎？」

「不錯。」

「你說。」

「塞上喇嘛教派出高手找妳了。」

「找我幹什麼？」

「妳可曾殺過兩個喇嘛？」

小玉兒冷笑，道：「我幾乎把他們二人打死在渡口，我知道短時間他們站不起來的。」

天一和尚道：「這就是妳史姑娘的江湖閱歷差，沒有斬草除根才會有禍事，我不一樣……」

他指着瘸腿的丁卯，又道：「對他姓丁的，我非斬草除根不可，他今天必死，他死我就安心。」

小玉兒道：「你說的喇嘛我不怕，今天你也不能殺他，我說過，你可以走了。」

天一和尚大吼，道：「道理我也說了，實例也對妳講過，妳怎麼不聽聽我的呀？」

小玉兒回身走到丁卯面前，丁卯却冒出一句：「名譽當家的，我幸運遇上了妳。」

小玉兒伸手，道：「刀給我。」

丁卯一怔，道：「名譽當家的，妳要刀？」

「拿來。」

丁卯只得把砍刀交在小玉兒的手中，他怔怔的。

小玉兒擧着丁卯的砍刀，那把三十二斤六兩重的砍刀還閃耀着冷芒。

小玉兒擧刀冷冷道：「我可以告訴你二位，十八盤大寨沒有一人活着走出來，你……」

她看着丁卯，又道：「你幸運。」

天一和尚大吼：「史姑娘快殺了他爲民除害。」

小玉兒忽然對天一和尚叱道：「就知道殺人，你是出家人呐。」

天一和尚吃一驚疾退，他眞怕小玉兒再揮拳，那是無法閃避的。

小玉兒仍然擧着刀，她對丁卯道：「我丁阿姨對你是很照顧的。」

丁卯急道：「我與妳丁阿姨是自小一起長大的。」

他立刻拉起關係了。

小玉兒道：「你這一次不應來的，可是你來了，那會叫丁阿姨心痛的。」

丁卯道：「這我知道，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總要對趙當家他們講義氣道仁義吧！」

小玉兒道：「十八盤大寨完了，你以後應守住你的夏玫瑰過日子，莫忘阿姨要丁家有後。」

丁卯心中一寬，他這條命又撿回來了，忙點點頭，道：「史姑娘妳放心，我再也不出武關了。」

小玉兒道：「那麼你以後也用不到這把刀了。」

哈哈一笑，丁卯忍住痛苦，道：「史姑娘若喜歡這把刀，那就送給妳。」

一笑，小玉兒道：「我才不會要你的刀呐。」

說完，只見她右臂抖閃中，一股極大的內力自她的體內傳入刀身，於是嚇人的事情出現了。

只見那把三十二斤六兩重的砍刀，竟然寸寸斷裂，紛紛落在地上。

只這麼一招，使天一和尚也大吃一驚，忍不住大大的喝了一聲「好！」

丁卯可也楞住了。

小玉兒淡淡一笑，道：「大師，別再在江湖上走動了，我知道銀子是可愛的，但那也汚染了大師的尊貴修行，看不破這一點，修行便是虛僞了。」

她才多大，竟然看得如此透徹，實乃因爲她的武功到達至高境界以後所產生的自然反應。

小玉兒的話很直接，倒令天一和尚有些汗顏了。

天一和尚重重的一個稽首，道：「史姑娘，貧僧回去五台，決心閉關清修，絕不再有江湖行之心，便丁施主那裡，咱們彼此不提過去。」

他說完便跨上馬，頭也不回的走了。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任龍的滿天花雨洒金錢絕技敵不過梅三公子，便趁忙亂之際溜走，却來了終南派名手范老三加入戰鬥。崔慧和追風劍客打得難分難解，陰世秀才和于文嫺也加入戰鬥，灯心和尚乘機向上官燕偷襲，但未得手，幾方都在混戰中。此時天理教突然派人召回陰世秀才。灯心、范老三、追風劍客都受了傷，無法再戰。梅和二女亦離去……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追風劍客遇害　梅三公子被誣

「追風劍客！」

梅三公子驚奇得重複了一句，走上幾步，俯身一瞧，那不是追風劍客是誰？

他側身倒臥在血泊之中，右脅胸口，各中了一劍，早已氣絕多時。

追風劍客，華山派一代劍術名手，劍法武功，全都不弱，居然被仇家追殺在森林之中。

他仇家的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如果不是他方才中了陰世秀才一掌，憑他的身手，當也不會曝屍曠野。

唉！江湖上結怨尋仇，互相殺戮，了無已時，良可慨嘆。

梅三公子瞧到追風劍客的屍體，心情十分沉重，不由劍眉微皺，徐徐的道：「慧妹，我們給他埋了吧，免他曝骨深山，也是一件好事。」

崔慧點頭應好，忽見上官燕手上，還執着一支寒森森的長劍，那正是追風劍客之物。

瞧她似乎愛不釋手，反正追風劍客人已經死了，這劍燕妹妹留下，不就得了嗎？

想到這裏，就俯身從追風劍客背上，解下劍匣，遞給了上官燕，口中說道：「燕妹妹，這劍匣妳收起來吧！」

梅三公子心中雖然不以爲然，但崔慧話已出口，也就不便再說。

三個人一齊動手，轉眼工夫，便挖了一個大坑，把追風劍客屍體埋好。

梅三公子剛直起腰來，驀一抬頭，瞥見離地一丈來高的樹身上，被人用劍削下了一大片，上面還有字跡！

敢情大家只顧尋路，沒往上瞧。

噫！那還是蘸着血水寫的：

「殺追風劍客者，天台梅三公子」！

「梅哥哥你在瞧什麼？」

崔慧湊近身子往上一瞧，不由「噫」了一聲，氣道：「這又不知是那一個無恥之徒，殺了追風劍客，居然移禍江東！」

說着一縱身，拔出寒英劍，猛的向樹身斫了幾劍。

梅三公子喟然嘆道：「一入江湖，便惹是非，這追風劍客，不是玄女教的人把他殺害，那便是燈心和尚和姓范的兩人所爲，他們爲了爭奪兩件什麼寶物，各存心計，後來因傳言寶物被我所得，他們明的打不過，却就暗中陷害，也說不定。」

上官燕道：「對啦！一定是那賊禿和尚幹的，這人壞死啦！」

＊　＊　＊

三人退出森林，縱身上馬，依然循着山徑，向西上路。

蹄聲得得，約莫走了一個多時辰，不知繞過多少山脚，才算出了雪峯山脈。

前面已有小小市鎮，三人差不多已是一晚半天沒進過飲食，這就在市鎮上找了一家小舖打尖，胡亂吃了一點東西。

一問地名，才知這裏叫做江口，離黔陽還有一百多里。

三人休息一陣，問明路途，跨上坐騎，縱轡而去。

趕到黔陽，還祇是未牌時候，因爲崔慧和姊姊崔敏約好在黔陽見面。

琴兒劍兒護送一批難女出山，也須在這裏會齊，是以三人入城之後，就在大街上一家規模較大的悅來客棧下了店。

黔陽，在荒僻的湘西，算得上是一個大城市，入晚之後，酒樓茶館，還是人聲喧嘩，十分熱鬧。

三人因一路上沒有好好休息，很早就各自回房，登榻入寢。

約莫是三更光景，梅三公子矇矓之中，似乎聽到屋面上有極其輕微的衣帶飄風之聲。

他內功精深，自然聽得出是夜行人飛掠而過的聲音。

心中一動，疾忙下榻，披上長袍，一手輕輕推開房門，閃身躍上屋面。

放眼望去，但見星河耿耿，杳無人蹤。

不禁暗自奇怪，適才分明聽到有夜行人飛掠的聲音，怎麼這一瞬工夫，就會不見去向？

心中正在沉思之際，瞥見七八丈外，閃起一條人影，疾如電奔，向南飛去。

梅三公子運目遠視，果然發現這條黑影前面，還有一小點黑影，正像流星般向遠處浮動。

哦！原來後面這條黑影，是追蹤前面那人的，自己何不也追上去瞧個究竟。

想到這裏，立即展開輕功，向南追去。

不過片刻工夫，已到了郊外，前面兩條黑影，業已逐漸追近。

只覺後面一人，身法極爲眼熟。

正在一個緊接一個，兎起鶻落，賽跑似的飛馳之中。

最前面的一個，突然電閃風飄，倏的進入左前方一叢密林之中，一閃而沒。

後面追的那一個，似乎心中一急，脚下忽然加快。

梅三公子深怕他也跟着竄入林中，就難以追尋。

連忙猛提一口丹田眞氣，脚尖微點，雙臂疾分。

一個身子忽的騰空而起，半空中一長身形，兩臂一合，身如箭發，平直的凌空激射，飛掠過去。

後面的那條黑影，生性似極狡猾，甫到林邊，身形倏地右旋，打横裏躍開。

轉身停步，凝立着大聲喝道：「朋友！一路跟着貧僧下來，不知有何賜教？」

梅三公子看他已發現自己追蹤，心頭不禁一驚，連忙收勢飄落地上。

「我當是誰？原來還是梅施主，你追蹤貧僧，難道對我九大門派中人，眞要趕盡殺絕不成？」

站着發話的人，正是身軀肥胖的燈心和尚。

梅三公子被他沒頭沒腦的一說，反倒給楞住了，不禁訝異的道：「大師傅，你此話何來？」

燈心和尚打了個哈哈道：「阿彌陀佛，梅施主，明人不作暗事，你得了兩件奇珍，爲怕風聲洩露，竟然不惜連夜追趕，向十二金錢任龍和追風劍客驟下毒手，如今又追蹤貧僧，豈非想趕盡殺絕，以杜後患？」

「住口！」

梅三公子劍眉一軒，星目陡射異光：「小生天台門下，光明磊落，豈肯出此卑鄙手段？實言相告，那兩件什麼奇珍，小生根本從沒見過，遑論據爲己有？大師傅如有不信，異日自知。」

說到這裏，猛的袍袖一拂，轉身就走。

身後響起了一陣破空之聲，想是那庸俗不堪的燈心和尚，業已悄悄飛走。

他餘憤未息，心中更覺得一陣惘然。

想起燈心和尚適才之言，追風劍客的屍體，是自己親手替他埋葬的，聽口氣十二金錢任龍，居然也同時遇害。

那麼殺害他們的，又是誰呢？

正在思忖之間，忽聽三丈開外的林梢上，響起一陣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

梅三公子警覺地轉過身去，凝神一望，只見一個身材婀娜的紫衣少女，背插長劍，已站在八九尺外。

兩道秋水的目光，正凝望着自己，四目交投。

但覺紫衣少女黛眉上挑，長長的睫毛，大大的眼睛，配着瑤鼻櫻唇，和粉紅欲滴的臉蛋兒，眞似一朶含苞初放的花兒。

美，可以說美到了極點，只是，眉眼盈盈處，隱隱帶着一點煞氣。

如果把她比作花兒，那該是帶刺的玫瑰花！

這一陣互望，彼此都沒講話。

驀地，紫衣少女打鼻孔裏冷哼

了一聲，叱道：「看什麼？瞧你一副賊眉賊眼的，準不是好人！」

什麼？一開口就罵自己賊眉賊眼？這倒眞是破題兒第一遭！

以梅三公子的翩翩風度，恂恂儒雅，居然被罵作了賊。

對了！在這深更半夜，曠野荒林之前，目不轉瞬的瞧着一個姑娘家，自然難怪人家把自己看作了壞人。

梅三公子俊臉微紅，不自覺的往後便退。

「站住！」

紫衣少女嬌喝一聲，倏然逼近兩步，青葱般纖手對着梅三公子面前一指，說道：「姑娘還有話問你！」

她口氣蠻橫得簡直是命令！

梅三公子劍眉微皺，只好依言停下步來，雙手一拱，恭聲說道：「這位姑娘請了，小生和姑娘素昧平生，不知有何見教？」

紫衣少女輕啐了一口，不耐的道：「別酸！別酸！小生老生的，又不是背台詞，姑娘問你，方才一路上追躡姑娘的，可就是你？」

梅三公子搖搖頭，又點點頭：「小生倒是追一個人來，不過不是姑娘罷了！」

紫衣少女冷笑道：「只要追了就是！哼！姑娘知道你不是好人！」

這可眞蠻橫得有點不講道理，敢情是從小被寵壞了的小妞兒！

梅三公子心中覺得好笑，但依然含笑說道：「小生因在寓所發現有夜行人經過，心想可能有人爲非作歹，才跟了下來。現在那人早已離去，姑娘不可誤會！」

紫衣少女猛的柳眉一挑，亮晶晶的大眼一瞪，叱道：「你想了半天，才把轍兒編好，鬼才相信！姑娘不管你追的是誰，反正今天既然遇上了，姑娘就教訓教訓你的輕薄也好。」

「好」字才出口，倏地身若飄風，直欺過來，揚手一掌，便向梅三公子俊臉上摑去。

身形迅速，出手奇快。

梅三公子連忙一仰頭，向後退出半步，才堪堪避過。

紫衣少女沒揍着他，心中一楞，又啐了一口道：「瞧不出，你還有兩手呢！」

她豎眉，瞪眼睛，看來有點惱火！

梅三公子瞧她這副模樣兒，眞是又好氣，又好笑，連忙又後退了兩步，說道：「姑娘慢來，我們素不相識，無怨無仇，何必動手？」

「嗤！」紫衣少女突然笑出聲來。

這一笑，把方才一股冷冰冰的煞氣，全笑得無影無蹤，有若盛開的百合花，又香又甜！

「沒見過這麼一個大人，就這麼怕打，你後退了兩步，我就打不到你？」

黃鸝般嬌音，嚦嚦言來，尤覺珠落玉盤，聲音好聽已極。

只要是男人，就會聞聲怔住！

紫衣少女笑容忽斂，惡狠狠的白了他一眼，啐道：「別光賊溜溜的瞧人，你不是會上幾手嗎？來！姑娘先讓你三招！」

梅三公子覺得這紫衣少女刁蠻已極，天生是個逞強性兒，那願和她動手。

只是微微一笑，朗聲說道：「小生不喜和女的動手，失陪了！」

足尖輕點，身形倏地縱起！

「哼！你想逃！」

紫影一閃，她又攔到前面。

「你瞧不起姑娘，姑娘就先動手了！」

柳腰一挫，玉手連揮，一連拍出三掌，疾如閃電，急攻而至！

梅三公子心頭一凜，這姑娘出手如電，三招全都指向自己要穴。

一時後退不及，要是不再出手，準會被她拍上。

急忙右手一揮，擋住來勢，身形又借勢後退了三步。

紫衣少女三招出手，對方要穴全被自己掌風罩住，芳心竊喜。

那知眨眼工夫，只覺一股陰柔氣勁向自己擋來，而且其中似乎含蓄着一股反彈之力。

她身兼正邪兩家之長，平日裏時常聽說掌風之中含有陰柔內勁的，只有玄女教「五陰手」一類功夫。

她那會辨得清楚，對方所使乃是佛門神功，只當就是「五陰手」，芳心一震，立即打橫裏閃出。

鳳目向梅三公子仔細打量。

哼！不錯！就是他！

她登時又泛殺機，嬌聲喝道：「我當是誰，哼！鬼酸丁，今天可饒你不得！」

嬌軀一側，直欺中宮，一雙粉團似的雙掌，伸縮之間，劈出三掌。

纖腰輕扭，同時三寸金蓮也連番踢出！

她使的正是九華山旡礙大師的「三才身法」，三三相連，身手合一，端的快若電奔，一氣呵成。

梅三公子只覺對方掌式腿法綿綿而來，奇幻莫測，心頭不由十分驚異。

憑自己的身手，一時竟也不知從何封起，如何消解，只好向後連退！

要知梅三公子在天台絕頂，十年苦練，對佛門至寶「大乘降魔法藏」所載絕學，差不多已全學會。

但他對拳掌一門，却是十足的外行。

這話說出來，未免難以置信，梅三公子的武功，既然已到了登峯造極之境，怎會對拳掌一門，是十足外行呢？

原來他師傅靈芝上人，原是一位得道高僧，對武學一道，根本絲毫不會。

不過他在天台山一處岩穴中，無意之間得到了一部佛門武學寶典的「大乘降魔法藏」。

上人雖知道這本書中所載功夫具有降龍伏虎無上威力，但自己年近九旬，無法再練。

傳授給門下弟子呢？如果不得其人，反種惡果，是以就一直放置在經卷之中，從沒向人提過。

梅三公子原是天台山下一家告老回鄉隱居的顯宦之後，他排行第三，家中的人都叫他三公子。

老大老二，自幼夭折，他生下來的時候，父母均已接近晚年。

浙東的風俗，富貴人家，生怕孩子生下來養不大，就把小孩寄養到附近的寺院裏去，好像皈依了三寶，就會託我佛之靈，長命百歲！

梅三公子就在這種情形下，八歲那年，就拜在天台山普濟寺靈芝上人門下，作了寄名俗家弟子。

梅三公子出身富貴之家，身體羸弱，但靈芝上人却覺得他生具慧骨，而且福澤綿厚。

這就把「大乘降魔法藏」當作三字經、千字文一樣，教他逐字逐句，背誦研讀。

一邊又要他按照書中記載，循序練習。

「大乘降魔法藏」，是以「旃檀禪功」爲主，其次就是「般若神功」，「準提劍法」，和「小雷音掌」，這四種曠世絕學，全是佛門最高深的武功。

梅三公子從小就是從坐禪開始，十年苦練，除了「旃檀禪功」只有三四成火候之外，其他三種，已是運用自如，純熟無比。

因爲他師父是個不會武功的高僧，是以他雖然學會了曠世武功，但在拳脚上，却可以說是一竅不通。

不過一個人的內功到了登峯造極之後，舉手投足，自可無往不利，但如果講到動手過招，和拳掌技巧，當然還是不夠。

所以他一柄翠骨紈扇，使出「般若神功」，一舉之下，擊潰名懾江湖的轎前四煞。

後來在歌樂山莊又舉手之間重創五陰手金老二。

那是他知道轎前四煞和金老二，全是作惡多端的人，祇好施展威力强大的佛門絕學。

今晚，面對着這位紫衣少女，人家姑娘家不過是逞勝好强罷了，究非極惡元兇可比，自己那能驟然使出降魔絕學來？

何況紫衣少女的「三才身法」，實在奇幻快速到了極點，這才叫梅三公子手足無措，後退不迭。

他既不能施展「般若神功」，那只好極力自保，一面却不成招法的胡亂封擋。

紫衣少女可也着實驚訝，自己的「三才身法」可說快速凌厲，少有人封擋得住。

但對面這個書生，看他躱躱閃閃，一味後退，後來又擧手封架，亂得不成招法，根本好似絲毫不會武功。

可是自己明明攻到對方身上之時，却又被一種似有若無的柔韌之力，輕輕擋住，傷不得他。

哼！你是故意戲弄姑娘。

紫衣少女越想越氣，拳掌就像雨點般打出。

這樣對打一陣，依然佔不到半點便宜，而且對方雙足下沉，穩似磐石。

雙掌隨着自己所發招式，隨意封擋，反應靈敏，迴非先前慌亂。

「原來你果然藏奸！」姑娘心中又怒又急，火上加油，驀地一聲嬌叱，身形凌空！

盤旋疾轉，掌指同施，花瓣飛舞，倏忽之間，彷如千百點掌影，千百雙金蓮。

梅三公子感到這位姑娘當眞難惹，怎麼沒個完的。

當下聞言笑道：「姑娘身法掌法，不同凡響，小生欽佩之至，何用再使用兵刃？小生認輸就是！」

「哼！你敢小覷姑娘？」

紫衣少女手上青虹吞吐的三尺長劍，一圈一震，手法神巧無比。

但見一大片青光，潮湧而出，滿天流動！

梅三公子身形一歪，居然繞了開去，奇快無比的閃出劍影之外。

「今晚你就是不亮兵刃本姑娘也要先誅了你這賊黨！」

紫衣少女嬌喝聲中，「刷刷」連聲，青霓劍像雨點般急攻梅三公子。

劍法凌厲迅疾，竟是九華山罕見的「三才劍法」，三三相連，綿密無窮！

奇詭之中，暗蘊天地至理，變幻莫測。

梅三公子連躱閃都來不及，身外已被一片青影，森森劍氣，籠罩起來。

心中不由暗暗叫苦，他知自己只須使出「般若神功」，便可把對方震飛。

但「般若神功」是佛門絕學，威力太大，對方一個女孩兒家，並非深仇大敵，如果施展出來，可能受傷。

是以只用左掌當胸，右手外圈

，用「般若神功」護住全身，那敢揮出掌去。

但這不過是電光石火，一瞬之事，緊接着可又發生難題！

「般若神功」繞體護身，普通刀劍，固然如砍上一團氣體，軟綿綿的無處着力。

但對方手上長劍，青虹吞吐，銀芒閃鑠，分明是一口神物利器。

劍未及身，重重寒氣，竟然透體生涼，看來和自己的昆吾劍絕不遜色！

掌劈指點，拳打脚踢，同時攻到。

梅三公子正感和紫衣少女漸漸扯成平手。

忽覺紫衣少女身法劍法陡的一變，嬌軀翩翩，盤空下擊，心頭又是一驚。

正不知如何應付才好，但人急生智，忽然想起自己「準提劍法」中的招式，自可用來一試。

心念一動，立即左手劍訣一引，右手手掌權充長劍，身向前迎，掌走輕靈，把「準提劍法」源源使到了掌上。

這一出手，果然奏功！

紫衣少女的奇幻攻勢，立時被逼了開去！

紫衣少女眼看對方果然被自己攻勢逼得開始還擊，不由哼了一聲：「這回你也出手了。」

她纖腰打空中輕扭，立即再次撲攻過來。

這回梅三公子可不再避讓了，出掌如劍，以快打快。

「準提劍法」佛門無上絕學，雖然以掌使出，威勢還是十分驚人。

紫衣少女以「千手千眼躡空步」和「三才身法」聯合使用，盤空下擊，快若風輪，自認為定可穩佔上風。

那知依然被梅三公子不敢使勁的掌勢，逼得不時後躍，絲毫攻不進去！

她這氣可就大了，只見玉臂疾分，向後一劃，雙足互蹬，一個嬌軀平直的斜飛出去了三丈來遠，飄然落地。

「嗆」的一聲，手中長劍向空一振，滿臉通紅，氣鼓鼓的喝道：「鬼酸丁，你還不亮兵刃出來！」

梅三公子聽她口氣似乎要施展劍中殺着了，自己雖有護身神功，也不敢身試鋒鏑。

何況紫衣少女無論功力劍法，均已登堂入室，一招出手，風雨漫天，任你身手再快，也無法在她劍影之下遊走趨避。

那麼除了亮出兵刃來之外，實無別法。

梅三公子出道以來，連敗無數高手，可以說從沒像今晚這樣窘得進退維谷過。

「錚！」昆吾劍剛剛出匣，紫衣少女被他一連躲開幾劍，早已氣得大眼睛圓睜，眼中射出憤怒之光。

青霓劍一揮，使出「三才劍法」的奇招。

三三進九，滔滔不絕，霎眼工夫，刺出了七八劍。

青影暴漲，匹練橫飛，點點銀星，絲絲寒風，竟然盤空匝地而來。

在這同時，陡然只見一大圈透明晶瑩的劍光，宛若一層薄薄堅冰，從梅三公子身邊湧起，護住全身！

「哼！」紫衣少女不屑似的從瑤鼻中哼了一聲，玉腕疾翻，青霓劍劍尖竟自刺向梅三公子那片晶瑩劍光之上。

她是仗着自己手上那口斬金截玉的利劍，才敢猛然下手。

兩劍相接，發出一陣清脆的金玉交鳴之聲，餘音裊裊，宛若龍吟！

紫衣少女玉腕被震，青霓劍險些把握不住，她輕輕的「噫」了一聲，嬌軀連蹁，疾退三步。

趕緊低下頭去，檢視自己手上長劍，青虹吞吐，並沒受損，這才放了心。

再瞧對方手上，亮晶晶的一口透明劍兒，竟也依然如故，絲毫不見損傷。

最氣人的，還是那少年公子雙道冷電似的眼光，笑吟吟地緊盯着自己。

這對賊眼，壞死啦！

紫衣少女不知怎地，心頭小鹿一陣狂跳，粉臉驟紅，又氣又恨的猛啐一口。

「哼！瞧不出你手上還有一口寶劍！好！再接姑娘幾招。」

她好像穿花蝴蝶似的，青虹一閃，便已欺近身來。

姑娘火爆脾氣，求勝心切，這回可拚上了命。

銀牙暗咬，劍招盡展生平絕學，向梅三公子滾滾襲去。

招招俱攻要害，着着全是辣手，但見銀芒顫動，寒光飛舞，奇詭辛辣到了極致，眞有鬼泣神號的威力。

梅三公子見紫衣少女放手猛攻，一時眞對她無可奈何。

來勢兇猛，劍氣如虹，這小妮子倒眞不可輕覷！

除非是自己，換了旁人，怕不早被她劈倒劍下！

這眞是淘氣的事兒，她先前罵自己「賊頭賊腦」，還可說是自己多瞧了她幾眼，少女怕羞，口不擇言。

後來又罵自己什麼鬼酸丁呀！賊黨呀！敢情她認錯了人？

對了！燈心和尚那一批人，不是有個叫陰世秀才公孫慶，也叫「鬼酸丁」嗎？

自己是被纏夾着頂了缸！但這時又如何向她解釋呢？

梅三公子心中沉思，手上可也已展開了「準提劍法」。

只是並沒向她搶攻，不過用「準提劍法」來封解對方劍勢罷了。

兩個人翻翻滾滾的打了近百招左右，紫衣少女越打越不是滋味，「三才劍法」的凌厲絕招，差不多全用遍了。

自己認為足可制敵的殺手，對方只是輕描淡寫就被化解開去。

而且明明自己露出了破綻，對方却視若無覩，輕輕放過。

起先還當對方不留神，錯過機會，後來發覺一連幾次，都是如此，這分明是對方劍下留情。

可是姑娘家却想彆扭了，越是這樣，心頭越氣。

哼！這還不是瞧不起我？

氣、急、羞、怒，簡直要哭出來！

青霓劍如輪如風，亂砍猛刺，她是情急拚命，奮不顧身。

梅三公子實在被她糾纏得有點不耐，心想：這樣下去，到何時才了？正想施展「般若神功」震飛她手上長劍。

「梅哥哥！」

「梅大哥！」

嬌音未歇，兩條纖細人影如飛而來，瞬息工夫，在身側躍落。

崔慧上官燕兩人，手上各執明晃晃的長劍，目注場中。

她們認為能夠和梅哥哥激戰了這末久的，一定是一位棘手人物。

何況對方劍光縱橫，根本瞧不清人影。

紫衣少女急攻之中，瞥見敵人又來了幫手，不由忿怒得冷哼一聲，玉腕驟停，劍尖一指，嬌聲喝道：「你幫手又來了，為什麼不叫她們一起上？」

姑娘口氣倒眞不小，一個人還對付不了，還要叫人家一起上。

她這一停手，上官燕可瞧清楚啦！

這個和梅哥哥動手過招的，不是在歌樂山莊見過一次面的紫衣姐姐嗎？

心中一陣驚喜，立即大聲叫道：「紫衣姐姐，快請住手！」

紫衣少女被上官燕一叫，也不由微微一楞，瞧着崔慧上官燕兩人，口中「噫」了一聲。

玉頰通紅，又羞又怒的瞥了梅三公子一眼，恨聲說道：「喂！你原來不是玄女教的賊黨，那為什麼不早說？」

這又奇了，她不說自己不讓人家說清楚，反倒責怪起別人來了。

梅三公子含笑說道：「小生根本就不是玄女教的……」

「哼！你反正也不是好人，姑娘要不是衝着兩位姐姐，咱們今日可得分個輸贏！」

她話才說完，恨恨的蓮足一頓，人就騰空而起，斜刺裏往林中穿去。

疾若流矢，一瞬就走得無影無蹤。

「梅哥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崔慧瞧着一閃而逝的紫衣少女，心頭酸溜溜的，小咀唇一撇，向梅三公子悄聲兒問着。

梅三公子收劍入鞘，苦笑着搖了搖頭，就把適才情形，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

崔慧輕輕哼道：「你處處手下留情，人家可不領情呢！」

說着嬌笑了聲又道：「好回去啦！人家已經走了，天都快亮了呢！」

她拉着上官燕，返身就走。

梅三公子瞧她這副模樣兒，心中不禁浮起一絲甜意，又覺得暗暗好笑，一時不好作聲，也就跟着向城中奔去！

琴兒劍兒所護送的一批難女，全送到了附近通都大邑，讓她們自行回家，兩小也在第三天晚上，尋到黔陽客棧裏來。

只有崔敏，雖和崔慧在岳陽分頭追蹤劫持武公望的賊人，約好在黔陽會面，還不見到來，大家只好在悅來客棧等候。

七八天過去，依然不見崔敏蹤跡，崔慧是個性急的人，早已等得不耐煩起來。

依着她，既然武老英雄已有了下落，不如先趕上六紹山去，把人救出來再說，反正崔敏趕來，如果找不到自己，也會在黔陽等候。

梅三公子却認為既然約好在黔陽會面，早晚一定會來，不如再等上幾天。

一晃眼就住了半個來月，黔陽的大街小巷，客棧酒樓，全逛遍了，仍然不見崔敏的影子。

這中間却便宜了上官燕和琴劍兩小，梅三公子把自己和紫衣少女對手時從「準提劍法」變化領悟出來的一套掌法——「準提掌」，全授了他們。

這套掌法，既從「準提劍法」中蛻化演變而來，自然劈刺多於拍切。

崔慧自己的「劈空劍訣」，雖具無上威力，但苦於沒有整套掌法。

如今瞧到「準提掌」正好揉合使用，更是喜出望外。

一面又把自己的一套「大羅劍法」，也悉心傳給了上官妹子。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小高懷疑神秘人是韓七絕，他爲什麼要自己去打聽廣雲宮的寶籙眞假？反過來宮主和三痞要自己練功求證寶籙上是否有沒有這種招式，看來他們是在利用自己誘神秘人出現。於是小高逃走，又被神秘人和宮主、三痞等互相爭奪，結果宮主弄巧反拙，被孟小月揭穿她是陳水水，是廣雲宮的小宮主，爲了爭風吃醋，她們互相揭短，使小高感慨萬千……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

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小高願意誘敵　苗飛要報私仇

「不清楚。」地痞道：「不過，她一生中只是不小心騙了你，所以她非常在意……」

小高靜默着，他想聽下去。

地痞又道：「這一切的事情，都是我們三痞所計劃的，跟她並沒有直接關係，當初她一時衝動想表現一番，才去找你。其實她的藉口都很牽强，只要你留神，就會聽出破綻。」

「可惜我沒有聽出來。」

「你曾經懷疑過她，只是又被她的天眞爛漫給蒙混了過去，所以她才能得逞。」地痞苦笑道：「當時你若拆穿了，你也不會追究的，對嗎？」

小高點點頭。

「這就是她爲何隨便撒謊的原因，她甚至認爲那只是一個玩笑，根本不是謊言，但是事情的突然轉變，你突然要探廣雲宮，逼得她連解釋的機會也沒有。

「以致於演變至今天的局面，所以她才非常難過，你忍心看到一個天眞的女孩，因爲無心的過錯而難過一輩子嗎？」

小高當然不願意，可是……

他道：「我跟你們還有一段過節，談這個未免不切實際了吧！說不定到了後來，還會搞得反目成仇呢！」

「只要你去安慰小宮主，我們三老願意勾消任何仇怨。」

「問題是……我不願意。」

「你……」地痞又想生氣，但馬上忍了下來。

小高冷冷地道：「在我眼裏，你們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利用三清寶籙搞得江湖亂七八糟，還設下圈套騙我，所以你們愛記仇，不記仇，我都不在乎！」

地痞聽了，輕嘆不已，道：「你說得沒錯，我們是過份了些，但如果不如此做，犧牲恐怕就更重了。」

小高對他的話反應冷淡。

地痞又道：「也許你難以相信，但老夫說出一段故事，你對水水的看法將會改觀。」

「哦？」

地痞回憶着往事，感慨不已：「你一定很想知道有關於三清寶籙的事吧？」

小高當然想知道。

「其實，正如傳言，它是張三丰把它帶到廣雲宮的，由宮主世代傳了下來。嚴格說來，它根本不是廣雲宮之物。

「而整件事情卻出在此秘笈之上，正應驗了張三丰所言，此非吉祥之物，得者切莫高興，唉……」

地痞嘆了幾口氣，才又繼續道：「這秘笈，廣雲宮一直很注意保存，直到二十年前，才流傳至江湖，但得知者亦是微乎其微。

「而這秘笈落在韓七絕的手中，他很快地即以此功夫獨霸武林，不過，很快地他也被圍攻墜崖而亡。」

「可是他又出現了？」小高奇道。

「這也是三清寶籙出現武林時，我們三痞所擔心的事，所以才發動武林高手，準備尋得這秘笈，以便確定是怎麼回事，韓七絕果眞是沒死。」

「你們爲何又叫陳水水扮黃袍老人？」

地痞道：「老宮主和夫人相繼去世，我們三痞又隨時準備要動手，故而只剩下小宮主可以派上用場，乃由她裝扮，我們在一旁照顧。」

「你們是如何號令天下的！」

「有的以利，就像三毒，我們以幾味珍藥交換；有的欠宮主人情，像火雲頭陀，但大多是以我們三人交情請託而來的。」

小高終於明白蛇娘子爲何敢拆陳水水的台，除了爲自己之外，她對廣雲宮沒甚麼負擔，也是一大因素。

小高道：「韓七絕是如何自廣雲宮偷得秘笈的？」

「這才是我所說的正題……」地痞嘆氣道：「其實廣雲宮在數百年前稱作水月門，門主即爲水月仙子，她聰慧絕倫，一身水月神功更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後來隱居於廣雲宮，傳到現在，水月門已被人們淡忘。

「我之所以提到她，乃是要解釋，水月門一向是以女性爲主人，而上一代主人，即是水水的母親，名爲水煙。

「她在年輕時結識了水水的父親，同時也認識了韓七絕，他們三人原是相處得十分融洽……」

小高插嘴道：「韓七絕當時又是甚麼身份？」

「他跟水水的父親是同門師兄弟，他爲師弟，在水水父親認識她娘之時，他也暗戀着水煙，但是兩人皆不知，後來結了婚，韓七絕由愛生恨，圖思報復。

「他本非師兄對手，更不是廣雲宮武學的對手，但他自師兄口中得知三清寶籙之事，他很想竊得，但因礙於有我們三痞把守，而不知如何下手。

「但是韓七絕並不會放棄偷竊的念頭，於是計劃自他師兄下手，將他騙到一處地方，將之灌醉，再故意安排一女子與他陪宿。

「然後便以此作要脅，水水的父親十分疼愛她母親，怎敢讓她知道這件事？而韓七絕又是以看看秘笈爲藉口。

「水水父親於是向她母親提出想借秘笈之事，水煙心想是丈夫要看，也沒甚麼大不了的，遂向三奴索取。

「我們但覺意外，此秘笈一向很少人提及，至少水月門的武學跟它完全不同，幾代宮主都很少借閱。

「我們遂開始調查，發現可能是韓七絕搞鬼，但在宮主的堅持之下，當人奴僕的又怎能抗命？我們遂計劃以假秘笈充數，唉！結果悲劇還是發生了……」

小高道：「你們不知道假本也能練得神功？」

「對！差就是差在這裡……當時韓七絕得到秘笈之後，練不多久即大功告成，他找師兄試招，結果把他的內力吸光。

「這還是小事，他竟然心生霸佔水水母親的惡念，硬將親師兄給殺死了……」

說到這裡，他不禁兩眼含淚。

小高亦是驚心不已，殺長兄、奪人妻，這是何等的罪大惡極！

「後來水水的母親發現丈夫已數日不知去向，她就找到韓七絕的住處，韓七絕騙她說師兄出遠門去了，將會有一段日子不回來。

「水水母親感到奇怪，自己丈夫出遠門爲何沒有親口告訴她？她已快八九個月的身孕了，做丈夫的怎會不交代一聲便走了呢？

「正懷疑之際，她一眼瞥見桌上的那本三清寶籙，在逼問之下，韓七絕改口說師兄已病死了，他會代他照顧水煙，要她改嫁，水煙痛斥他，他竟獸性大發地想佔有水煙，於是打了起來。

「韓七絕故技重施，將水煙的內力吸光，還打得她下體流血，硬要殺害沒出世的胎兒，幸好我們三人趕至，跟他搏鬥了幾回合，他突然有失去功力的現象，不敢再戰，找機會逃走了。

「我們追了一陣，想到天痞跟宮主落單實在危險，於是放棄追殺這個畜牲。」

小高聽得驚心動魄：「水水她母親呢？」

「生下水水就死了，她受傷在先，又流血過多，已是回生乏術。」

「可憐……」小高爲水水可憐，也爲了她娘，突然他又怒罵道：「這畜牲！應該要把他碎屍萬段！」

「在葬了水水的母親之後，我們除了悉心照顧水水，也勤練克制三清神功的手法，並無時無刻打聽這畜牲下落。

「後來江湖傳出了第一高手韓七絕，卻都見首不見尾，實在難抓人。

「過了三年，他似乎已自大得

忘了有人追殺的事，我們用五行僧的名義下挑戰書，他竟然接受了。

「機會難得，我們除了聯合五行僧先跟他比鬥，還暗中找了少林、武當幾位掌門，在確定他已來，並跟五行僧打鬥後，我們才蜂湧而上，大戰了數百回合。

「最後他栽在我們手中，天痞出手狠，摧毀了他幾處穴道，他不願死後仍被肢解，於是跳崖，沒想到，二十年後又復活了……」

小高恨道：「眞是好人不長命，禍害千萬年！」

地痞道：「却不知道他是如何復活的？就算沒跌個粉身碎骨，但他穴道已被毀，又怎能自行恢復功力？」

小高道：「這點我倒能解釋，三清寶籙除了武功之外，那丹藥篇也是一絕，若是認眞研究，要治好被毀的穴道並不難。」

「這又是我們失算了！」地痞懊惱道。

小高此時已不在意三痞及陳水水的種種，畢竟如果是他，他也會不擇手段去除去這惡徒。

「後來呢？你們如何知道三清寶籙又重現江湖了？」

地痞道：「我想是韓七絕故意放出風聲，目的是引我們出來。」

「他避之不及，爲何還要自露行蹤？」

「可能是他始終沒有找出除去三清神功的毛病，想及我們三痞能有克制方法，或許已找出毛病之所在，故才冒險一試。」

小高慶幸方才沒給他，否則一輩子將良心不安。

「你們眞的有克制三清神功的武功？」

地痞嘆道：「其實也不過是利用神功容易失控的特性，加以攻擊要害而已，若這功夫眞的被練成，我們也難以對付。」

小高若有所思，頻頻點頭。

地痞又道：「請你同情水水一出生就沒了父母，又身負血海深仇，也沒什麼朋友，去安慰她幾句，可以嗎？」

「當然可以，」小高急道：「她在那裡？」

「我帶你去！」

他們飛快的掠回小高練功的那棟古宅。

陳水水躲在房裡，不讓人進房，守在房門口的天痞和人痞皆滿臉憂色，忽見小高來了，連一向冷漠的天痞也露出祈求的眼神。

看得小高好不自在。

地痞將小高推向門口，笑道：「水水，妳朋友來了……」

「我不要聽……」陳水水大叫，隨即又傳出哭聲。

小高推開房門。

陳水水怒斥聲中，一轉頭，見小高立在門口，她先是一楞，立即躲在棉被裡，嘴裡直叫著：「你走開，你走開……」

小高沒走，也沒進去，站在那裡發呆。

三痞也沒動，傾聽房內動靜。

陳水水叫了一陣，安靜下來了，但過了一會兒，她心想：他走了嗎？他爲何會出現，趕走他，自己不是又做錯事了嗎？

她慢慢轉動身子，慢慢自棉被裡鑽出來，啊！竟然還在……

小高也睜大眼睛看著她，表情怪異，像在欣賞什麼。

陳水水忍不住窘笑了起來，丟過來一個枕頭，小高接住它，二人大眼瞪小眼，突然忍不住各自怪笑了起來。

什麼誤會都不必解釋，一切已雨過天晴了。

三痞也笑著躲起來，免得煞風景。

「都是你！害人家傷心那麼久，眼淚流了好幾大盆！」

「我怎知道妳的情節這麼複雜？」

「他們都告訴你了？」

「否則我才不會跟女騙子在一起呢！」

「我騙你什麼？」又是一個枕頭飛過來。

「好了好了！」

小高再接過枕頭，道：「別鬧了！所有的誤會都過去了，我問妳，妳的祖先是不是叫水月門？」

「對！你聽三痞提起過？」

「那水月神功呢？」

陳水水道：「只剩下一點點，我娘還來不及傳我就去世了……」

「沒秘笈留下嗎？」

陳水水搖頭道：「沒有，全是口授，我的功夫還是從三痞口中一知半解練成的。」

「那……有沒有吸功大法之類的功夫？」

「好像沒有吧？你怎又扯上三清神功呢？」

小高拿出他在水月洞所繪的圖案，道：「這些很可能就是水月神功的秘圖，它最厲害的地方即在吸功大法，我以爲妳們留有秘本。若是一一核對，即可找出答案，但妳沒聽說過，我又沒什麼把握了。」

「它當眞是水月門的東西？」

陳水水不禁好奇地再度瞧瞧這些手抄圖，前些日子視如廢紙的東西，現在瞧起來變得份外有吸引力了。

小高對她加以解說它的基本運功的方式，陳水水這一了解，頓時欣喜不已，道：「太好了！以前想不通的地方，好像都能從這裡找到答案。」

「這麼說，它眞的是水月神功了？哪天回到妳家，我們再把它繪起來練，令妳成爲天下第一女强人！」

「好啊！我們現在就回去！」

陳水水性子就是這麼急，想到了就行動，當下急忙把三痞叫來，將狀況對他們解說了一遍。

三痞同時搶向手抄圖，以前不屑一顧的東西，現在却變成寶了。

「它當眞是得自水月洞？」天痞第一次如此激動而不帶敵意地問小高。

小高立即點頭，並大略說明情況。

天痞聽了恍然大悟，目露欣喜地道：「難怪宮內的小月仙女像中顯示有『水月藏洞天』幾個字，就是沒人悟出它眞的藏有洞天。」

陳水水道：「我們是否先回去？」

「這……」天痞沈吟道：「暫時還是先找到韓七絕再說，他雖然功力不弱，但還未練成奪功大法，若時日拖延得過久，對我們較爲不利。」

「再則我們已有了手抄圖，可以先拿來研究，這並沒躭擱練此功的進度，如此雙管齊下，最是恰當。」

陳水水也覺得很有道理，不再堅持回家。

地痞道：「可惜他得了秘笈，縱使發現是假貨，恐怕一時也不會露面。」

「我知道如何可以找到他！」小高道。

「如何找？」地痞問道。

「從九華山下手，他曾經跟我說過方振遠藏在九華山，他一定會去那裡。」

「怎麼說？」地痞問。

小高道：「方振遠跟苗飛夫人私奔，韓七絕幕後策動的鬼王帮已毀得差不多了，他可能會吸收方振遠爲己用，否則，在骷髏洞，他大可殺了方振遠，但他沒有。」

在沒有綫索的情況下，也只好試試了。

小高又道：「還是以我爲餌吧！反正他知道我明白三清寶籙眞正的口訣，遲早總會找上門的。」

「說不定，他已發現了你跟我。」地痞道。

小高道：「沒那麼快，他剛剛得到秘笈，總要花點時間研讀，就算他知道了也沒關係，他還是非得找我，因爲找我總比應付你們三人好。」

地痞道：「好吧！就決定如此行動，你先往九華山出發，我們緊跟其後，不過韓七絕狡猾得很，不能跟得太近，你能纏他多久？」

「若以武功，我也不清楚，若以口訣拖延，一二天大概沒問題吧！」

「那就一二天好了，到了眞正地頭，做個記號就好了。」

地痞很快說出聯絡方式，小高謹記在心。

陳水水道：「你行不行？別逞能！要不要伴？」

她頗爲担心，却不便開口。

小高道：「可惜妳跟去一定不行，我只好單獨行動了。」

陳水水無奈，只好放行。

於是大夥商談了一陣對策。

小高爲避嫌疑，乃先行離去。

「希望此次能消滅這大奸大惡之徒！」

天痞的話正是衆人的心願。

* * *

廣大的九華山，何處才能找到方振遠的藏身之處呢？

小高繞了一圈，並未發現目標，但無意中卻發現另有一批人在此山區搜索。

爲了探查這批人是何來路，小高已盯了過去。

才靠近約有百丈的距離，發現那些黑影的行動並不快速，小高一眼就認出，那些人是鬼王幫特有的狠人。

「難道苗飛也在此山中？」

小高覺得也有此可能，否則這些狠人爲何要如此認眞地搜索？

看來苗飛仍是欲置方振遠於死地而後快了，那麼這場恩怨將有得瞧了，或許是好戲一場。

小高的目標是韓七絕，故而並不急著找尋方振遠，他甚至覺得跟踪苗飛，或許效果會更好，所以他跟緊了狠人身後。

從白天至深夜，狠人才相繼歸隊，他們走往南麓的一座小尼姑庵。

看他們走得如此自然，想是已住了多日，那庵中尼姑若非被趕走，即是已全遭毒手，小高不禁更加痛恨鬼王幫的胡作非爲。

尼姑庵裡除了偶爾傳出不甚友善的咆哮聲，隨後又安靜了下來，想必他們亦有意隱藏行踪。

小高想確定苗飛是否在裏面，於是潛了過去。

小高躲向屋頂往裏面監視，小庵雖小，也有天井及兩間禪房，此時只見正廳有昏暗燈光傳出，喝聲也是自那裏傳出。

小高心想大概就是苗飛在練功了。

他找了個好的角度，從破爛不堪的窗口往裏瞧，一個白色殭屍坐在神壇中間，頭頂青光直冒。

臉青得嚇人，恐怕又是在練什麼邪功了。

反正殭屍般的臉看起來皆差不多，光線又不十分明亮，小高倒未

能確定他就是苗飛。

他還在考慮是否要更靠近些，以便能看得更清楚，突然發現正對面，大廳背後出現一個黑影。

那黑影動作輕飄而迅速，小高一眼就認出這眼熟的身形。

「神秘人？」

也就是韓七絕，沒想到他來得如此之快，小高伏在暗處，不敢亂動，韓七絕的狡猾，他可是領教過了。

他必須小心翼翼地別發出聲音，免得被發現了，整個計劃都泡了湯。

韓七絕並未留神四週，或許是自恃有狠人看守的緣故吧！

他淡然地掠向天井而去。

那殭屍已有所發現，冷喝一聲，正要衝出去，突然見到韓七絕的裝束，態度立刻有了轉變，拱手道：「門主蒞臨，屬下有禮！」

小高看見那人的右脚是跛的，這才確定他眞的是鬼王苗飛。

韓七絕仍是蒙着面，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他以慣有的平靜聲音道：「你在找方振遠？」

苗飛點頭道：「他拐走了夫人，屬下欲拿之繩之於法。」

韓七絕沈吟了一陣，復問道：「現在練的什麼功？」

「殭屍毒功。」

「有何效果？」

苗飛道：「練這功夫可以增加毒效、內力，還有金鐘罩鐵布衫之效……」

「練得如何了？」

「快要有七成火候了。」

「脚傷怎麼樣了？」

「沒有影响，裝上精鋼，更具威力。」

「這麼說，你可以打敗方振遠了？」

苗飛道：「屬下的武功本就勝他數倍，讓他一手，照樣能夠制住他，當然打敗他沒有問題。」

「但你却被他扭去一條腿？」

苗飛恨恨地道：「當初若不是賤人的背叛，屬下也不會輸得那麼慘！」

「有時候也該用點大腦，老是硬拚，九條命也不夠死，你沒聽過力敵不如智取這句話嗎？」

「是！」苗飛點點頭。

韓七絕考慮良久，又道：「我帶你去方振遠的住處！」

「門主知道他的下落？」

苗飛激動得搶口問話，突然又覺得如此冒犯了門主之尊，故又立即閉口，拱手低頭爲禮，一派恭敬。

韓七絕這才繼續說道：「到了地頭，你們自己解決，別又滿肚子怨怨恨恨，一些正事都沒辦，記得我要你做什麼？」

「屬下報了此仇，已擬好了復幫計劃，得先收拾小高那小子，免得他又破壞了大事，壞了全盤計劃。」

韓七絕有些不耐地道：「壞事的不只他一人，你只管去練你的毒功，復幫的計劃我來辦，省得你又搞一次比武大會，弄得全軍覆沒。」

苗飛雖不甘認錯，但在韓七絕的面前似不會發脾氣，閉口站在那裏乖乖的接受韓七絕的教訓。

「走吧！不必帶什麼屬下，這只是你跟方振遠的私人恩怨。」

「屬下遵命！」

苗飛必恭必敬地跟著韓七絕掠向屋頂，一閃即失。

小高怎可錯失看好戲的機會，立即也追了過去。

還好二人似並不在意有任何敵人威脅，走得大搖大擺，使得小高得以順利跟踪。

韓七絕並非上山，而是直往山下掠去。

不但苗飛感到驚訝，連小高也十分驚訝，若是出了此山，方振遠又怎是躲在九華山之中呢？

「方振遠這人心機不錯，他先逃向山區，以避人耳目，然後又到山下小村裏躲起來，除了較爲安全之外，他還想確定是否有人跟踪。」

韓七絕覺得自己能夠發現此事，才智自不同於苗飛，故對於苗飛的驚訝帶着鄙視的口氣回答。

苗飛此時已被狂怒的情緒淹沒，所以什麼鄙視他都不在乎了。

走不到兩刻鐘，眼前已出現了一小片村落。

韓七絕停步，冷冷地道：「左邊第七間，自己去吧！」

「是！」

苗飛拱手爲禮，立即咬牙切齒又帶點興奮地，小心翼翼地潛了過去。

這時方至初更，村民大都熟睡，四週一片寧靜。

苗飛算準了目標茅屋，漸漸潛了過去，才至屋子前面，就聽到一陣男女的歡欣鬧笑聲傳入耳際。

一個女人的聲音道：「那死鬼斷了一條腿竟然沒死，可笑的是，他在山上搜了半個月，一點收穫也沒有！看再搜半年也沒有結果。」

方振遠的聲音道：「就算搜到了又如何？以我們現在的功力，足可把他撕成兩半。」

「可是他那身毒功，怪嚇人的，我就是不習慣跟他窮攪和。」

「妳還不是跟了那麼多年？」

「不得已的啊！跟他上床，一點快感都沒有，不如你溫柔、體貼又懂得情趣……」

一聲浪笑，女的已忍不住撲向

男方，雙雙把木床壓得吱吱亂響。

「狗男女！」

苗飛一張臉曲扭得不成人形，奮然擧掌，硬將木門打了個稀爛。

裏面的方振遠與苗飛夫人突遭驚變，怔詫中，顧不得全身沒穿衣服，冷喝地跳起來，驟想還擊。

兩人一見是苗飛，更是驚愕。

「是你……」

鬼夫人嚇得落魄喪膽，哪裏還敢迎戰，光着身子，突然撞向床後牆頭，那兒置有暗門，一閃即消失。

方振遠一看不對勁，也撞牆逃去。

「哪裏逃，姦夫淫婦給我回來！」

苗飛瘋狂撲向前，雙掌猛擊，那片木牆被擊了個大洞，苗飛追了出去。

而方振遠與鬼夫人却從床下爬了出來，兩人急急找衣服穿。

鬼夫人臉色蒼白地道：「他怎會找來？我們快逃吧！」

「事出突然必有因，還是小心點。」

穿起衣服後，方振遠抓起長劍在手，膽氣似乎大了許多，探窗瞧去，苗飛正瘋狂地摧毁民宅，村民驚慌四處逃散，逃避不及者，立被擊斃命。

方振遠當機立斷道：「人羣很亂，可以藉機混逃，快！」

二人動作十分迅速，避開了苗飛，往反方向竄逃而去，待掠入山林之後，兩人才展開輕功，逃得更快。

鬼夫人仍害怕地道：「何不殺了他？」

「對！何不殺了他！」

回這話的人竟是來自前頭的幪面者，韓七絕不知何時已截了過來。

方振遠與鬼夫人同時感到驚心，兩人掠陣迎敵。

「閣下何人，爲何擋住方某人去路？」方振遠喝道。

韓七絕淡淡一笑，道：「我是替你們解決問題的人。」

「我們有何問題？」

韓七絕道：「苗飛無時無刻纏着你們，有本事何不乾脆痛快地把他殺了，也可永絕後患。」

方振遠冷冷地斥道：「那是方某人的事。」

說着一劍已刺了出去，以劍代刀，子母斷魂刀法更見靈巧，才一掠掃，劍氣過處，週遭草木聞風自斷。

勁道直取韓七絕的要害，韓七絕却不硬接，輕輕一閃，掠退開去。

方振遠一劍刺了個空，知道此人身手必定不低，爲爭取時間，十三支甩手鐵翎箭整排打過去。

離那人不及三尺，突又炸開來，如雨點般衝了過來。

「果然不愧爲高手。」韓七絕淡淡笑道。

他不敢大意，伸掌迫去幾支翎箭，身形突然翻高丈餘，避開了所有的暗器。

「玩的人是苗飛不是我！」

韓七絕突然發出嘯聲以引苗飛前來。

鬼夫人臉色大變。「快殺了他！」

話未落，手中兩把短劍狠狠地刺了出去，配合方振遠想收拾對方。

然而韓七絕主要的目的祇是在擋人，硬是不肯接招，東跳西掠，倒也困得二人難越雷池一步。

眼看苗飛已趕到，韓七絕淡淡笑道：「你們的事自行解決！」

說完一連數閃，已掠退百丈，落於一古松枝幹之上。

苗飛怒喝衝來，厲吼道：「姦夫淫婦，給本王納命來！」

說着殭屍掌化出一陣惡臭，霸氣凌人地猛衝罩來。

方振遠劍抖星花，毫不留情地反刺，他自恃練得三清神功之後，功力大有進步，祇要不隨便使用奪功大法，將可避免突然失去功力的毛病。

對於苗飛這個跛子，他並沒有多大的心理負擔。

鬼夫人則較爲提心吊膽，但如今都已拚了命，她也顧不得害怕，也祇好全力以赴，不計成果。

雙方交手，劍影如光帶，閃閃亂飛，結成了水洩不通的光網，迎罩着青森狂烈的光影，但苗飛已練成了刀槍不入。

他如怪物般，祇聽刀劍聲不斷，那雙魔掌有如惡龍騰掠，流竄於長短利劍之間，竟然毫不落下風。

苗飛更形狂妄，一掌探抓鬼夫人的短劍。

卡然一聲抓在手，鬼夫人大駭，想挑想拖都不晃不動。

苗飛這時五指一縮，短劍硬是被捏斷了，他將斷劍充當暗器反打夫人的門面，夫人駭然尖叫，祇得回劍自救。

苗飛那肯放手，五指扣抓過去，並大吼：「賤女人，納命來……」

那手掌就要扣向夫人左邊乳房，準備硬生生地把它抓下，夫人祇顧得門面暗器，又怎有餘力保護自己的胸部。

眼看就要完蛋了，她沒命的尖叫，想避已是不及，幸而方振遠突然掠截過來，不得已用上奪功大法。

方振遠左掌猛貼苗飛左肩，奪其內力。

（未完・卅一）

上文提要：黑衣教妄圖征服武當，武當派得到洪四海、慈悲婆婆、大哥大、小弟小、曾妮協助，將黑衣教打得落花流水，挽救了武當派的危難，而掌門人翁百愚則不能倖免，被阿寶誣成玷污寡婦，逐出門牆，為狂道杜非報復當年被逐出師門之恨，洪四海知其事，只有搖頭嘆惜，曾妮問心有愧，覺得對不起翁前輩，阿寶推波助瀾，掀起狂潮，推說是因果報應……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三小奉命為密使　李思勾結各藩王

「妮妹，妮妹！」

「曾妮，曾妮！」

連喊數聲，反應全無。

忙又返回隔壁客房，與自己同室而眠的賴皮仍酣睡未醒，阿寶掀翻了他的被子，強行拖下床，急聲道：「曾妮到那裡去了？」

賴皮功力尚淺，被薰香薰倒了，尚未全醒，聞言雙目半睜半閉的道：「在隔壁睡覺呀，這還用問，三更半夜的吵什麼吵。」

「妮妹不在房內。」

「大概是上茅房去啦。」

阿寶覺得有理，急忙撲向茅房，不料，茅房空空如也，並無曾妮的芳踪。

再回到曾妮的臥房，發現後窗大開，男裝仍在。

毫無疑問，曾妮已被人劫走。

而且，女兒身亦隨之暴露。

賴皮終於甦醒，跑過來驚問道：「師父，發生什麼事啦？」

大哥大道：「發生了大事，有人利用薰香把曾妮劫走了。」

「薰香？小徒怎麼沒有感覺到？」

「你他媽的早就被薰昏了，當然感覺不到。」

「那師父你……」

「為師的早已練成百毒不侵之身，這些鬼魅伎倆還奈何不了咱家。」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趕快去追。」

「師父知道歹徒的去向？」

「窗外是條死巷，大概是往城裡去了。」

* * *

夜，已經很深很深。

烏鴉回了巢。

烏龜進了洞。

街上行人絕跡。

卻在一條大街上發現一個神秘的夜行人。

師徒倆精神一振，足底抹油，風馳電掣般緊追一陣，已將距離拉近，清清楚楚認出是糟老頭。

糟老頭曾三番二次的要買曾妮，不論死活，阿寶認定他必是綁架曾妮的主謀人，忙將輕功施展至極限，「八步趕蟬」變「大鵬展翅」，「歸鳥投林」換「乳燕穿波」，最後的一式「鷂子翻身」，從糟老頭頭頂掠過，落在他面前，劈面就說：「人呢？」

這話沒頭沒腦，阿寶又來得突兀，糟老頭驚愕道：「少俠在說甚麼？」

「咱家在問你人到那裡去了？」

「那個人？」

「曾妮。」

「誰是曾妮？」

「就是白妞呀。」

糟老頭驚「哦」一聲，道：「她

怎麼了？」

賴皮已隨後趕至，張口就罵：「媽的，水仙不開花，少裝蒜，明明是你派人綁架了曾妮，還在這裡裝瘋賣傻說瞎話。」

糟老頭一本正經的道：「絕無此事，本座已改變主意，非但不再追殺白妞，而且還決定要重用三位。」

小祖宗報以一聲冷哼，道：「放屁，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只有白痴才會相信你的鬼話，除非……」

「除非怎樣？」

「脫下寬邊帽，取下口罩，先露出你的廬山真面目再說。」

「此非其地，恐隔牆有眼，先換個地方吧。」

「成，咱們到永安客棧去。」

「本座的居處更近更舒適。」

是很近，就在二條街外。

也很舒適，客廳寬敞，燈火通明，桌椅都是手工細緻的精品，牆上還掛滿了名家字畫，一望即知非凡夫俗子的居處。

賴皮傻呼呼的道：「這是那裡呀？好漂亮。」

糟老頭逐退侍應茶水的僕役，親手關好門窗，然後才說：「是南陽府的官舍。」

阿寶吃驚道：「噢，是官舍，這樣說尊駕是朝廷的人咯？」

「不錯，本座是來自長安。」

「究竟是何許人？」

「小英雄不妨猜猜看。」

「在涼州時在下就曾說過，懷疑是欽差大人陳弘志的化身。」

脫掉寬邊帽，取下口罩，果然是欽差大人陳弘志，哈哈一笑，道：「少俠好眼力，本座十分佩服。」

謎底已經揭開，賴皮卻更加困惑不解，道：「大人既是皇上的欽差，又是曾妮幕後的主謀人，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簡直是個雙面人，太矛盾，也太詭異，弄不懂你葫蘆裡到底賣的是甚麼藥？」

太監陳弘志坐下來，喝了一口熱茶，慢吞吞的道：「其實道理也很簡單，並無矛盾之處。」

大哥大道：「區區想知道，大人是否殺害鎮西王李繹的主謀人？」

「這是事實。」

「為何要殺他？」

「因為他有進兵長安造反的企圖。」

「既是叛王死而不足惜，事後又何必假惺惺的貼出皇榜緝兇？」

「主要是做給李思看的，意在安撫，一則怕他懷疑是皇上暗中主使，二則是怕激起兵變，三則利用這個機會，接近李紅玉兄妹，一探虛實。」

賴皮道：「由於怕曾妮走漏風聲，甚至落在鎮西王李思手中，使內情曝光，所以決定殺掉曾妮滅口，以杜後患？」

陳弘志頷首道：「前此本座的是這樣想。」

「現在呢？」

「已改變主意，不會再為難白妞。」

「原因何在？」

「本座得到消息，李思、李紅玉兄妹已認定老王爺之死是出自皇上的指使，不必再耽心她會走漏風聲。再者，曾姑娘智勇雙全，本座打算再和她攜手合作一次，更盼你們師徒也能助一臂之力。」

阿寶道：「大人有話請明言。」

「想請三位辦一件事。」

「甚麼事？」

「查一下紅玉郡主兄妹跟黑衣教有無勾結？」

小祖宗不假思索，立道：「對不起，在涼州時一時莽撞，揭了皇榜，惹來一身麻煩，現在學乖了，不想再自尋煩惱，不論是鎮西王府，或是黑衣教，都不是省油的燈，難纏又難惹。」

太監陳弘志微笑道：「據本座所知，貴師徒與黑衣教已有多次接觸，且造成魔教極大傷亡，仇已結下，你不惹他們，黑衣教同樣會惹兩位，何不做個順水人情，再為朝廷盡一點力？」

阿寶辯解道：「這是兩碼事，性質不盡相同，跟黑衣教為敵，高興打就打，不高興打大可一走了之，若是接下大人的重託，就非要查一個水落石出不可，咱家一向自在慣了，不想受人束縛。」

「本座不會叫你白幹，另有重酬。」

「謝了，區區眼前還不缺銀子花。」

「弄個官幹幹也好？」

「咱家自認不是做官的材料。」

「如果是出自皇上的詔命，少俠也不接受？」

乖乖，大哥大一聽說是皇上的詔命，臉色驟然大變，急問道：「你說甚麼？是皇上的詔命？」

陳弘志鄭重異常的道：「這種事本座豈敢兒戲，確是聖上的旨意想借重大力。」

賴皮道：「既是聖命，應有聖旨，這個玩笑可開不得。」

欽差大人陳弘志容道：「任務特殊，不便頒聖旨，特賜令牌一面，就在本座身上，此乃君國大事，下官斗膽也不敢隨便亂說。」

「快說皇上封我師父做甚麼官？」

「密使。」

「曾妮與我也有官做嗎？」

「兩位是副使。」

「密使這個官大不大？」

「約與欽差相當。」

「權力呢？」

「同樣有先斬後奏之權。」

一個街頭小混混，突然黃袍加身做了官，直喜得眉飛色舞，心花朵朵開，一時間賴皮飄飄然的，連自己的時辰八字都忘了，擺出一副得意忘形的樣子，道：「這下可威風了，可以好好的抖一抖，誰要是敢再罵我是小混混，小流氓，就打誰的屁股。」

阿寶的反應則恰恰相反，淡然處之道：「別高興得太早，既是密使，身份就不能公開，輪不到你抖，輪不到你威風，更輪不到你耀武揚威，一旦身份暴露，說不定馬上就會引來殺身之禍。」

賴皮傻眼了，心裡涼了半截，道：「那我要不要接受？」

小祖宗肅容道：「此事非同小可，必須愼重行事，不能再像涼州那樣莽撞，變成了別人的工具靶子。」

太監陳弘志取出一面純金打造，寸半方圓，正面鑄有一個「令」字，背面鑄有「大唐憲宗皇帝玉璽」字樣的令牌，交給大哥大，道：「令牌在此，請少俠過目。」

阿寶翻來覆去，仔細端詳了一陣，道：「這令牌確係皇上頒賜咱家的？」

「不錯，確是陛下親手頒賜，命本座代轉。」

「奇怪，在下從未涉足長安，皇上怎知區區之名？」

「自從破了奇案後，少俠已名震長安，再經下官一番美言，聖上甚爲賞識，故而委以重任。」

「這樣說，咱家應該謝謝公公的提拔才是。」

「不敢，不敢。」

「公公能確定，鎭西王李絳確有謀反之心？」

「這事無可置疑，不然怎會費盡苦思，借白妞之力把他殺掉。」

「大人所謂的費盡苦思何所指？」

欽差大人陳弘志有條不紊的道：「行刺李絳，意在警告李思、李紅玉兄妹，以及他們的同路人，希望能知所悔改，打消謀反的念頭，結果却適得其反，謀叛之念益熾，正大張旗鼓，招兵買馬，準備進兵長安。」

賴皮道：「既然確定他們兄妹有心造反，乾脆調派大軍，進攻涼州，把鎭西王府夷爲平地就解決了，何必拐彎抹角的又在黑衣教身上做文章？」

陳弘志道：「小友有所不知，叛王李思最是詭計多端，紅玉郡主同樣工於心計，比乃父有過之而無不及，據本座所知，各地王侯與他們兄妹勾結者數不在少，在未確定究竟有多少同路人，以及眞正的實力有多大之前，尚不宜公然用兵。」

阿寶道：「這和黑衣教有何關係？」

欽差大人道：「本座懷疑，黑衣教是李思父子兄妹，與他們的同路人，再加上江湖上的牛鬼神蛇，甚至還有外來武林高手，共同建立的一個秘密組織，若能打入魔教核心，查明眞相，便可據此定下進兵攻打的大計。」

賴皮翻了一下眼皮子，嘻嘻笑道：「磕了半天牙，公公還沒有說當密使有無俸祿？」

陳弘志轉身入內，拿出一疊銀票來，往桌上一放，道：「爲朝廷做事，當然有俸祿可拿，這是白銀一萬五千，供三位零用，事成之後皇上另有重賞。」

賴皮財迷心竅，見錢眼開，伸手就要去取，被大哥大一把按住，斥責道：「不要動，事是玩命的事，錢是賣命的錢，咱家尚未決定是否受命。」

太監陳弘志愕然一楞，道：「黑衣教橫行霸道，心狠手辣，不僅肆虐武林同道，同樣爲禍天下蒼生，少俠身爲大唐子民，又是武林一份子，理當挺身而出，與魔教一爭高下，如其不然，豈不辜負了一身好本事，還有甚麼好考慮的。」

阿寶道：「在下是想，進入魔教巢穴，恐非易事，到現在尚不知黑衣教的教主是誰，這個組織十分嚴密，外人可能根本進不去。」

「眼前就有一個好機會。」

「甚麼好機會？」

「南陽王李素正在南陽招兵買馬。」

「李素與李絳是何關係？」

「同爲太宗嫡裔，李素爲叔，李思爲侄。」

「這叔侄倆相互勾結，是同路人？」

「少俠說對了，南陽王李素是鎭西王李絳父子兄妹的死黨。」

「李素招兵買馬意欲何爲？」

「本座得到消息，這些人可能被送往黑衣教總壇。」

賴皮道：「哦，我明白啦，陳公公想讓我們師徒也去應徵，藉機混進魔教老窩去？」

陳弘志點頭道：「下官確有此意。」

小祖宗搖頭道：「可惜在下有困難。」

「少俠有何困難？」

「曾妮被劫，救她脫險乃當務之急。」

「本座想起來了，曾妮有可能是被南陽王手下之人綁走的。」

「陳公公此話怎講？」

欽差大人陳弘志沉吟一下，道：「今夜，下官本來是要到城南永安客棧去找你們，不料，在半路上發現三匹快馬，由南向北飛馳，其中一名騎士的前面另外還馱着一個人，本座一時犯疑，緊追了一程，親眼見他們進了南陽王府。掉轉頭往回走時，正巧與兩位不期而遇。」

阿寶道：「那人是男？是女？」

「長頭髮，應是女子無疑。」

「能確定是曾妮嗎？」

「夜黑馬快，沒看清。」

「好吧，咱家答應受命，去南陽王府應徵，設法混進黑衣教去。」

賴皮道：「不行，不行，魔教有很多人跟我們師徒打過照面，這一去等於肉包子打狗，不但探聽不出任何消息，十之八九會把小命也賠進去。」

陳弘志設想周全，早有準備，指着前面牆角的一個衣櫃道：「那裡面各式衣物俱全，還有人皮面具，以及易容水，美醜黑白，喜歡甚麼模樣就可以變成甚麼模樣，兩位可以自己挑選。」

話畢，將衣櫃打開，果然一應俱全。

阿寶道：「以後，如何和公公連絡？」

「你們不必跟本座連絡，下官自會主動找兩位。」

「聽公公的口氣，似乎耳目衆多，想必在黑衣教也有卧底之人？」

「人是有，只是地位卑微，打不進核心去，得不到重大消息。」

「在下去，算是新進人員，也不見得能進入核心，查明眞相。」

「少俠乃人中之龍，穎慧過人，智謀百出，武功又高，相信在極短時間之內即使不能步步高昇，位居要津，也必可利用各種機會查淸楚魔教的組成份子畢竟是那些人。」

「不論如何，在下會盡力而爲。」

「預祝少俠好運。」

「但願不辱使命。」

* * *

南陽王府。

在卧龍崗下。

老遠便可以看到高大的門樓，巍峨壯觀，朱紅大門，亮麗奪目，門口的一對銅獅更是栩栩如生。

門內，左側是王府房舍，右側是一個大校場。

校場上人潮如湧，排列成數條長長的龍，多數都是方圓三百里以內前來應徵的年輕小伙子。

居然還有女子，單獨排成一列，環肥燕瘦，不一而足。

阿寶、賴皮排在中間那一排，不過，貌相、衣着已完全變了樣，變成兩個黝黑、粗獷、孔武有力而又土裡土氣的鄉巴佬。

應徵的程序很繁瑣，先要報名，作身家調查，接下來還要測試，通過之後才算錄取。

據側面瞭解，錄取率不低，約五成左右，而且，完成報名之後，便可得到一兩銀子的車馬費，測試時每過一關皆各有賞賜，因此，雖然錄取的機會只有一半，三日來却始終人山人海，盛況不減。

沒多久，便輪到阿寶，一名執事先生提筆問道：「叫甚麼名字？」

大哥大答說：「張天送。」

「多大年紀？」

「十八。」

「那裡人氏？」

「鄰縣鎭平。」

「學過武功沒有？學了多久？」

「學過十年。」

「都懂得那些功夫？」

「拳掌刀劍，馬馬虎虎差不多都可以啦。」

執事先生邊問邊寫，登錄在簿子上，接着又寫了一塊上書「張天送」三字的牌子，連同一兩碎銀一併交給小祖宗，道：「你現在就可以進去測試了。」

下一位是賴皮，執事先生問道：「叫甚麼名字？」

賴文龍道：「張天來。」

「多大年紀？」

「十七。」

「那裡人氏？」

「鄰縣鎭平。」

「咦，你們兩個是兄弟吧？」

「對啊，是親兄弟，從小便在一起練功夫。」

既是親兄弟，執事者便沒再多問，匆匆登錄完畢，寫好名牌，取了一兩碎銀交給賴皮。

試場就在前面，以欄栅分隔成三個區。

第一區測試臂力，置有五十斤及百斤的石鎖各一，男子只要提起百斤石鎖，女子提起五十斤石鎖，前進三步，後退三步，再轉一個圓圈，便算是合格。

第二區測試掌力，地上有厚薄不同的兩種磚，男女應徵者不論出掌或用拳，只要在一招之內便將厚磚或薄磚擊破，便算是通過。

第三區測試彈性與縱躍功夫，三丈之外設有兩根鐵柱，高一丈，上面置一橫木，不分男女，各執短刀一把，彈身躍起後，只要能揮刀砍中橫木上方，便算過了這一關，亦即獲得錄取，可得到賞銀十兩。

這些設施，對身懷絕技的大哥大、小弟小來說，簡直是小兒科，令人噴飯，不值一笑。

但對一般莊稼漢，或販夫走卒而言，百斤石鎖、寸許磚頭、三丈高的橫木，並不輕鬆，不是每一個

人都能順利過關，有不少人被淘汰出局。

阿寶、賴皮當然不會被淘汰，輕而易舉的便連過三關，被正式錄取。

馬上獲得主考官的青睞，親自頒發了十兩賞金不算，還趨前道賀道：「恭喜，恭喜，恭喜賢昆仲雙雙入選，本官謹代表王爺歡迎兩位加入我們的行列。」

賴皮試探道：「王爺招兵買馬是要擴充衛隊？還是另有用處？」

主考官含糊其詞道：「都有，都有。」

「這些人多數均非練家子，恐怕派不上用場吧？」

「無妨，凡是被錄取的人，都會施予相當時間的嚴格訓練。成績特優的會重用，太差的會淘汰，王爺很重視人才，只要有眞才實學，絕對不會被埋沒的。」

「就在王府內受訓？」

「不，另有更好的場所。」

「那裡？」

「現在尚未決定。」

阿寶道：「甚麼時候開始訓練？」

主考官的回答依舊不明確。

「很快，很快。」

「受訓期間可否回家探視？」

「大概不行。」

「萬一有事怎辦？」

「只能等結訓之後再請假，不過……」

「不過怎樣？」

「兩位假如怕吃苦，現在退出還來得及，一旦進入基地便不得自由來去。」

賴皮道：「笑話，既來之，則安之，好歹也得混一個名堂出來，弄個一官半職幹幹，就這樣半途而廢，有何面目見家鄉的父老。」

主考官聞言堆下一臉的笑容，在二人的名牌上蓋了一個章，笑道：「如此甚善，兩位可以去報到了。」

小祖宗道：「到那裡報到？」

主考官指着試場後方的一排高牆道：「那裡面就是你們暫時居住的地方，另有專人接待，進去後自會有人告訴兩位如何辦理。」

不錯，高牆之內別有洞天，有數排整齊劃一彷若兵營的房舍，裡面人來人往，好像一個大雜院。

門內果有專人接待，從他們的口中得知，今天是最後一天，到目前爲止，錄取的人數已超過二百，其中絕大多數是男子，女子僅十餘人而已。

報到的手續很簡單，繳回名牌即可，師徒倆被分派到第二中隊第九小隊，住在東四排最後一間房，與南陽王府的庭院僅一牆之隔。

南陽王李素禮賢下士，待人親切，整日均在營舍內轉來轉去，中、晚兩餐且與大家一起進食，大魚大肉，豐盛已極，不少人皆暗自認爲投對了主，選對了行。

師徒倆形影不離，甚少與他人接觸，天一黑便上了床，睡至半夜時阿寶先醒來，接着，叫起賴皮，雙雙溜到屋外去。

賴皮嘟喃道：「師父，放着大覺不睡，跑到外面來喝西北風幹甚麼？」

阿寶小聲道：「你忘了，咱們到南陽王府來的另一個目的就是爲了救曾妮。」

「師父也認爲那三匹快馬馱進王府的女子眞是師姑？」

「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

「可是，此處人生地不熟，咱們到那裡去找？」

「曾妮乃是囚犯，不可能受到禮遇，住進華屋，單挑破屋廢樓而又戒備森嚴之處找準不會錯。」

言談間，師徒倆已彈身上了牆頭，展目望去，王府內房舍鱗次櫛比，黑壓壓的一大片。

略一審視，輕飄飄的落在屋面上，利用天黑及到處林立的高樓遮掩，小心翼翼的越過一樓又一樓，飛過一殿又一殿。

很快便注意到，王府內設有崗哨，另有一個五人組成的巡邏隊不停的到處巡邏。

二人身手不凡，穿房越屋，如履平地，沒多久便轉了一圈，各樓各殿多數燈火已熄，並無異狀。

却見王府的後側，兩排冬青樹的中間，有一座小樓燈火通明，外面還有三名警衛把守，顯得很特別。

師徒倆互望一眼，溜下屋面，躡手躡足的潛至近旁，登上了冬青樹。

靜伏片刻，見警衛毫無警覺，阿寶這才命賴皮留在樹上把風，獨自一人長身穿窗入樓。

小樓廢棄已久，裡面蛛封塵積，堆放着不少雜物，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落脚之處，原來是在低矮的閣樓上。

有一道亮光從樓下射入，小祖宗前行數步，俯下身來一看，樓下的景物盡收眼底。

樓下有床。

床上有人。

人是曾妮。

被人以鐵鍊銬住右手，鎖在一根碗口粗的鐵柱上。

一頭長髮披散床上，人比黃花瘦，看似業已入睡，眼角淚痕猶濕，顯然受了不少驚嚇，吃了不少苦頭。

阿寶小聲呼喚道：「妮妹，妮妹。」

曾妮很快便醒轉，環目四顧，

一臉茫然，低聲道：「誰呀？」

「我是阿寶。」

「哦，是寶哥，你在那裡？」

「在閣樓上。」

「寶哥，你怎會跑到這兒來？」

「先別談這些，快說妳是否被人用馬馱來此地？」

「大概是吧，小妹也不十分清楚。」

「怎麼會這樣，連妳自己也不曉得？」

曾妮仰首望着樓上，道：「昨夜，小妹被熏香熏昏，許多事皆極模糊，矇矇矓矓的似是被人馱上馬背，醒來時已鎖在此處。」

「妮妹，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嗎？」

「不知道。」

「這是南陽王府。」

「哦，我們跟南陽王毫無過節，他們怎會……」

「可曾有人問過話？」

「已經問過二次。」

「都問些甚麼？」

「問殺害鎮西王李繹的幕後主謀人是誰？可是當今的萬歲爺？」

「妮妹怎麼答？」

「推說一概不知。」

「對，對極了，以後不論誰問，就是這一個答案，妮妹注意，我現在就下來救妳，別怕。」

曾妮沒聽懂，愕然道：「寶哥眞會說笑話，來救小妹是求之不得的事，怎麼會怕呢。」

大哥大道：「我的意思是說，怕妳不認識。」

「幹嘛要這樣？」

「皇上命咱家爲密使，妳與賴皮是副使，爲了辦事方便，不得不如此。」

「辦甚麼事？」

「查探鎮西王、南陽王、黑衣教之間的關係。」

「現在變美了？還是變醜了？」

「咱家也說不上來，妮妹一看便知。」

話方出口，正欲一躍而下，一陣雜沓的步履之聲傳來，一名警衛領着五名巡邏隊跨步而入。

六人直奔床前，曾妮酣睡如故，巡邏隊長怔愣一下，道：「剛才好像聽到有人講話，怎麼這個小妮子睡得跟猪一樣，這……」

警衛辯解道：「小樓棄置已久，鼠輩橫行，可能是老鼠在叫。」

隊長默察片刻，臉色轉趨冷肅，道：「這個女娃兒國色天香，秀色可餐，你們可千萬不許亂來，她是教主指名要生擒活捉的人，若是傷了半根汗毛，教主一旦怪罪下來，大家都擔當不起。」

警衛躬身應道：「是，是，此事上級早有交代，屬下等吃了熊心豹子膽也不敢打她的歪主意。」

曾妮、阿寶聽在耳中，心中稍稍一安。

隊長道：「外面有人看見，王府內有夜行人出沒，你們這裡可有風吹草動？」

警衛搖頭道：「此地寂靜如常，未有任何異樣之處。」

隊長朝閣樓上瞄了一眼，道：「這上面作何用途？」

警衛道：「上面是閣樓，堆放着不少雜物。」

隊長眉頭一皺，道：「這種地方最不安全，易有歹人躲藏，你們上去瞧瞧。」

四名手下齊聲應是，取下一盞燈籠，直往樓梯行去。

阿寶一見大事不妙，那還敢再逗留，急忙穿窗而出，招呼賴皮，瀉落牆外，在繞道返回住處之前，將經過的情形告訴了小弟小。

不料，甫一入門，便被小隊長李豹堵住，冷聲喝問道：「你們到那裡去了？」

小祖宗的反應快極了，隨口應道：「上茅房。」

李豹不信，質疑道：「胡扯，上茅房也要結伴同行？」

賴皮嘻皮笑臉的道：「是啊，我們是親兄弟，從小形影不離，不管幹甚麼都是一起幹，一起打架，一起泡妞，一起來應徵。」

「將來討老婆也一起討嗎？」

「有可能。」

「會不會一起死？」

「這就很難說啦。」

「告訴你們，這是王府，不准隨便亂竄，既已編入本隊，就得接受管束，若是被王府的人逮住，是會被砍頭的，知道嗎？」

「知道啦，以後上茅房一定向隊長報告。」

「能這樣最好，去睡吧。」

「晚安！」

「晚安！」

* * *

大哥大與小弟小本已計議好，今天入夜之後便將曾妮救出來，却不料，晚飯之後，薄暮時分，所有的人全部被集合起來。南陽王李素登上一座高台，講了幾句勗勉的話，最重要的一點是，宣佈從即刻起移地訓練，他自己亦將陪大家一同前往。

至於到那裡去，則秘而不宣。

馬上付諸行動，一行二百餘人，踏着夜色，浩浩蕩蕩的步出南陽王府。

這一來令師徒倆大爲緊張起來，正準備設法脫隊，去救曾妮，忽見從廢棄小樓的方向，抬出一頂黑色的轎子，黑轎四周另有四名帶刀壯漢護衛着。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海天帮受到武林中幾撥人挑戰，何志欽也是其中之一，他得到了譯文的絕招，野心勃勃，北神龍、南半仙也非其敵手。呼延覺和白翎在酒樓中又遭到一撥使毒名家的凌辱，在衆目睽睽之下出醜。畢熙再遇上怪老頭，受挫後才知是師祖和師父，只有忍氣吞聲，找朱倫再偷學「無情掌」。何志欽偷襲制住黎玄翻譯另一種外文絕招……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畢熙兇惡淫褻　得到循回報應

如何翻譯才能使他得不到眞髓而又能使他看不出，練時也感覺不出來？

這自然要有相當的技巧。

不過這也難不倒他，他畢竟是個飽學之士，也是個武術名家。

他在這兩天之中下工夫最多的是如何用分心法一邊說話一邊解穴。

何志欽也很精，他點了黎玄三個穴道，每隔一個時辰就要檢查一下他的穴道有未解開。

所以黎玄還要藏穴。

兩天兩夜之後，何志欽急了，道：「怎麼？這麼小段要這麼久？」

「如果這一小段那麼好譯，爲什麼夏愚譯過你還要找我？」

「還要多久？」

「兩天左右……」

何志欽自然沒有辦法，却更加小心提防。

到了第三天深夜時，黎玄已能應用譯文中的分心法，解穴當然已不成問題了。

只不過他並不急於解穴。

因爲他還沒有完全記下全部譯文。

他要上面的精華，他不能白譯。

一直拖到第五天上午，何志欽實在忍不住了，道：「黎玄，我看你在拖。」

「差不多了！」

「你是說譯好了？」

「對！你解了我的穴道，我爲你寫出來。」

「你唸出來，我記下就可以了。」

「怎麼，我譯了你不放人？」

「不會的，但放人一定要在唸出譯文之後！」

「好吧！但願你心口如一……」

黎玄唸，何志欽就記了下來。記完再唸了兩遍，覺得果然比夏愚譯得通順明朗些。

黎玄道：「不成問題了吧？」

「成不成問題，要我練了以後才知道。」

「怎麼？你不打算履行諾言馬上解我的穴道？」

「很抱歉！我不能不提防一手，待我練成了不怕你之後，放了你就不必躭心了。」

黎玄大聲道：「男子漢大丈夫，怎麼說了不算？」

何志欽道：「黎大俠，現在我還不是大丈夫，待我練成之後就是了。」

黎玄道：「你把我殺了吧！」

「那倒不會。」

「你不殺我將來我會殺你。」

「只怕你沒有機會了！」

「我相信你這惡奴欺過主也犯過上？」

何志欽喃喃地道：「兩次都差一點……不過也不能說沒嚐過甜頭……第一次我吻過她的……」

黎玄當然想不到他吻過蕭思冰的下體。

這也是奴才對主人的一種高貴而不可侵犯的心理反射，以爲女主人是和一般女人不同的。

「你是說你差點玷汚了她？」

「不能那麼說，我只是崇拜她，我喜歡她的胴體，甚至她胴體上的氣味也與衆不同……」

黎玄恨極。

他也想到，何志欽能告訴他這些秘密，是絕對不會留他活口的。

果然，何志欽露出猙獰面目道：「黎玄，我以爲你死了比活着好些。」

「你要殺我，在我意料之中。」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相信，你費了五天時間翻譯了此文，是夏愚的一倍半時間，可見你必已背下了譯文，所以留你不得。」

「這麼說，你一開始就沒有打算留我的活口對不？」

「也可以這麼說……」一掌拍下。

那知黎玄一把扣住了他的脈門。

何志欽大駭。

這人也不簡單，頗能臨危不亂，就在黎玄剛剛扣上，還未扣緊時，他大力抽回，倒縱出屋。

這一次，他用了全力狂竄，一氣奔出近四十里。

他那知黎玄根本未追？

第一，他剛解了三個重要大穴，立刻全速奔行也跑不快，再說，他已記下了譯文精華，立刻記錄下來，以免忘了。

他以爲追何志欽不是當務之急。

今後何志欽就算練成了也不足爲懼。

至少黎玄有信心可以制住他。

因爲黎玄有了這些譯文精華和本門絕學合研，他相信必能更上層樓。

那必是絕學中的絕學。

正如小林某次發現師門絕學，由師父施展出來，深深以爲，師門絕學尚有極大潛能尚未開發。

＊　＊　＊

小林和何小七又來找老人——柳上惠。

何小七道：「老頭前輩，我們找你好幾次了！」

柳上惠打量小林，道：「有甚麼事？」

何小七道：「希望你教他武功，使他恢復原狀。」

「他怎麼了？」

「被人『洩氣』了。」

柳上惠道：「他是你丫頭的甚麼人？」

「朋友。」

「是甚麼朋友？」

何小七道：「是可以作夫妻的朋友……」

「還算坦白！」柳上惠道：「小伙子，你眞的喜歡她嗎？」

「是的。」

「你是何人門下？」

「家師黎玄……」

柳上惠一震道：「是他的門下？」

「是的。」

「這麼說，你也是『八荒散人』的徒孫了？」

「也可以這麼說。」

柳上惠道：「抱歉！那老鬼的門下不成。」

何小七道：「老頭，小林是好人哪。」

「好人也不成。」

「爲甚麼？」

「因爲他是老夫的仇人！」

「你是說『八荒散人』是你的仇人？」

「正是。」

「是甚麼仇恨？」

「奪妻之恨！」

兩小心頭一凜，世上有兩大仇恨，一是殺父之仇，一是奪妻之恨。

這眞是太巧了。

何小七道：「老頭，上兩代的恩怨一定要下兩代的人來承擔嗎？這太不公平了！」

柳上惠不出聲了。

小林抱拳道：「前輩拒絕並沒有錯，晚輩一點也不怪你，小七，我們走吧！」

何小七道：「老頭，你這一手就不大高明了！再說你的女人和朱倫有一手，怎麼扯上『八荒散人』了呢？」

柳上惠始終不出聲，兩小離去。

何小七一路上抱怨。

小林也不出聲。

何小七道：「小林，本來我以爲老頭可以把你調教成一個青年絕頂高手，去收拾畢熙那惡徒，甚至也可以除去何志欽那個欺主罔上的惡奴。」

小林道：「小七，不必說了。」

「我眞失望，我眞想不通『胭脂豹』會和你師祖……」

「不可能！其實我以爲，本門的武功有很大的潛力。」

「貴門的？」

「對，家師祖『八荒散人』去世時才五十許，要是他能活到七十多一點，可能把本門武功發揚光大。」

「可是，你的師父及師叔們……」

「師父很有根底，可惜這些年爲師叔蕭思冰的事奔波分心，未能專心，至於師叔呂敖及蕭思冰兩人，資質比師父差。」

* * *

畢熙和崔雲又遇上了何志欽。

何志欽在野舖子中吃麵。畢熙和崔雲路過，停下喝茶。

畢熙乍見何志欽，就有幾分怯意。

因爲上次他們動手勝負未分。

何志欽道：「『癟十』，又遇上了！」

畢熙本想把這綽號按在小林頭上，可是有很多人見了他還是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

好像他就是個「癟十」的樣子。

「是啊，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何志欽道：「上次無結果，這一次……」

「你有此意，本座奉陪。」

此刻這野舖子中另有一個食客，四十左右，鄉巴佬打扮，正在啃大餅。

兩人離座，動上了手。

鄉巴佬很注意兩人動手，却不出聲。

五十招後，畢熙落了下風。

畢熙還是以前的畢熙，但何志欽却不是以前的何志欽了。

他在黎玄爲他翻譯那外文之後，又精進不少。

畢熙自然不是敵手。

在七十七八招上，被何志欽砸了一掌。

畢熙在部下面前被砸中，而且一點也不含糊，人家確比他高明，眞是臉紅脖子粗。

崔雲低聲道：「帮主，我們聯手！」

畢熙還沒回答，何志欽道：「不妨試試看……」

這工夫那鄉巴佬漢子鼓掌數聲，又低頭吃麵。

畢熙眼一瞪，道：「你鼓掌幹什麼？」

鄉巴佬淡然道：「有趣才鼓掌！」

崔雲道：「你再說一遍！」

「說十遍又算得了什麼？技不如人就必須認，怎麼？身爲帮主就能永遠不輸？笑話！」

畢熙阻止了崔雲，道：「尊駕是何人？」

「鄉下種田的，說了你們也不知道。」

「要是種田的，剛才拍手不應那麼響。」

「過獎！鼓掌當然也要有技巧！」

畢熙道：「老兄可願意玩玩？」

鄉巴佬道：「和誰玩？」

崔雲道：「我！」

「你，我沒興趣，他還湊合……」

此人不慌不忙地把麵吃完，還打了個飽呃，然後站起走近，道：「咱們只打十招，不論勝敗都要收手如何？反正沒有仇恨！」

畢熙道：「就這麼辦……」

一動上手，崔雲心頭一沉，幸虧他沒有出手，不然五七招就會難堪。

此人看來土氣，招術却俊極了。

畢熙怎麼用力，也不可能在十招內佔先。

似乎此人也佔不到他的便宜。

十招一到，此人收手抱拳而去。

崔雲道：「帮主，再打下去他未必成！」

畢熙道：「算了！倒是何志欽這個人……」

四下一打量，何志欽也不見了。

「帮主，姓何的走了！」

「此人是本帮的心腹大患！」

他的野心已經消減了不少，也不像以前那麼兇了，以前，他幾乎以爲天下沒有幾人是他的敵手。

但就在這時，兩小來到。

也許是剛剛受挫丟了人，畢熙想在二人身上出口氣，道：「叫你們到本帮報到，爲何不去？」

何小七道：「我們對你們的邪帮沒有興趣。」

畢熙道：「你們過來！」

兩小走近。畢熙指着剩下的麵條道：「你們把剩下的麵條吃了，而且要把碗舔乾淨！」

小林道：「姓林的永遠不會作那種事。」

「你不作就要死！」

「『癟十』，不論你如何囂張，自尊自大，你還是『癟十』……」

畢熙忍無可忍，一掌砸下。

小林閃過，又一掌砸來。

第三掌又被閃過時，畢熙楞了一下。

他似乎不以爲小林具備這種能力。

第四掌自然不一樣，「啪」地一聲，小林被砸退兩步，何小七自畢熙的左後側撲上。

柳上惠教了她「逃功」和三手絕活。

這三手也就是「散手」。

第一手破解了畢熙一掌。

第二手反攻，以攻代守。

雖然畢熙不敢大意，但第三手何小七仍然咄咄逼人，採取攻勢。

一連幾招，畢熙未能搶回先機。

小林再上，以二對一，畢熙似乎有點招架不住。

僅小林一人是擋不住的。

「啪啪」聲中，二人各挨了一

掌。

畢熙得理不讓人，更加勁攻擊，二人連連中掌。

這時忽然有人冷冷地道：「夠神氣哩！」

畢熙回頭望去，竟是「醫怪」柳大元。

柳大元畢竟是有其身份和地位的。

畢熙道：「柳大俠，看你的面子，我饒了他們！」

柳大元道：「我看你大可不必看我的面子。」

畢熙道：「這是什麼話？柳大國手以前就是呼延帮主的座上客了！在下就此別過！」

「慢走！」

「柳大俠有何見教？」

「以前你是小林的朋友對不對？」

「以前是，現在則不是！」

「向小林道歉！」

「這……柳大俠請尊重我的身份！」

「你有什麼身份？十足的無賴下三濫一個！」

「你……」畢熙目蘊凶芒，道：「柳大俠，我是尊重你一代名醫，可不是怕你！」

「不怕就好！向他道歉！」

「柳大俠不可強人所難！」

「你道不道歉？」

「不……」回頭就走，但奔出二三步，忽然雙腿一軟跪在地上。

畢熙道：「柳大元，以毒賺人，算不上好漢！」

「柳某從不以英雄好漢自居。」

「你要怎麼樣？」

「要你得到應得的回報！」

「什麼回報？」

「你根本就是個奴才、小人，却當了什麼帮主，眞是造孽，所以希望你自動退出『海天帮』。」

「作帮主是呼延覺聘請的。」

「你這塊料子眞蹩脚！小林，過來！」

「前輩有何吩咐？」

柳大元道：「要不要小便？」

「有一點……」

「就尿在他的頭上，也許一泡尿可以把他澆醒……」

「這……」小林苦笑。

「怕什麼？他重利忘友，根本不拏你當人看待，你難道還把他當朋友？」

小林褪下褲子，射出一股尿箭。

的確，應該尿他一下，使他清醒，要不，他還會繼續以爲他是個當帮主的料子哩！

柳大元道：「『癟十』，下次遇上你如果還和『海天帮』鬼混，我就更不客氣了……」

臨去時，何小七把一塊布放在畢熙頭頂上。

原來這是一塊月經布。

在古代沒有甚麼現成的月經帶可以買到的，都是用布一勒，拴在腰帶上。

這種東西放在男人頭上，那是要倒楣的。

一般人的看法如此。

何小七低聲道：「『癟十』！這叫着『頂着騎馬布上天——紅運到頂』。」

「騎馬布」是月經用的布。

畢熙差點氣炸了肺。

崔雲也差不多，癱在地上足有半個時辰，但逐漸消褪，最後終能站起來。

「幫主，此仇不報，惡氣難平。」

「當然！柳大元，你不用神氣，你雖擅長使毒，我也能打你個措手不及。」

柳大元道：「小林，以後見了這個人還要小心。」

何小七道：「柳前輩何不殺了他。」

柳大元道：「身爲醫生，是救人而非殺人的，何況『癟十』雖壞，却罪不及死……」

何小七道：「不殺他，他會報復的。」

「讓他找我吧！小林，近來見過儀芝嗎？」

「數天前見過，但又分了手。」

「嗨！無論如何，她是我唯的一女兒……」

「我知道，柳前輩，見到她我會勸她回去。」

柳大元道：「我送你們一點小玩藝，以便提防小人。如『癟十』之類人物，一旦遇上可以使用。」

當然，那是毒玩藝，用起來却很方便。

「多謝前輩！」

「我一向不是隨便使用毒物，但對付惡人，却是很有用的利器。」那是個毒陀螺。

「是的，前輩！」

柳大元走後，何小七道：「你和柳儀芝過去……」

「不瞞你說，我們有一段……」

「放心，我不會怪你的！」

小林道：「那已是過去的事了。」

「我知道，你還在思念米、凌二女。」

「妳……妳怎麼知道？」

「上一次去金陵，你說只是去玩玩，事實上却走去找米、凌兩位姑娘……」

「妳在暗中看到了？」

「是的，可惜我幫不上忙。」

「她們自甘墮落，我無能爲力。」

「也許她們不得不逆來順受。」

「不，我聽到她們和畢熙交談的話了！」

「人有時爲了活命……」

「不，像畢熙那種下三濫貨色，稍有氣節的人，寧死也不會妥協的！」

何小七不出聲了，道：「我們再去看看如何？」

「妳不吃醋？」

「女人沒有不吃醋的，但是，凌珈是夏愚之女，過去也有情感，米珠和你自也不必說了，你不能就此不聞不問吧？」

小林點點頭。於是兩人又取道金陵。

這天在金陵附近一個鎮上遇上了一個人，此人正是「飛來掌」朱倫。

此人天生沒男子氣概。

在李笑身邊，他一直抬不起頭來。

此刻朱倫在一家菜館聽打鼓，門口站了一個女人，正是李笑。

朱倫掉頭自側窗中竄出，李笑吼叫着狂追，道：「老賊，你吃我穿我的，想甩了我？門兒也沒有。」

朱倫往後街上跑，不久來到郊外。

李笑却被人攔住了。

正是小林及何小七兩人。

「小崽子！你們誤了我的大事，我會宰了你們。」

小林道：「妳的大事，只怕已經誤了。」

李笑厲聲道：「你說甚麼？」

「我是說你的大事早就誤了。」

李笑似要動手。

「甚麼意思？」

「妳在追朱倫對不？」

「當然！」

「妳以爲朱倫對你很忠？」

「不大忠，近來想疏遠我。」

「不是疏遠你，而是他根本不行哩！」

「甚麼不行哩？」

「房事啊！」

「你少胡扯！」

「李笑，妳以爲近來朱倫返老還童，比以前更能討妳喜歡，使妳十分滿足了？」

「正是！」

「錯！使妳滿足的不是他，是另一個年輕人。」

「你……你胡說甚麼？」

「不是胡說，這是事實！」

「小崽子，你敢造謠？」

小林道：「妳想不想聽實話眞話？」

「甚麼是實話眞話？」

小林把實情說了。

那是畢熙在賭場中輸了錢，欠朱倫的，只好爲朱倫辦一件事，那件事就是代他上床……

李笑面色一變，吶吶道：「眞的？」

「當然。」

「那年輕人是誰？」

「他的綽號『癟十』，目前是『海天幫』的幫主之一。」

「你說謊，那人能當幫主？」

「對，本來他是不夠資格的，是妳使他有了資格……」

「你胡扯甚麼？」

「妳教朱倫武功，由於畢熙在暗中看到，他搖身一變而成爲高手，且擊敗了呼延覺，於是他被邀爲一字併肩幫主了。」

「我……我不信……」

「當然妳可以不信，有一天遇上朱倫試試看，他是不是返老還童，又恢復生機了。」

李笑想想，果然大有可能。

因爲朱倫已五十多，一個五十多的男人身上肌膚必然鬆弛皺摺了，和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比，相差太多了。

這只怪她當時只顧享受魚水之歡，未加體會，居然好幾次都未覺察。

「小子，你怎麼知道？」

「嗨！一言難盡，以前我和畢熙是朋友，自他當了『海天幫』幫主，六親不認，形同仇人了！」

「我要証明這件事。」

何小七道：「我們也願意帶妳去找畢熙。」

「他不在帮中？」

「就在附近……」

* * *

畢熙在秦淮河上的畫舫中。

珈珈和珠珠正在彈唱。

珈珈彈琵琶，珠珠輕展歌喉，畢熙左摟右抱，樂在其中，甚至還有五六分醉意。

「咿咿呀呀」地，有一艘小畫舫駛了過來。

艙中有三人，二人正是小林及何小七。

另一個就是「胭脂豹」李笑。

李笑並不是個母夜叉，她年輕時相當動人，所以才有「胭脂豹」之名。

小畫舫靠攏上大畫舫，李笑跳了過去。

別看這畫舫既長又大，在她故意施展千斤墜之下，畫舫船首竟翹起五尺多高。

然後「砰」地落下，水花四濺。

畢熙在艙內厲聲道：「是什麼人撞了本座的畫舫？」

他往外一竄，正好面對李笑。

李笑指着自己的鼻尖，道：「是你乾媽，我！」

畢熙本要發怒，仔細一看是她，不由一驚。

原因是數次和她上床，都在黑暗之中。

當然，也不能說看不清她的臉，只是並不大清楚而已。

畢熙一看是她，心中立刻打鼓。

雖然她對朱倫表示過，全教了他。

全教了他，也就等於全教了畢熙。

只不過練武之人可沒有不暗留一手的，尤其是他們並非正式夫妻關係。

「妳……這位女士是……」

「放你媽的螺旋屁！你不知道我是誰？」

「女士……是……」

「我是你阿祖！」

「女士怎麼罵人？」

「你代替了朱倫對不對？」

「女士……妳……妳說什麼呀？爲什麼我……我一句也……也聽不懂……」

雖然否認，李笑却看出他色厲內荏，臉色陰晴不定。

這已經証實了一件事。

她被這小子玩了好幾次。

儘管她喜歡房中事，却也有她起碼的自尊。

像畢熙這種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德性，而且又是個奴才，她怎能忍下這口氣？

於是她出了手。

畢熙除了她武功之外，「狐叟」教他的不堪一擊。

才不過十二三招，畢熙就挨了一掌。

要是李笑一出手就用未教過他的，大約一兩招就能重創他。

畢熙知道，一旦落入她手，必死無疑。

帶着傷「嗤」地一聲鑽入河中。

沒有找到「海天帮」的餘孽，李笑回到小畫舫上，道：「小林，你沒有說謊！」

「怎麼樣，有未重創他？」

「他受了內傷，但他的水性不錯。」

「那也可能是剛學的，要抓他必須打鐵趁熱！」

「對！」李笑道：「你負責南岸，我負責北岸，不能讓他跑了。」

兩小並未找到畢熙，再回大畫舫，米珠及凌珈已不見了。

一問畫舫上的侍女，才知道她們剛走了不久。

問明所去的方向，二小追出金陵，却未追上人。

* * *

眞一在房內，有人自天台上落下來。

油灯一搖而滅。

「什麼人？」

「相好的！」

「你是『癟十』……」

「妳敢如此稱呼？」

「對不起！叫慣了一時也不好改口！」

畢熙脫光下了池。

「你不是把我賜給呼延覺及白翎了？」

「沒這款呆雞！有時我也可以用用！」

畢熙上前一拉一貼。

一陣奇特的激情之後，要分開洗澡，二人突然大驚失色，果然拔不出來了。

「我不管！你看！果然拔不出來了……」

畢熙也大吃一驚。

他試拔了很多次，都快拉斷了，還是不成。

二人都出了一身大汗，坐着拔，站着拔至於跪着拔都紋風不動。

就像用強力膠膠住一樣。

似乎除非把那東西鋸斷，是分不開的了。

在現代的醫學來說，充血過久要是仍分不開，那東西在內就會壞死。

一會她在上面拔，不成。一會畢熙在上面也不成。

後來，二人移到另一屋中，弄了些油倒在上面，以爲會滑出來，怎奈密不通風，油也進不去。

眞一哭了。

因爲由午夜一直拔到天亮，她的下部也腫了，眞像那東西在內生了根似的。

「怎麼辦？」眞一像虛脫似的。

畢熙道：「只有求醫了。」

「這樣子如何求醫？」

「怎麼？妳他娘的還在乎這箇？」

眞一道：「只有一個辦法。」

「快說。」

「你吃點虧。」

「怎麼，要我割斷？」

「要不，你有什麼辦法？我是個道姑呀！」

「天黑以後去找大夫。」

「我有點餓了。」

「有沒有東西吃？」

「廚房有餅，沒有菜。」

「現在遷就一點吧！」二人進入廚房吃了些大餅，只好回房睡覺。

畢熙道：「也許一覺醒來，我們已經分開了。」

「但願如此。」

二人躺在床上必須貼緊。

結果，二人都無法入睡，一動就痛，而且二人都會痛。

又折騰了一天，還是分不開。

「畢熙，你這東西根部發紫了。」

畢熙看了一下，的確，甚至有點發黑了。

這當然就是壞死現象。

一天一夜都過去了，還是一樣。

須知兩個人這樣連在一起很不舒服。

不能蜷身，只能直着身子。要仰着睡，一人必須在他身上趴着睡，另一人必須在他的下面。

到了這光景，非但早已沒有了快感，什麼銷魂蝕骨，欲仙欲死云云，全沒影兒了。

其實他們很痛苦。局部的疼痛，有說不出的滋味。

至到晚上，他們悄悄地拜訪了一位當地名醫。

這位儒醫是個老道學先生，他看不慣這種事。

乍見二人連在一起，再聽畢熙的陳述，老儒醫大發雷霆，道：「亂世的妖孽，無恥的畜牲，快給我滾！老夫怕汚了眼睛。」

眞一道：「大夫，只要你能分開我們，你要多少銀子，我們絕不還價。」

儒醫道：「你們就是給我十萬一百萬我也不要，只要你們快滾。」

二人的心情已感惡劣，那能受到侮辱？眞一一下子揪住了老儒醫道：「老東西，你要命吧？」

「妳……妳要幹什麼？」

「如不合作我就打死你。」

「反了……你們要造反？」

「什麼造反？你老賊是醫生，卻拒絕救人，我們活不成，你也要完蛋。」

老儒醫道：「你們是人妖，老夫寧死也不爲你們治療，再說，我也不會治這種怪病。」

畢熙道：「什麼人妖，我們做這種事不知爲什麼分不開了，誰願意發生這種事呢？」

老儒醫啞然道：「八成是在水中作那事的，不是人妖是什麼？」

二人不禁一怔，也不由一樂。

老儒醫既能猜出他們是在水中交媾而導致分不開的，可見他是個內行，一定可以治療的。

「還說你不能治？」畢熙扼住他的脖子道：「宰了你之後，後院中的家小一口也不留。」

老儒醫色變。

他不怕死，卻怕連累一家大小。

他有兒子、媳婦和孫子孫女共九口之多。

他終於屈服了。

「我必須聲明，我聽說過有這種怪事，但卻沒有治過。」

眞一道：「要家小的命，你就要全力以赴，而我們也願意付費五萬兩。」

老儒醫道：「女士多大了？要說實話。」

「五十一。」

「男的呢？」

「二十二。」

「這就是了，女士是幹什麼的？」

眞一眞不想說，老儒醫道：「不可說謊。」

眞一道：「道姑。」

老儒醫道：「道姑也來這一手？」

「我還俗了。」

「五十一歲才還俗？」

「要你治病，你問那些幹什麼？」

「這當然有關係。」

「有什麼關係？」

「女方年紀大和男人作這種事，會興奮過度，而使陰道肌肉失常，異常彎。一個道姑久不交合，更加激動而產生巨大的閉塞收縮力量，一旦失控而閉，就不可收拾。」

兩人還眞不能不信。

實際的情況可能只是如此。

於是眞一掏出五萬兩銀票放在桌上。

老儒醫道：「這只是道聽途說的，相信大多數醫生，終其一生也沒治過這種怪病。」

眞一道：「治好了就可以發一筆財。」

「老夫沒有一點把握，我只能試試看。」

於是，他們把下部衣服打開。

他們連在一起，無法提上褲子。

只好把褲腰處剪開提上。

老儒醫一手捂鼻，一手去檢視。

甚至要把老花鏡戴上仔細打量。

一會按按眞一的恥骨以下阜起肌肉部份，一會又捏捏畢熙那東西的根部。

眞一道：「怎麼說？」

「太久了。」

「太久了就更無法分開？」

「你沒有辦法？」

「有個辦法，可以試試，如果此法失靈，我就要請二位另請高明了。」

「什麼辦法？」

「鍼灸。」

這果然是個辦法。

那東西進入後異常膨脹，加上陰道異常收縮而失常封閉，也只有用鍼灸的疏導活絡經脈之法，使之恢復蠕動而暢通。

老儒醫下了鍼，但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兩人大爲絕望。

本以爲鍼灸是一條希望之路，如今又不靈了，此法不靈，眞的是絕望透了。

「大夫，是不是還有什麼藥物治療方法？」

老儒醫不知道。

因爲他沒有學過治療這種怪病例的方子。

他搖搖頭道：「老實說，當初沒學過。」

畢熙道：「但世上都不能說只有我們二人發生過這種事。」

老儒醫道：「也許不止二位，但發生這種事，可能見不得人而雙雙自殺，或者自行處理了。」

「如何自行處理？」

「割斷宗筋也就分開了，但留在女方內部那一截也要盡快取出，不然就會腐爛在內。」

畢熙怒道：「這餿主意不用你出，我們自己也知道。」

「老夫可以再開一個方子，只不過比鍼灸更沒把握。」

開方子抓藥，連夜煎了爲他們服下。

一直折騰到第二天中午，還是一樣。

不，畢熙那東西越來越紫黑。

眞一那東西還會流湯。

二人本想殺了老儒醫，可是，二人此刻分不開，也不敢太過份，倒也不是他們發了什麼善心。

這天晚上，他們警告老儒醫，不可告訴任何人，要不，回來取他的老命。

兩人出了鎮在鎮外林中停了下來。

「『癟十』，怎麼辦？」

「你叫我什麼？」

「『癟十』！」

「妳渾蛋！」

「你本來就是『癟十』，而且是特號『癟十』！」

畢熙要揍她，她的身子一動，畢熙哼了一聲。

只要拉動，雖說二人都痛，最痛的還是畢熙。

「爲什麼不打？」

「算了，現在還是想辦法分開才是當務之急。」

「我看是完了。」

「什麼完了？」

「要分開只有一法。」

「什麼辦法？」

「老儒醫說的辦法。」

「放妳娘的春秋屁！我看應該把妳那東西剖開，把我的東西拉出來，女人嘛，生孩子的痛苦也許比這樣更痛。」

眞一不出聲了。

她也怕他胡來，一旦把她砸昏，也可能來這一手。

就在這時有衣袂聲傳來。

畢熙道：「我們二人要遮起一人。」

眞一道：「把我的頭遮起來。」

這一點他們事先倒是有了準備，帶來一件斗篷。

往眞一頭上一幪，兩個人已進入林中。

一個是海天幫副幫主金滔，另一個是長老孫海。

二人抱拳道：「畢幫主。」

二人乍見畢熙的身子臃腫，前身好像多出一倍粗，還幪了一件斗篷。

看看下面，分明是一個人面對面站着。

這個人八成還是個女人，因爲腳比男人小了很多。

金、孫二人靜靜地打量畢熙。

他們實在不懂，畢熙在搞什麼？

他怎會和一個女人緊擁，還披了斗篷？

難道就這樣在林中站着做那件事？

看來也是十分可能的。

就算是站着幹那件事吧，聽到人聲也該分開來才對，爲什麼還不捨得分開？

畢熙自然知道他們的心意，道：「二位有什麼事？」

金滔道：「呼延幫主這幾天和畢幫主聯絡不上，甚是掛心！」

畢熙道：「沒有什麼，我的事辦好即和呼延幫主聯絡。」

孫海道：「畢幫主這是……」

畢熙道：「不要管我的事，去吧！」

「是……」二人連袂出林而去。

畢熙道：「我們去找柳大元。」

眞一道：「他肯爲我們治療嗎？」

畢熙道：「眞一，妳出面還有希望。」

「怎麼？我自己出面，你能不去嗎？」

「對，我把頭臉包起來。」

「爲什麼？」

「柳大元對我的印象不佳。」

眞一道：「他對我的印象也不見得好。」

「至少比我好些，畢竟女人較男人容易獲得同情。」

「似乎除了這條路，再也沒有別的路可以走了。」

「對，如果柳大元也不能處理……」

「那就，無法可想了。」

於是二人上了路，二人連在一起，要奔行十分困難，必須側身奔行。

側身奔行本就不能快，加之大力震動又會痛，不久就已大汗淋漓。

眞一的態度很壞，道：「誰接近你誰就倒楣。」

「我以爲誰接近妳誰就倒楣。」

「我事先警告過你，在水中不可以，你非玩不可，眞是倒了楣。」

「別說了，事情已發生，抱怨也沒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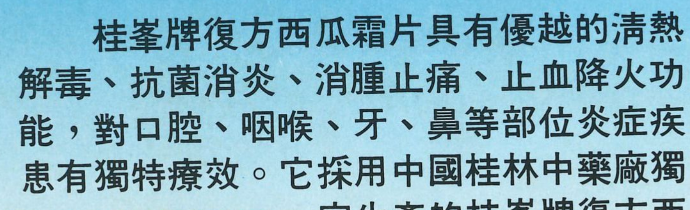
（未完・廿二）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請即服用廣西 桂峯牌

復方

片仔癀西瓜霜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爲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註册商標



常服 氣金丹

じきんたん

健腦强身 壯腰補腎 事業成功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050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